

建都問題論集

附歷代建都議

獨立出版社資料室編

獨立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850B

獨立出版社資料室編

建都問題論集

— 附歷代建都議 —

獨立出版社印行



當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時候，已有人提到建都問題。因當時國內外的情形，沒有遷移的必要，所以這樣言論，不久便沉寢下去了。在抗戰八年的今日，勝利已經在望。戰後世界的行情，定要大為改觀，毫無疑義。我們中華民族，為適應將來的新環境，對於我國家民族前途關係至密的建都問題，勢必要有新的考慮與決定。所以數月以來，國內學者，紛紛提出討論。在各家言論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情形，自所難免。茲為便於彼此參照起見，爰將建都言論，彙集成冊，刊行於世，俾國人得以權衡比較，庶可止於至善。

現在行將確定的新都，對各方將發生的影響，必須告之於後日，始能明瞭。倘偶一失當，待其影響已明的時候，便會發生悔不當初之嘆。我國史上，宋徽宗之覆轍而南遷，國運亦如東晉，明引南宋為戒，也先終不得逞，都是已驗的事實。若總觀過去言論和其影響的全貌，較之但聞未驗之言論，對吾人的指示，必當更為深切。故將歷代建都議論附後。

談話都問題的，雖然很多，但因各家意見不無雷同之處，故僅選代表作品三十篇。雖不能盡舉全豹，亦可見一斑矣。遺漏之處，尚望讀者原諒。

編者李林桐序於渝郊 三十三年元月

目次

第一組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甲 主都北平者

- 一 戰後國都問題..... 傅孟真 (一〇八)
- 二 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 梁貞固 (一五五)
- 三 沿地略論建都..... 洪 紱 (二二三)
- 四 建都私議..... 金光梓 (二二九)
- 五 建都之工程觀..... 譚炳調 (四七)
- 六 關於建都的一個意見..... 陶孟和 (五九)
- 七 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 沙學浚 (六六)

八 戰後國都宜在北方.....大公報 (八五)

九 勝利不容有折扣戰後宜建都北平.....黃孝資 (八九)

十 戰後國都問題比較.....紀文達 (九一)

乙 主都西安者

十一 定都之我見.....柯璣 (九五)

十二 論建都.....丘良任 (九八)

十三 戰後首都問題.....張君俊 (一〇八)

甲十四 戰後新都問題.....錢穆 (一一六)

十五 武漢與西安孰宜於建都.....張德伯 (一三八)

十六 戰後建都問題.....東南日報 (一四八)

丙 主都濟南者

十七 建都濟南議……………翁文灝（一六六）

丁 主都洛陽者

十八 建都之我見……………葛綏成（一七五）

戊 主都蘭州者

十九 戰後應建都蘭州……………朱文長（一八二）

第二組 主張建都長江流域各地之言論

已 主都南京者

二十 讓我們遷都南京……………李旭旦（二一九）

二十一 戰後國都問題……………雷澤宗（二二九）

二十二 戰後國都的選擇……………陳正祥（二三九）

二十三 三民主義觀點戰後國都問題之解決……………葉青(二五一)

二十四 我們應當還都南京……………王康(三〇六)

庚 主都武漢者

三十五 戰後我國國都武漢……………胡煥庸(三一〇)

三十六 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陳爾壽(三二三)

三十七 論戰後新都……………章楓丹(三二六)

辛 主都長沙者

二十八 關於戰後建都問題……………劉炳炎(三三四)

第三組 主張建都松花江流域之言論

壬 主都長春者

二十九 長春建都論

胡秋廣 (三五二)

癸 主都遼寧或其地方者

三十 建都商兌

谷春帆 (三五八)

附歷代建都議

一 西漢建都議

(三六九)

漢高祖劉敬禹長等

(三八四)

二 東漢建都議

(三七〇)

袁卓樞龐參荀爽等

(三八三)

三 吳之徙都議

(三七二)

陸凱

(三八〇)

四 晉之遷都議

(三七二)

懷帝時代周懷 成帝時代王導 穆宗時代桓溫 哀帝時代孫綽

五 元魏遷都始末.....(三八〇)

孝文帝 王澄 李冲 于烈 程鵬等

六 梁葉臣建都之爭論.....(三八三)

胡僧佑 黃羅漢 周弘正 王褒等

七 隋遷新都議.....(三八四)

李穆等

八 後晉遷都議.....(三八六)

桑維翰等

九 宋代建都議.....(三八六)

太祖時代 太祖太宗李懷忠等 眞宗時代寇準 王鈇若 陳堯叟等 高宗時

代宗時 岳飛 張所 張汝礪 李綱 韓世忠 趙鼎 許景衡 馬騫 張浚

張壽 張守 曹廷 劉廷等

十 明代建都議……………(三九九)

太祖時代 太祖 劉基 胡子英等 成祖時代 羣臣共議 鄒瞻 蕭儀等

英宗時代 于謙 胡濙 陳循 徐~~○~~等 思宗時代 李邦華 項煜 李明睿

等

附李自成建都議 牛金星 楊永裕 顧君恩等

十一 清代遷都議……………(四〇六)

清太祖

附太平天國建都議

洪秀全 楊秀清等

十二 明清名儒建都評論……………(四〇八)

黃宗羲 顧炎武 梁啓超等

自 錄

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第一組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甲 主都北平者

一 戰後建都問題

傅孟真

我一向總覺着我們的都城之在南京，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遷都是大事，南京又有他的長處，況且他有關民黨建國的象徵意義——總理陵園在那裏。然而近來大公報上常有討論建都地點的文章，而且胡秋原先生之建都長春說，似進而正，使我心中發出了平日潛伏着的若干思想。現在拉雜寫下，就正於留心此問題的人。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心中先要摒除兩個不自覺的錯誤。第一個是「發復古之幽情」。我們這個歷史長的民族，有這一個幽情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為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國家起見，這「幽情」有時是極危險的。文化如此，建都亦然。歷史上的偉大時代，都有他那一個時代的問題，時代變了，問題也變了。即如漢高祖之忽然放棄洛陽而向長安，是應付當

時內外問題的一個大手段，決非有所愛於終南灃水之風水。何爲當時的內問題？當時的情形，居關東有不易控制關西的危險，居關西而去函關大梁間布置重兵站與大庫（卽敵倉），修好了道路，却可以控制關東。何爲當時的外問題？當時的匈奴可以隨時到渭水北岸，其建牙之所，雖正對大同，然河套陝北在地形上最便於胡騎侵入。當時定都長安的故事，大致是如下面所說的，陳涉起兵後，項羽敗章邯後，關東的「革命軍」都羨慕秦土那塊肥地方，與其說是羨慕秦土肥沃，毋寧說是羨慕秦土聚積了無量的掠奪品，所謂子女玉帛者。所以漢帝才有「先入關者王之」之約。項羽看不到秦土之重要，分給三個不能自保的降將，白白的爲劉邦之資。劉邦也是一個「富貴歸故鄉」的人物，所以才有可笑的大風歌，不過在建都大事上，確能以理智克服情感。先擇好了洛陽，當時的一個大商業城，正是天下之中心。夢寐忽然提醒了長安之重要，他心中活動了，一問張良，張良雖爲韓世家，却大贊成長安說。劉邦彷彿如夢初醒，立刻駕着車奔赴灰燼的咸陽城，歡喜得結果，把姓婁的改作姓劉（可笑），對他作寒春若。這事張良不先說，大約項羽一死張良的魂魄便隨赤

松子去了！這一幕戲，從美術上說，不少俗氣，從國策上說，極關重要。從此奠定了漢家的天下。如此說來，彼一時代對此一時代，彼時代之內外問題對此時代之內外問題，今日若重演「舉中國襲之長安」那一幕戲，自然應該以長春或瀋陽爲都，至少是北平。胡秋原先生真是絕頂聰明人，真是讀史得門者。那些主張遷西者，大多以歷史爲根據，殊不知當年都西北之根據，即今日都東北之根據也。

第二個要摒除的錯誤，是全國中心說。假如建都必在中心，蘇聯應遷烏拉山裏，美國應遷芝加哥，這絕不是必要的。誠然以今天空職之發達，都城太近邊境，自有大不便處，然必在中心也無必要。決定建都適宜的因素，另有所在。

討論這問題，我們先要認清幾件事實。

第一，中國不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而必須在最近迅速走上工業化之路，若是，則建都最適宜的地方，應當是可爲最大工業區域的中心。否則工業化的重心不在國都之四週，便可另成一個經濟重心，這個經濟重心便可變成一個政治重心。以二十餘年前的情形論，

北平管不到上海，即以國民政府建置在南京論，上海自有影響南京處。這些年，國家進步多時如淪酸控制北方，遠不如從前之難。然而一旦東三省北七省工業化起來，農牧改進起來，經濟的重心自然在北不在南。還有一事，勞工是今後的一個大問題，勞工的力量必隨工業化而進展，於是工業化的區域，自然要產出他的政治力量來，這個趨勢在實行民生主義時更要表現出來的。

第二，中國在文教上確是一個融合統一的民族，然而南北各地之地域性也不算不發達。所謂「省界」一種感覺，仍是多數人下意识中一個原動力。北方諸省人，心中有一個「北人」的自覺，是明顯的事實。我自己是一個北方人，以前當服務之環境無多地域性，所以朋友以南人爲多。但仍常聽到北方朋友或相識對於「北人落伍」之嘆歎，此爲非其罪過而落伍也。即我自己，除去對於自己的家鄉時常戀念外，一切地域感覺算洗刷得夠清楚的了。然而每次蔣夢麟先生開玩笑，說一故事，「你那個賣饅頭的同鄉說你是南方人」，心中發多少發點氣，每試每中。教育之發達，在南方比在北方先，與外國接觸也如

此，加以明清兩代長江流域經濟與人文都比黃河流域發達，遂形成了一大北人稍稍落後的事實。這個事實，反而助長北人之地域感覺。如此說來，若把政府放在南方，北人的地域性可以發展下去，若把政府放在北方，南人的地域性不會發展下去。因為今後進十年中任何政府，總不免南人佔絕大多數。在南則北人或以為「他是他」，在北則南人總以為「他是我」。南北尚如此，何況關內與關外，清朝末年，東三省對內的向心力加強，然自民國初年張氏步公孫氏之後塵，東北同胞之地域自覺，恐怕因政治影響，未必即走義落的一條路罷。

第三，在歐戰爆發發達之前，興國的都城，每每接近邊境，只有荷安的的國家才把都城設在中心點。前一項的例子，有漢唐之都長安，明盛祖之都北平；後一項的例子，有東漢北宋之都汴洛，空軍發達，這類例子是稍稍改變了，都城不可太接近邊境，然而仍舊需要控制着形勝之地。都城應建設在全國軍路上最要害之處，這是我必須守着的格言。試看今後全國軍路上最要害之處在何方，這可不問而知。在防海嗎？誠然，日本問題不徹

底解決，我們的國防最要緊的是海防；但是，如果日本問題不徹底解決，而建國的工作亦無從說起，何況建都？所以一切討論，皆以日本消滅其大海軍大陸軍爲前提，否則一切不必說了。日本既無大海軍，則試問海波自那一陣風吹來？美國？上帝不許我們想到美國是我們假想的敵人，而不是我們永久的朋友！英國？英國是聰明人，今後決不再作領土冒險了。其實過去一百年之中英糾紛，都是「經濟發展」與「與人比賽」兩個觀念爲動力，英國從未曾在遠東發展過領土慾。那麼，一百年的「海禍」，將以鴉片始，以「抗戰」終。即此一點，已足證明由南京遷武漢一說之無意義了。然而在陸地上，這問題決不如此簡單，張開歐亞地圖一看，爲之駭然！我們若以蘇聯爲假想敵，可謂至愚。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是不與鄰邦起任何糾紛的。但是，強大的蘇聯，與我們工業化的基礎地域接壤，這個事實使得我們更應趕快工業化這個地域。我們的頭腦，理當放在與我們接壤多的友邦之旁，否則有懸焉頑冥之慮，大凡兩個國家，接觸近，轉易維持和平；接觸遠，轉可由忽略而無事生事。這例如宋金，本是盟國，以不接頭而生忽略。近例如黑龍江之役，假如當時政府在

北平，或者對那事注意要多些罷。再就日本說，這次必須解決他的大陸軍大陸軍。因為一切之前提，然而滅亡了他也是做不到，不該做的。他既不滅亡而保持其本土，則以小鬼的膠濟線，二三十年後，必又來生釁。到那時候，仍舊以朝鮮為跳板，仍以延吉清津一道為侵華最方便之路，所以都城在北方，仍是防倭之要着，在南方，則時移世異矣。

如此說來，中華民國首都之應在北平，似乎沒多問題罷？北平以交通發達之故，可以控遼東三省。長城北三省。其地恰當東三省，長城北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北四省（冀豫魯晉）共十省（下文簡稱北十省）之大工業農牧圈之中心。

這個十省大工業農牧圈，是中華民國建國的大本錢。有這十省，我們的資源尚不及蘇美與大英帝國，沒有這十省，我們決做不了一等國家，決趕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請看下列幾種物品，煤，鐵，棉，麥，大豆，鹽，羊毛，在這十省之出產量及可能出產量，佔全國百分之幾？若說都集中在這十省，也不為過，西北煤油之希望甚大，西南各雜礦也是國防所必需的，然而比起北十省來，不免如四肢之比本幹了。中國地大而物不

博，其在北方充足，或則不足，雖不足，猶比南省多得多，鹽之一項，長蘆出場費比自流井便宜幾十倍，所以西南的鹽礦，只能以特殊原因保持着，若用自由貿易法，決難得存在，若論農業，則東南西南山區中費力多而成功少，所用方法，與其說是農業，毋寧說是園藝。北十省中，農業百分之八十可以機械化。從飛機上看江浙農田，真如錦秀山河，若待北十省建設起來，江浙必為窮省，因為絲業已無多年之壽命，而稻又以天氣之故，其成本決比不過安南暹羅輕。

中國之資源既集中在北十省，而這北十省又常在危險中，我們便該建都在他的中心點去——北平。

此外還有幾點長進：建都北平然後有之：

一、天氣 中國的都城至少須達一千萬人，這一千萬人，若因天氣有三個月不能工作，則無形減少工作效率四分之一，死亡提早尚不在內，南京武漢兩地，尤其是武漢，夏天太熱，無形中減少工作效率一月至兩月不等。冬天雖比北方暖，然而煤貴，無普遍溫室之

習慣，於是走路提着熱水袋，在家帶着手套，無形中減少工作效能不少。北平向多煤，煤既便宜到極度，無論貴賤，家家燒煤，所以在屋子裏如過春日，在屋外如過夏日。可愛的，煤既便宜到極度，無論貴賤，家家燒煤，所以在屋子裏如過春日，在屋外如過夏日。活潑了。北平的夏天，有時也熱，但晚上總睡得着覺。若厭北平熱，則一過古北口，不入便是木蘭，即所謂熱河宮者，火車當日可以來回，汽車也可以昨往今返。在不關為政府夏日辦公處，比牯嶺之於南京，方便何止一百倍？這樣，無形中工作效能大大增加了。即是人命延長了，精神不浪費了。

二、現成都市。戰後建設萬事待辦，請問我們資金何自來？借債是有限回，自力更生要吃大苦的。試看蘇聯之建設，老百姓在生活上曾出了多麼高的代價，或者在最初餓死了多少人：我們的物資憑藉，遠不如蘇聯，加以此次戰事殘破範圍之大，我們戰後營集中力量在生產上，斷不當以建都城為第一義。「大興土木」，在歷史上本是亡國條件之一，這原則今大仍然有效。北平是個現成的都會，其可容人口之數，比南京為多。當作都城自下即可應用。其必要之新建設，可在舊城之外，待第三第四五年計劃再辦好了。也許其

本人撤過時大毀而去，但修補舊城城市總比建新城市容易。

三、有「海口」。這話初看似乎怪了，北平連河都沒有，何以說有海口？我們不要忘記，運河在當年本是由杭州直通北京城門下的。所謂二關，我幼年還常去玩耍。永定河白河問題，是容易早解決的。天津之淤塞，實在人事上太不講了，原不是難辦的。把這一區河渠調整好，修一條寬渠，小輪船可以到北京。若在冬天，秦皇島距北平不算太遠，那是一個不凍港。這話是說，北平接近海運，這也是建都的一要點。

四、練兵方便。這却是極重要的一點。今後工業化和建軍，未來是一件事。以中國社會之形態論，以近代化軍隊之須集中訓練論，當年俾士麥面告李鴻章的那個辦法，就是集中在首都左近練兵，而各地道路修好，仍然是適用的。若以北平四圍各一千五百里為練兵集中之地，各種地形，幾乎應有盡有。平地廣原不必說，山則是真正的大山，可以演習隘口爭奪戰，可在大山裏面建飛機場，因為大山與平地多是直接相連的。戈壁上演習坦克，沙漠中演習進軍，渡永定河之爭奪戰，湖沼戰鬥，（勝芳一帶湖沼甚多）雪中戰鬥，夏秋大雨

中戰鬥，皆可由畫畫妙。只缺少熱帶森林戰之演習場，與中國南方小丘陵區域之地形而已。至于南京武漢，只有稻田與小山兩種地形，大規模的飛機場已不易尋，若鑿山而為飛機場更爲難能。我現在想想未來的強大中國，其「那幾千里」之中，大工廠，集體農場，練兵場，飛機場，錯綜着成一幅錦繡圖案，這樣近代文化的偉大的美麗世界，比起那故宮建築，江南風景，後者算得什麼呢？

有人問我，北平作一城，興建海軍之影響如何？我想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近代的國家，不是上古與中世的城國 (City-States) 不需以海軍基地爲建都之條件。說到這裏，

請你想我們將來的海軍是怎樣的形態。我想，我們永不以略爲主義，永不會蹈大國之覆轍，大海軍是不必要的，只是一個輕型護海艦隊，已經夠我們今後二十年擔負的了。這艦隊中，要兩個大巡洋艦，專爲每年訪問華僑與友邦之用。其主力應爲潛水艦，驅逐艦，輕快巡洋艦，至于主力艦與航空母艦，我們根本不需要。沿海應該建設些海軍基地，備戰大興威海建設好了，渤海便是一個中國湖。再加以朝鮮必然永遠是我們的盟邦，渤海中也

有二三小凍港，北平之「海上安全」比南京好得多。

北平作都城，只有一個大毛病，就是離內外蒙古交界處，比較還是太近些。就個地方，我指錫林卓布盟與車臣汗交界處——一片大戈壁——而言。我們不要在實際問題中幻想我們的邊疆在臥蒙古之北的買賣城呵。不過這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的今後外交，應該以協和四鄰爲主義。而且我們既住在強鄰之旁，不更可清醒些麼？

再說對於其他建都說之意見。

武漢，我以爲最無建都價值。是以武漢，持此說者，每以天下之中爲言，而建都在天下之中者，總是心中包含着「一個對面而八方國內國外都害怕的心理，遷徙要不得。且看造天下之中」說之老祖宗如何說的，他說：「有德易以昌，無德易以亡」。我們只看到東漢北宋都洛陽汴京，（即所謂天下之中者）易以亡，未看到他如何易以昌。至於漢唐之都秦，明之政都燕，在當時都是建都邊塞。還有一件事，很可以形容邊塞建都之意義。明成祖改都北平後，在仁宣英三朝，時有改回南京的意思，所以南北各部的印，時有改換，忽而北平加

「有在」，忽而被處加「南京」。但是，這個「復元」主義，到瓦拉之寇，英宗被虜，便無人提了，北京雖然圍得那樣危險，而一時及後來的朝廷，也就從此知道北京必為京都了。獨怪黃黎洲，他是明朝人，應知本朝事，何以重責明成祖之遷都北平？其理由是「河朔人物，久矣不及吳晉」。殊不知成祖若不都北平，到英宗時已經半壁江山了。何待努兒哈赤起來？復次，武漢並非天下中心，於維持武漢政者，又有人口集中說，殊不知天下最無法搬動的是地，和資源，最容易搬動的是人。

西安，西安是個在將來可以發展的都市，天的賦予也很雄處。不過，按以近代大國國都的條件，還缺少很多。第一，吃水先有問題，渭河在冬天，吸溜了他，也未必到一個千萬人的大都市之用，至于鑿井之法，本不是大都市所能用，況且在西安必以鑿得極深，即等于用時耗費電力很多。第二，燃料無法解決，米麥尚可運來，若一千萬人的切燃料都須自遠方來，其生活程度必然在全國經濟中成一塊棄下。至於建築資料，也只能靠隴海一條鐵路運，這也是不了之局。其實今日「開發西北」之說，勿寧改為「救濟西北」，除礦業

外所有農牧的改進，其最大前提是使得山可生樹，地可長草，其辦法則是開理水道，減低冲刷。這樣開發之效要在數十年之後了。唐代涇渭壩地畝數已遠比漢代爲少，到今天，自西安一渡渭橋，便有沙漠之感。所有漢朝陵墓地，在當年都是復道壘間，在今天我有一次去看的時候五月之末，草沒末綠呢。李元鼎先生對我說，他小時九十兩銀子可以買一所像樣四合屏之木料，到今天，這樣木料產無從買去，若一切仰仗隴海路，則我們須一鐵路運輸比起海道運輸來真不知貴多少倍。民國十五年，我有二三十隻書箱自柏林運上海，由柏林至漢堡的鐵路運費，遠比由漢堡至上海的船運費爲高，當時雖德國的鐵路有賠本之負，然德國船走蘇彝士河也有特別的損負。所以我們的都城若離水路到達的港口甚遠，國民經濟是大受損失的，今日國都之要求何止漢唐時代之幾十倍，然而今日之國都，又止當漢唐時代幾分之一了。

長春瀋陽。這說本是北平說之偏字，我既主張北平，可以不說。

南京，其實南京也有不少的好處，它有北平沒有的條件，其地位僅次于北平。國都應

該自南京遷北平與否，完全看我們今後立國的決心如何。若照東漢安樂主義辦理，便集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漢開國的魄力，把都城放在邊塞上，還是到北平去。不過，不求安樂者，子孫有時可以得到安樂，求安樂者，每不得安樂。個人國家，皆是如此的。南京的長處我不多說，因為這篇文章本爲北平說張軍，而且說得已經太多了。

寫完，友人看了問我，「你想，討論這問題有用嗎？難道你覺得這問題值得最先討論嗎？你不是說，反攻第一，收復失地第一，而人家談戰後事嗎？」我只笑而不言。而這位朋友問得不放鬆，我說，「你把這篇題目改作『如夢令』好了。」

二 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

蔡貞固

中國是一個面積太大的國家，首都的位置牽連着民族和國家的前途極大。從元明清以專，首都在北方，比較上對內對外都沒有多大問題。可是從清末以後，旅順大連和威海衛島相繼喪失。南滿中東鐵路帶着些附屬地均陷到外國人之手，北沽砲台撤廢，從天津到北

平變成不設防地帶，北平再設一個使館區，使得北平門戶洞開，籌備撤退，國防上毫無憑藉。自民國以後，因為北平是外國人勢力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日本人軍事勢力集中的地方，所以日本人庇護下的北平軍閥盤據鎮節。無法清除。這一種不幸的根源，可以說從民國紀元到七七事變均在繼續中。這個期間北平固然是一個北方重鎮，但首都却絕對不適宜在此。所以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自有其深長的意義。

在遷都南京時。確有其優點。第一，控制着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第二，在京滬沿線只有外國人的經濟勢力，並無外國人的軍事據點，隨處可以設防。第三，在南京附近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已經掃蕩無遺，所以建都南京的時代，的確政警的威信比舊北平政府振作多了。然而南京天生不是一個用武之區，尤其只具備守勢的形勢而不合攻勢的形勢。自上海放棄以後，南京背水一戰，犧牲中央軍不少的精銳，這個痛苦的回憶，至今尚深深在人心曲。因此不能不對南京的國防地位，重加討論。就南京外線說，中國的邊界四分之二為海洋線，四分之一為陸路。所以中國對外敵人的侵入，陸路與海路，應為三與一之

地。因此防備外敵，陸軍的用處，比海軍的用處更頻繁，所以西北九邊常重兵所在。這些重兵的樞紐之處，那就東爲北平，西爲長安。倘若立一統之雄規，置門防於磐石，那就不能不在西北安置重兵。重兵安置既久，首都一定要加強防的軍區統節，而對政府前途加以妨害。南京自歷代建都以遠，武方上總不能完全控制四境，內輕外重，自三國的吳已有萌芽，此後前朝的荊州，常常總有跋扈的將領。至明代一統的局面雖然明太祖維持了三十二年，但傳到建文，四年即敗，這便是因爲西北邊防的勁兵所在，京城在西北，則勁兵爲政府利用，京城在東南，則勁兵爲叛徒利用。明代有兩個叛王，一逆燕王，一個寧王，燕王叛於北，燕王勝，寧王叛於南，寧王敗。倘使建文在北平，正德在南京，那就結果一定會相反的，再向前說，漢景帝和吳王濞交換了根據地，晉惠宗和永王璘易地而處，用着關中的勁兵的一定是吳王濞，用着朔方的勁兵也會是永王璘，那就成敗也不同了。

再從南京的內線說，也有其缺點，江南區域的東面及東南臨海，西北及北面臨江，在陸路交通上，障礙甚多。尤其是大江正穿過南京的西面，一旦包圍，即無從扼守。這則滿

不必說，近如孫傳芳的渡江，幸而克復。到這次中日之戰，蕪湖尚失在南京之前，結果南京受絕大的犧牲，不能說不是退路不安全之故。

將來如再建都南京，內線的形勢，很難修正。外線的形勢，因為不能不在西北安置重兵，縱令交通如何方便，也很難挽回內輕外重的局面。亦即無法改善南京過去的悲劇。

更就將來立國的命脈而論，從前立國在農產品，在原料，今後應當致力於重工業的發展。中國的農業中樞，就過去而論是在太湖沿岸，所以江南亦為財富之源。今後若致力於重工業，那就全國鐵礦百分之八十在遼察二省，煤礦百分之八十在晉陝二省。縮着兩省中心的便是北平。重工業不惟為所有工業的源泉，並且即是軍事工業。山西秦襄山河，作為重工業區域，恰得其宜。現在雖在淪陷中，但將重工業發展到相當程度，便易於扼守了。重兵在西北，重工業也在西北，配備甚易。但都城在北平而長安，則重工業為都城的支點。若在南京要來控制重工業區域，又費事了。除非將遼鐵管煤運到京滬之間設廠，但這樣不僅有失建設後方腹地之旨，並且亦是不經濟的事。

更就民族優生學的缺點而論。這點張君俊氏已在大公報九月七日說過，即長江流域亞熱帶氣候，對於健康是不適宜的，不應當將國內的優秀分子集中其地，使得下一代體力和智力不能均衡發展。今夜氣候影響生理，是鐵的事實。就最顯著的身長而論，在北半球都是愈北愈高，愈南愈低。中國人身長的平均數，黃河大平原是一六八·六公分，江蘇江南是一六五·二公分，廣東是一六三·三公分，影響其他部份的，也大致可以推知。都城為國家的表率，我們的下一代，需支持國家的「燕趙健兒」呢？還是「江南才子」呢？過去的北方人爲的是不振作，天然的是不振作，將來只要人專能振作起來，便天人合一了。南京不宜國都，具如上述。長江流域其他區域，如武漢之屬，並不比南京好，更不

論。現在便要討論北方的兩個名城，北平及西安的利弊。

這兩個城共同的疑問，便是（一）控制經濟中樞，（二）控制西南各地，兩個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經濟中樞戰前是上海，戰後毫無問題，縱然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仍然還是上海。不過控制經濟中樞易，控制軍事中樞難。軍事中樞如不在都城附近，都城可

以立失其重要性，經濟中樞因為將來航空交通和通信方法比較發達，並且在政府計劃經濟之下，不至難於控制的。只要中央控制了自北方到上海的交通，一切便不成問題了。而況資源的關係，工業中心在華北而不在上海，上海不過是一個國際市場，所以更不至成問題。關於第二個問題，中國國防的漏洞，是在北方，南方的民族是無一個可以和華夏相抗衡，並且山嶺重重，也是天然國界。中國為萬一的防備和生存空間的發展，也許留着若干軍隊。但這種軍隊不惟不至於危及都城的安全，並且也不會給予割據的機會。況將來軍事工業都在北方，西南軍更是無能為害的。四川將來可能尚留一部分軍事工業，但決不會比山西還規模大，而且北平到四川的直路和南京也差不了多少，陝西對四川便更近了。

現在再來比較這兩個城，北平在不平等條約未撤廢以前，的確是一個倒持阿的現象。但現在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戰事結束以後，將見東北和旅順大連完全收復，則北平的重要將立見增高，就陸軍來說，對內蒙全華北的交通線，對遼防直接控制蒙古間接控制新區。就海軍來說，旅順和威海正是渤海的兩扇大門，設防以後，渤海便成中樞一內

海。以這一處爲根據，很可以作將來海上必要的發展。就建築而論，北平的建築是復列層的，尤其現在不平等條約取消，從前的使館區正可和各友邦換出作爲行政區。這一處比顯明故宮低窪積水，現在行政區的房屋毫無基礎的要好多了。就糧食的供給說，距天津海口只有二百四十華里，並且還密邇東北無盡藏的原野。至於軍事和政治區域的一致，對民族優生的適宜，對重工業區控制的方便，那就上文已經說過。所以北平這一個城，假如作爲將來的新都，其意義上比南京起來，是攻勢而非守勢的，是進取而非退縮的。所以爲民族前途設想，假如中國要做一個時代的工業國家，並且占軍事上的優勢，當以北平爲最優越。

也許有人要說北平最大的缺點，是距察哈爾北界只有七百公里，距張家口只有二百公里，容易受到日陸軍和空軍的威脅。我想這不必顧慮的。以前北平所以不成爲都城，是等條約的壓迫，北平已成不設防城市，國防大權不操之在我。結果攻既不能，守亦不可，在這種半死狀態之中，只好自然棄去，另建新都。將來情勢既已變遷，北平價値依

然存在，倘若北平以北縱深七百公里尚不設防，豈非失去機會，况從長江到華北的一個整個大平原中，北平實為長北界線，在此範圍之內。實為人口最稠之區，萬里平川，並無險阻。倘北平以北之燕山天險尚不能守，那處陸空運合作戰之下，南京的長江天塹，亦是毫無用處。所以為守南京必須守北平，為守北平，便應當在北平安置最大的武力，決不應撤退却一步。況都城一方面為國家的命脈，一方面代表進取的前哨，都城方位在一國有國家之手，正應對大敵之所。漢唐大敵從西北陸上來，所以建都長安。而以大陸軍為護衛。日本和英日大敵都從海上來，所以建都東京和倫敦，正當海北衝途，而以大海軍為護衛。戰國魏自安邑遷大梁，楚自鄧遷陳，秦自雍遷咸陽，始出於避禍，終繼以滅亡。倘自將來大敵自海自陸均有可能，而紹海陸之權，舍北平莫屬，所以北平為建都所必守。即如建都大都城於此處。亦即都城在北平，北平的在軍實拱衛首都和控制全國國防的雙重意義。若以絕對安全而論，則「自涼州至東海謂之邊」，何處找一個「我能往，寇不能往」之處，况將來海內統一，國勢日上，蒙古問題正可以作政治上解決，北平更可無慮了。

再就防空上來說，北平空防當然較西安近於邊界，但北平距西山却較西安距南山為近。重要物資和疏散住宅，正可利用西山的起伏。並且北平土厚水深，郊野曠遠，亦正有可以利用防空之處。所以也不至於成大問題。

西安一處優點是在全國的腹地，劣點也是在全國的腹地。北平就全國的邊防言，可以說對各方都可作攻勢的根據地，西安除對西北一隅外，對全國邊防的關係上，並不大方便，尤其是對於海外的交通。現在全世界距海、遠的都城，是印度的德里，但西安說要遠。所以就對陸上國防的控制上說，南京可說一無是處，就海上國防的控制說，西安可說一無是處。並且將來糧食，住宅，營建材料都要成問題的，所以不如北平。但為將來政局轉安定設想，為民族體質的健全設想，為陸路國防安全設想，西安仍然比南京好得多，所不得不已而求其次，西安仍在可選之列。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三 從地略論建都

洪毅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國都是一國的國防中心，國家安危之所繫，選的戰略位置必須對外便於指揮攻守，對內便於控制統一。所謂戰略地理（Geo-strategy）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討論建都，當然以抗戰勝利為大前提。憲法草案中有國都一條，在國民大會中將有一番熱烈辯論。現在接近決戰時期，戰後軍民復員，交通運輸，國防建設，財政金融，種種計劃之在在和建都地點有關，所以現在討論這問題，正是未雨綢繆。

（一）

在戰略地理上，中國可以分為六大區：東北區（北古口，喜峯口，由海關以外的地帶，以熱河和遼東半島為東西戰略樞軸）；內外蒙區，即塞外（外長城以北之地，以張家口庫倫為南北戰略樞軸）；中原區（外長城以內，潼關以東，淮河大別山以北之地，以北平洛陽銅山為戰略樞軸）；內外西北區（潼關以南，長城以南，祁連山以北，嘉峪關以東為內西北，以長安為樞軸；新疆為外西北，以迪化為樞軸）；東南區（滇，黔，巫山以東，淮河大別山以南之地，戰略樞軸為澎湖，南京，江陵）；內外西南區（川滇黔和西藏

東部爲內西南，西康西部和西藏爲外西南，主要的戰略樞軸爲成都。

論地理位置，東部的三區（東北，中原，東南）是中國精華所在，蒙古，外西北，外西南是後門邊疆，內西北和內西南是中國的心腹內地。就國防上的重要性而言，東南是國民財富中心，易攻難守，防禦以水師爲主，陸上處於江海三面包圍的形勢。東北是中國軍事資源的主要中心，但四面暴露，北面有西伯利亞鐵路半圓包圍圈，西面側翼上接外蒙，東面側翼上有高麗，南面有海疆，西南經熱河入中原，甲午戰敗以後，我們對東北方的國防，終始沒有辦法。要保衛東北，鞏固中原，必須採積極的國防政策，扶助高麗獨立，樹立渤海海權，中蘇長久諒解，日本解除武裝。這種艱鉅的建設，微妙的外交，就是將來中國安危所繫。所以戰後國防，要偏重東北。東北能保得住，中國一定成一樹頭等的強國，東南西北不成問題。

要鞏固東北，撫慰蒙古，最好以北平爲首都，以中原爲經營東北和撫慰蒙古的陸上根據地，以渤海濟東爲水上根據地，大量移民，屯戍充實邊防，季節勞工往還，提高文化，

東北軍事政治經濟務使其與關內完全混一。這偉大的工作起碼需要五十年纔能完成。

(二) 中

就對內而言，中原也是戰略上最重要的區域，為歷史演變的中心。中原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因為地理位置居於中樞，在東北，東南，西北和內蒙各區之間，便於應付四方的事變。第二是因為地形，華北大平原是中國主要的戰場，歷來是最後決戰的場所。第三是人口分佈，最容易動員和集中，招募百萬大軍，毫無困難，因而在時間和數量上容易得到優勢。因此，北方當能統一中國，南方很難統一北方。最大的例外，是北伐的成功。最後統一戰完成，將力於東北運入關，開闢第二戰場。

中原有三項主要戰略中心，北平是對付東北和內蒙古的樞軸，洛陽是對付湖廣和西南的樞軸，銅山（徐州）是對付南蘇皖浙贛閩五省的樞軸。三大據點互為犄角，以北平為頂點，藉平漢，津浦，隴海三路互相聯絡。中原內部的聯絡很密切，對東北和內蒙，內西北的聯絡也相當方便。但是對於其他各區的聯絡仍嫌薄弱，要建都中原，必須以人工建

設，補救地理上的障礙。

西北與中原關係密切，但和其他各區即聯絡不方便，對東北陸疆，東南海疆距離尤嫌遙遠，有鞭長莫及之勢。關中四塞，易守難攻，形勢優越，但是規模太小了，近代人力哪方的基礎遠不如中原或東南雄厚。所以西京只適宜做陪都，不做做首都。

東南建都有三不宜。第一是位置偏處南方，對中原的控制已感困難，對東北西北兩邊，平時休戚不相關，有事更有鞭長莫及之慮。第二是地形破碎，做成許多小單位，人區分佈很不平均，動員集中都不方便，推行兵役，亦感困難，所以歷史上南朝多是偏安之局。不易開墾。第三是氣候太溫暖，文化氣質比較文弱，熱帶和副熱帶不宜建都，可認為天經地義。南方儘管文藝科學經術理財比較高明，但南方氣候總不宜於建都。現代強國的首都沒有（但是在北緯三十四度以南的，沒有一個是建在熱帶副熱帶的。即以古代而言，羅馬蘇彝士等處，多建於北方的粗野民族。立國不能靠財富，有財富，無國防，反足以召亡。我國歷代建都南方的，都是出於不得已。六朝南宋是兵敗南遷的。民初建都南方是因

為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北京不能設防，平津路上駐有外兵，北京政府等於在虎口之下。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國都地點是值得重新考慮的。

（三）

從地瞻觀點，北平最適於做戰後統一中國的永久首都。北平地位，偏北偏東，對東南、西南和西北的控制力稍嫌薄弱，應以戰略鐵路綫相救之。首先要強化南北的聯絡，平漢、粵漢，平津，津浦，滬寧鐵路添設雙軌，以便利動員，並增進物資的流通，文化的交流。其次，應由平漢路中段的新鄉增築戰略分線，經孟津，洛陽，甯陽，襄陽，江陵，常德，以長沙為終點，如是則東南區西邊的要害全在洛陽兵站掌握中。由銅山（徐州）添設戰略鐵路，直達懷寧（安慶），更由懷寧沿大別山麓，經潛山，黃梅，至九江，取道南昌，東入福建，以福州為東枝終點；南出贛州，入廣東，以曲江為南枝終點；如是則東南要害之地，在徐州兵站掌握中。對外作戰則有內線運輸之便。

控制西南，也可以洛陽為主要兵站；假道關中，築寶成鐵路；更由成都設分線，西入

重慶，南入瀘南龜羅甸；東至重慶分叉，接襄陽重慶線和貴陽重慶線。如是則西南要害，
是駐洛陽，襄陽，衡陽，長安四大兵站的掌握中。控制西北，也要建築戰略鐵路，延長隴
海線，相交於蘭州，由蘭州西展，經甘肅走師，天山北路，出西境，通蘇屬中亞。如是
更可以有兩條路線經營西北，兼籌並進，殊途同歸。

這些戰略鐵路，和原有鐵路配合，成爲統一的交通網，不但是消弭內亂的工具，而
且是統一國內各區的媒介。戰後建國似當以此爲首急之務。戰略鐵路網完成，可以節省上
半的常備軍，因爲軍隊調動靈敏，東南，西南，西北都可以不必駐重兵，國內治安亦完由
地方（縣）保安隊維持，國家的常備軍則完全用以對外。這樣的中央政府，總沒有後顧之
憂。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四 建都私議

金兆梓

欲明建都之何宜。首當明一國國都在全國中所居之地位。夫國家者政治之集團；一國之政治，自當以中央政府為其神經中樞，政教號令皆從之出；而國都則固中央政府之所在也。譬之於身，中央政府，其腦也。腦之所在，則首也。其他則皆臟腑手足之所在耳。腦之所司，其一為感受，其一為號令。首既為腦之所寄，則腦之所司，亦即首之所司，故其所在，必置重焉，不似手足之可偏倚，臟腑之可深藏也；一旦倒其重輕，其人必大癩且甚劇。賈生曰：「一脛之大，如腰；一臂之大，如股；一足之大，如股，惡病也；弗治必為鋼疾。」此雖言鉅且細，重輕之倒置，固亦猶是也。此言號令之用也。首也者，耳目口鼻又皆在焉，故其外有所感受，皆於是焉是司是守，而以之傳達於腦，亦至使且據也。惟其所司在感受，故雖以其地位之嚴重，而其所在顧不妨軒豁呈露，舉外來風霜雨雪之所侵，強暴橫逆之相加，皆不礙其當其衝。何也？以其捷於感受而有以為之備也。至於臟腑，則所以營養者也；手足，則所以捍衛者也；各按其能，各盡其職，以聽於首腦而無所阻滯，則一身之生機勃焉。倘使臟腑司感受，使手足司號令，則其人必病且劇而生機絕矣。一國之建都，何莫由

夫國都既爲一國之首，則爲彼其便於感受，必當先辨吾隣友敵之異情。隣果吾友也，

則其國之長，我可效之速，敵則可懲之疾。此猶口鼻吞吐呼吸之用，而可收吐故納新之效

者也。吐故納新，非遠避深藏所可爲用也。隣果吾敵也，則尤當以時偵其情偽，審其虛

實，務以善因仍之方，此又耳目聽視之用，而可收偵察敵情之效者也。偵察敵情，亦非遠

避深藏所可爲用也，凡此皆足明建都之當近邊而不當遠邊也，況當今之世，以科學之日

新，已縮世界若戶庭，履重洋如平地，人方求其通，我焉可堅其閉；人方淬其新，我焉可

守其故，如之何可弗使感受之病疾也；莫之都倫敦，日之遷東京，帝俄之遷彼得堡，皆斯

道也。吾國曩昔北魏之由平城遷洛陽，亦因是已。此國都之宜近邊而不可遠邊，建都之原

則一也。

國都既爲一國之首，則必能號令全國，如指臂之使也。不能號令全國，則平時固不能以

受難於地物之輸將；有事時，亦不能以收手足地人力之捍衛，欲使其盡號令之職，則必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其地之利於交通。交通便利，則全國物力人力皆可收指臂之用，猶其腦之總握神經中樞，使臟腑手足，皆隨程誠效能以聽而無所沮滯，法之都巴黎，蘇聯之遷莫斯科，日之舊都東京，皆斯道也；往昔我成周之建東都於雒陽，亦因是已，此言國都之地當利交通，建都之原則二也。

國都界近邊，猝有外患，易爲敵所乘，此不能不慮者也。是又不能不一易於守禦之地以自固，故其地必能於國防上有制勝之道而後可建都焉，亦猶夫人首之必有兩手出其肩下以自奮也。抑非惟當有國防之勝以禦外，亦當求其地之足以控制全國以制內，使臟腑之地不能以自肥，手足之地不能以坐大，方可謂全其用。不然，臟腑自肥，手足坐大，非病腦，卽病膂，首腦受其敵，而臟腑手足亦且自誇矣，此實生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此言國都之當據形勝之地，建都之原則三也。

循是三者以衡上述現首都、陪都、西安、北平、武漢、長春之六都，私以爲能全其其勝者，實惟北平。今姑置北平，而先予其餘五都以檢討。

建都南京依山帶江。自古以爲龍蟠虎踞之地。實則南京雖有山而不足云高峻；上下游雖非無守而皆不足云險阻；所謂險，全恃夫古稱「天塹」之長江。然長江天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在昔亦惟南北對峙之世，間取以爲都，今則全國已大一統，決無歷史上之所謂北游，圖南下而飲馬於長江。至於東西，則衡以今之所需，但可利交通，而無險阻之可言。此次敵寇入侵，上海不守後，不半月而敵騎已直入南京，其驗也。故以國防論，固絕非其地。至言制內，吾國地勢，本來地陷東南，南京東南一都會耳，無論何向，北向，南向，無一而不需仰攻，故亦不足以云控制。以言便感受，其地又不足謂近邊，遠不如上海、天津、廣州等濱海之區；以言利交通，則所恃者惟一大江與津浦、滬寧兩路耳，遠不如武漢北平之縱橫四達也。故以上三者衡之，皆絕非其勝。昔人主都南京力者，爲勝季子儒餘姚梨洲黃氏，其言曰：「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室之有倉庫，廣陵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廣陵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

夫治天下而下同千金子之所爲，則其守財之勝而已矣，非爲政之道也。政以倉庫篋篋之所存，故陳叔寶、李煜徒得藉以縱其晏安而身爲禽僇；即才子如孫仲謀，方其盛時，據全吳之地，付之能與一羈縻飄泊之劉備爭荊州；古今來都金陵而得天下者，惟一明太祖，然當時大敵實只一陳友諒，究至則由其本身之內潰，有脫脫王保保而不能用，故爲所乘；及徐達當還奉北伐，其用兵已若摧枯拉朽之易，絕無如攻陳友諒之難爲力也。私意以爲國都之選，政宜在門戶，蓋守門戶所以守倉庫篋篋也。世未有門戶全而倉庫篋篋轉遭掠奪者，亦未有門戶失而倉庫篋篋猶得以倖全者也。故建都而專取富庶，非探本之論也。民國初國父固亦嘗主都南京，特以當時北平因辛丑條約，出海之路，盤穀下之使館界，皆許駐外兵，頗礙其福耳，固非謂北京之必不如南京也。今者英美兩大自動撤廢華之特權，餘亦惟其馬首是瞻矣，此項條件已不復存在，時移勢易，何必南京。

重慶雖有三峽之天險在其東，是以爲金湯之固。然深藏腹地，固宜臆辦之所在也，以爲戰時之陪都，使敵不能犯而保之，以爲號令全國之資，則固莫能易，顯非所語於平時

西安自古爲吾國全盛時代漢唐之首都，自來論建都者皆主之，誠以其地在關中，關塞以爲固，而又富有高屋建瓴之勢，外足以固國防，內亦足資控制也。然漢唐之外患爲匈奴與突厥，敵自西北來，爲便於偵察敵情，由此其選也。然今之大敵爲日寇，故所備宜在東而不在西。故以偵察敵情言，在今日而都西安，實非其時；而況今日之國際交通，重在海而不在陸，就吞吐呼吸之而言，西安猶足與重慶等景齊觀，故亦非其地。以吸收人力物力言，僅以隴海一路溝通西北與東南，此路一斷，卽成坐困。梨洲先生於此嘗以之與金陵較，極以爲不及金陵。其言曰：「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馳騁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湖水蕩落，十無二三，然聚散則，故非其地之所能移也。」明清之際已然，何況今日。且漢都長安，已霽漕轉山東粟；隋唐則更霽仰給於東甯，運河之鑿，政以是耳。梨洲所論野開闢，人物殷盛云云，已未可盡信，而謂時至今日尙可取以建都乎？

武漢握全國財富之中樞，水陸交通，縱橫四達，以交通利捷論，誠爲全國冠；以物力論，「稱綽熟，天下足」，其富饒亦不下吳會。然其地政在古之所謂雲夢大澤中，無險阻之可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鄭漁仲亦曰：「建邦設都，皆憑險」；固皆不易之論也，而武漢於此無有焉。且其所在，深入腹裏，以言威聲，亦有所不足；故自秦無以之建都者。私意武漢之地，宜以之爲臍腑，而不可以之爲首腦也。

至於長春，尤過偏東北，是又手足之地也；主其說者亦僅志在作進一步之主張，退而猶可在北平焉耳。故與其謂爲主長春，無寧謂爲主北平；惟於友敵之辨，固已瞭若觀火矣。

由上所說，此五都固各擅所勝，終覺有偏而不全，徵之往事，私意以爲建都之地，首當近邊，說在舍倉庫而守門戶，意正與梨洲先生反也。

殷周以上，唐虞夏后之世，在古謂之揖讓。以歷史演進之序言，無寧謂爲部族公推其酋長之局，固無所謂都；所謂都者，皆其主部族之所在焉耳。父嘗謂國家之

成，於武力之強制。商湯始易揖讓爲征誅，然則我國之有國家形態，雖始於殷商可也。商湯本起南亳，其地在今河南商邱縣之南，錯於山東安徽兩省之間；及其既放桀，則遷都於西亳，地在今河南偃師縣西。國策魏策謂「夏桀之國，伊洛在其南」；周書度邑解謂「自洛納延於伊納爲有夏之居」；可見今伊洛流域之北，偃師至洛陽一帶，正是當時夏桀勢力之所在，湯之所以乘其故居而西遷，政恐夏桀餘勢有未盡，所以鎮而撫之也。周之初起，公劉居豳，太王居岐——豳在今恂邑縣，岐在今岐山縣，皆在陝西西部；允王滅崇，遷都於豳——崇爲今鄠縣，而豳則更在其東，已在陝西中部；武王克商，遷都於鎬——鎬故城在今西安之西南，地益偏於陝西東部；成王時，周公更營東都於雒邑，其地在今河南洛陽縣西，竟由陝西而東入河南矣。商都自東而西遷，周都則自西而逐步東遷。何也？商之所防爲夏，夏在西，故西遷；周之所防在商，商在東，故東遷也。周爲犬戎西戎所困，東遷以避之，使無秦，伊洛之汭恐將早淪爲戎狄。秦統一天下，匈奴又爲患，匈奴蓋即古之犬戎也；秦亡忽焉，而漢繼之，匈奴且東滅東胡，西驅月氏，統一北部，大舉南下爭中

唐大患遼漢所防在西北，故晚周已東遷洛陽，而秦漢所由西向而都長安也。其所以何故？
分憂重秦毒，使東部洛陽，而西羌之患遂與東漢始終始，西亮則古之所戒也。晉都洛陽，
亦不說，北族大人，終蹙晉於江南，僅都建康以自保，建康則今南京也。劉裕北伐而滅
秦，亦不知遷據而都之，秦地卒爲夏有，而終成南北朝對峙之局。唐之興，因周隋之舊，
覆都長安，卒斥突厥而使之西遷。唐之中世，安祿山以滑州雜胡起於河北，是爲東北外患
之始。唐不知東遷都以鎮之，終唐之世，河北卒不復爲唐有。其後遼金相繼起而據之，我
之外患，從此遂從西北而移於東北，以故五代及宋之前，雖不敢遷在河，但亦不得不東
移至河南之汴梁，我國國都從此亦竟不復西矣。宋之南渡，以韓世忠岳飛爲之將，而不克
收復寸土者，則以棄汴梁於先，而又不取都建康於後，惟是遠避深藏，退守東南濱海之臨
安（今杭州），有以使之無取也。元之由和林南都燕京（今北平），爲國宋也；明之由金
陵（今南京）北都燕京，爲防元也；清之由興京東都燕京，爲統治中原也。然則由何事驗
之，凡國都之所在，非難取，即助敵，則未有遠避深藏以爲得計者也。有之惟東周繼南

策對此舉東屬蘇鄂之所由下說也。故居今日言建都，南京、重慶、西安、武漢、似皆非其地。以何處其地為要敵，足可以為遠避深藏之計者也。惟一長春猶有近敵之憂，然長春則又手足之地，而不可以為存腦。計衛全局，吾當北平。

建都北平，厥有五利。六邪中，最近海面足營吐故納新之用者，當推北平與南京。然北平之距其海口天津，其程又半於南京之距上海，且由平至津復有鐵路可通，尋常車行二小時而可達，非濱海而築於濱海。雖天津之必出大沽，冬令輒成凍港，然別有一不凍港秦皇島在焉，亦北平路之最近也。固又實業計劃，嘗以青河口與濰河口距渤海水線較近，擬於此兩口間築一北方大港。果能遵而行之，則視秦皇島為更近北平，此其能盡口鼻感愛之用，利於建都者一也。

自寇之大陸政策，以與我國三省接壤而奪自我之朝鮮為橋梁，故關東三省，實即所以防寇之門戶。北平有北平路直達關東鐵路網中心之瀋陽，非特邊徼有警，情報捷於影響，即平時偵察敵情，自能備優厚之使，不問何事無事，且其間即可得其情報。此其能盡

耳目感受之用，利於建都者二也。

就交通論，北平不特爲北方之重鎮，抑亦可爲全國之中心，不得以其地之偏於東北而忽之也。以北平爲中心，東有北甯路遼關東鐵路網中心之瀋陽，已具如上所述；經由天津而南，則有津浦路以通現爲首都之南京，而由北平與全國最大都會之上海亦且可營聯連，兩日而可達；西南則有平漢路以通於財富中心之武漢，今則粵漢又已通車，由北平竟可直達暹南大會之廣州；西北則有平綏路以通西北大會之包頭，現且計劃更延於寧夏，倘更由寧夏築路通甘肅新疆，則西北一帶全在控制中矣。北平所不能直通者，惟川滇黔西南數省耳，但今湘桂路已與粵漢接，而湘桂又延爲黔桂以達貴陽。貴陽近已成川滇黔交通之心，如是則與西南一帶之脈絡亦貫通矣。故就交通論，北平實不下於武漢。而况河北一省，亦自有廣大之平原，水深土厚，民情勁樸，人力物力絕非定須仰給他方之地。王船山以爲其地「金粟可自贍，士馬可自節」，誠非過論也。北平則居河北之平原盡處，依山阻險以臨之，無事時，儘可無虞備之；一旦有事，以其交通之縱橫四達，徵調亦可期便捷。

此其能總握神經中樞之用，利於建都者三也。

河北之地，古之燕也。蘇季子以爲「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大原，南有滹沱易水」，似亦四塞之圖已。以今觀之，滹沱易水，雖一葦可航，餘險固猶在也。譬之於身，遼東左臂也，雲中大原右臂也，林胡樓煩，當心繫之也，正可負隅者也。於是其首腦之作用備矣。至於前則正當東半島以西之平原，而爲津浦鐵路經首之地。今本非燕齊對峙之世，政可以利調，無所恃於險阻也。而北則固有渤海島嶼之其東，其地亦未曾斷絕也。今世倚山西舊地，北之遼寧，南之山東，皆吾土也。本已無要防之必要，所當設防者，惟一左臂之遼東。後世能於朝鮮使獨立，則遼東亦可謂安矣。即本條指左臂有事，則向然自出而自固，足以自保。濟之廣學而卒不救，而山海關長直入者，即以有此險也。古之以爲島嶼也，蓋濶其從海上來，即渤海一灣，至黃河入海，就一灣形勢論，以遼東半島爲左臂，以山東半島爲右臂，自山東半島之遼東關至遼東半島之老鐵山頭，相距二〇三公里，更有二島，蓋其間自廟島列島，其最大之長山島與蓬萊閣道。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發地之言論

望，而最北之北隍城島距老鉄山頭不過三十公里，門戶已可謂緊嚴；老鐵山頭左側之旅順屬軍港；蓬萊岬左側之龍口，亦不失爲次等港，倘取以爲軍港而更於廟島列島上設防禦，則渤海之門戶亦且加以肩鑷矣，視所謂「漢水以爲池」者，其阻當何如？北平之地，北依山險，南控平原，而平原之外，則又有山海關以爲城，渤海以爲池，其內則又北西南皆綴關可通，就國防言，恐無一條件俱備之地足與抗衡者矣，船山王氏之言曰：「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捍西國，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充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沛大，竭力以禦之而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契丹相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士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繇此言之，合天下以求慶而不競，控數洲以匿武而說莫加焉，則中國所以齋此觀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東漢之強，不

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遑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警，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士馬自備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實，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強矣。由王氏之言觀之，河北在國防上之價值爲何如？願王猶只謂其足以爲國防上之重鎮焉耳，而吾魏文之區已賴其捍衛也如此，故以爲雖不免有割據之慮，而兩害相權，寧取其輕矣。習往事之可也。倘能取其地以建都，其置重不猶愈於重鎮乎？况尤不必有巡邊之大使，遙制之廷臣以掣其肘乎？夫如是，外固可以固國防，而內又可成內重外輕之局，而無末大不掉之弊，真兩全之道矣，其利於建都者四也。

至以控制國內言，則幽燕亦一足以制人而不制於人之地也。昔者燕在春秋之世，困於山戎，賴齊僅以自保，其名幾不聞於中原各國；洎乎戰國，燕文公一自振，即可問鼎中原而列於七雄之一；樂毅以匹夫吳燕兵，一出而下齊七十餘城，使殷履稱帝之湣王，奔竄流

亡以死；漢初韓信先下河北，而兵不血刃以舉齊；東漢光武帝先向河北，而卒克平羣盜，五胡之亂，鮮卑慕容氏，自遼東入據河北，而幾乎統一北方之石趙曾不足纒其鋒；唐中葉安祿山一搢起漁陽鼙鼓，而全盛之唐幾爲之覆亡；五代時遷得燕塞十六州，而大爲中國患；金得河北三鎮，宋遂不復能在汴梁建都而不料不南渡；明初請罪兵起，燕法棟以一王之衆，建文帝以全明之力禦之卒不能不遜位；清之未入關也，明受清人流寇之夾攻，一袁崇煥足以遏其方張之勢，及其既入關，李自成圍爲之覆死，明竭全力之守，亦求一偏安之局而不可得；凡此皆其地足以制人之往事而可證者也。唐中葉後藩鎮之割據，憲宗奮其英憤，可以平淮蔡，夷淄青，而卒不復能有河北；宋以太祖能平竊據已久之割據，而遼及後蜀與南漢，而不收加兵於新建之北漢！太宗能取北漢而卒無如就衰之契丹何，燕雲一帶豈竟不能收復；宋室南渡前後，宗澤岳飛已結河北太行忠義爲用，而卒不能越黃河一步；凡此又皆其受制於人往事之可驗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其利於建都者五也。

由是觀之，就建都之原則言，北平可謂無一不備，而衛三舍若原而守門戶之險，北平

尤其首選也。然此猶專就其地之形便多而言也；其實於人事抑尤有三便焉：

(一) 中庸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昌黎韓氏曰：「燕趙古稱慷慨悲歌之士」。其地之人情風俗蓋自古已然。今就吾人所目擊言，河北民情之強勁悍者，固猶言也。施之以訓練，易以成勁旅；而其毗連之遼魯魯豫，其人亦皆非南方懸懸畏利之徒可及也。一旦有事，士馬固可自備也。

(二) 戰後建設，百廢待興，新都之建，人力物力所需將不貲，南京重慶兩地，其地亦不無礙也。重慶本僅以之爲臨時之陪都，未嘗作久居計，意在苟簡苟完，然五年以來，興建猶未有已。南京自民十六建都後，直至抗戰軍興，時已十年，而興築迄未完成，市容亦不見以稱輪奐。重慶本西中國之大商埠，南京一向稱我國第一大城，不可謂非精豐殷厚，興築之需如左；苟舍之而別建新都，則武漢久經兵燹，西安尤苦荒涼，興築所需，更將什倍於南京與重慶。惟北平則自元明以來，爲我國之首都者已六百五十年於茲；其舍之而不留者，尚不及二十稔；此次抗戰之役，又絕未遭蹂躪。果取以爲都，只須加葺修之功，而

不必費經營之力，戰後物力，必須要多而供給少，以建設新國之所需，不以空耗其地尤重要之建設，固亦挹注之道之所必籌也。

(三) 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蓋人之情，恆好逸而惡勞，畏險而安易，故必使之非任勞犯險不足以自強，則固無有不就逸樂者也。定都必擇防重地，人自忱於有大敵當前以為外懼，自能儆奮而不致少懈。若惟是以遠避深藏為得計，而斤斤焉為倉庫匱乏之是守，則經時而後，國人將又忽於今日之大難，而縱心於宴安逸樂，果爾則叔實李煜之禍固不難見諸異日也。法人待其馬奇諾防以自固，而明知德之將來一逞，而不知儆奮，於是法德匹也，而曾不足以當德之一擊，至不能不與和比挪丹波蘭諸弱小同其禍，此可取為殷鑒者也。

雖然貧惡其乘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我國雖曰廣土眾民，地大物博，而土未加墾，地未盡利，生者未必衆，而實藏亦未必盡與焉，此近日所由言開發西部，而其言開發西北者之紛紛也。今人之主都西安者，除狃於向者關中以臨中國之成見外，此或亦其一

因也，私意此非建都之所必需也。其實西北之重要，固猶未必專限於開發之當務，東北固近邊，西北又何嘗非近邊乎？編者之所以捨西北而置重于東南，則固以爲東隣喪朋而西北得朋也。至于開發之事，只須盡方交通之利，卽其地之寶藏而從爭焉，則利之所在，又孰皆不驅之若鶩也；卽有需乎武力之保護，則亦只須置重兵以鎮之斯可矣；否則於此一帶擇地設一陪都，延長平綏路以連于北平，平時以之生聚，以之教訓；置一大將專任教練而不與地方之事，有事時可與北平相呼應，爲犄角，自亦計之得者，此則西安其選矣！

新中華十二期

五 建都之工程觀

譚炳訓

前言

中國工程師學會十月在桂林舉行的第十二屆年會，關於戰後建都問題，在市政衛生工程小組中，曾經就工程的點，作熱烈的討論。建都的實際工作就是市政工程。因爲我們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四七

三原小論，對於國都的選擇，應從國防建設與市政工程方面。應加以研究，以爲國都建設取捨的標準之一。

近來建都問題的討論，可謂盛極一時，就地理歷史以立論者有之，就國防經濟以立論者有之，就氣候與民生經濟以立論者亦有之，觀點不同，主張也各異。

大公報最近刊載的兩篇星期論文都是討論建都的文章，第一篇是蔣廷黻先生的「戰後建都問題」，第二篇是沙學浚先生的「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蔣文立意立論的精神是一致的，「戰後建都問題」一文，爲說明北平建都的理由外，同時將武漢、西安、南京等主張及歷史說地理中心說，也一一加以評論。沙君的結論是「寧南京是守成，都北平爲進取」。這兩篇文章都有歸納各方意見，博採論於一是的意義。如再

各種建都的主張

關於建都的論文及其主張，在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列如下：

作者文名何時何處發表主

張其胸 論 建 都 三十年十二月思想與時代第五期 就地理與時及海陸空

張其胸 戰後新首都問題 三十二年十二月思想與時代第十期 就歷史觀點主張以西安為首都北平為陪都

在良廷 論 建 都 三十二年九月五日大公報 建都西安

張君俊 戰後首都問題 三十二年九月七日大公報 以民生與物產之立場主張建都北方

陳爾壽 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 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大公報 建都武漢

龔德柏 武漢與西安孰適於建都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大公報 西安第一北平次之

柯 璜 定都之我見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建都西安

紀 達 戰後國都問題比較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第一北平第二南京第三西安第四重慶

大公報 戰後國都宜在北方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建都北方以北平為首選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賈魯賈 勝利不容有折扣
戰後應建都北平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公報

建都北平

胡秋原 長春建都論

同 前

飛機時代地理中心說
已不適用為防日本之
再建都長春以
迎敵「因避敵為下策

甯墨公 論國都

三十二年十月四日重慶掃蕩報

在襄陽南陽開山岳地
帶建造新都

榮貞固 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建都北平北平對各方
面皆可作攻勢根據地

谷風 論建都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
日東南日報

主張不難定南京武漢
或汴洛一帶

谷春帆 遷都商兌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公報

建都東北之松遼平原
或即遼寧

傅孟真 戰後建都問題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公報

北平為資源最富的北
十省之中心及國防之
前衛不以生樂而以
應建國則應建都北平

抄學凌 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公報

北平可貫通東與西
北海與陸並均衡南北
之發展建國之八項重
要工作皆在北方

上表所列十七篇論文中，主張北平者六，主張東北或北平者二，主張西安者五，主張南京者一，主張武漢者一，主張未確定者二。武漢有南京之弊而無南京之利，建都東北為建都北平矯枉過正之談，皆可置而不論，現僅就北平南京西安三城，比較其建都工程條件的優劣。

建都之工程觀

一個城市，適否建為國都，就市政工程的觀點而論，須具備十個條件：（一）「交通」，（二）「地形」，（三）「氣候」，（四）「舊市區之利用與新市區之闢」，（五）「近郊之風景名勝」，（六）「工程建設」，（七）「公用設備」，（八）「公共建築及建築材料之供應」，（九）「食料燃料與人力之供應」，（十）「代表國家儀容與民族精神」。現將北平南京西安三市，按照這十個條件，分別比較如下：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三、交通：南京海陸交通皆極便利，惟其控制力僅及長江及珠江流域，此其缺陷。西安不連水運，在鐵路交通上又處在實屬位置。隴海路尚未築至天水，必須天水至成都，天水至蘭州至迪化，蘭州經寧夏至包頭三條鐵路築成後，西安才有內線交通，始為首都陸上交通必需的條件。北平有水運而無海運，北運河可通航至通州，通州距北平二十公里，航亦無問題；傳說敵人已完成疏濬工作，將來平津間通航數百噸之輪船，工程上無困難。鐵路則北平應已直通八達，現除平包。平漢。北甯及津浦等四線外，敵人又增築數線。第一線為北平經古北口至錦州之鐵路，並有支線通至灤河之赤峯。第二線為北平經門頭溝涿鹿至大同之線，此線可減少平包路青龍橋之擁塞。第三線為北平經通州至唐山之線，現時北平，計有三條鐵路分經熱河唐以及天津通至東北，有兩條鐵路通至西北。一從平綏路終點之包頭，沿綏新公路至哈密為一千六百公里；從寶天鐵路終點之天水，沿甘新公路至哈密為一千七百五十公里，所以到新疆最便捷的路。二是由北平經綏遠之一線。三一條經武漢而廣州。一條至南京，再延伸至皖浙贛。全國鐵路交通之樞紐以北平為第一。

其控制力及東北西北東南及西南之各一。至其間公路之建設已全數改為水陸路。其於津附近及熱察晉冀魯豫等省之公路網亦已完成。就交通而言，陸運以北平為第一，距海僅二百公里以內，且有運河之水道。而海陸途皆備，西安則水運根本沒有，陸運亦以後二年以內，亦無法解決，至於航空運而論，北平位置，亦最優。以北平為中心，劃一兩千公里半徑的圓周，則香港，廣州，昆明，昌都，玉樹，哈密，赤峯，伯利，東京，台灣，皆在此圓周之內或附近，即新式運輸機五小時航程之內。所以擴大日光，就亞洲全局而論，北平的位置，更算極重要。

二、地形：南京有起伏之地形，建花園都市，築下水道，為理想之端，湖沼大江，即為南京之特點。西安與北平皆位於平原上，市區地形無起伏之可言，惟近郊亦有山嶺，北平地層為河流沖積而成，地下水甚好，全市皆呈向東南方向之微坡，對於溝渠之建設，便多方便。

三、氣候：北平之氣候，有海洋大陸氣候之優點，而無其缺陷，夏季不必避暑，冬季

亦不妨礙戶外之活動，四季氣象分明而嚴肅，使人有爽朗靈敏之感。全年雨量六百餘公釐，乾溼適度，日夜溫度變化不遽，有益裨於健康，對於花木菜蔬水果之生長，亦甚適宜。西安爲純大陸氣候，夏季日中甚熱，晝夜溫度之變化較大，春季則甚乾燥。南京溼熱，夏季不能使人清醒深思，尚不及受有海風影響之上海，亦不及西安，更不及海陸氣候兼備之北平。南京實處於海與陸，南與北之臨界氣候中，似南似北，非海非陸，這是南京的最大缺點。

四，舊市區之利用與新市區之興建：南京建都雖有十年，新市區除住宅區稍有建設外，政治區商業區及水陸運輸總站皆尚未着手，原有之舊市區可利用之價值不大。至新市區之興建，南京城內城外，皆有發展餘地。惟以湖沼及長江關係，稍受限制。西安城內面積約十平方公里，現在人口約三十萬，將來可容納五六十萬人。現在市區雖可利用，但去容納首都之量太遠，必另闢新市區，且其規模必大於原有之城區，西安南郊可供新市區之首選，東西北郊亦可利用，但建一大於舊市之新市區，財力以外，一羈馬不是一日造成。

的，時間上也非數十年不爲功。北平之內外城有六十平方公里，現有人口二百餘萬，將來可容納至三百萬，舊城區可全部利用。至於北平新市區之闢建，四郊皆宜，北郊恢復元代之大城，可闢爲政治及駐軍區，西郊可闢爲風景文化及住宅區，南郊可闢爲商業區及陸空交通總站，東郊連至通州可闢爲工業區及水運站。

五，近郊之風景名勝：都市近郊之風景名勝，在調劑市民生活，陶冶市民情緒，具極大價值。南京近郊除陵園爲後起之秀，尙在經營中外，有燕子磯采石磯及湯山棲霞山諸勝，其清幽偉大與人工佈置，皆不尙標準。西安近郊翠華山，壩橋，驢山諸勝，清華池則離城稍遠，其容納遊衆之量及人工之佈置亦有欠缺。北平近郊之風景名勝，近者有頤和園，玉泉山，清華園，香山，西山，湯山，溫泉，稍遠者有明陵，八達嶺，長城。城內壇廟園林及湖沼等風景名勝亦多。其容納量及人工佈置皆遠上乘，從飛機上俯瞰，北平是一個樹木很多和諧而美麗的城市。

六，工程建設：北平全市街道網已配置得很勻稱，只須修整，不必大事拆改，主要街

道已全築成柏油路面及水泥人行道，全城點綴風景的引水工程與雨水溝渠，雖為舊式工程，但結構有計劃有系統的建設，稍加改良，仍可為流通全城血脈之用。污水現時流入雨水溝渠，將來人口增加一倍後，再另建污水溝渠系。南門外街道尚在闢建中，有柏油路面者僅中山中等學校路。溝渠才完成設計工作，尚未開工。西安街道的配置甚好，有系統的溝渠工程尚未着手。

七、公用設備：南京之首都電廠規模甚大。自來水廠已開辦尚未完工。市區與市關有鐵路而無交通上之價值。娛樂及市內遊憩場所甚少。西安電廠未全，現時供電已感不敷，自來水未辦，而井水多帶鹹味。北平除電廠自來水廠俱備外，電車路已貫通內外東西四個地區，自來水廠應加擴充，北平地層富於地下水，掘井皆可得甘泉，舊日之井稍加改良，仍可利用，娛樂及遊憩場所菜場食店滿佈城區。

八、公共建築及建築材料之供應：西安現時之公共建築物存者不多，勉可敷衍之，無容納門都之可能。建築材料除磚瓦可就地燒製外，木料須伐之於秦嶺，運輸困難，

其品質適合建築之用，尙待研究。石灰須取之於河南省。水泥鋼鐵玻璃皆須遠道運來。南京可以利用之公共建築，除十六年建都後之少數建築外，幾一無所剩。建築材料之供應，甚爲便利，磚瓦就地燒製，龍潭之水泥近在咫尺，湘贛之木材及鋼鐵五金玻璃皆可利用水道運輸。北平之公共建築，爲全國財賦積六百年之所經營，可以容納中樞全部官署，其餘，此爲北平建都最便利而獨有之條件。北平公共建築物的價值，等於全部國庫或祖國之，此非誇大之辭，僅頤和園一處卽浪費了李鴻章建設北洋海軍的全部經費。戰後我國首要之建設爲國防與工業，遷都北平後，將建設新都及官署宿舍的經費，建設渤海海防與平津國防，當有餘裕。北平之建築材料，有唐山之水泥，龍煙之鋼鐵，秦皇島之玻璃，當地之磚瓦與琉璃瓦，美洲南洋及東北之木材，取給也很便利。

九，食料燃料與人力之供應：食料如糧食菜蔬肉類水菓等之供應，西安現在供給量不敷首都之需。南京附近之食物與燃料，產量豐，水道運輸便。北平燃料產自近郊，糧食取自河北平原，菜蔬肉類水菓之質與量俱佳。南京與北平皆可得淡水及鹹水之冰廠食品。人

力之供應分勞心者勞力者二種，西安勞心者之供應須仰賴他處，勞力者也需要他省供給。而京處東南方人文會萃之區，勞心者之供給自無問題，勞力者則靠江北。北平爲舊日京華，現仍爲文化中心，勞心者之供應自無問題，勞力者則冀魯豫三省皆勞工之產地，真是取之不盡了。

十，代表國家儀容與民族精神：一國的首都，必須能代表國家的儀容與民族的精神。儀容與精神徵象於國都者有二，一爲歷史上民族之遺跡，二爲市容的氣象。西安在民族遺跡上佔第一位，黃帝的衣冠塚及周秦漢唐諸朝帝王之陵墓，皆在西安附近，這是歷史論者主張建都西安的最大理由。南京有明太祖之陵及國父陵墓。北平則有明清兩朝的宮殿，明成祖以下十三代皇帝陵墓亦在北郊，國父的衣冠塚在近郊之西山。至於市容的氣象，爲街道與建築二者所形成，西安的街市很宏偉，南京的首都氣象尙未建設起來，北平有長達十餘華里的寬闊通衢，各種樓閣牌坊壇廟的美術建築，布滿全城，北平所代表的儀容，是「偉大」，「莊嚴」，「肅穆」與「和平」，不但爲國內之第一城，也是世界的名都。註

人「明日之城市」著者戈必意氏，就北平市之平面圖論，即譽之爲「以此地固與巴黎城地
圖比較，則吾人須採取中國，固有必要襲取其文明也」。

結論

建都之實際工作爲市政工程，以上十項標準，對於市政工程，有直接或間接之影響，
與關係，實爲國都所必須俱備之市政工程上的條件。南京，北平，西安三市，其符合於十
項條件之程度，自以北平爲第一，南京次之，西安又次之。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公報

六 關於建都的一個意見

陶孟和

在發表意見之先，我們應該糾正幾個關於建都容易犯的誤解。我國以先討論建都的人
員，似乎常懷着兩個可以分別而實在相連的觀念：一個是帝王觀念，一個是風水觀念。圖
是帝王所居之地，帝王是萬民之首，所以國都的地理位置，宮殿的建築格式，必須氣派

大。就是說，國都與宮殿的風水必須與帝王的命運相配合。這兩個觀念，不待言，在今日已不適用了。我們現在討論建都，當然不應該再懷着這兩個過時的觀念了。

討論建都的人們有時提出外國的建都來做我們的榜樣。這是有用的，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幾種強權國家的建都都是幾百年前的事。它們所以建都在現在的地方乃是根據它們當時的環境。舉例來說，美國合衆國所以建都在華盛頓，因為在當時十三洲時代，華盛頓確是一個適當的都址。普魯士所以建都在北林，因為新崛起的霍亨索倫王室正可以用柏林做它的政治中心。至於何以後來這些國家的首都依然位置適宜，沒有聽見它們需要遷都的事，這並不是因為以先那些建都的人們有如何的遠見，乃是因為後來的人們繼續鞏固他們的國家，曾進行了工業化，發展了現代的交通，使他們的國都隨着時代進步，隨着政治的、經濟的發展，永遠維持它的優越的做國都的條件。如果選定國都是萬世之業，這個萬世之業不是馬上找到便可一勞永逸的保持着的，乃是需要繼續努力的經營締造的。

更有主張建都應在軍略的據點，以免受外敵的侵略的脅迫的。這雖是一個重要的考

慮，但根據這次大戰的經驗，我們可以說在現代戰爭中，沒有一個國都是安穩的。戰局的推移變化，可以使每個國都陷落，特別是因爲今日航空術的進步，每個國都保不住要受飛機轟炸以及降落傘部隊襲擊佔領的危險。又因爲鎗砲及射擊術的進步，每個國都可能被在砲彈或火箭 (rocket) 的射程以內。在這次大戰中，華盛頓依然保持着它的安全，但如不是美商美同時掀起戰雲，或是日本竟佔領了珍珠港，或是德國在格林蘭或西印度羣島中獲得跳板而設立了航空基地，它也會與重慶倫敦遭受相似的命運。我們要知道一個國都的地理位置是死的，而人類的知識技術是不斷的進步的，人類的各樣活動是永遠進行着的，兩者時時要改變或影響那個地理位置的性質。所以我們絕不能選擇一個百分之百的安穩的國都。我們要求國都安全穩固，不在地理位置的選擇，而在我們繼續努力對國內、對國際建設一個比較安穩的環境。

現在我們應該按國都的職能，按它的職能所需要的條件，決定它的量。中華民國國都的職能有兩個：第一，它是中華民國一切事務的總辦事處，全國主要的，屬於全國的，需

要中央主持的政務，事務都在這裏辦理。第二，國都不單是一國的政治與行政中心，因為國際政局的演化，它同時還是國際政治，國際行政的中心。現在一個國都除了例有的外國使領館之外，還常須安插或容納若干流亡的政府（如倫敦），或是外國政府的軍事的，政治的，宣傳的機關（如重慶，華盛頓）。這雖然是戰時特殊的景象，但在此次大戰之後，國際的集會，國際行政的衙署必然要分別舉行或設置在幾個主要國家的首都。例如國際經濟總署的遠東分署，我們知道已經決定要設在重慶了。今後類此的機關必仍不少。

按上述國都的職能推論它的位置所需的條件，便只有四個：即國內交通，國際交通，辦公及住居的設備，以及適於終年工作效率高的氣候。假使我們有充分的財力與充分的時間以建設嶄新的首都，則合乎這四個條件的地點在如此廣大的疆土內，當然不只一處。假使我們在戰後財力有限，同時還須運用僅有的財力在不可勝數的建設事業上，而我們急迫的需要一個國都，又不能等待多少年長期的興築，那末，我們國都地點的選擇，便不得不限於一個國都，只有就着它現在已經略具的規模，設法充實各種方便與設備，使它能夠

充分合乎以上所說的條件。如此，我們便只有南京與北平兩處可以有做首都的資格。

南京與北平現在都是國內交通網的聚點，但各有短長。南京據橫貫東西的揚子江，誠然是北平所不及。北平則掌握四條鐵路幹線，北達滿州里，南抵廣州與鎮南關，西通包頭，東達，不久可至蘭州，將來當可直達新疆，東南將來可至寧波。固然這些條幹線也可調整以南京爲中心。水運以貨運爲主，其速度遠不及鐵路，特別是上水。國都在交通上所需要的的是人員的來往，文書的傳遞，故水運對於國都可說是次要的交通工具。至於在國際交通方面，南京也似乎遜北平一籌。南京距上海近，可以上海爲國際交通據點。在戰前，上海美洲間的航線最少須兩星期，歐洲航線最少須三星期，美洲航空線，經由馬尼刺香港須七日以上。北平在戰前經由西北利亞鐵路到倫敦僅兩星期。如將來我國西北鐵路幹線能與蘇聯中亞的鐵路幹線銜接，則歐亞的交通至少還可以縮短兩三天。由北平赴美洲，如經由日本橫濱搭船，當與由上海出發所需日期無異。如果將來蘇聯濱海省與美洲的阿坎公路（即最近完成之阿拉斯卡與坎拿大以愛德曼頓爲起點的公路幹線）間發展聯運，則由

北平至美洲東部可縮短至一星期或十天。北平在航空線路上也似乎立在有利的地位。如果現在美國航空界輿論所提出將於戰後以北極爲航空大道的主張能見諸實行（關於此問題，美國雜誌上已有討論，讀者可參看），北平當然可成爲最適宜的國際航空站，要比戰前的中國飛剪航行線少出一半時間。但南京與北平相距僅緯度八度，航空行程不過三小時，如必以南京爲首都，航空總路當也可延長到南京。

談到國都的辦公與住居的設備問題，我們要記住：國都不單是一國的首都，同時還是國際的首都，因此，不單須容納本國的公私機關的辦公建築和它們的大隊的職員的住宅宿舍，以及其它必不可少的學校、醫院、商店等等，還須容納外國及國際的機關與其職員所需用的建築。而爲今後將不時舉行的國際會議，或國際人士住居的方便起見，還須興建潔淨、舒適而容量大的旅舍。關於本國行政機關的布置，南京與北平可以說都可適用。南京尤差。記得英國的一位政論家，寇蒂司君 Lionel Curtis 於遊了南京以後曾對我說，像南京那樣行政機關分散在一個大城裏，行政效率一定很差，恐不易應付現今的行政。這是才

以成一價銳敏的觀察，在今後當必益確。英國的行政機關便都集中在白廳（Whitehall）一個廣場與國會相鄰。美國的行政機關便都集中在白宮及國會近旁。近來因戰事增設了不少新的機關，華盛頓市內無法容納，在郊外新建五所大廈，龐大無比，業已完工，一切與軍事有關的機關，都在內辦公。這都是行政機關集中的好例。所以必須將政府的辦公建築集中在一處，我們才可以希望行政上能有較高的效率。如在南京，衛生署若與海軍部有幾當面接洽的公事，即乘汽車來往，連同講話時間也須一小時以上。北平的衙署比較南京為中，但因故宮適在城的中心，東西南北的交通受阻，如外交部與農商部有所接洽，乘汽車來往也須三十分鐘。行政機關如何集中是今後建都最主要的問題。過去我們僅注意行政機關的外表，只知將衙門建築的如何富麗堂皇而忽略建築與工作效率的關係，這顯然是一種錯誤，我們今後當注意各行政機關的聯絡，以及它們內部的設備對於辦公的便利。

其次關於外國及國際機關所需要的辦公處所，無論在南京，在北平，都缺乏現成的建築，有待新建。其首要的問題，是在市內或郊外劃出適當足用的空地，供給它們興造新的建

業。但關於國際人士住居的方便則有刻不容緩需要，因為等到戰事一停當必有源源不絕的國際會議在我們國都舉行，也會有源源不絕的國際人士來去我們的國都。現在可以舉出過去太平洋學會年會的一暨辦事來說明國際人士旅宿方便的重要。太平洋學會照例每隔兩年對列在各國舉行年會。每次開會時，照例由若干國家的代表邀請，然後大會決定下次開會應在何國。在日本西京開會的一次年會裏，我國代表邀請大家下次年會在中國舉行。在他們的演說裏，曾說中國的地方如何廣大，有名的城市如何多，到處都可舉行年會。我當時便覺得此話未免誇大大，因為每次參加太平洋學會年會的各國代表最少時為二百人，多時竟到四百以上，同時代表常攜眷同來，而開會期間的辦事人員至少常須數十人。我國都市雖多，然有現代的設備可以供四五百人食宿的都市，只有上海、天津、北平三處。但此次會議接受我國的邀請，決定下次到中國來開會。過了兩年等到快要在中國開會的時候，果然不出所料，地點竟成了重大問題。我國太平洋學會決定在杭州，外國代表表示最好在北平。他們希望藉此機會遊覽北平及其附近名勝，而我們政府卻希望在南京舉行，以便由政府

攝錄代表們。結果這三個都市的任何一個都不適於開會。北平當時環境特殊，當然不便讓此種國際會議在那裏舉行，而南京與杭州都缺乏充分，適當的開會與旅宿的設備。最後仍是在上海開會，而會議的地方還是借用一個跑馬總會！太平洋學會是一個私人團體，會員並不多，至如國際政治會議，國際學術會議，有時出席代表及隨從人員常在千人以上，其所需要的旅宿方便，必然更奢。今後國都建設不能不對此注意。

最後關於氣候，北平當然較南京爲優。南京夏天的酷熱，有時直可以使工作效率落至零點。夏季遷地辦公，如印度政府於夏季遷至大吉嶺的辦法，當然不能效法。如在辦公室裝置冷氣，固可勉強維持工作效率，但公務員在辦公以外時間能否得到充分的休息，仍是問題。如因天氣炎熱而無法休息，工作效率依然受影響。

根據以上所說各點，我認爲我國建都以北平爲第一。南京爲第二。無論決定在那裏，今後尚須大事建設，才可以使它符合現代國都所需要的條件。國都的安全與否，完全要看我們今後對內政外交的努力所能造出的環境如何。但如建都南京，而上海依然是有些人所

說的中外新舊萬惡薈萃之區，則國都建設的連帶的責任還應該清除上海，使它成爲一個純粹的技術國都的都市。

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一號

七 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

沙學濤

一、引言

抗戰勝利後。中國最大的任務是建國。建國有兩大前提，第一是失地收復，全國統一。第二是全世界尤其太平洋上要有至少三十年的和平。筆者相信這兩大前提都可實現，至少本文是根據這樣的相信而立論。因此，首都之選定應注重便於領導建國，而不是便於平定內亂，更不是準備不久又將爆發的二次抗戰。

在選定國都地點時，視線應射得遠些，空間上要密切注意全世界尤其列強歷史發展之趨向，及其對中國之關係與影響，不要只看中國。時間上，要想像並理想着中國與世界在戰後及三五十年後各是其樣子，如中國工業化成功了多少，友敵關係是否與今日完全相

同，不可只看現在。另外還有三個不可。

第一，不可完全根據抗戰教訓，提出海洋可怕內地安全的退縮政策。抗戰是遠東史與世界史八十年來發展之自然結果，如果日本這次戰敗，很少可能在二三十年內復演這般歷史。抗戰教訓可比病床經驗，建國工作則是運動場上的活動，不能相提並論。

第二，不可用形勢完固的地理觀點考慮首都之安全。安全自是建都條件之一，但首都之安全繫于全國之安圖，而全國之安全繫于國力之充沛。如果國力太薄弱國防無辦法，都雖深藏于「天下之奧區」之中恐亦難有「出路」。談首都安全而念念不忘「深藏矣」兵臨城下，感天險可恃，實在是太軟弱太悲觀的看法。

第三，不可完全根據顧祖禹東控西聯，南阻北接的地理學說及乍分乍合，大陸發展為中心的中國歷史，來觀察，認識現代的新中國，亦即行將現代化的統一的新中國。歷史是演進的，理解並理想新中國的未來歷史發展，要有新的史地眼光，新的理論根據。

建都問題是一個政治地理的問題。政治地理學的任務，簡單的講在于研究政治權力之

分布與地理環境之關係。因此研究建都問題，除開歷史地理（包括氣候地形，經濟交通，聚蕃民族等項目）兩大因素外，尚須考慮到與權力很有關係的國策與力源兩大因素。

(一) 國策 國內外的形勢謂之國勢，根據當前國勢及最近將來的可能變化而確定的立國方針謂之國策。有些國家的首都常隨國策的變化而移徙。俄國彼得大帝建都彼得堡，戰後革命政府遷都莫斯科，均爲國策所決定，前者爲接近海洋接近西歐，後者爲避免威脅（西方領土縮小之結果）建設內部。戰後土耳其遷都安哥拉，與後一點相同。南宋之遷都臨安，亦形勢使然，不得不爾。

(二) 力源 (Energy 亦譯策源) 借用自克勞什維茲之戰爭論，在本文裏表示一國或一個政治勢力的首都之選定，主要着眼于力量策源地所在之區域，首都建于該區之中央或其不遠之附近，不但感覺安全，而且便于接應與運用。此例甚多，宋之都汴梁，明太祖（起于濠泗）都金陵，孫總統都南京，袁世凱都北平，十七年國府都南京均是，甚至項羽欲東歸都彭城，或亦據此理由。

(三) 歷史 美國獨立後建都華盛頓，乃地理所決定，在當時的十三邦，地位適中，以後不他移，可視為「歷史決定的」，並非華盛頓以外便找不到另一適于建都或更適于建都的地點。秦漢隋唐先後都關中，地理與歷史均有決定的力量。

(四) 地理 法都巴黎，英都倫敦，義都羅馬，印度都德里，蒙古高原諸民族先後都和林或庫倫，都是地理決定的，因為此外便找不到適于建都之地點。無論強弱勝敗絕不遷都。

本文根據歷史與地理兩個因素，確定新首都應在何區域，再就國策與力源兩個因素，確定新首都應在何都市。

二、中樞區域

首都是全國的首都，未講首都，先談全國。全國之範圍不當只指海棠葉狀的領土及與之相聯的領海，而常包括黃海（渤海是其一部分）東海南海北部這三個綠海，共約三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他們是太平洋的綠海（Randmeer），在政治地理上是中國的海疆，中國

的綠海。綠海是公海，與中國的生存與安全關係甚密，是中國的生活領域之一部。因為他們不但是經濟空間，交通空間聚落空間（綠海中有三千數百島嶼）而且是國防空間。東西沙羣島及台灣琉球收回後，綠海與中國之關係自然更加密切。

海棠葉狀的中國領土分爲兩部，（一）爲邊疆，指蒙古高原，新疆省，青康藏高原以及鄂爾多斯，四川雲南兩省之西北角。餘下來的是（二）腹裏（借用元史「中書省統山東西河北之地謂之腹裏」而擴大其意義與範圍），指東北及舊本部十八省及新設各省之精華區域。兩區之地理環境，民族分布，人民生活不同之點甚多，茲不備述。面積比較，兩區各爲五百餘萬方公里，而人口比較，腹裏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七，邊疆僅佔百分之三。

中國之重心在腹裏，腹裏之存亡即中國之存亡。但欲保腹裏，必須西北與邊疆爲唇齒，東南控綠海作屏障，三大區互相依存，不可缺一，而腹裏尤不可缺。

腹裏依地理環境言分爲兩部，南方與北方。

腹裏又依空間價值及地位價值言，分爲兩部，即中樞區域與環拱區域，此爲本文所特

與注意。

中樞區域即昔日中原之擴大與延長，北邊發展到宣化盆地，（本為河北省之一部，後入察哈爾省）至榆關之線，南邊發展到南湖與江南，自浙贛路沿線西至長沙常德宜昌襄樊均在其內。再由榆關作一直線到長江口，由宣化作一直線，經太行山，而到老河口，分別與南邊線相接。此一梯形區域可稱為大中原或現代中原，惟仍以稱為中樞區域 *No. 1. Allandschaft*（原可譯為中央區域，但恐引幾何學的意義，故改譯，俾合在意義）為宜，因此乃政治地理學上之專門術語，其範圍與人文地理上所謂心臟地帶或核心區域大致相當，有時不完全符合。

此區面積佔全國十分之一，腹裏五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五六，人口，耕地，農產亦占全國之半，有煤有鐵及其他礦產，工業則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國八大都市有五個在此。總之全國之精華在此，全國之生命力大部在此。

中樞區域好比「中國之大廳」（德國地理學泰斗 *W. H. R. Hirth* 語）被八個房間所環繞，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之地之言論

這便是八個區域，就其對中樞區域之地位言，姑稱之爲環拱區域，即是（一）東北四省（2.）内蒙（3.）山西（4.）陝甘（5.）四川（6.）雲貴，（7.）五嶺南北（指兩廣及湘兩省之兩半部）（8.）東南沿海（指浙東及福建）。八區總面積佔全國十分之四，遼東五分之二，人口約佔全或腹二分之一，雖有平原面積不廣，雖有礦產，開採較少，雖有工業不夠發達，尤其重要的是八大區域彼此間之交通，聯絡都不甚便，而各區對中樞區域之交通不但是最重要而且是很方便，有百川分流，朝宗於海之勢，此乃地位絕然，非人力所強致。

中國歷史地理上的重要門戶與通過地帶之數，在中樞區域與八大環拱區域之間或其附近；榆關（即山海關）居庸（古稱軍都）東西並峙，其間關口尙多，不遑枚舉晉吳之間有太行八經，今日惟平型，井陘，天井三關最稱重要，西谷武關爲關中通中原之隘口，襄樊三峽，乃川蜀漢中往東海之要津，「鎮遠者雲貴之門戶」（明周瑛語），「德府……滇黔之咽喉」（顧祖禹語），安徽亦稱五嶺，桂林摺嶺梅嶺爲要隘，衡陽贛州是其哨站。

仙霞嶺兩河之谷束，八閘一咽喉」，（顧祖禹語）附近有大嶺一關之阻，其關必在嶺之來之要道，一稱里檢。

中國史上多數重要戰爭一部分發生於中樞區域，一部分發生於邊境。門戶之防，中樞區域之戰爭自然是常具決定性的，而爭門戶之戰爭目的在於窺窺中樞區域或由中樞區域

佔取環拱區域，亦至重要。總之，歷史上，地理上，空間價值上，地位價值上，中樞區域為全國最重要之區域。

欲統治中國必先統治腹裏，欲統治腹裏必先統治中樞區域。首都為國家生活之指導中心，治力最之策動源泉，自必於中樞區域中求之。

英國地理學家柯立士 (Vaughan Cornish) 著主要都會 (Great Capitals) 一書，認為建都之條件有三：即又指曰 (Crossway)、堡壘 (Fortress)、與穀倉 (Granary)。

形勢險固，與農產豐饒，或供應充足。就這三個條件言，南京武漢北京均有建都之價值，雖然價值與五的差異。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英國史學家唐比 (Tonnes) 著「歷史研究」一書，其挑戰其反應學說，認古今建都常擇外患威脅最大之地如北平，如德里。

美 軍事學家馬罕 (Mahan) 著「海權及其對於歷史之影響」一書，結論是古今很多國家之興衰存亡繫於海權的強弱得失。海權為立國之本，在近代歷史表現尤為顯著。

根據這兩種論，中國首都須在距海不遠之地，便於發展海權，便於應付海上威脅，南京與北平皆合此要求，適於建都，武漢深處內地，適於建立工業中心，但不適於作新中國之首都，筆者主張戰後中國最好遷都北平，其次遷都南京。

三、遷都南京之理由

曠觀古今中外歷史，凡于戰時遷都者戰勝後必定還都，如不幸而戰敗，或還都或移都，視情形而定。庚子之役，聯軍陷北京，車駕幸西安，和議已定，大臣有獻議遷都西安者，兩江督劉坤一力爭，逾年車駕還京師。此次同盟國勝利後，蘇聯必將由古比雪夫還都莫斯科（事實已還都）中國為何不敢光榮還都，致為劉坤一所笑。首都之安全，豈

還都南京之理由除此點似小實大的理由外，尙有其他更重要者。

現代及將來之南京，就地位與地位價值言，與過去之南京根本不同。南京已由邊緣地

位變為中央地位，即是地位適中——是由這樣觀察而得的結論。

先縱分中國為五帶：（一）邊疆（二）中國弧形斷裂線（指大興安嶺，太行山。秦嶺

斷裂，湖廣斷裂即三峽，貴州斷裂）以西之腹裏部分，（三）弧形斷裂線以東之腹裏部

分，（四）以海岸為根據之綠海的內環，（五）以沿海島嶼為根據之綠海的外環。南京適

居第三帶，即中央地帶。

再縱分腹裏及南洋（其地華僑人口數與全部邊疆人口大致相等）為五帶：（一）東北

及內蒙，（二）黃河流域，（三）長江流域，（四）福建台灣與嶺南，（五）南洋，南京

亦居第三帶，即中央地帶。

在縱橫分帶上南京均居第三帶，故為全國或全民族分布區之中央地位，雖然其中樞區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域之東南角。今日之南京，本實上漢唐時代之西安相若，一方控制中樞區域，一方面對海疆威脅，故今日南京建都，也是「一首作要塞，以天子守邊疆。」

亦即「三帶」中之「中帶」。

在交通上，長江大動脈之終點，海外航運之起點，沿海航運之中點，聚會於江南，上海為中國亦太平洋上最大之世界港，連東海陸（水運與鐵路）交通最大之焦點（日本任何都市趕不上），其腹地初不長于長江流域，隔海沿線地亦深受其支配，海州青島甚至天津大連部分的均為上海之衛星，故上海將為中國最大貿易港，遠東最大轉口港。南京亦

有此港與江浙富區，財賦（包括關稅）之區，交通之使均甲于全國。

在經濟上，長江流域多農產，自給自用之消費農產與國際貿易之貿易農產或外匯產

在產量與價值上尚超過北方（連北之大豆計）。中國之工業生產百分之七十是在長江流

域，其中最大部分集中於上海與江南。至於畜牧在西北為原始的，粗放的，而現代高級產之乳酪業，則以東南為宜。京的周地之富，亦甲于全國。

在人口密度上，江南佔全之首席。長江流域一萬五千萬，連江浙兩省之六千萬，

沿海七省及重要港埠之兩萬萬，作丁字形之分布，其會合點在江南，故爲全國人力重心之所在。同時又爲人才重心之所在，因全國才智之士自東以江浙占主要成份，時至今日，依然如此。（十餘年前東方雜誌有專文論此，一時查不出。）

「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薈」一語，在現在又增加新的意義與重量，故能提高南京之建都價值。

象山港，而臨東海，靠近日本，又居全國海岸之中央，右聯澎湖，鎖崖，左接青島入連，策應至便，台灣琉球收回作爲自由出入太平洋之門戶，由象山港控制之最爲方便。象山港之優越的中央地位，增進南京建都之海防價值，爲有史以來所未有。

總之遷都南京之理由爲掌握地理優勢，均衡海陸發點。

四、移都北平之理由

國民政府之建都南京，表面上的理由是由遷奉總理遺訓，事實上則爲就近力源——華北之財力，江浙之財力，南方之人力物力，與準備再延。是時革命力量未達黃河流域建都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書論

北平都西安均不可能，其情形與民元之暫都南京完全相同。

抗戰勝利後，日本崩潰或削弱，朝鮮真正獨立，東北完全（指遼南滿鐵路及旅順大連租借地）收回，台灣琉球一齊收回，而中國全部統一，這種種如果都照着正義與理想大部或完全實現，筆者主張移都北平。

北伐成功後，北平雖非首都，其地位重要關係重大等于首都。盧溝橋事變初起，平津即告淪陷，當時蔣委員長於告戰全體將士第二誓說「……平津既是北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就是我家整個命脈之所關……」，北平之淪陷對國民精神上之影響與抗戰進展上之影響，絕不下於首都之淪陷。故移都北平與還都南京，就紀念勝利言意義是完全一致的。此外，尚有種種理由說明北平之適於建都。

首先要講到北平之地位與地位價值。現代北平之地位與歷史上之北平大致相同，而意義加重。北平是北方國防重心，外聯邊塞，內瞰中原，以黃海渤海為內湖，遼東山東（兩半島）為門戶。只須有相當力量加以防守，北平便成支加哥。北平是北方最大陸空交通自

點，鐵道航空四方輻輳，勢力所達之範圍最廣，全國沿海航運以渤海爲起點，邊疆腹裏緣海三大區在燕山一線最爲接近，見西山之駝隊，遙念朔漠之安危，登津沽之巨輪，擬想太平洋之遼闊。胡人南下牧馬久成歷史陳跡，但高原隱憂並未消除。登萬里長城，懷漢唐盛業，油然而追奔逐北之思。北平之雄壯，勢，可以概見。

北平之地位，值雖是如此之重要，但周地之空間價值，因地理環境之稍差，水旱兵災之類仍，軍閥與敵國之長期統治，在現在（！）却是不如兩方，但發展希望甚大。再說今代之歷史言，國民革命策源於珠江流域，定基於長江流域，其勢力其影響愈北而愈弱，北亡了十二年自然最弱。從南京定都到抗戰前夕的十年間，革命勢力雖已「北上」，但不易深入，不易遍布，不易滲透，不易生長。正有些地方雖能生根，却因草莽滋蔓，不易順利成長。

比較的講，南方繁榮，北方衰落，南方活躍，北方凝滯，南方進步，北方守保，成爲明顯之對比。因此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質上，中國處于一種半邊病癱的狀態，此非僅北

方之痛苦，亦南方之不幸。

中國自古以來本是文化統一的國家，經七年抗戰之熔鑄，戰爭意志之集中，政治統一之趨于統一。以文化統一為基礎，今後應以大部分力量加強北方之建設，使北方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質上迅速發展，與南方並駕齊驅。為達此目的，戰後國都應建於北方，宜建於東北西北兼顧之北平。

因北方之凝滯，保守與衰落，而重建之工作十分艱巨，單靠北方民衆之力量自然不夠，必須以南方之有餘（比較而言）補北方之不足，尤其要中央政府移駐北平，領建設。南方所靠日方漸求更生，北方建設須靠中央政府之領導與支持，方能邁進，首都建於北平適合均衡發展之要求。

建設北方之重要問題甚多，這裏只舉八個舉世大者：

- (一) 重發東北。
- (二) 建設新疆。
- (三) 治理黃河，黃河之害大於全國河流之害。
- (四) 訓練移民，東北與蒙新並重，以前為自由移民，今後計劃移民，南洋移民行

年只有兩萬人，東北移民，九一八前數年，每年平均百萬八。(五)完成鐵路網，南方

水運發達，鐵路網之需要不如北方迫切。(六)振興水利，水利為中國立國之本，北方因

旱災頻頻，需要較南方為迫切。(七)建立海備，未來之海軍雖以駐在長山港為適

中，但多數艦艇之建造，則以渤海諸港為宜，因東北既多森林，而營盤邊境更多煤鐵。

(八)建設重工業，中國煤礦百分之八十在陝西，河北，鐵礦百分之八十在遼寧，雲南與

察南，北平居中，左右逢源之。北方重工之發展為全國工業化之基礎。

這八大重要問題都在北方，其成敗得失之影響，普遍的深切的達於全國，他們不是

北方問題，而是全中國之問題，而是全中國之首要問題，故應用大力求其解決。

總括一句，移都北平之根本理由是解決重大問題，均衡南北發展。

五、結論

都南京地處豐饒厚，都北平是任重道遠。而南京是掌握現在，都北平是創造未來。都南京是守成與創業並重，都北平則為創業，為進取。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就海陸並重言，都北平之國防的意義大於都南京，因北方邊務問題未克澄清。都南京之經濟的意義大於都北平，因長江大動脈的雄厚，力難以搖撼。

都北平，國策因素決定較多，都南京，力源因素關係較大，在歷史背景與地理基礎上各有所據，難作比較。

筆者希望，抗戰勝利後，國內外的形勢容許中國能够移都北平，否則還都南京。

南京與北平是中樞區域亦即全中國政治地理上的兩大重心，在領導建國的任務上，重要性相等，故其得失榮衰，同「爲我國家整個命脈之所關」。如果其中一個爲首都，另一個一定是同首都——具有首都之空間影響，地位價值之大都會。

這兩大都市過去常常決定了中國之分裂，今後因地理機能歷史使命的相輔相成，必能加強中國之鞏固與統一。新中國的建國史，將是一部光輝燦爛的「雙城記」。

大公報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論文

八 戰後國都宜在北方

本報近來發表幾篇關於戰後建都問題的文章，讀者紛紛投函寄文，參加討論、幾於載不勝載。也有讀者詢問本報同人對此問題的意見，因此，我們也願意表示一點意見。

一句話，我們的意見是：戰後的國都應該在北方。

自然，中國是大陸國家，同時也是海洋國家，應該陸海兼顧。希望戰後的建國工作，必然通過工業化的大路，以建設國防。這一艱巨的工作，我們一面需要國際資本與國際技術的合作，同時還需要掌握好外交大勢。我們的外交，可能由海上來，更可儘由大陸上來。懷想戰後的國際關係，我們的主要外交對手是美英蘇日四國。美英蘇是我們的盟友，日本是我們的敵國，且是我們的仇國。我們的戰後外交，是從海上接受英美的資本與技術，在大陸上與蘇聯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關係國家安危的國防觀點上看，我們戰後軍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陸上，所以我們的首都應該建在北方，纔能够策應周全。

遊軍中長

廣交朋友，近防敵人，如蘇聯，防日本，是成戰時的定國策，因此我們也就

不可疏忽。方的大勢。王世山論宋之亡由於疏忽河北之功，其言甚有意義，他說：

一自遼可以西迄於夏朔，自兩南於滌肥，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毀樂殺以睥睨中土

者，地猶是地，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憂，

秦人外應東，以餘力獨得西園，東不食刀於秦，南不藉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

正不謂胡漢之天驕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天下之力以防胡，函奴始大。竭力以

不謂也。鮮卑匈奴。內徙，蜀吳不相。晉兼三國，而五胡並起。垂及於唐

契丹，相仍。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士，以天子。而胡漢之

「五年」。這種種歸納的證明，證明了一種一貫的事實，就是國家分裂則不聞外患，統

一則外患大起。雖然，那只是表面的事實，真正的道理是：遠統不如近防。國之統

時，邊疆與中央距離甚遠，自然疏於防守。國家分裂時，鄰國邊疆的割據勢力，因對外應感覺密切，自然悉心策禦。船山雖未說明一個道理，而在「專」與「備」上却很有所發揮，他說：「東漢」之疆，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天寶以後，內亂下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驚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內重雲中之守，而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贖也，士馬自備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邊之大使，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寒而衆矣，雖弱而疆矣。」我們根據這個歷史歸納法，可以很正確地得到「遠統不如近防」的結論。國家自然需要統一，不必在分裂中求邊防之安，而其要領是首都的位置應該近於邊防。宋以不防北而。明成祖遷都北平，修繕長城，西起嘉峪，東極山海，皆置重防，以首都當要塞，以天子守邊疆，因有朱明二百多年的天下。終明朝之世，蒙古未成大患，直至思宗殉國時，真正的敵人尚限於山海關之外。滿清繼都北平，北取蒙古，西守天山，疆域之闊，超越往古。那都是首都近於邊防的成績。入民國

後，東三省一向作半獨立的狀態下，終張作霖之世，雖冒親日之名，未嘗損失大權利。及十七年北伐成功，首南遷，十八年有中東路之變，二十年有九一八事變，這也證明遠統不如近防的道理。中國的邊疆半部臨海，大陸上就是東北與西北，首在北方，適是邊防的要領。從外交上看，日蘇是主要的鄰國，傾軋搆現北方，自然耳目聰明些。由最關國家安危的軍事外交上看，我們的首都實應建在北方。

中國各朝代的歷史事實，建都北方的享國較久，建都南方的享國就較短，其中實在有一個大道理。因為南方較富，政府設在財富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奢麗，派捐課稅就較繁重，國家艱難，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覺真切，就會出亂子。反之，政府若設在北方較貧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樸實，就比較知道艱難辛苦，而政簡民洽，就自然刑祚綿長。這是古今不易之理，說穿了實在並無神祕。我們懂得了這道理，太富庶奢麗的地方不宜建都，自然我們也不主張到沙漠、小毛之地去建都，而折衷於貧富之間的北方纔是適於建都的地方。

那麼，所謂北方究竟何所指呢？我們的意見是這樣的：假使我們的勝利是完全無缺

的，收復了東北四省，恢復了朝鮮獨立，我們應該建都北平。那時北平天然就是中國的神經中樞，既轄東北西北的大陸要領，也不遠於海洋，天然就是中華民族的首都。假若勝利有所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我們應該建都西安。但建都西安，必須儘速完成隴海路，加緊修築北起新疆南迄雲南的大鐵道，並多興水利，以恢復歷史上「八水繞長安」的盛況。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公報社評

九 勝利不容有折扣戰後應建都北平

編輯先生：貴報本日社論「戰後國都宜在北方」一文，根據國防論點，主張我國戰後國都應建在「戰後軍事外交重心」之北方大陸上，俾能「廣交朋友，近防敵人」，而「合」戰後的堅定國策」。並引述宋亡由於疏忽河北之防，及明清兩代以遷都北平而得奠定國運發揚聲威之例，以證明「遷都不如返防」之道理，持論極是，惟末段所述，敵意似有未妥，登錄之於後，願有所精益。

抵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乃中央既定之目標，生爲國民所應有不可動搖之信念。七年來吾國所以在劣勢配備下忍氣吞聲繼續抗戰之唯一動力亦即在政府人民均持有此全一堅定不拔之意志。且政府迭次示意中外，中國戰後並無領土野心，惟所有失土必須收復。是則收復失土（當然包括東北）必爲結束戰事條件之一，殆無疑義。而貴報之文內有「假若勝利有折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我們應該建都西安」等語，實令人費解。社論之題目曰「戰後國都宜在北方」，則所論「國都」當係戰後之國都而非戰爭結束前之國都。如「勝利有折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則戰爭尚在廣續之時，何能在戰爭未結束之時建立戰後國都於西安？且吾國如願割棄東北，則戰爭似可不延至今日？吾人戰爭之目的即在收復全部失土，與南京或武漢淪陷時卽屈膝言和有何殊異？

貴報於建都北平之見解，鄙人頗持同感。惟末段所述，則不敢苟同，蓋吾人抗戰至今，已不允許勝利有「折扣」，收復東北還有「問題」。不勝利則已，如勝利則必須爲全國不折不扣之勝利，而收復東北，更不應再有些微問題。貴報輿論素爲中外各方所重視

傳誦，此項「假若」之言論，似有引起誤會之可能，以爲中國或將願在某種有折扣之勝利條件下言和。故特專函奉達，至希在報端有所解釋，以正視聽，爲幸，即請撰安。讀者黃孝資上，九月二五日。

「編者按」我們誠懇接受黃孝資先生的指教，勝利不容有折扣，本報也願決定戰後建都北平的一個主張。

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公報

十 戰後國部問題比較

紀文達

戰後我國首都，在先決的條件上，當然收復失地，取消特權，純是自立自主的中國，那麼大中華的版圖，西接帕米爾，南連中南半島，東界朝鮮，北毗蘇聯；至於近海沿岸諸島嶼，北起黃海，南達東京灣，中間如琉球，台灣。澎湖，舟山，海南，東沙，西沙，南沙等島嶼。適成一座「中上海上長城」，必須完整如昔；東北各省，當然歸復，更無問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這。這樣是我們領土完整的最低範圍，我們的首都在那裏好？試舉列選城市，第一北平，第二南京，第三西京，第四重慶，此四城可取一焉。

前舉四大都，北平，南京，西京，重慶，適成兩外都與兩內都，平時首都，自以靠海爲先，首接海外風氣，與國外連繫最速。北平，南京皆可，但是北平優於南京。先論北平，北平東臨渤海，有山東與遼東半兩島之還拱，國都向內縱突，半島中間敷設着廟島羣島的天然防線，再東有琉球羣島的外防線。渤海的内海中，更有經濟上的大連，天津，營口。烟台等商港；又有旅順，葫蘆島，成山角，威海衛，大沽口等二防防地方。莫都北平，可以操縱東北與西北的富源；以及口外大漠南北的優越地勢，是足以象徵東北，西北，大漠南北未來的重要性，以及不可忽視北方國際關係的頻繁。我們知道「臨危而後安，置之死地而後生」，可令人朝夕不忘。環顧景象，維畏而衝，遂作蓬勃有爲的奮鬥。且以北平爲我國文化的代表城，故國風物猶在。復以北平故都以外，地勢平坦廣大，又容易出防攻的衝散。氣候上可受渤海的溫濕雨雪。我們要極客觀的請全國的軍事，政治，經濟，

歷史，地理各專家，細細的考按北平在建都上的優越條件，將來的建都，捨北平而他處，歟？然附有二條件，如遇北方有事，是必以西京第一陪都，重慶爲第二陪都。戰時遷都，足可表示作戰決心，不作無益犧牲，遷都一事又有何妨？這壯年偉大的北平足稱爲大中國的首府，誰曰不宜？

南京地位適中，掘大江流域之富，地形之優，江海並顧。有上海之大商港，杭州灣，乍浦之大軍港，三足鼎立，軍事，政治，經濟合而爲一，可爲國都矣。然以江浙凸位置出，向外伸兩路，靠近外海，易遭襲擊之險，乃南京建都之缺點，較之北平，自有遜色。惟論人物嚴盟，蔣中寶庫，南京爲我第一大都，亦毫無疑義，如遇戰時，仍不免以重慶爲陪都矣。

由以上北平與南京的論述，可知重慶與西京均爲戰時之陪都，正是內陸都城的長處，在文化上適成其弱點。先論重慶，確爲「抗戰的根據地」，爲華中之腹地，然其資於防守，獨坐巴蜀，諸葛武侯早見其不足言事，是故南征北討，「並日而食」以至於忘生。天

下大勢，重慶可權一時，絕不可作永久都城之計劃。將來重慶可作我國永久國防軍事重心，爲唯一抗戰救國腹地，這是重慶的優點，可爲戰時的陪都。

再論西京，關中之險險矣，守可守，攻可攻，但不見得偉大。在古代大陸之小國爲職爲爭，尙可見其長處，如以今日世界大勢論之，雖可建都，但絕不及南京，尤不及北京。我們要小心西京在氣候上的變率，早應築是中國最甚的旱區。在今日森林河道的缺乏上，如欲建爲首府，則必將森林造起來，有如秦漢時代的森林蔚蔚狀態，人工河開起來，有如長江的氣勢，不然顧慮太多了。

綜上面論，北平爲我國領土最完整後唯一陪都，南京次之，蓋西京及重慶，永不失爲兩個腹地的陪都。

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乙 主都西安者

十一 定都之我見

柯。瑛。

一國定都，必受安危所繫，凡由北而統治南者強，以南而統治北者弱，而亡即隨之。以世界地理論，凡國都位置在北溫帶各大國，以其全國土地面積分布之比較，大抵這都多偏於北方，美之華盛頓，蘇俄普之列寧格勒，今之莫斯科，土耳其之安格拉，德之柏林，中國舊都之燕京西陵，莫不皆然。

惟島國與海軍國，以及近熱帶，與熱帶上數島國，關於特殊形勢，可以例外。然即島國與海軍國，隸有屬地者，其發源之首都，亦必位於各屬地之北。中國按之歷史，歷代大一統之國，必都北方。古來吾國答此問題，有一似澈底，實非澈底，知當然不知所以然二句鐵案，即「居高臨下，高屋建瓴」是也，此二句鐵案，迺其外延顯例，本來如是，究其

主發源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內容真理，殊為不然，試根據現代之學說地理，生理，心理，生物，歷史，軍事各學，答覆此問題。

第一有力之說，為中國大江以南，地面水氣質點飽和而溫暖，所生動植物細胞組織，大概浮鬆而軟脆；大河以北空氣質點稀疏而寒冷，所生動植物細胞組織，大概結實而堅強，是以南北兩方氣候不同，民性迥然而分。北人南走，壯實者，往往變為羸弱；南人北居，虛弱者，往往變為壯實。凡一國之首都。蒼萃南北東西英才，中央政府人員，精神強固，則國事日即振興，中央政府人員，筋骸衰憊，則國事日臨頹廢，勢所必然。

第二有徵之說。為凡生物皆有向陽之性，況動物進化至於人乎！人出北門，則心胸悶起，不覺悵悵而呈寂寥之感；人向南行，則意緒興高，不覺欣欣而生愉快之情，此人人應有情感，人人應有心境。且南人心理，想到大河以北，不無浩浩平沙，青草不生慘象；北人心理，想到大江以南，如見春水綠波，雜花生樹芳辰。所以由河北南征江南，人情之易；由江南北伐河北，人情之難，地理然，心理不得不然。余南人也，北居有年，頗解南

北民性風俗氣候物產之異同長短，且證之植物，動物，礦物，地理，氣象，歷史，軍事，學術，不爽毫釐。

且今中國海軍未興，寇敵未平，凡近海岸綫，如燕京、金陵，祇可權作臨時之都，不可長爲久安之計。燕京雖偏北方，爲數代故都，且隣近海岸，建都已久，仕宦習氣，封建腐染，充滿人心，影響所及，敗國喪家。金陵建都，南朝殷鑑非遙，而隣近申江，今滬上萬國商業所匯，市井流氓之氣，氤氳表裏，奢侈淫靡之象，照耀街衢，國都與近，奢俗移人，關係國家甚大。若夫以金陵，漢口，重慶，洛陽等地，擇其一二，永爲陪都，布置海陸空諸軍，鎮制長江，聯絡其東西南北鐵道，而以西安定爲正都。西安民性強悍，飲食風土環境，自古然也，由是逐漸建設交通，徐匯集其南北東西英才，而呼吸之，乾燥之空氣，演進之以寒冷之鍛鍊，變之以牛羊肉之食品，換之以蒸菽染之麵飯，車馬馴鐵，擊劍試馬，民風國俗，國家用其天然風土，陶冶人士，變化氣質，訓練全民，此中影響，遠大裨益，誠不可思議者也。

且秦隴北有內蒙爲之屏障，西有崑崙崑崙嶺西藏爲之藩籬，南通川滇兩粵資源，東環三晉兩河險阻，近帶燕魯豫之平原沃野，遠輔遼吉黑之物阜民豐，無事則生聚教訓，繁榮民族，有事則調兵遣將，躡令神州。天府之雄，度量數稱，咸宜今古。况重工業之原料，多產北方乎！今國際競爭未息，尤爲練軍帶甲，形勢所在，此誠天造地設，所以供韓夏四裔炎黃，鞏固邦國，鎮太平洋波濤之險惡，奠世界和平之大局者也。然則今後西安建都，實肩中國民族興衰，國際治亂之責。夫人類競爭，雖瞬息萬變，而吾國之地理歷史，與軍事人事，士民之生理，一理，終古如斯，建都爲建國絕大問題，以不變原理，應變國情，高視闊步，通盤計算，萬年有道之長，其基此矣。

三十二年九月廿四日大公報

十二 論建都

丘良任

曾濼生氏之言曰：「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

跋氏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致力子白書）曾氏蓋僅注重國防上人的關係，而忽略其他關係。首都爲一國的神經中樞所在，於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交通上均須佔有優越的地位，才能居中馭外，長治久安。顧祖禹於地學最稱淹博，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國歷代選擇都城的條件，不外三項；（一）國土中心，易於統制；（二）交通豐利，物產豐饒；（三）形勢險要，可攻可守。第一項爲政治的條件，第二項爲經濟的條件，第三項爲軍事的條件，三個條件俱備，才是理想的首都。歷朝建都城久的地方有六；

- 一，西安 起西周，經秦，西漢，隋，唐，共九百七十餘年。
- 二，洛陽 起東周經東漢，西晉，後唐，共八百六十二年。
- 三，北平 起金，經元，明，清，共六百九十一年。

四，南京 起三國之吳，經東晉，宋，齊，梁，陳，南唐，明初，共三百七十六年。
五，開封 起五代之朱梁，經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金末，共二百三十一年。
六，杭州 南宋，共一百四十五年。（見王桐陵《中國史》）

中國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所以在政治上黃河流域亦常占優勢，而歷代王霸定鼎，也在黃河流域爲多。以上六大名都，在黃河流域的居其四，長江流域居其二。在黃河流域定都時代而長江流域無他都者垂二千餘年；在長江流域定都時代，黃河流域無他都者，只有明太祖建文帝三十五年。梁任公先嘗論兩河流域建都的氣象謂：「建都於黃河流域者，爲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宏遠，其局勢常壯闊，其氣魄常磅礴英鷲，有俊鷲盤寰橫絕湖漠之概。建都於揚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創業未就，或勝亡之餘，苟安旦夕者，爲其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綺麗，其局勢常清穩，其氣魄當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輕舞之概。」（中國地理大勢論）我國歷朝文事武功之盛，咸稱漢唐，漢唐皆建都於長安。光武以尙賡葺稱，不樂西京的館室，遷都洛陽。北宋時代江淮

業經濟已很發達，汴河漕挽便利，遂都汴梁。元代以異族人主中原，來自朔漠，所以定都於燕京。明太祖起兵淮甸，利江淮之富，而都金陵。戚祖舊稱燕王，有混一漠北之志，遷都燕京，以經略蒙古。清室入關，遂依前朝舊制。至於南宋逼於強敵，建都臨安，偏安之局，固無足論。歷朝建都，形勢如此，梁氏所論，不爲無見。

抗戰六年，我國政治上進步很多，而經濟地理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動。過去經濟重心由西北向東南移，是因爲漕運和海運的關係；現在空運陸運突飛猛進，和後方工業水利的興建，經濟重心更自東南轉向西北。總裁去年巡視甘寧青諸省歸來，昭告國人：「吾國抗戰基礎在西南，建國基礎在西北」。實具有深遠的眼光。建國基礎既在西北，首都爲國本所繫，自不能偏重東南。在勝利將屆，建國開拓之際，這一個問題，實應審慎考慮。或謂中國經濟首都在上海，欲控制上海金融，調劑國庫盈虛，自以重上海較近的南京爲政治首都爲宜。殊不知上海爲資本主義與華經濟侵略的大本營，上海的繁榮完全建築在洋行買辦階級上，如果我國財政不能脫離對上海的依存關係，就永無自力更生的機會。而工不平等階

約已經取消，租界也已收回，後方國際陸空路線，正在開闢，上海的貿易地位，必漸漸被昆明，南寧，迪化，蘭州所分散，經濟首都，復何可恃？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是遵奉國父遺教。清政府下野，封建勢力，猶雄踞北方，所以國父力主以南京為首都，以奠立國民的基礎。現在時勢變遷，不能墨守陳規，西安為歷史最久的都城，襟山帶水，規模宏闊，戰後定都，最合理想。茲將西安適合建都的條件略論如下？

(一) 當全國之中心

一國的政治首府，建立在國土中心，對於內政的統一，和維持經濟的均衡發展，都有很大的關係。世界各國，如法，德，波蘭，西班牙，土耳其，其首都皆略當全國的中心。莫斯科在歐俄部份，也居中心。英國是海上霸主，全靠強大的海軍控制海外殖民地，所以建都倫敦。美國雖信門羅主義，實際上其政治經濟文化均無不與歐洲息息相通，而大西洋上又沒有敵國，故以華盛頓為首府。中國幾何中心，為甘肅涼州，將來復台灣，則西安適當全國的中心。戰後復員問題，以及內政的整理，工業的建設，皆須通盤考慮，因勢建

置。疆密瀕蘇聯，資源富饒，爲西北國防重要地區，最近中央已迭派專家前往視察。爲手建設。假使首都仍放在東南沿海之區，必有鞭長莫及之感。西安氣候適宜，無嚴寒酷熱之苦。日人阿部市五郎著地理政治學，謂世界政治上主要都市紐約，倫敦，巴黎，柏林，東京等，每年平均溫度在五度至十度之間，西安也正在這近十度的等溫線上。

(二) 據天地之澳區

西安古稱關中，東有潼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左據終南太華，右界褒斜隴首，中爲一大盆地，四塞險固，形勢天然。班固謂：「防禦之險，天地之澳區也。」(西都賦)實不爲過。我國東南沿海，爲求國防的安全，必須建立海軍。西北廣漠無垠，險阻逼處，重整邊防，宜占先着。往年西伯利亞鐵路完成，舉世震驚，軍閥觀望家均開非於蒙古新疆築一平行鐵路，不能防外敵猝然南侵。筆者曾謂建立西北國防線，當在大漢以北，葱嶺以西，意即在此。移新宜遠，曲突宜先。籌畫經營，應以西安爲根據。關中自古騁勁兵健馬之區，漢武帝拓地開邊，北地良家子，奏功常最。顧炎武謂：「關中無士非

將無民非兵。買兔之士，古稱干城；斥壤之妻，今常抄械。况天設百二之險，地藏九死之區，虜敢匪茹，踏我犄角，則外有累殲之禍，內遭覆巢之慘，其不畏之哉？」（天下郡國利病書）昔秦人據關中之地，遂霸西戎，統一中國，今後復興民族，再造富強之業，當以此爲始基。

（三）握交通之樞紐

中古歐亞交通，只有陸路。由甘肅河西出玉門，分天山南北二路，會於葱嶺。再經波斯伊拉克而達地中海，此古代國際路線，即以西安爲起點。現在隴海鐵路爲橫斷中國的交通幹線，政府正以最大努力使此路線向西延展，將來全線完成，出塔城與蘇聯土西路銜接，可直達歐洲。歐亞交通，以此線爲最近之程期爲最短。將來由太平洋岸前往歐洲者，必將捨西北利亞鐵路而循此路。寶成路現在也在興建中，完成以後，可與同蒲路遙相接應，成爲縱斷幹線，此線也以西安爲中心，遵照國父建國計劃，中央鐵路系統之西安寧夏，西安重慶，西安漢口諸線完成，西安自成爲全國鐵路交通的樞紐。今後航空事

業發達，空中運輸亦可能改變中國的交通狀況。戰前中國柏林間航空路線已經開闢，此線也是循河西走廊新疆而至歐洲。將來空中列車與地上列車上下齊驅，皆以西安為總站。

(四) 係農產之沃地

中國是以農業為經濟中心的國家。糧食的供給對於政治軍事都有很大的關係。張良贊成襄敬。勸漢高祖都長安的理由是：「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而蜀奉勸元帝都洛陽。則以關東飢饉為言，李德忠阻止宋太祖西遷，亦謂：「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隴軍數十萬計」。關中有灤涇渭澧鎬滂瀆八川名流，土地肥沃，棉花小麥，產量均富。太史公謂「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列傳）秦始皇時，鄭國開鑿涇水，溉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名鄭國渠，漢武帝時，白公復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白渠，後漢邊郡洛陽，一渠漸廢。民國十七年陝省大饑，水利學家李儀祉先生倡議引涇修渠，於十九年冬興工，二十年夏工成放水，灌溉面積達五十餘萬畝。近年來政府興修水利，不遺餘力，雖在抗戰期間，未稍停輟。已完成的有洛惠渠，計溉田

五十餘萬畝，梅惠渠，計溉田二十餘萬畝。渭惠渠，計溉田六十餘萬畝。洛惠渠，計溉田五十餘萬畝。黑惠，計溉田四十四萬畝。漢惠，計溉田一萬餘畝。各渠倘繼續修建，關中可成爲全國的水利模範區域，自永無旱澇之禍。將來集體農場的試驗，亦以此區域最有希望。

(五) 爲工業之據點

工業建設，重工業以煤。鐵。石油爲重要，輕工業以紡織爲最重要。我國鐵的儲藏量以遼寧省爲最多，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七。七，煤儲藏量則以山西陝西爲最富，山西約佔百分之五十一，陝西佔百分之二十九。石油礦則甘肅玉門開採已有成效，陝西延長也是有名石油礦區域。陝西棉產豐饒，爲全國最大的棉產地，將來西安可成爲棉紡業的重心。甘肅青島羊毛產地，蘭州亦可成爲毛紡織業之重心。此外甘肅青新諸省畜牧事業，足供給全國的肉食料，現東河魚之富，尤關重大。寧夏吉蘭鹽池，青海達布遜淖爾均爲天然鹽產。鹽池之不竭，可供給化學工業的原料。凡此諸項，皆爲國家的重要資源，關係民生國本。

建國之基礎在西北」，而西安實為建國工業的重要據點。

六、長安都市之規模

現代城市建設理論已由城市集中而趨向分散原則，以形成所謂「衛星城市」或「城市系統」，而適於國防的需要。是以城市面積，必須擴大。西安附郭皆是平原。秦都咸陽在現在西咸陽縣城東二十里，猶橋渭上，以通南北。漢都長安在西安西北十三里。隨代遷都於故城東南五里，因左臨灊岸，右抵灃水，堪稱本國城。唐代因之。漢元始元年（西歷紀元元年）長安人口即達六十八萬之多。史稱漢長安城面三門，皆通達九達，以稱籓籬，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左右則為往來之徑，行者升路有上下之別。可以相見當時市政的規模了。齊來興業難郡，對西歷咸陽，東至臨潼，南臨五台，北臨渭水，皆可通歸市區，而名勝古蹟如灊橋，華嚴池，未央宮，應陽，北原，皆包括在內，陂池相連，宛圍相望，可使各個市區互聯化。

西漢漢的適宜戰後復都之已知上述「全力戰爭」者，「除人力，物力，財力外」，「史」主要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史力」亦為戰爭的重要因素，「史力」就是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我國數千年來聖賢豪傑的業業無不以西安為重心。現在我們每年到民族掃墓節，政府派了大員致祭皇帝及文

明而震懾，即所以追慕民族祖先，鼓勵民族精神之意，此我國唯一偉大歷史名城，實與我民族生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以為首善，寧非允當？以漢唐邦治之規模，為民族復興之基礎。開來繼往，實在吾曹。

三十二年九月五日大公報

十三 戰後首都問題

張君儉

然則我國戰後的首都問題若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才是民族之福，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不加以充分之考慮。我國過去首都由北京而南京，一二八之役，由南京而洛陽，淞滬協定之後，由洛陽而南京，二十六年放棄上海，由南京遷武漢，以後由武漢遷重慶，民國三十一年，而六七遷其都，遂稱變動對國家有無不良的影響，實在是應當考慮的。按首都乃是一國的政治神經中樞，應當擺在一個極端安全的地方，一旦搬動，便動搖一般國民的政治心理，

容易使之失卻自信。須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戰後莫都的問題，總應不重蹈覆轍，方為賢明的舉措。

重慶已明命定為陪都，戰事一旦結束，國府勢必遷出，而進入永久的首都，根據一般人的推測，南京將仍為正統的首都，因此，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才提出這個「戰後首都問題」，而不敢苟同一般的推論。

南京居長江之南，自古守長江者必先守淮河，此因淮河為長江之屏障，輕重得失，皆以淮河為樞紐。近之鎮江揚州為重鎮，四通八達，水陸形勢，垂手可破，東吳不得淮而，晉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五胡之亂，江淮之間，如壽春，合肥，淮陰，即為晉室重鎮。至晉宣帝旣失淮南之地，韓擒虎趨金口，采石磯而陳亡；至長江上游如九江，黃州，武昌，荊州，襄陽，為歷代金陵之重鎮。其兵費之多，不減淮南各鎮；防患之難，不易於淮南各鎮。外之啓王濬王渾之戎，內之啓王敦蘇峻之亂，揆而言之，重鎮多，遠之則叛，近之則變。費兵多，則國家費財多，費財多，則民不易負擔。我們根據史跡，即知南

京不易防守了。

過去苟非偏安之局，決不奠都金陵，孫吳都武昌，建業五十九年；東晉都建康一百零二年；宋都建康五十八年，齊都建康二十二年；梁都建康五十四年，陳都建康三十一年；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以上的金陵，建康，建業，皆現在之南京；然則南京建都，不僅不能鞏固國本，反為禍亂之階，我們若以中國歷史尙有可以借鑑之處，則戰後之首都，真有再三考慮的必要。

再以戰前而論，南京所已受的威脅，已骨目共覩，當江西左傾洪流暴發之時，幸中央以全力應付，假使稍失機宜，則左傾勢力北趨九江，東向南京直撲，則東南半壁，又必已改觀。昔石友三在濮口叛變，孫傳芳二次渡江，均爲險中之險，所以南京形勢，無險可守，自然防患難週，對內很難發生有效的作用。

再以此次中日戰爭而論，更知南京之脆弱。一開國際有警，南京即須立刻遷都，否則更有無法行使職權的危險。究其實在，我國海軍，尙待建立，既無海軍，我們根本不能建

都海濱，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又當現代飛機發展它威力的時候，我們即使建設了偉大雄厚的海軍，也不應該建都海濱。證以此次歐戰之經驗，英國擁有世界第一位的海軍，去年德國以四千餘架飛機，轟炸倫敦，英人危在旦夕，倘德人能繼續轟炸數日，英倫前途便可發生問題。英國三島，本係彈丸之地，首都雖不欲建於海濱，亦無內陸可選。但我國形勢不同，有的是內陸，即戰後當建設英國同等的海軍，也不該建都南京，而嘗試英人所已嘗試過的痛苦。然則首都應在內陸，乃為最安全的策略了。

尤有進者，現在是空軍發揮威力最大的時候，南京對於空防，絕無安全保障，挖地三尺，便水如泉湧，若我國再行奠都南京，一遇敵人空軍威脅，勢必束手待斃。為免避無謂犧牲，亦不應該建都南京。

南京西北兩方有長江，敵人海軍溯江西上，整座城市即在敵艦炮火射程之內，一二八之役，倭寇毀我上海，真茹，是淞；如繼失守，敵船駛下里，馳驟長江，下關一砲，中樞震動，若非上海協定，忍辱圖和，敵人海空兩軍威在南京，指顧間之事耳！

對於政令之執行，我們亦不能完全忽略。南京地理位置，偏於東南，在過去對於西北、西南、東北，皆有鞭長莫及之感。戰後我國應糾正過去一切錯誤，而位置中央政府於全國適中的首都，這才能控制全國。所以為政令統一，與指揮靈活起見，南京不可再為首都。

須知面積太大的國家，首都應該適中，交通不便的國家，首都更適應中，中國面積太大的國家，亦是交通不便的國家，我們既具備這兩個條件，所以戰後的首都，不成問題，應該適中，假使我們戰後仍奠都南京，對於邊疆各省之距離，必無法克服，距離不能克服，鴻溝必日益加深，此種情形，對於邊疆的內向心，發生致命的打擊。

南京在北緯三十二度，故氣候常熱而濕，不及北方之優越，南京夏季太陽下溫度與室內溫度比較，相差不多，西安太陽下溫度與室內溫度比較，則相差二十五度，蓋南京空中濕氣過濃，經太陽晒熱，歷久不散，一經流通，室內室外，皆充滿傳熱之濕氣，故內外溫度相近。西安空中潮濕稀；雖然晒熱，不易歷久不衰，故傳熱之機能較弱，所以太陽下之

溫度雖達百度，但室內溫度亦只七十五度而已。而南京熱時過長，華氏表六十四度以上之溫度，常七月餘而不衰，故爲完全南方次熱帶之氣候。南京氣候，乃民族生理健康之大敵，我們若要提高民族素質，而使智力體力得到均衡發展，就應離開南京，而建都北方，方符合民族生物學的原理。

戰後若仍奠都南京，政府有意無意之間，必又側重東南之發展，是沿海城市，又重疊蘇贛，而在最短期中，東南將又爲我國經濟重心，倘國際戰爭再起，勢又難免遭受威脅。關於此點，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一再警告國人，東南之繁榮，不是民族之福，反爲民族發展中最大不幸的障礙。東南愈繁榮，全國優秀的人力，愈向東南移動，殊不知該處優秀人力愈多，彼優秀民質生理的退化亦愈大，須知劣等民質之退化，自不值得注意，但多數資本優秀的民族偏向東南移動，而不知不覺的走入了東南最不利於民族健康的地理環境，而使進佔者一再變爲智力體力不能平等發展的民族，以卽中國莫大的損失！

我們把地圖打開一看，世上一切國富民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北方，一切國不富

而民不強的民族和他們將都城皆在南方。倫敦在北緯五十二度，華盛頓在北緯三十九度，莫斯科在北緯五十五度，柏林在北緯五十三度，羅馬在北緯四十三度，東京在北緯三十六度。我們再列舉北緯三十三以南的南方民族如泰國，緬甸，越南，印度，尼泊爾，不丹，伊朗，阿富汗，阿剌伯，埃及，摩洛哥，墨西哥，古巴，菲律賓，台灣，等民族，皆與長江流域，或珠江流域同緯度，他們皆為民族地位，誰也不能否認，但他們在政治能力發揮上，皆受北方民族之支配，此是說明任何優秀民族，一經跨進南方，便被南方地理環境所限制，而成為智體不平均發展的畸形民族。我們若要避免這種劫運，便不應建都南京。

我國北方氣候最宜於科學文化之發展，南方氣候只宜於高度農業文化之培養，若不了解此點，反其道而行，未有不歸失敗的。所以我們堅決主張我國民族應作地理環境之調整，戰後從速建設北方，發回南遷之優秀民族。此點之能否成功，又在我們能否舍棄南京為首都了。

中國的國防建設，以南北為秩序，我們應先建設北方，然後建設南方，以流寇為出發

點，我們應先建設上游，然後建設下游，此因上游建設之後，然後才可以掩護下游的建設。華北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中的建設，亦正如華中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南的建設。但不幸得很，我國過去的建設，以南北為秩序，是先建設南方，然後建設北方，以流域為出發點，是先建設下游，然後建設上游，此次抗戰，所謂南方的建設那裏去了，所謂下游的建設又何處去了，不被敵人摧毀，即被敵人利用，這是我們過去的大錯。假使戰後仍都南京，這種錯誤勢必重演，我們為糾正國防建設的錯誤，所以主張放棄南京，而建都北方。

現在要問的，不建都南京，是否違反總理遺教，關於此點，著者曾請教於張溥泉先生，據說總理在時，曾謂中國如只有十八省，建都南京未嘗不可，但為統制全國起見，應建都西北，若欲對亞洲起作用，應當建都於新疆。民國元年設臨時政府於南京，蓋係因地制宜，總理為眼光遠大之政治家，對於首都問題，從不作肯定的措詞，這是給予後來國民一種因時因地制宜的選擇機會。我國戰後，全國打成一片，自非偏安之局可比，自然

無須遷回南京，此不僅不與總理遺教相抵觸，反能發揚光大總理不死之精神。

其論京既不宜作首都，已如前述，然今後到底應以何處作首都，這是我們急待研究的問題。在未提出具體答案之前，應當列舉基本原則，為選擇首都之指針，任何地點若與原則符合，便可選為首都。

戰後首都應有的條件：

- (一) 居高臨下，控制全國。
- (二) 地點適中，易行政令。
- (三) 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 (四) 難受國際陸軍威脅。
- (五) 不感國際海軍威脅。
- (六) 便於防空，不畏轟炸。
- (七) 一勞永逸，不再遷都。
- (八) 便於掩護全國建設。
- (九) 提高民族自尊氣節。
- (十) 有調和民族感情之作用。
- (十一) 促成民族生理之改造。

以上各點，皆為戰後首都應具的條件，任缺一項，皆不宜作首都，全國足夠以上各條件的地點，恐怕僅有西安了。

三十二年九月七日大公報

十四 戰後新首都問題

錢穆

有些國家常有首都問題之發生，而有些國家則不一定有首都問題，何以故？正爲立國體制之不同故。大略言之，國家可分兩類。一爲自然國家，又一爲人文國家。自然國家又可稱爲單式國家，人文國家則應稱爲複式國家。此等國家之分別，一檢地圖，即可得之。如西歐古代的城邦國家，其爲單式的自然國家，可以勿論。卽如近代西歐的民族國家，依禮言之，依然仍是一種單式的自然國家。卽如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諸國，他們都有自然的疆界，環繞着他們自然的民族，此之謂自然單式的國家。無論西歐科學物質方面，其文化發達程度高深如何，論其國家之組成，則依然不脫自然單式之階段。惟此之故，英格蘭與愛爾蘭始終不能融和凝合，成爲一體。（其適合殖民地所成之帝國，又當別論）。至於中國，則自秦漢以來，早已脫離自然單一國家之雛形，而進到人文複式國家之階段。所謂人文國家之意義，正指其國家之創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復爲自然的地形與民族之隔閡所限。若中國人不能進到人文國家的階段，則如陝西一省，所謂關中四塞，沃野千里，東封函谷，西阻隴坂，南抵秦嶺，北屏河套，正可長爲一個自然單式的國家。此卽古之秦國。

自秦而南有蜀之關州的形勢，北極劍關，東鎖三峽，南不渡瀘，西不輸岷，一樣可爲一個自然單式的國家。自劉焉以來，在此負隅立國者亦復不知其幾起。自秦而東爲晉，山西的形勢，臨南帶黃河，東北倚太行，所謂表裏山河，依然可以成一自然單式的國家。雁門之外，晉氏之五霸之所由興，皆古之建國。倣中，地理形勢論之，不曉得可以劃成幾多的自然國家。即國人的文化演進，在科學與物質方面，較之西歐誠見遜色，然論政治人文，則中國人之歷史與思想，實爲舉世莫匹。中國自秦以來，早爲一個人文複式的國家，與歐西傳統的自然單式國家大異其趣。此爲本文討論首都問題所欲首先提出請人注意之一點。

雖自繁華式國家裏面，一國之首都，有他顯明的客觀自存的地位，用不着討論。如英國之倫敦，法國之巴黎，德國之柏林，他們都有他們的自然形勢，交通經濟各方面，有他們的自然價值與自然地位。譬如一人之身，孰爲頭腦，孰爲胸腹，不辯自明。然使多人彙集，如會議，如學校，如軍隊，則孰爲頭腦，孰爲胸腹，不得不別具匠意，經營創造，而非自然呈現。因此在人文複式國家裏面，首都之選擇，實爲一至重要之事。一個

國家之規模與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選擇，已不啻如示諸掌。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首都隨在地，時時變動，正爲此故。

大抵一個國家的規模與精神，有時取順勢，而有時則取逆勢。有時守靜態，而有時則守動態。取順勢守靜態則爲退嬰時代，取逆勢守動態則爲進取的時代。中國的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山順河流，全從西北趨向東南，氣候則西北寒冷東南和煦，物產則西北苦瘠東南豐饒。因此中國人的東南發展常在一種順境靜態下面完成之，而不免帶有一種退嬰之象。中國人之西北發展，則在一種逆境動態下面完成之，而亦帶有一種進取之致。若把握住這一個觀念，來考察秦漢以來二千年首都移轉之內部的意義，便朗若列眉，一無遁形。

二千年來的中國，秦漢隋唐爲一期，宋元明清爲又一期。姑以秦漢隋唐爲前期，而宋元明清爲後期，則前期中國主要在西北，而後期中國則主要在東南。前期中國大體爲進取的，而後期中國大體爲退嬰的。前期中國的首都常在洛陽與長安，而後期中國之首都則在汴京與北平。南京在前後兩期均曾取得國家首都之資格而絕不見其重要性。豈再一分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析論之。

秦漢隋唐時代之前期中國，其立國重心尚在黃河流域。當時的立國形勢，則東西橫線重於南北之縱線。戰國以來，即指秦爲西方，六國爲東方。西方以武力勝，東方以文教勝。秦人統一六國，乃西方之武力戰勝了東方之文教。此時秦都咸陽。尙是沿襲舊的自然單式國家（即戰國時代之秦國）之遺軀。及漢高祖崛起豐沛，平定天下，即天子位於定陶，而建都則在雒陽。雒陽乃東周以來東方之首都，漢以東方人得天下，自願建都東方。時獨婁敬張良勸高祖西移關中，高祖以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其不便。而高祖獨聽憑敬張良之諫，終往長安。其實匈奴河南王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而秦中新破，人民稀少。漢廷遂大徙六國之彊宗豪族以實關中，此後歷世奉行，成爲故事。並定陵寢移民之制度，直到漢元帝時，此制始廢。亦直到此時，關中人戶始充實，匈奴外患始平息。關中雖稱沃野，然實不足供養一首都。在六國秦時及漢楚相爭時，戶順仰賴巴蜀與漢中。及西漢建都長安，歲漕東方粟，中更砥柱之險，其勞費甚大。其時

文化經濟皆在東方，而敵國外患則在西方。漢代所謂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大抵朝廷大臣皆歸山東，而隴西六郡已爲邊塞，人習武藝，皆以良家子從軍，備羽林宿衛之選。循此數端論之，西漢之郡關中，實取逆勢。若順勢自然則不如郡雒陽。一則可遠邊陲風塵之警，一則朝廷官僚皆來自東方，一則可省轉漕挽粟之勞，又一則可省移民徙家之苦。西漢至元帝時，乃復有主遷都雒陽者，如翼奉之徒是也。此等理論醞釀已久。及東漢光武中興，乃建東都，更不西赴長安。當時如班固杜篤之倫，皆致稱嘆。若論軍事形勢，則長安地近羌胡，實嫌豁露，雒陽乃中原腹地，又可反鎮函潼以自固。故東漢常不以邊患爲慮，偶有羌禍，主讓民內徙，朝廷端居，曾不有所警策。然正以此故，東漢常爲退嬰的國家，不如西漢之勤邁。再以文化風教言之，雒陽素稱中原，關中僻在西戎，板屋之詩，兼陵之詠，其社會之剋儉，文教之簡陋，自不能與雒陽相擬。故東都教化屬於自生，而西京文物則出人造。諸陵不斷移民，豪富大貴，游俠姦人，五方雜處，風教不醇。西京守畿輔者非治劇之能吏不能勝任。東都則人民不待遷而足，風俗不待變而淳。首都附近，三河之郡，

潁州潁川汝南潁陳之交，皆人才所薈萃，雲蒸霞蔚，集於京國。東都太學生盛至三萬人，而李膺爲首，以風度雍容爲理。此以較之前漢，若還乎遠矣。然正以此故，東漢始終爲一種清一色的社會，不如西漢異人並用，常得額外之人才。故東漢僅能守成，而西漢實能應變。再就大體言之，中國地形既自西北傾向東南，山脈河流全向東南貫注，一切風氣上物，亦削於西北而積於東南。若非有一種人力爲之驅策，則東南常有沉澱壅滯之患，而西北則寒荒剝落之象。西漢因建都關中，故東方人物經濟不斷向西方輸送，而全國形成一片，血脈常通，元氣常調。東漢因建都雒陽，東方人物經濟，其西上僅至雒陽而止。函潼以西受不到東方的暖氣，其本土僅此之人物經濟亦不斷向東滑流，漸枯竭，終成偏瘁之症。此爲古文國家選都首都不當因仍自然條件之第二義。再次則中國本爲一農業文化之國家，農業文化之長處在純一，在安定，而其病害亦由此生。西漢建都長安，正因爲是一個人造的首都，其自然環境本嫌不足，人物經濟皆仰賴外方之接濟，因而其中央首腦，常帶一種複雜的動進性於不自知覺之中。而此種複雜的動進性，實與農業文化之安定純一相悖。

益彰。東漢建都雒陽，則純爲當時農業文化之本色，雖使國民一時有調治寧定之感，然純一變而爲單調，安定變而爲惰退，則如以水濟水，失其調劑。再以國家形勢譬之，人身儘以中國爲一大人，西漢則頭腦在關中，雒陽其胸部，河濟江淮之下游則腹部也，頭腦常在前方，故西漢立國形勢，乃不斷輸送京南胸腹部之人力物力運向西北頭腦部分，繼續向前推進。頭腦豁露在外，時時有清新寒冷的刺激，胸腹包蔽在內，時時有溫暖安全的衝養。東漢則不然，譬之人身，將頭腦綑裝在胸部溫暖安全處，使全身運轉不靈，常見疲緩滯呆之象。在高祖初年，婁敬張良之用心，初不過欲憑藉關中險塞，來應付諸侯跋扈的局面，然乃不期而合於當時大一統建國之規模。東漢刻意振刷文治，開始卽都雒陽，未嘗非顧惜社會物力運輸之艱難，並遷就一般東方人的觀念，然而卻種下了半身偏枯乃至疲癯不健的癥候。我們只把兩漢東西都建國形勢之不同，便可說明上文所謂順勢逆勢動態靜態以及進取與退嬰之相異及其得失所在。魏晉以下，中國人精力物力，更見萎靡，已再無此大氣魄西都長安，他們僅能逗留於雒陽而止。東晉南渡，北方衣冠盛族，索性如潮水般前擁後擠

相率南遷。依中國之地形與天氣，東南移則順，西北移則逆。在東漢時，江浙湖湘之間，本已不斷開發。東吳割據建業，東晉前朝襲其成規。若長安爲中國大人之頭腦，雒陽爲心胸，則建業成了尾巴。若此大人倒轉方向，以建業爲頭部，以長安爲尾巴，則形成了一種逃遁畏避之狀態。由建業向長安乃逆勢上趨，非有精力物力之驅逼與支撐不可。由長安向建業，乃順勢下游，不煩排布，自然滑去。桓溫抗志北伐，先議遷都回雒，一時過江名士聞聲反對，可見當時南方人之意態。北魏崛起平城，至孝文帝決意遷雒，此則又與東漢之都雒用意不同。東漢都雒爲退嬰，而北魏遷雒則爲進取。北魏立國，譬之一人乃坐北而向南，平城乃其堂奧；雒陽則爲前門。魏孝文決意遷雒，用意初不專在羨慕中國之文化，其另一用心則在以雒陽爲繼續南侵混一江左之出發點。北魏建都雒陽，則其北方人物精力可以不斷向南輸送，積集在雒陽，再往南推進而攫取長江。故雒陽爲當時南北所必爭，桓溫與魏孝文同樣認識此局面。北魏之由平城而遷雒陽，正猶如秦孝公之由雍遷咸陽，俄彼得大帝之由莫斯科遷彼得堡也。然當時北魏已見衰象，鮮卑人已無高瞻遠矚之胸襟與氣度，

彼輩樂居故土，畏遷新邑，罕能瞭解魏孝文之遠志。勉強入雒，卽沾染了中原萎靡享樂的惡風尚，此正鮮卑人內心枯竭精力已盡之明徵。以當時鮮卑人之情退萎靡，無法運用魏孝文逆勢動進的國策，雒陽終於解體，而北方重分爲東西兩部。結果依然是在周隋兩朝手裏混一了中國。儻使中國像一件器皿他是偏向東南傾側的，非在西北部繫扣住一個重心點，他將不得穩定，永遠要向東南方滑下。儻使中國像一顆樹，他的根柢盤固是在西北的其東南雖則枝葉扶疏，滋膏榮華，卻要靠西北做命脈。儻使中國像一個人，他朝向西北是上進，他轉向東南，是後退，東南有享用，西北欲只有磨練。東南有引誘，西北卻只有打擊，東南可資休養，西北則只有奮鬥。西漢人早說過，始事常在東南，而收功實者在西北。中國人向以春夏擬東南，秋冬擬西北。人到西北乃見天地凝滯之氣，若拋了西北，則有春夏無秋冬，有溫和無嚴凝，功實不收，生氣不全，隋唐復都長安，正是中國人經歷長期磨折後，精力復旺，氣魄復張之一個極好象徵。若論長安人力物力，自然條件，依然不啻做首都。隋代開運河轉漕江淮之米，又於雒陽設東都，皆以此故。若順勢自然，則將如

隋煬帝流連江都，樂而忘返。唐代長安之盛況，依然出諸人造。而且當唐之初年，突厥正強，鐵騎直到渭水之北岸。唐太宗匆忙中輕騎簡往，與之隔水而盟；這是何等緊張的局面。然中國只有建都長安，纔能全身策動，吸集東南方人力物力不斷輸送到西北方去。如此始得混身血脈流貫，精神抖擻。亦惟如此，再得奮發前進，不致解散情退。道家養生術有提精化氣，提氣化神之說，此亦是一個逆勢，一個動態。全神聳動，鼓舞生養。否則順勢自然，便漸漸倒塌下去。漢唐兩朝代表著前期中國之極盛時期，決非偶然。

五代以下，中國又入衰運。只看五代十國中便無關陝在內，當時中國人物精力，已不再能向西北方發送，因此西北在中國史上失卻其應佔之地位，北宋開始混一，然北宋不論不能建都長安，抑並不能建都雒陽，而開始在汴京住下。這才注定了後期中國衰運之先兆。宋太祖非不想西都雒邑，只因順勢自然，誰念到兵糧竭乏，漕運艱難，因此留住汴京。漢高祖初平項羽，卽下令兵隊復員，漢初並無籌備大批兵糧之束縛與困難，因此一聽婁敬張良之言，可以卽日西遷。宋初無此力量，中央政府養兵二十萬既不能帶兵西遷，又不能

東駐，只有隨者軍隊遷移相繼，在津京任下。宋代的建都，雖說順勢自然，其實是勢可據。歷代建都，無如宋人之弱者。至於遼金元清四代建都燕京，則又別有因緣。此四代皆崛起中國東北方，燕京正爲其進瞰中國之前門。故此四代之都北京，正如秦孝公遷咸陽，魏孝文遷雒陽之故智，取便動進向前，臨制中原。此四朝之都燕，所爲皆乃對內之控制，非對外之奮強。總漕江淮，事給在，倚憑北方老巢，作爲退步。雖則同欲吸集東南人物精力向北輸送，而實說不上謂血脈流貫與精神抖擻。元清兩代之中國，其內裏實分兩體。蒙古滿洲不肯放棄其民族政權之心，則燕京只爲凌駕中國之據點而已。明太祖驅除胡元，定都金陵，若當時人物精力，固已蒼萃江淮下游，在此建都，正如漢光武之定居雒陽，只能成一個靜態的政。而當北方威敵未消，不得不特駐重兵，外重內輕，遂來靖難之變。明成祖毅然北遷，始一反太祖之順勢靜態的遷嬰政策，而改爲逆勢動態之進取政策。明代得有四百年恢張龐大的局面，不說不說是成祖之功。明成祖之遷都北京，實與元清兩代之建都北京，用意不同。元清都燕，如人坐北而向南。明之都燕，則如人坐南而向北。

元清其情在制南方之反側，明人其情在阻北方之入犯。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實得漢唐建都長安之規模，同樣爲一種逆勢動態的進取國策。而明代國策，亦差可與西漢唐人媲美。惟漢唐時代（前期中國）之形勢，東西橫線之重要勝過南北縱線，而宋明時代（後期中國）之形勢，則南北縱線之重要勝過東西橫線，此爲其異點。東漢都雒陽，只在東西橫線之中途，未能盡量吸集東方人物精力輸向西方。北宋都汴京，只在南北縱線之中途，亦未能盡量吸集南方人物精力輸向北方。皆不能照顧全局，未能盡發揮人文國家之體製，故東漢北宋皆爲弱國。明代挾南趨北，與漢唐吸東注西形勢相似。惟中國地形自西北傾向東南，若重心懸繫在西北，則全身警策，全身靈動。若重心懸繫在東北，則西北一角終難提掣。血脈精神終有一處掉空落落，終不能全身活潑緊湊。此明代建國規模之有遜漢唐處。若元清兩代，根本又當別論，此爲後期中國所以不如前期中國之主要大原因。讀史者能撥開心胸，以遠神眺矚，可悟其意，若循行數墨，則將疑其言之若河漢而無極也。

今再拓開一步論之，吾人從高向下，從冷就熱，從曠大處向狹小處，常有一種舒服安

釋之感。反之若從低向高，由暖向冷，從狹處入曠境，則易覺有一種奮進邁上之意。而不幸中國文化之大趨勢，則常爲由高向平，由冷向暖，由曠向輿。雖若舒服安穩，而奮進邁上之意一失，則其民族精神將不免於懈弛而惰退。西漢之與唐明，則在逆其勢而加以策勵與鼓舞。東漢北宋，隨勢自然，則振作無從矣。若以此意看歐洲史，則與中國適成對比。西歐文化始起希臘，漸次西向而達羅馬。中古以還，又自西爾荷法而至英倫，最近又轉向大陸，自德抵蘇。綜其進向，乃不斷由低趨高，由暖趨涼，由小地面轉曠大處。故全部歐洲史，乃若精力瀰滿，不斷有奮進邁上之概。中國則顯然有從高寒曠大滑向低溫澗小之趨勢。然論者若據此而認爲中國民族精力懈弛惰退之證，則亦未然。何者，歐洲諸邦始終在自然國家之階段，羅馬戰勝希臘，日耳曼諸族戰勝羅馬，高寒曠大戰勝低溫澗狹之區而與爲代起。故羅馬吞滅希臘，日耳曼又吞滅羅馬，彼此即以所吞者自養。其歷史雖趨禪讓上，其精神實互爲起滅，不相違背。中國史則不然，中國文化乃自始即由高寒曠大處向低溫澗狹而發展，而仍能保持其高寒曠大之命脈以生根。故西歐爲迭代興，而中國則繼而復

起。根據上述觀點，最近中國之將來，實有例挽東南人物精力重新吸向西北之必要。

今就中國史上歷代建都分五區域言之，其在中央者曰洛陽，西北區爲長安，東北區爲燕京，東南區爲金陵，西南區爲成都。其他則不待討論之列，成都僅屬割據，依照地形，斷無全國首都落在西南之理。金陵亦僅偏安，明初雖以南京爲全國首都，只是曇花一現，不作準數，金陵適當長江之下游，譬之人身，當屬臍部，臍部決非首腦之區。北平建都雖亦幾及千年，然大體是東北部執政權壓迫全國之一據點，只有明代四百年爲例外。儻然籌中國全局，又縱覽兩千年立國經驗，則此後中國新首都仍當面向西北，而洛陽自不如長安之適當。茲再分端論其利害。

橫觀全世界各民族，其文化發揚燦爛一時者，莫不經歷相當期間何成老云，因此衡論文化之士，頗疑文化亦如個人生命，有其生老病死之必然。而無可逃免。中國適成例外。竊謂民族究非整體生命之比，若得常有刺激，常投之新環境，自可不斷有新精力繼續萌生，而此民族遂永獲不老之泉。近代之例，如英倫之多民北美，卽其證也。中國正同

處境闊大，從不斷的剌激，醞釀出不斷的新精神。約略言之，春秋戰國時代，人文中心在東部，而齊魯爲之最。衛宋已較次，三晉中又以次焉，而西部秦國爲最後。稍北如燕趙，稍南如越，皆不得預於當時人文之正統。卽在西漢，依然以山東齊魯爲人文首區，而燕趙樂越次之。及乎東漢，人文基地漸移而西，梁陳而在，人文特熾。及魏晉失緒，中原喪亂，人物播遷，經大翻動，於是西北則轉而至甘涼，東北則轉而達遼瀋，東南則踰江跨海，西南則度嶺越嶠。中國經此一大翻動，各處得從新環境下面茁出新精力。一到隋唐統一，各處風雲湊會，當時的中國忽然生機勃發，氣象一新，正爲此故。然就大體論之，漢唐中國人文，依然重在北部而不重在南部。吳晉南朝之局面，多半乃僑客之力，非江外人文所自創闢。直要到唐中葉以後，江淮人文乃日盛日大。下迄宋代，南北漸成倒轉，江南人文乃始凌駕於大河兩岸之上。明清兩代，尤其是江浙文物，絢爛昌明達乎極點。然而最近的百年以來，中國在世界形勢之大轉動中間，又不斷開闢了新環境，賦與中國人以新剌激。浙閩兩粵，因其濱海通商之便利，開始邁步走上新途境，太平天國的一番龍虎

門，全由湘粵人扮演主角，革命人才多半屬諸西南。而南洋僑民，尤爲注意近代中國人之新發展者所屬目。最近對日抗戰，西南是我們的本營。不久的將來，西南諸省，無論人才物力，一定在中國史上繼長增高，佔得一個嶄新的位置。至於東北，最近百年來，魯燕諸省大批移殖，以他們強韌堅厚的毅力，配上富源無盡的新天地，又值強鄰窺伺，國際風雲動盪衝突，直到九一八以來，淪陷喪亡之苦，在東北人民的內心，更蘊蓄了許多無可言喻的感想。東北人在近三四十年的中國史上，早已漸露頭角。目下雖一時沉淪，不久的將來，一定要突破猛進。其人才物力，均將成爲新中國建設時代之一支生力軍。我們放眼一看此百年來之變化，雖則驚心動魄，創鉅痛深，但中國人顯然又在新環境下領受新刺激，在新刺激下醞釀出新精力。此種新精力之表現，卽爲中國民族新生命之復始。現在放眼一看，長江大河兩大流域的下流，魯燕江浙爲中國自古傳統人文基點精華所萃。魯燕爲北部，是前期中國漢唐時代之人文基點物力中心。只論山東一省，其人物神力，自古至今，且上且下，始終站在全國各區域之最前線而未見其過分的衰頹與退縮。且越雖殺齊魯爲後

然其人物精力，一樣的站在全國各區域之前線者亦已經歷千年以上之時期。只照中國地形，山脈河流，風氣變動，自然傾向，便積聚到齊魯吳越的一帶。由此而上，爲燕遼爲東北。由此而下，爲閩粵爲西傾。東北西南正在預兆著新中國之新生命。中國最近當前之人物精力，似乎成了一個半環形，正是大陸之邊緣，與海洋交割的邊緣，恰恰成了一個半環，而以齊魯吳越當此半環線之中點。這個半環線圍拱著狹濶曠蕩的大陸。這一個大陸，正是中國人的命脈與生根。無盡無限光芒燦爛的歷史與文化，正在此大陸上產出。漢唐極盛時期最豐熾最繁榮的首都所在地長安，便是此一大陸之中心。由此向正東向東北向西南，向上面所說之半環地帶，距離約略相等。這一個半環之對此中心，真有萬國寃旆，八方風雨之概。中國本是一個大陸農國。中國傳統文化，亦是一個最標準最理想的大陸農國的文化。中國人的已往在大陸，中國人的將來依然要在大陸。中國人的已往是農國，中國人的將來依然仍是農國。只不過要成爲一個新大陸的新農國而已。上面所說海陸交割地帶之半環線，不夠代表整個的中國。整個中國尙有恰恰與上述半環線，遙遙相對的另一半

環，更是以新疆爲中點東北至蒙古西至西藏的一半環。依照中國已往歷史，中國人面對此一半環的時候，常是中國人奔進退上的時候。僅中國人反過身來，面對海陸交割的一半環的時候，則雖若順勢自然，却不免常帶有逃遁退避的意味。新中國之最近將來，依然爲一種取逆勢的動態的奮進的國家，圖新中國建國的第一方案，便該再反過身來，重新吸集那海陸交割地帶的半環線上的一切人物精力倒灌到正相對的半環線上去。否則中國將要成一半枯半瘠的國家。譬如日月之蝕，一半光明而一半模糊，一半鮮豔而一半黯澹。不僅如此，中國的中心地域，也正在晦蝕腐敗，漸漸如挖空木，愈挖愈進，中心已空，僅存半皮。長安洛陽從前是中國最光明鮮豔的所在，現在已模糊黯澹，正如爛瓜瓢殼，若不挖去，勢將累及皮層。此種情態，中國歷史上也早已經歷過。當魏晉攘後之後，洛陽長安無居人，那中心地域之腐爛，較今尤甚。中國得此一大變動，因傳統人文基點物力中心之破壞，人物精力散散四外，入新環境，獲新精力，到後再湊集還歸，締造出隋唐統一的局面，而洛陽長安如明日之日重當中天。最近一百年來的中國衰進，直到目前之大抗戰，

中國人文基點物力中心幾乎全部淪陷，全部動搖。中國人在此大變動的新環境之下，只要有魏晉時代之精神氣魄，此下無疑的便是第二期的隋唐新運。中國人接受歷史的教訓，便該慕效漢唐。中國人依照傳統人文建國的經驗，要用平衡的原理，來使全國人物精力而激交流，融成一片，中國亦該向內陸西北發展。照農業上輪耕番休的道理，長安洛陽內陸中心，雖在魏唐古代極其光明燦爛之盛事，但此一千年來，已漸漸沒落，漸漸荒蕪。長安洛陽雖是古世界，同時卻是新天地，雖非渾沌未斲，卻已返璞回真。若使我們吸集海陸交對地帶半環線內之人物精力，回到漢唐故地，一面固然富於歷史上之憧憬與回憶，一面亦終於是到了新闢的疆土，創的天地。依然是一種新環境，依然有一種新刺激。依然可以醞釀出新精力，培植出新生命。我們向西北發展，不僅是平面上的平衡，抑且是直線上的溝通。不僅是地理經濟上的交流，抑且是歷史文化上的復活。我們要返老回童，要在逆勢動盪下重新從低下的溫暖的所在爬上高峻的寒冷的故鄉。我們依然要從小地面復歸到大地面去。這是我們的奮進和邁上，這是民族之再主。

再以國防觀點論之，中民歷來天敵外患在北不在南。無論是西北或東北，總是高臨上，佔着大地面來掩蓋小地面。中國的南方，象徵着和平進展，北方則象徵着戰鬥競爭。已往如是，最近的將來依然要如是。人類的大戰雲仍將在大陸上展開。國家民族決生死的戰爭，必在大陸上演出。中國是一大陸國家，將來工農配合發展，決不怕海疆的封鎖。在此民族思潮澎湃橫溢的時代，仗着幾十條海上船艦，動幾少數軍隊，可以滅國併邑。此事幾難想像。中國人只要暫不擺尊外殖民地，中國的國防，並要的必是陸空配合的大陸國防。即是北方國防線。中國北部大陸陷入敵手，則中國人將被趕入海裏，宋明如是，馬其頓之於希臘，日耳曼蠻族之於羅馬，形勢亦復如是。我們若採用西漢與唐代逆勢動遷的國防形勢，則將來中國新首都亦有向北遷移之必要。否則中央首腦安於江流狹仄的安全區域，斷不能極度發揮大陸奮進的戰鬥效能。若果效法隋唐東西兩都的形勢，則新中國之建都，應在長安，而以北平爲陪都。從長安到北平劃一橫綫，約略相當於黃河平原之地帶，即代表前期中國漢唐精神的地帶，應也成爲新中國之首腦指揮地帶。全國青年受國家收

教育宗教哲學各部門精研而有的訓練培養者，以集中此地帶爲相宜。壯闊的地形，嚴肅的天象，深沉古老的歷史文化之遺跡，全在此地帶上。這一地帶表示着中國民族之堅毅強韌篤厚偉大，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宗教師，大軍人，全應在此地帶受洗禮。自此以北。益高益冷其曠益大的疆區，應成爲新中國之兵庫。萬里長城卽其最好的象徵。新中國人應在此地帶建設活的萬里長城。自此以南，以五嶺山脈爲界線又可劃成兩橫線，卽是長江平原與珠江平原之兩地帶。前一地帶是代表後期中國宋明精神的地帶，此一地帶應使成爲新中國之胸腹營養的地帶。文藝美術科學工業應在此一帶發皇。此一地象徵中國民族之活潑溫良清新智巧，這居家宅中之花園區與書房區，不當在此建立大禮堂與紀念碑。最南一線，代表着近代中國之新興精神，與大海相吞吐，與世界相呼吸，工商製造，往來貿遷，這裏象徵着新中國之動盪，將與最北一線象徵新中國之穩定遙遙相對。將第四線配合第三線，將第一線（最北一線）配合第二線。古今中外一以貫之。人文建國之平衡疑難，必如此形成。若以後新首都仍逗留在第二線上，雖亦順勢自然，博得大多

數國人之贊成，並取到目前一時之便宜，然而人文一家的大體製，歷史國家的大精神，終將無從發揮，到底決不啻中國民族內心深處的至高情緒。勢將逐步退嬰，逐步淪落，南方兩線上的人文基礎動力中心永遠揮送不到北回線云。尤其是中國的西北角，中國山川形勢龍脈所在，中國文化歷史漢唐盛業由此造成，現在中國之中央地帶，亞洲大陸衝盡鬥爭的大局面，萬一在此開幕，偏一東南角江蘇皖陵小局面下之人物精力，必將無此指揮駕馭的大力。要運使長刀闊斧，非得騎上馬背。若徒步小卒，縱有神力，亦無刀斧迴旋之餘地。我們用歷史的藝術的軍事的政治的哲學的文化的經濟的地理的各方面各條件的眼光與理論來衝戰戰後新中之首都問題，當然應向北遷移，尤其應遷西北實於東北，中心重於偏隅，大陸重於海疆，則長安厥為首選。若其現在的荒涼破壞，則不足為我們討論百年建國的大政方針之一難。

思想與時代第一七期

十五 武漢與西安孰宜於建都

張德柏

戰後首都建於何處，實為極大問題。有謂之主，均有研究之說。最近大公報發表三篇文章，兩篇主張建都西安；一篇主張建都武漢。關於建都西安。大多數人均有此同一意見，我也是其中一人。至於主張建都武漢。則人言或有不合者，而發表這項主張的陳爾壽先生，其理由並不充足，頗覺自便其說。我願就此問題，略述所見；

我以為建都問題，是一家萬年大事，討論時應該絕對以國家萬年大計為前提，決不應以私人利益為出發點。我在南京有一處房屋，戰前係由新華銀行借款建築。現在價值百餘萬元，我若為保持這座房屋的價值，應以南京為父所指定的建都為理由，主張仍都南京，他人殊不便反對。而在武漢有地產的人，當然也有主張建都武漢的必要。但這都不是為國家着想，所以我不能主張建都南京。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討論建都問題。大略話。即如武帝時，兒子蕭何，坐觀他父親被傳，逼死，後來王莽辯解把侯景解決，他殺了他的弟兄兒子，篡了皇位，他原意少許（即今沙市）一日召漢京討論建都問題，周弘正王褒等主張向都建（即南京）時，多

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志願天下，恐非良計，弘正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蕭繹大笑。後承終爲荊州人太多。主戰勝利，蕭繹竟決定都江陵，不到三年，就被宇文周解決，他的姪子蕭督，受周人保護，許其在江陵駐兵，又拿了極短期間的小朝廷，這是中國歷史中正統之君所建，錢穆說命的一個，是見地方觀念影響建都問題，有百害而無一利，假使蕭繹不遷荊州人的地方觀念所左右，回都南京，決不致滅亡得那樣快。

江陵卽古荊州，是湖北的一部分，在武漢之西約三百公里，有上述一段笑話，足以證明荊州決非大中國首都應建之地。當然，江陵不就是武漢。江陵不適於全國的首都。不一定武漢也不適宜。但讀史方輿紀是中國極有名的巨著，曾說：「以天下言之，其勢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其勢在武昌」。清代會國藩胡林翼，郵奉此信條，以武昌爲征營東南的根據地，竟告成功。是武漢僅能控制東南，而不能控制天下。縱言爲然，今後亦不能例外。武漢不能控制中國本部十八省，何能控制邊疆各省？中國若甘願爲東亞半壁的小朝

廷，建都武漢，尙無不可。若欲控制目前的全中國，絕不適宜。

陳爾壽先生以目前的武漢，近於全國人口，農業。交通等的中心，認爲武漢應爲中國將來的首都。這種理由殊太勉強。因爲建都是萬世的問題，決不能以目前的情勢，衡量萬世。有些事情，在當時看，似爲有利；而在數十年或數百年後，則有大害。舉其大者言之：如唐朝的府兵制度，其本身實爲極良政制，現代國家的徵兵制，實與府兵制大同小異。但唐代因承平日久，運用這種制度不良，發生毛病，於是近視的當政者，不知從制度本身設法糾正，竟欲根本推翻以爲快。玄宗時代，張說遂建議廢府兵制，而改驍騎。在當時會受一時的小利，但中興的大禍，卽伏於此。因爲府兵制廢棄，致安祿山之禍一發不可收拾。接着藩鎮連兵，禍亂竟至廢亡；而五代亦繼續混亂，宋代統一，一但因無法恢復府兵，遂一蹶不振。直至現代，亦不無受其影響。假使唐以後仍改府兵爲家，知道府兵制度歷萬世行之，方立國，遇有災病發生，只求本身的改進，則唐玄宗以後之中國歷史，當完全改觀無疑。至少不致那樣衰弱不振，而兩次亡於異族。張說才兼將相，在當時廢除府

兵制，爲衆人所推崇，其禍尙如此之大且烈。而光才不及張說者，妄作主張，在當時已見其害，而况數十年數百年之後呢？所以國家大事，最忌近視，非有遠大眼光不可！

陳先生舉出瀾人口中心在鄂北禮山縣，認爲應建都武漢。我倒以爲正因為人口中心偏重東南，應建都西北，才能開發西北，使西北空無八烟之地，漸漸有人居住，以挽救此種偏重東南之勢。農業中心之應改進，亦同上述理由，若謂目前人口中心在湖北；農業中心在河南，就建都武漢。則他日國勢重東南之故，沿海各港口，人口更要密集，人口中心更趨東南。農業因肥料農具與科學的發達，東西更會發達，中心愈趨東南，難道首都也隨之向東南轉移嗎？所以目前的人口農業等情勢，決不能爲決定國都的根據。今後以人力糾正這種不合理的趨勢，爲我們的任務；決不宜順應這種趨勢，以增加國家的困難。至於目前的交通中心，偏重東部，尤宜趕快糾正，更不能以這種理由，而主張建都武漢。陳先生主張建都武漢的理由，適足爲主張建都西安的幫助。

陳先生舉張君俊先生主張建都西安說：「陸防不周之時，高原之上，戰事損克，亦可

漢漢而來，飛機空襲，更無遮欄，當然陸防重要，若無陸防，喜馬拉亞山嶺建都，亦會被坦克攻陷，但這是比較的問題，武漢一水之便，夏季洪水期，水位總在三十五尺以上，三萬五千噸大戰鬥艦，可以溯江而上，直到武漢，這次戰爭，日本不用戰鬥艦而到武漢，一舉把我們解決，是他的海軍敵人太多，他的主力艦一隻也不能犧牲，否則海戰會因一艦之滅弱而慘敗，所以他們慢慢由陸地進攻，假若他們有多少冒險的精神，來一隻主力艦，領導若干小軍艦，溯江直上，先用掃雷艇掃除中國的水雷，恐怕武漢早被攻陷，不待二十七年十月底了。至於中國的封江辦法，那才真是危險而無效。幸而江陰封鎖時，係在退水時期；馬當封鎖也於洪水期前被敵突破，並且那年水位平穩，並無猛雨使江水猛漲，否則南京武漢成爲斷底，豈能繼續抗戰麼？所以江防之難，較之陸防超過十倍。至於西安，在目前陸防幼稚時代，還未被敵騎蹂躪，較之武漢已被敵人攻陷五年，究有天淵之別。所以西安在國防上究竟武漢安全多多，這是任何人應該承認的吧！

至於空襲，我們想及武漢時代，不禁慄然生長。那偏地方既少山地，可以掘山洞；又

因距水面太近，不能掘地洞，僅有坐以待斃。幸遇有租界，敵人還不敢亂炸，我們還能生存，否則多數知識分子恐怕都要犧牲了，中國還能繼續抗戰嗎？西安土厚，任何地方可掘地洞，雖屢受空襲，而損失甚少，決非武漢絕對不能忍受轟炸可比。所以由空防說：武漢也絕對不能與西安相提並論！

武漢還有一種大缺點，即夏季太熱，任何人都難忍受。中國全國，除吐魯藩外，以武漢爲最熱，尤其晚間絕不轉涼，均須露宿，影響人民健康甚鉅。這點陳先生亦不能不承認。但陳先生主張夏天往廬山避暑，真是笑話。暑氣不能忍受，須往廬山避暑，則應在廬山建立暑都，官署住宅，均須與武漢同等方可。否則只有部長次長可以往廬山避暑，司長參事以下在武漢受罪，全部公務停頓。一年有三個月停止辦公，尙復成何事件。僅這一點，武漢絕無建都的資格。

我認爲武漢絕對不能建都，若都武漢，則南京首都可以繼續，決無遷建之必要。因爲南京雖熱，却較武漢好得多；而且時間短得多。其餘的條件，也相差不遠。而是現成之

局，不必多費許多錢再建築官署住宅等等了！

戰後首都不選則已，選則以西安爲第一，北平次之，武漢絕無資格。西安爲中國最良的古都，已有許多人說過。五代以後，不能都西安者，是交通困難無辦法。宋太祖曾對其弟太宗說：須先遷洛陽，再遷長安，以爲子孫謀萬世之安。但後來竟不能實行，是宋代集中數十萬禁軍於首都，每年所費糧食，須取給於東南各省，運到開封，已很困難；運到洛陽，當然更困難，要運到長安，當不可能。所以宋太祖的遠大計畫竟成虛願。元清以北方民族先據北平，當然立爲首都。明代都燕，也是因元之舊；而太祖封燕，已成第二故鄉，臣下又多北人，所以最初以燕爲行都，數代之後，遂成永久都城了！

現在民國肇基，又經這次大難，當然更應謀萬全。至少宋太祖的眼光，應該有的。建都西安，利益遠多於弊害。而西安最大缺點的糧食不足，有鐵路運輸，毫無困難。陳先生以平漢津浦隴海各鐵路須開運米專車爲奇，真令人莫明其妙。若以糧食不足，卽無建都資格，則英倫應不都倫敦而都仰光。仰光爲糧食之大出口地，不免爲貧民地；英倫爲糧食之

大入超國，不失爲強國之都城。其實任何都城，都不產糧食，不過該地地方有遠近罷了，何必均取自近地方便利呢？不但隴漢等路須運糧食，將來尙須建築若干條鐵路，以供給西北糧食。如由四川到陝西之某某鐵路，已在建築；將來再由沙市經漢口、老河口等地，以達西安之路，不論運糧食是否需要，亦須建築。將來平時戰時，西安均不致缺糧。這較之倫敦一遇戰爭，任何時均有飢餓之虞，不啻天壤之別。英國既不以英倫三島缺糧而棄之他遷，則我國爲國家萬世之安，而建都西安，殆爲有遠見者所應爲。區區糧食不足，何足道哉。

陳先生謂西安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不適於建都。我以為惟其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才適於建都。國都在武漢，當然許多知識分子都漸適合於武漢冬季溫暖之氣候，而軍隊亦以東南人爲多。萬一須對東北西北方作戰，固不適於寒冷，只有慘敗。西安之寒冷風沙，我們以爲求之而不可得；祇嫌其不甚寒冷。多數人才，平日服於首都，可漸適於其氣候，而軍隊中之東南人，亦可使於西北寒冷之訓練，以鍛煉其體格，使適合於寒冷之氣

候。東南有事，這些軍隊固可用，東北西北有事亦可用，然彼方能安全。否則兵不足與語冰，南方之兵，一到北方，即成廢物，只有任敵解決。這次總算在蘇冬季的慘敗，已足供我們的教訓了！然則西安之寒冷風沙，豈是壞條件嗎？

陳先生以西安距煤產中心雖近，距鐵產中心則遠，認爲不適於建都。這也是不合理之議論。中國東北所產之鐵，均爲貧鐵，在普通條件下，不適於製鐵。卽不得已而用之，亦可將鐵製好，運至首都應用，決不宜以首都遷就製鐵中心地。況以對遼寧而論，西安固較武漢略近，決不影響國都資格。且中國地域甚大，未知鐵藏不知有多少，決不應以現有鐵產，論將來國都問題。是重鐵產中心則遠，毫不影響西安國都資格。

陳先生所舉武漢建都之根據，除水運設便一項外，無一有充分理由；反之，其反對建都西安之理由，亦無一非勉強，或顛倒因果。我認爲這種議論，不適宜於國家，所以略爲論述。至我個人，既非西北人，生平又未到過西安，當然無絲毫私人利害可言。惟由良心上，覺西安爲中國萬世最完善之首都，所以主張建都西安；而絕對反對建都武漢！

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大公報

十六 戰後建都問題

東南日報

最近國內輿論界對於戰後建都問題，討論頗為熱烈，大致說來，可分為三派主張，一是建議以西安為首都，二是力特仍以南京為首都，第三派則或建議遷都武漢，或建議建都成都，或建議即以重慶為首都。茲將各派主張摘錄如下，以供讀者研究。

○○○○○○○○○○○ ○ 第一，主張以西安為首都者，如張君俊先生在「戰後首都問題」應先建設北方

然後建設南方

○○○○○○○○○○○ ○ 開一看，世界一切國富民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北方，一切

圖不富而民不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南方。倫敦在北緯五十二度；華盛頓在北緯二十九度；莫斯科在北緯五十五度；柏林在北緯五十三度；羅馬在北緯四十三度；東京在北緯三十六度。我們再列舉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南方民族如泰國，緬甸，越南，印度、尼泊

爾，不丹，伊朗，阿富汗，阿剌伯，埃及，摩洛哥，墨西哥，古巴，菲律賓，台灣，等民族，皆與長江流域，或珠江流域同緯度。他們皆為民族單位，誰也不能否認，但他們在政治能力發揮上，皆受北方民族之支配，此是說明任何優秀民族，一經跨進南方，便被南方地理環境所限制，而成為智體不平均發展的畸形民族。我們若要避免這種劫運，便不應建都南京。

「我們北方氣候最宜於科學文化之發展，南方民族只宜於高度農業文化之培養，若不了解此點，反其道而行，未有不歸失敗的。所以我們堅決主張我國民族應作地理環境之調整，戰後從速建設北方，吸回南遷之優秀民族。此點之能否成功，又在我們能否舍棄南京為首都了。」

「中國的國防建設，以南北為秩序，我們應先建設北方，然後建設南方；以流域為出發點，我們應先建設上游然後建設下游，此因上游建設之後，然後才可以掩護下游的建設，華北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中的建設，亦如華中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南的建設。」

設。但不幸得很，我國過去的建設，以南北爲秩序，是先建設南方，然後建設北方，以流域爲出發點，是先建設下游，然後建設上游。此次抗戰，所謂南方的建設那裏去了，所謂下游的建設又何處去了。不被敵人摧毀，即被敵人利用。這是我們過去的大錯。假使戰後仍建都南京，這種錯誤勢必重演，我們爲糾正防建設的錯誤所以主張放棄南京，而建都北方。

現在要問的，不建都南京，是否違反總理遺教，關於此點，著者曾請教於張溥泉先生，據說總理在時，曾謂中國如只有十八省，建都南京未嘗不可，但爲統制全國起見，應建都西北，若欲對亞洲起作用，應當建都於新疆。民國元年設臨時政府於南京，蓋係因地制宜，總理爲眼光遠大之政治家，對於首都問題，從不作肯定措詞，這是給予後來國民一種因時因地制宜的選擇機會。我國戰後，全國打成一片，自非偏安之局可比，自然無須遷回南京，此不與總理遺教相抵觸，反能發揚光大總理不死的精神」。

丘良任先生在「論建都」一文中，也列舉西安適合建都的條件爲：（一）當全國之中

心（二）據天地之隕區（三）握交通之樞紐（四）係農產之沃地（五）爲工業之據點（六）具都市之規模。其結論說：「西安的適易戰後建都，已如上述。論「全力戰爭」者，謂除人力，物力，財力外，「史力」亦爲戰爭的重要因素。「史力」就是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我國數千年來聖賢豪傑的事業無不以西安爲重心。現在我們每年到民族掃墓節，政府派了大員致祭黃帝及文武靈寢，即所以追慕民族祖先，鼓勵民族精神之意。此我國唯一偉大歷史名城，實與我民族生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以爲首都，甯非允當？以漢唐邦治之規模，爲民族復興之基礎。開來繼往，責在吾曹。」

重慶大公報九月二十五日的社評，亦主張「戰後國都宜在北方」據稱：「廣文朋友，近防敵人，和蘇聯，防日本應該是我們戰後的堅定國策，因此我們也就萬萬不可疏忽北方的大勢。王船山論宋之亡由於疏忽河北之防，其言甚有意義，他說：「自遼河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重於洮岷，其外之遼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道，無所考

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函，東不貸力於齊，南不籍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其不聞朔漠之天驕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與契丹，仍相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士，以抗天子，而蘄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由這種歸納的說法，證明了一種一貫的事實，就是國家分裂時不聞外患，統一時則外患大起。雖然，那只是表面的事實，真正的道理是——遠統不如近防。國家統一時，邊疆與中央距離甚遠，自然疏於防守，爾家分裂時，鄰近邊疆的割據勢力，因對外患感覺迫切，自然悉心防禦，船山雖未說明這個道理，而在「專」與「備」上却很有所發揮，他說：「東漢之疆，不敵西漢，而光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之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無山後之驚者，有魏博之弁兵在也。外重瀋陽上郡雲中之守，而瀋陽其後；外建虜龍定

難振武之節，而魏將輔其威。以其地在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贖也，土馬自贖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強矣」。我們根據這個歷史歸納法，可以很正確的得到「遠統不近防」的結論。國家自然需要統一，不必在分裂中求邊防之安，而其要領是首都的位置應該近於邊防，宋以不防河北而亡。明成祖遷都北平，修繕長城，西起嘉峪，東極山海，皆置重防，以首都當要塞，以天子守邊疆，因有朱明二百多年的天下，終明朝之時，蒙古未成大患，直至思宗殉國時，真正的敵人尙限於山海關之外。滿清繼都北平，北收蒙古，西掌天山，疆域之廣，超越往古。那都是首都於邊防的成績。入民國後，東三省一向在半獨立的状态下，終張作霖之世，雖冒親日之名，未嘗損失大權利。及十七年北伐成功，首都南遷，十八年有中東路之變，二十年有九一八事變，這也證明遠統不如近防的道理。中國的邊疆半都臨海。大陸上就是東北與西北，首都在北方，適當邊防的要領。從外交上看，日蘇是主要的鄰國，頭腦擱在北方，自然耳目聰明些。由最關國家的軍事外交上看，我們的首都

實應建在北方。

中國各朝代的歷史事實，建都北方的享國較久，建都南方的享國就較短，其中實在有一個大道理。因為南方富，政府設在財富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奢麗，派員編稅就較繁，國家艱難，民生疾苦，皆不甚感。真切，就會出亂子。反之，政府若設在北方較貧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樸實，就比較知道艱難辛苦，而政簡民洽，就自然國祚綿長，這是古今不易之理，說穿了實在並無神祕。我們懂得了這道理，太富庶奢麗的南方不宜建都，自然我們也不主張到沙漠不毛之地去建都，而折衷於貧富之間的北方爲是適於建都的地方。那麼所謂北方究竟何所指呢？我們的意見是這樣的：假使我們的勝利是完全無缺的，收復了東北四省，恢復了朝鮮獨立，我們應該建都北平。那時北平天然地是中國神經中樞，既當西北東北的大陸領，也不遠於海洋，天然地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假如勝利有折扣，東北收復還有問題，我們應該建都西安。但建都西安，必須儘速完成海路，加緊修建北起秦皇島迄雲南的大鐵道，並多興水利，以恢復歷史上「八水繞長安」的盛況。

南京形勢雄

第二，主張仍以南為首都者，以張其昀先生為首，他曾發表

古語「龍蟠虎踞」

「論建都」(收入「建國方略研究集」第一輯)，謂「吾國之海

更難掌握，而部諸省

都在南京」，並就海都之規模加以概述。十月十日前線日報專

論，會就西安與南京作一個比較：

(一)從歷史傳統來比較

「我們知道西安，南京同為中國五大古都之一，(另外三個古都為北平，洛陽、開

封)以西安為京城的朝代計有西周，秦、漢、隋、唐，約達九百餘年；以南京為京城的

朝代計有孫吳，東晉，劉宋，齊，梁，陳，南唐，明初，太平天國，約達三百餘年

漢和唐，為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兩個光輝朝代，其文治武功都迥非他朝可比，所謂

漢唐盛世，素為中國士大夫所夢寐以求，而漢與唐則都是以西安為其建國根據地，反觀建

都南京的諸朝，除明太祖的數十年外，餘皆係偏安之局，差不多在黃河流域同時都有政府

與南京王朝分庭抗禮，從未形成統一中國的局面。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在這一歷史傳統上，南京顯然未足以與西安相提並論，同時由於士大夫對於漢唐盛世的真現的狂熱，已達於頂點，自要對劉邦、李淵兩王朝的都城——西安，寄予無窮的冀望了。不過，一般論者認為建都南京後，國家即會形成偏安之局，對於此種「風水先生」的看法，我們以為未免因果倒置，事實上應該是這樣的：許多王朝在北方為異族所迫，國家漸趨殘破，形成偏安局面，乃只得退到長江流域來，以南京為其新都（如司馬的晉朝便是顯著的例子。

（二）從經濟地理來比較

「西安東有潼關之固，西有隴山之峙，南有棧道之險，北有延城之阻，但這些往昔關中形勝，有足以論今日攻守。至言其經濟環境，則處於渭水流域，附近地勢平坦，土地肥沃，盛產棉花，纖維長柔，為關中唯一和源。此一平原地帶，東起於潼關，西迄於寶雞，稱為涇渭盆地，面積甚狹，被緊緊夾持於陝北高原與秦嶺山地之間。渭水雖為黃河第一大支流，但甚少舟楫之利，咸陽以上，即不能行船，差不多只能供灌溉之用。綜觀西安的經

濟地理環境，雖尙不惡，但終嫌魄力太小，其力量發揮，每有爲四週的高山峻嶺所阻遏之感。

「我們且看南京。在形勝上，古人亦有「龍蟠虎踞」之語：國父在實業計劃中形容南京云：「南京爲中國古都，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誠難覓如此佳境也」。就其經濟環境言，則緊緊領臨中國第一大川的揚子江，地處東南財賦的中心，並適當中國東部南北行的中點，自東省以至百粵，均能籍海道以控制；而緣揚子江上溯，更能掌握西部諸省，其四通八達之狀，較之關中盆地的僻處一隅，殆有大巫小巫之別。南京附近的物產，決不似關中僅以產棉著名，加巢湖流域的米，江北的鹽，太湖流域的蠶絲，南通太倉的棉花，宜興的陶器，宣城的張紙，都是產量豐富，聲名遠播。毫無疑問，南京附近一帶，在戰後將成爲中國輕工業的中心。以南京天賦之厚，如戰後建爲首都，即使市區人口迅速增加，形成倫敦紐約的規模而在市民的衣食任行的四大供給上面，也毫不致發生困難。

(三) 從政治意義來比較

「誰都承認二十世紀將爲太平洋的世紀，而此次大戰結束以後，太平洋勢必代替大西洋而爲世界政治的中心，因爲戰後四強中的中、美、蘇、都領臨太平洋，英國也因印度、澳洲而與太平洋發生密切關係，基於此種情形，中國何能以首都遠置於內陸，對海洋採取無形的閉關政策？且由於過去的慘痛教訓，中國深感無海軍之苦，所以中國之必須成爲陸權海權並建的國家，而欲中國建設強大海軍，則亦不能將首都建立於遠離海洋之內陸，使人民心理上仍無法消除「重陸輕海」的舊觀念。

「因爲了配合上述問題太平洋與建立海權兩大重要新的政治意義，我國實仍有建都南京的必要，以河港而兼爲海港；且杭州灣北岸有東方大港，其南有象山港，一爲世界港，一爲理想之軍港，夾輔首都，足以控制北洋與南洋。」

「若建都西安，則決無此稱重大的國際政治意義可言。惟在開發西北這一工作上，西安尙有其不可輕侮的地位，不過從目前實際情形而論，蘭州在西北建設的作用上，業已顯

邁西安，正如張其昀氏云：「中亞大陸之發展，以蘭州爲門庭重地，其堂與明之西京。」
（見張著「戰後中國之重大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是三歷史記載上，建都南京固較建都西爲安遜色；但在現實的經濟地理與實際政治二層意義看來，南京的重要性實遠過於西安。

武漢交通發達

兼具河港海港地位

第三派是主張以武漢爲首都的，如陳爾壽先生在「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一文中說：「距離我國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乃係武漢，而非西安也」。他說：「我國人民主要食 爲米麥兩種，

陝西除漢中盆地而外，幾無米產。關中平原雖有小麥生長並不豐富。據中農所民國二十六年全國小麥產量統計，陝西全省之小麥不足全國百分之四，二十四年產量較前，亦僅百分之五。六而已。西安年雨量爲五五二公厘，變率達百分之三十，遇有雨水失時之年，即大饑，今水利振興，民生已漸改善，但欲與東南爭經濟重心，則無可能。宋都汴京，明清都燕京，尚須仰賴江淮之漕米，以資接濟，苟今後奠都西安、隴海、平漢，津浦諸路必將

爲之開進米專車矣。論工業建設，西安距鐵產中心甚遠，又無廉價之六運轉輸，曠近煤源，希望亦屬有限。

「若論交通，則武漢較諸西安，條件更爲優越。論鐵路則平漢、粵漢，北通東北寶庫，南下港粵商埠，不僅爲我國交通之骨幹，抑且爲我國經濟之動脈，將來實業建設計劃完成，更有漢口新洋港，漢口西安，漢口南京，漢口海州，漢口芝罘，漢口黃河港，武昌福州等七綫由此輻射四出。論空運，武漢如以一千公里作飛行半徑，則北可及平津，南可達香港，東可至京滬，西可至成都，西北可及天水，西南可達兩寧，若半徑增至一千五百公里，則昆明、康定、蘭州、瀋陽、朝鮮，台灣皆在圈內。如以西安爲航空中心，一千公里之半徑，西北可至武寧與青寧，東南則不能及上海與廣州，一千五百公里之半徑，北可及庫倫，南可及香港，但尙不能及台灣，新疆。兩者各有利時，惟航空之差不過數小時，關係不大。論水運，則武漢遠居優勢。長江浩瀚，一如長海，夏季洪水期中，萬噸商輪可泊城下，上通西南建設中心之重慶，下接全國最大商埠之上海，輪舟交織，貿易必盛，武漢

兼具河海海濱之地位，控銜陸之中心，無論開發西北，重建東北，控制東海，建設西海，無不便利。若與華僑第二故鄉之南洋互通聲息，亦不隔絕，以此建都，有何不宜？

西北歐西風帶之氣候與亞洲大陸季風區之氣候，基本因素根本不同，欲在緯度上比較國都位置之得失，毫無意義。倫敦柏林皆在北緯五十度以北，其氣候條件與同緯度中國黑龍江之呼瑪漠河豈可相提比論。羅馬位於北緯四十三度，屬於地中海氣候，一月溫度約為攝氏八度，七月溫度不過廿五度。同緯度中國之瀋陽，一月溫度為負十三度，七月溫度二四·七度。在年較差上相差甚大，華盛頓位北緯三十九度，一月溫度為攝氏十度，七月溫度為二十三度。同緯度中國之北平，一月溫度為負四·五度，七月為二六·四度，兩者亦不相同。中國高緯度之地點，無西風緩流之調節，冬季自不免苦寒。倫敦，華盛頓皆屬海洋性氣候，又得暖流之賜，故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我們僅昆明差堪相比。若論西安，則一月溫度為攝氏負一·三度，最低可至負一四·三度，七月為正二八度，最熱亦曾至四五·二度。西安大陸性氣候之性質雖尚不嚴重，但風沙乾燥之苦，已甚明顯。漢口一月溫

度爲三・九度，七月爲二八・八度，夏季較西安熱期爲長，亦係事實，但慮他在望，可以避暑，如欲以緯度地位或氣候乾濕冷熱之條件，以定國都之位置，未免捨本逐末。

「若論『史力』，今昔時代不相同，漢唐盛業，吾中華子孫自當使之發揚光大。惟今日列強無不在爭海洋霸權，吾英勇男兒更應有創造歷史新頁之抱負。封建大陸帝國之思想，已在長安北平埋葬，共和革命之精神，乃係武漢創生。以起義革命之地立爲國都，則『史力』何等新鮮充沛。至於國都之建置，全在人爲，理想中新都之人口當在一千萬元以上，氣象壯闊，建築宏富，不僅爲中國之首城，抑且爲世界最大之都會焉。」

○……………○
西安爲上北平次之

○……………○
武漢建都實無資格

但是，有「日本通」之號的龔德柏先生，則反對陳獨壽先生的意見，他在「武漢與西安孰適於建都」一文中說：「戰後首都不遷則已，遷則以西安爲第一，北平次之，武漢絕無資格。西安

爲中國最良的古都，已有許多人說過。五代以後，不能都西安者，是交通問題無辦法。宋太祖曾對其弟太宗說：『須先遷洛陽，再遷長安，以爲子孫謀萬世之安。』但後來竟不能實

行，是宋代集中數十萬禁軍於首都，每年所費糧食，須取給於東南各省，運到開封，已很困難，運到洛陽，當然更困難，要運到長安，當不可能。所以宋太祖的遠大計劃竟成虛願。元清以北方民族元據北平，當然立爲首都。明代都燕，也是因元之；而成祖封燕，已成第二故鄉，臣下又多北人，所以最初以燕爲行都，數代之後，遂成永久都城了！

「現在民國肇基，又經這次大難，當備應謀萬全。至少宋太祖的眼光，應該有的。建都西安，利益遠多於弊。而西安最大的缺點的糧食不足，有鐵路運輸，毫無困難，陳先生以平漢津浦隴海各鐵路須開運米專車爲奇，真令人莫明其妙，若以糧食不足，即無建都資格，則英國應不都倫敦而都仰光。仰光爲糧食之大出口地，不免爲殖民地；英倫爲糧食之大入國，不失爲強國之都城。其實任何都城，都不產糧食，不過輸入地方有遠近罷了，何必均取自近地方便利呢？不但隴漢等路須運糧食，將來尙須建築若干條鐵路，以供給西北糧食。如由四川到陝西之某某鐵路，已在建築；將來再由沙市經襄陽，考河口等地，以達西安之路，不論運輸糧食是否需要，亦須建築。將來平時戰時，西安均不致缺糧，這較

之倫敦一遇戰爭，任何時均有飢餓之虞，不啻大壤之別。英國既不以英倫三島缺糧而棄之他處，則我們爲求國家萬世之安，而建都西安，殆爲有遠見者所應爲。區區糧食不足，何足道哉。

六六陳先生謂西安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不適於建都。我以爲惟其較爲寒冷，且風沙乾燥，才適於建都。國都在武漢，當然許多知識分子都漸適合於武漢冬季溫暖之氣候，而軍隊亦以東南人爲多。萬一須對東西北方作戰，因不適於寒冷，只有慘敗。西安之寒冷風沙，我們以爲求之而不可得；且嫌其不甚寒冷。多數人才，平日服務首都，可漸適合其氣候。而軍隊中之東南人，亦宜使於西北寒冷之地訓練，以鍛鍊其體格，使適合於寒冷之氣候。東南有事，這些軍隊固可用，東北西北有事亦可用，然後方能安全。否則夏蟲不足與語冰，南方之兵，一到北方，卽成廢物，只有任敵解決。這次德軍在蘇冬季的慘敗，已足供我們的教訓了。然西安之寒冷風沙，豈是壞條件嗎？

「陳先生以西安距煤產中心最近，距鐵產中心則遠，認爲不適於建都。這也是不合理

之議論。中國東北所產之鐵，均爲貧鐵，在普通條件下，不適於製鐵。即不得已而用之，亦可將鐵製好，運至首都應用，決不宜以首都遷就製鐵中心地，況以對遼寧而論，西安固較武漢路近，決不影響國都資格。且中國地域甚大，未知鑛藏不知有多少，決不應以現有鐵產，論將來國都問題。是距鐵產中心較遠，毫不影響西安國都資格。

「陳先生所舉武漢建都之根據，除水運較便一項外，無一有充分理由；反之其反對建都西安之理由，亦無一非勉強，或顛倒因果。我認爲這種議論，不適宜於國家，所以略爲論述。至我個人，既非西北人，生平又未到過西安，當然無絲毫私人利害可言。惟由良心上，覺西安爲中國萬世最完善之首都，所以主張建都西安；而絕對反對建都武漢！」

此外，尙有錢穆先生，也主張在西安，其文不備載。而胡秋原先生更有建都長春之論，則不問其主論如何，其主張却是太可驚人了！幸而他的結論「退而求其次，也可在北平！」並不執着他的見解。

三十二年十月廿廿二日東南日報

丙 主都濟南者

一十七 建都濟南議

近來各方面對於戰後首都所在地點多有建議，除了南京之外，大家所放慮，有的是武漢，洛陽，西安各地，也有許多人主張回到北平，更有少數人提出濟陽，長春。誠然首都所在是一個重要問題。從前商鞅相秦，革新政治，力求富強，其所首先注重的便是建都咸陽，與確立信用。漢楚爭雄，楚都彭城，重關內，地理形勢亦影響於實力的成敗。唐都長安，兼重洛陽，更中餘力經營江淮。宋都開封，北禦強寇，百有餘年，苦受追壓，南東建都者，前以六朝爲最著，雖都邑頽繁華，惜是河山半壁，爲時不久。元都北京，統一全國，歷時百年。明初先都南京，爲時甚短，旋即遷至北平，歷三百年。滿清代之，仍都北平；民國繼之，迄至北伐告成，歷年又復三百，因之迄今北平猶有歷代首都規模。宮殿壇廟，莊麗巍峨，爲中外所共稱道。此次抗戰，摧積年暴敵，復故國疆宇，樹嶄新之建

設，定長久之基礎，對於首都所在，自當擇定妥適地點，以振新全國之人心，譬之美建新邦，定都於華盛頓，用國父嘉名，成全國樞紐。日本明治維新，遷都江戶，改名東京。蘇聯革命以後，遷都莫斯科，建樹中心，克禦強敵。此皆於新邦肇造之始，即作建置首善之計，深謀遠慮，足以借鏡。吾國今方革除以往腐舊，創開方來新規，爲千載一時之機緣，對於首都地址，詳妥籌劃，自爲當務之急。因就所見，貢獻此篇，以促當代之注意。

先就可能建都各地之優劣，一爲比較。南京在昔日雖有龍蟠虎踞之稱，以目前軍事振光觀之，意義已不相同。尤可顧慮者，離北方較遠，距東北更遙，政府精神如僅集中於東南，則對於農礦富源極盛，工業化程度最高之東北，實有鞭長莫及之虞；對於華北之富源，亦不易充分顧顧。故以南京爲東南大邑，誠可無愧，以南京爲全國首都，則不免略嫌偏隘。但秣陵秦淮，久傳民族之精神，國父寢陵永留共和之教義，地濱海疆，甚合近代立國之風，邑臨長江，更擅水陸交通之利，繼作首都，亦爲一法。

武昌，居長江之中游，爲平漢粵漢二路之樞紐，北有漢口，可容巨益海艦，

庭，能成重要工業區域，交通蓋南北東西之便，地位存居中鎮攝之功，皆爲合於首都之條件。所感不足者，對於東北相距更遙，消息延，難免瞭解艱難，因隔閡而致疏虞，深恐影響於國家之基本。故以武漢爲長江中心區域重鎮。固屬形勢天成，若作爲全國首都，亦尙未合理想條件。而況武漢夏季溫度極高。氣候過分炎暑，亦可影響於政府工作之效率。若另擇山區，如牯嶺或雞公山，爲少數要員夏季治公，究難免偷閒避暑之議，而領袖遠離屬員及檔案，亦難收共同促進之效。

西安及洛陽，皆在平漢鐵路以西，在周秦漢唐時代，海運未通，東北及華南皆尙未發達，中國首屈一指之中心區域，厥在渭汾平原及黃河中游，建都於此，自爲適當。今則東北各省，華北平原，江淮流域，以及東南海疆，皆爲立國根本之地，人口之所集中，財富之所蓄萃，中外之所注目，皆在於此。如首都在於平漢鐵路之西，如西安或洛陽，或甚至如一部分人所主張之蘭州，則環顧晉山，氣候乾旱，糧食較少，人口無多，對於根本重地如東北華北江淮及東南各要區，一律距離遙，交通不便，平時既觀察未周，遇事更呼應

不及。在時誠爲發揚國威之中區，在今日則作領御全區之首邑。故西安洛陽等地，後作爲貫通東西之要點，西部城邑之重心，確有價值；作爲首都，則時勢不同，害多利少，不宜強爲。

東北各地中，無論瀋陽或長春，皆爲東北區域內之要地，而位置過偏，不能作爲全國首都，致有顧一隅而輕全局之苦，其理至明，無待詳說。

以是諸因，此時立論，能得多數同情之地點，仍爲北平。言歷史，則爲首都者已近千年，言規模，則宮室街衢，依然猶在；言交通，則平綏、平漢、平遼、平熱等各路，皆集中於此；言紀念，則碧瓦紅牆，青天綠壤，舊時留連珍愛之區，尙繫此日，復憶故居之念。攷其實際地點，則對於東北猶如比鄰，對於蒙古，亦存鎖鑰、高屋建瓴，治理內地，居中御外，控制邊疆，推爲首都，良有至理。惟所引爲遺憾者，北平在北方雖爲勝區，對南方則難免遙隔。在海通以前，北平曾爲國力之中心，自海通以後，北平已失中樞之實質。凡此弱點，揆之前清道光咸豐以後之史實，已極顯明。故香港坐棄，類於明室之失澳。

門，粵閩兩海之被攻擊，政府雖願圖心，但與津沽安危，究不視為同等重要。中興至拳匪釀事，當時朝廷對英美日本一律宣戰，而兩江湖廣兩粵之疆吏，竟宣告中立，不肯奉詔，坐視首都淪陷。君后逃亡，並不出兵相救。由此可見，以北平為華北之首邑，雖可無疑，以北平御南方之各省，究甚為費力。在現時更宜顧及，南方濱臨海洋，與歐美各邦接觸較易，故接受新式之思想，動新式之運動，亦為量特多，為時特速。以此南方各省，常為政治動作之中心，凡如國父民族民權之發展，康梁譚居之維新，武漢之辛亥起兵，肇唐之討袁反帝，以及本黨之北伐，皆以南方之新機，革北方之舊污，事實昭然，誠不爽。北平方面氣質較為樸厚，思想趨於持重，謹慎或能有餘，猛健常苦不足，地既偏於北邊，力難逮及於南省。如以此作為首都，事實上恐不易領導全國，預制機先，而不免墮於陳舊，過於保守，天津雖濱渤海，但大沽淺隘，每年出入口貨量不易達六百萬噸，較之大連青島上海等港年運千萬噸乃至數千萬噸者大有不及。故實際意義即因之並不雷同。此一觀念，實則中樞難負之重，亦自根本影響於全國命運之安危，規定首都時，不可不深切慮維。

善爲圖之。

以上各地之優劣利害，既如上述，則舍此而另籌，克爲首都之地點，對於下列標準，自當特爲重視：（一）海疆爲近代國防之命脈，故首都所在不宜離海口過遠。（二）南北兩方並應注重，故首都宜設於南較爲適中之地。（三）東北富源既多，工業復盛，關係甚大，而地近隣，首都地位須對東北能充分照顧，聯爲一氣。執此三點，以衡各地，惟濟南尙能大致具備，可作爲新時代之首都。其對於各重要區域之關係，試爲分別言之。

首言濟南與東北之關係，東北漢人幾全自山東移任。山東人民之所以易往東北者，由遼東半島深入海中，魯遼之間一航易達，益以近時汽船火車之利，往來更增便捷。首縣如設於山東，則對東北人心，儼如同鄉，毫無隔閡，保持經營之自最可有力。

對於華北，濟南首居華北大平原之邊際，火車北抵平津，僅數小時，由平津而進抵滿蒙，形勢甚便，另宜修建鐵路，自滄州以抵石家莊，由濟南以達新鄉，庶使津浦平漢二鐵

路間，自北至南，有平津，滄石，濟新，及隴海四橫貫線，以相貫通，則華北平原交通，極易發展。以此為根據，更宜充分發揮控制西北之辦法，最高關鍵，亦在交通。平綏綫現通至包頭，更宜西展，經五原而達寧夏；正太線，已自石家莊延抵太原，更由同蒲線，以連貫南北；道清線，原抵博愛，宜自此北向延伸，經晉城長治，以抵太原，如此，則自鄉向西向北，進入山西，渡河而南，又由隴海路，而遠貫陝甘，凡此交通樞紐，皆在華北平原，而華北平原之關鍵，則可掌握於建為首都之濟南。此其形勢，較之北平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濟南本身地位，處於山東山地之西，與海口距離尚略過南京與北平，但膠濟鐵路往返甚便，且更宜增建新路，自濰縣以通威海衛，自泰安經新泰臨沂而抵運雲港，使濟南成為北部份鐵道交互之中心，亦與數個海港相聯接。如此則濟南對全國既有高瞻遠矚之功，對國外亦有親切注視之勢，其勝優皆有過於南及平。

濟南地位處於華北，其對南方似覺稍遠，但此實大可以人力補正。隴海鐵路以南，自蚌埠至信陽，應添設橫貫鐵路；平漢鐵路南端，自花園宜有鐵路，經襄陽光化以抵漢中，

自漢口宜有鐵路，經宜昌恩施以抵萬縣；鄂漢鐵路沿線自長沙宜有鐵路，經常德沅陵以通貴陽，自衡陽已有鐵路，經祁陽全州而入桂黔；自曲江宜有鐵路，經南雄贛縣以達南昌；浙贛鐵路沿線，自貴溪宜有鐵路，經邵武南平以達閩候；更自貴溪北行，經浮梁，祁門，以通長江，跨江而北，則由淮南鐵路，以達津浦線之蚌埠，如此布置，則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對於東方及南方諸省，固皆脈絡相通，對於西部之陝川黔桂滇，亦皆盡能聯貫。且溝通南北之運河，本爲吾國水道工程之奇蹟，今後仍應認真疏通，使能行駛小型汽輪，並使蘇浙之船能直抵華北平原，濟南毗近東河，管領較易，故運河水道之通行，亦可宏增濟南地位之重要。

更自經濟立場觀之，南方礦產長於錫鎊等，雖價值至高，究不如北方大量煤田及優厚鐵礦之更富於立國意義；而北方居人之工作勤劬，意志堅實，亦爲吾國發展程序中不可輕視之要素，農業產物，南重稻米，北食麥粟，南產桐油豬鬃，北出棉花大豆，南北各有優點，而北方居人之體力堅強，亦爲衆所共識。溯自對外交通以來，英法重視通商，故力

爭奪南海境，日本志在兼并，最羨華北富源。試思日本侵佔步驟，原係先取朝鮮為登陸階梯，急取東北以為其發展根據，嗣犯華北以為其資源要區，更執此為根基，以與世界愛重公道之國家正式挑戰。即此可見吾國北方關係宏鉅，實關係全國國命之存亡，選擇首都地址之時，不可不念茲在茲，重加注意，以此理由，吾國首都，與其設於長江以南，毋寧建於長江之北；與其置於完全食米之區，毋寧建於麥米並食，或麥粟區域之內。遠考吾民族古代文化發祥之地區，近按現代國家所需要之地理物質各項要點，均可為之證明。凡此意義，亦足為濟南克為首都之依據。

首都雖設濟南，實際努力，自仍應注及其他各地。中國地廣人衆，治理特費難謀。在東北、華北、西北、新疆、西南、江淮、湘贛、閩浙、粵海各大區域，以及蒙藏邊地，皆宜建備國防文化經濟之重心，秉承中央就地推動，庶能指臂相使，一致進行。惟首善為全國民意結集之重點，發號施令之中心，關係特大，故著所見於此。

丁主張建都洛陽者

十八 建都之我見

葛綏成

近來建都問題，數方學者，研究頗爲詳盡，尤其是最近台風先生的論建都，對於各方意見的剖視，語極中肯而且詳明。按數方面的立論，自係最重要之方案，但其他方面又未充分討論，其他方面又不過一種暗示，且尙有其他方面則存而未論。作者以爲必須按其重要之程度爲充分之研究，關於不甚重要之問題，則縮小其討論之範圍，而關於存而未論之問題，則實欲彌補之，如此方可討論建都問題。作者對建都有關之事，略述鄙見於下，是
否有當，尙祈大雅指正。

谷風先生很尊重大公設的「勝利完全無缺……打些折扣」一種意見，所以他的結果：「假使我們的勝利是完全無缺的，朝鮮獨立了，東北與台灣澎湖收回了，日本帝國主義徹底崩潰了，我們可以無憂的建都南京，如果勝利有折扣，我們只有內遷武漢，以留進

留餘地，如黃忠能徹底解決，中原的繁榮恢復情況，則我們可以舍武漢而就河南汴洛間選擇一個地方」。

大公報所謂「勝利完全無缺，打些折扣」云云，作者以為大公報是引導全國素負盛名之大報，暴露此種懦弱民族性和不自信心，是最要不得的，無怪少數好像神經過敏的人，聽到抗戰如再抗下去，連我的命亦要抗了的不自信語。要之一個人的信念，當然須具勝利是完全無缺的，不特自信而且使人人共信，才有達到目的之一日。否則自己已不自信，安能自強不息，遑論其他。第一我的意見，國都不妨先行確定；第二我的意見，却與谷風先生的結論相反。換言之，國都地點最好是汴洛，其次是洛陽（汴洛間無適當之地，而汴不如洛，這是顯而易見的），最差是南京，何以呢？爰申其說。

抗戰勝利後，北部和中原的復興，西北的開發，東部的重建，西南的發皇，東北的整理，都應該並駕齊驅，合謀建國之堅固，尤以北部和中原的復興和西北的開發，為最重要。南京今於建都的條件雖然比較的好，但除本帝國主義崩潰後，誰能担保其假仁假

義之帝國主義者，將來不會再有兵臨城下之厄運呢？此其一；戰後太平洋固為世界政治中心之一，不建都南京，儘可振興海軍，例如蘇聯建都莫斯科，亦把太平洋岸的江參戰，海軍辦得很好，此其二；復興北部和中原以及開發西北，却為我國永八整個的大問題，建都南京，對此等地方，雖可遙顧，但因位置太偏東南，離心力太遠，中央總未能盡全力法經營，而且此等地方有一部人，富於惰性，如有中央就近指導，統力合作，辦理總較好，否則敷衍了事，還是不能解決，當然不能達到預期之成效，此其三；以上可視為南京現存不適於建都之重要因素。

作者之所以注重洛陽，並不是以其曾為東周東漢北魏後唐之故都，因為歷史只能說明因果關係，不能圓滿解決此問題，因此問題所含之地理要素，未得詳盡分析之故。就洛陽本身地理說，地位比較居中，據灑河與洛水之間，背邙山而面伊洛，左嵩高而右嶺拔，形勢優勝，向來中實有事，常以此為樞紐。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八日，滬事發生後，國民政府曾移於此辦事，定為行都，亦無多大困難，此可為建都者一；就交通說，雖不及武漢與南

京，但土耳其建都安加拉起初交通亦不便利，只在人為。何況洛陽現有隴海鐵路橫貫其間，將來孫中山先生實業計劃中之南京洛陽線完成，與此相會，當更便利，水路如洛水黃河改善，可通黃海。交通一便，即西北或西南有帝國主義者覬覦，亦可坐鎮中部，指揮如意，而且洛陽以函一帶之人民，多居黃土層中之窖穴，一遇飛鏢立體戰爭，總可減少犧牲之程度。這又與邊防有關，并以此就近鍛鍊勇敢耐勞之回教徒及蒙古人，發揚民族精神，使成勁旅，同時兵士復員又可以此為移民之起點，此可為建都者二；就物產說，棉花、小麥、牛皮、蠶業、蛋粉業以及煤礦等，產出亦富，經濟上諸徐圖發展。且洛陽具有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之調節性，大有裨益於國家之健康，此可為建都者三。

然而較此又更重要者，則為中央政府如在此，可以就近盡全力興辦和國家命脈有關的北部和中原的復興以及西北開發問題。因此等地域，約占全國面積二分之一，如果不及時使地盡其利，物盡其用，那無異中國小了領土一半。年來此等區域的大問題，就是沙漢南移和水利問題。查先論沙漠問題，北部和西北部的氣候，考之往昔，頗為潤濕溫和，但至

近代雨量稀少，非常乾燥，其原因固然很多：有的因森林濫伐，既不能培養水源而調和氣候，又不能使土地堅固而阻黃土塵沙飛揚。向來松樺檜楊叢鬱之處，一則成荒廢例如陝西北部之榆林縣，即以多榆樹而得名，即其一例；有的游牧人的生活，逐水草而居，飄流靡常，此地草原被其牛馬羊駝羣吃光，而遷之他處，一遷數遷，不僅人民生活永不安定，而且青草吃完，朔風驟起，泥沙又易被風吹揚，頓成荒涼；有的因水利不講求，至土地乾涸，僅有的作物被其曬死或淹沒；有的因此帶內陸四周多山，蒸發多而雨量少，花崗岩等因日間酷熱，夜間嚴寒，漲縮之度過烈，造成沙漠更大，一遇乾燥的暴風，塵沙飛揚，咫尺不辨，即俗所謂「刮黃沙」；有的因黃土廣而高低不同，厚薄亦不一致，一旦朔風乍起，輒有黃塵萬丈之概。總觀近來外蒙古的沙漠，先移察綏諸省，繼移陝西等黃河流域，更有向南之趨勢，長此以往，我國不論在經濟上社會上，都受了極大的影響，那末邊疆地方抑任其荒廢而專以江南和粵江流域為繁榮地嗎？我想這當然不是辦法。其次論水利問題，水利問題首推黃河，因為北部和西北部，多為內陸河流，整治較易。而黃河水利只

有蘭州及河套一帶較富。自河曲以下，峽谷崎嶇，而左右來會之各支流，都充滿泥沙，使黃河下流（自潼關至河口）水流渾濁，遠過上流，而灌溉之利，還不及其泛濫之害，從前漢武帝曾有一爲我謂河伯兮，泛濫不止兮愁吾人」的歌詞。外人亦稱「黃河爲中國之憂患」。且河道屢經遷流，自周迄今，決口氾濫有五百多次，平均每五年一次。考其泛濫的原因，良以流域中多黃土層，所納諸流冲刷甚烈，每年含沙量約自二萬萬至五萬萬立方公尺，更占黃河平均水量百分之十以上。且此種含沙濁流，無論其散漫於平原或聚集於一隅，或流入止水的灣，皆可於短期間沉澱至底，所以到下流，河床漸高於兩岸，出海不暢而泛濫遂發生了。尤其在抗戰期中，河患更糟，河道已不照舊路，現自河南花園口決堤，借賈魯河入淮水，一面經洪澤湖流至淮新路（即導進之新河）入海，一面經運河至長江，而黃河舊日經山東入海之道，多已乾涸，或成坦道。我想這樣河患，愈進愈南，累及皖蘇，實爲我民族之大患。我之所以建都在洛陽，便是爲上述諸問題。因爲中央政府設在此，埋頭苦幹，盡全力以赴之，當可減輕沙運南移與河患的解決，而恢復中原的繁盛。

然則怎樣才行？作者相信天定勝人，但亦相信人定亦可勝天，此等區域的改造，第一應速建森林，因為森林是物質建設的基礎，人類生活上所需之食衣住行與印刷等，無不直接間接與森林有密切關係，尤以北部流沙的禍害，水源的缺乏，氣候的乾燥，更非造林預防不為功，何況森林之下，又可培養草原。第二 漠地帶應如法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之改造，法人以工程機關鑿多數噴水井，因此造成許多綠洲，於此綠洲之中，肥沃之沙漠，即能支持無數椰子等之樹叢。第三游牧人之利用土地，概屬無次序的，繼續的與廣泛的，應設法改進其生活與方法，使變為有系統的連綿的與集村的。中央並應派遣獸醫人員以治其牛馬羊駝之疫病。第四戰後各省兵士復員等，河派至此等地域，從事開發，因為宇宙既小，則一民族經若干年代，而文明程度視昔進步之時，自返於其從前所棄之地，此地也昔因文明程度低下，不能開發其可能性，今則文明而能開發之，這就是地理上所稱「歸來移動」。第五河患當依孫中山先生的治河計劃實行，惟河道形勢不一，性質互殊，所以致患的原因雖多出一轍，而施治的方法，却不可拘守陳方，我們本過去建築萬里長城、

運河萬里長堤之偉大精神，以全力赴之。有的宜用疏濬，有的宜用築堤，有的宜用築壩，有的宜用築壩，有的宜用開堤，有的宜用減河，有的宜用水池（即整治河水土流之湖泊，或設立人工之池沼）等等，或獨用一法，或兼用數法，隨時隨地，務求其需費省而收效宏。一旦治理的方法決定，更應進而對於一河流或一湖泊，作整個的治理，萬不可分省治理，因其害處甚多。以上問題，驟視之好像離題太遠，實則常人應抱遠大眼光而具積極改進性之宏願，才是辦法。

至於各位所提出之建都地方，儘可依其性質關係，設爲軍事都市、文化都市、產業都市、交通都市以及修養都市（如避暑等）節，圖謀個別發展，台組而成整個中國之繁榮。上面所說，建都中原，不僅是百年大計，而且使于孫受益於無窮，願中央三致意焉。

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三廿四日東南日報

成都州者

十九 戰後應部蘭州

余文長

——敬說教於錢賓四、王芸生、張君俊三先生

戰後的首都應當在那裏？恐怕大多數人會說「回南京」。本來也是，那裏有美麗的江
南風景，有俊秀的華航人物，煦和的氣候，美味的魚蝦，那一樣不比螺螄殼內的重慶，沙
濱地獄的長安來得好？所以戰爭才打出一點希望來，就有人在那裏作「草菜鱸魚」的夢
了，而且作的人還非常多。我極同情這些人，但是我也不能不冷酷的提出來（因為這是冷
酷的事實），戰後殘破危難的局面豈是「白白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時候？我
們前年起碼還有十五年（三、五個五年計劃）勒緊肚皮建國的日子等着我們，所以當然我們也
不能聽着自然的將自己放在長江裏順流湍下去。

宋時，南京是總理定的都城，但大家應當知道這是海都，還有一個陸都在蘭州。爲什麼總理定了一個都城還不夠，再要定一個？豈不是有點畫蛇添足？這裏面是有深意存

在着的。總理如在今天，當亦不準備將戰後首都放回南京去。

爲什麼？這裏打算就手頭這點貧乏的材料，將各家對於建都的主張做一簡單的介紹。

然後再比較其得失，試作一戰後新首都建於何處的檢討。

一 張君俊先生的主張——建都西安

張君俊先生在他所著西安建都之研究一書中主張建都西安。他列舉了十幾條理由，今歸併其重複及不十分重要的，約可得以下七點：

(一) 從中國歷史上看建都北方的朝代較建都南方之朝代長，從世界地理上看建都北方之國家較建都南方之國家盛（指北半球）。此由於清冷之氣候可使人工作效率高。反之，南方天氣炎熱，工作效率低。甚至居住日久，可使人種退化。

建都北方，運悠長的有：

(一) 唐	一百〇一年
(二) 夏	四百二十一年
(三) 商	六百四十八年
(四) 周	八百八十七年
(五) 漢	四百二十四年
(六) 北魏	一百〇八年
(七) 唐	二百八十七年
(八) 北宋	一百六十六年
(九) 遼	二百〇九年
(一〇) 金	一百一十九年
(一一) 明	二百二十三年 (太祖，建文帝水滸初年都金陵除外。)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一二) 清 二百六十七年

以上自唐堯以後建都北方超過百年之朝代凡十二，共計三千八百六十年。

建都南方，超過百年之朝代僅：

(一) 東 晉 一百〇三年

(二) 南 宋 一百四十九年

兩共二百五十二年。且都是偏安之局。(以上見第二章都城地位是否影響國運盛衰)

又：

建都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北的國家 在 三十三度以南的國家

(一) 英國 (倫敦在五十一度半) (一) 印度

(二) 美國 (華盛頓在三十九度) (二) 埃及

(三) 蘇聯 (莫斯科在五十五度北)	(三) 安南
(四) 德國 (柏林約在五十三度)	(四) 緬甸
(五) 法國 (巴黎在四十九度)	(五) 泰國
(六) 意大利 (羅馬在四十二度)	(六) 墨西哥
(七) 日本 (東京在三十六度)	(七) 古巴
(八) 土耳其 (安哥拉在四十度)	(八) 不丹
(九) 挪威 (奧斯陸在六十度)	(九) 尼伯爾
(一〇) 瑞典 (斯托克赫姆約在五十九度)	(一〇) 阿拉伯
(一一) 芬蘭 (赫爾新金約在六十度)	(一一) 阿比西尼亞
(一二) 丹麥 (哥本哈京約在五十六度)	(一二) 委內瑞亞
(一三) 比利時 (不魯舍約在五十一度)	(一三) 哥倫比亞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一四) 荷蘭(阿姆斯特丹約在五十二度)

(一四) 尼加拉圭

(一五) 其他

(一五) 其他

(見第圖章西安建都與民族復興)

強盛的國家都是建都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北的。建都北線以南的非殖民地即弱小國家。按南京在北緯三十二度，重慶在二十九度，西安在三十四度，蘭州在三十六度。

再以人民體格、育論，據史帝克博士在北平研究中國人的身體，根據二千六個醫生報告，檢查了一萬〇八百六十三人，年齡方面從二十歲起到七十歲。結果：

	男 子 平 均 高 度	女 子 平 均 高 度
黃河流域	六六·六吋	六二·二吋
長江流域	六五·〇吋	六〇·六吋
珠江流域	六四·一吋	五九·六吋

	男子	平均	體重	女子	平均	體重
黃河流域			一三一·五磅			一一一·〇磅
長江流域			一一五·七磅			一〇六·〇磅
珠江流域			一一〇·八磅			一〇一·二磅

再以嬰兒死亡率說：

地點	每千胎兒死亡數
北平 二二一人（朱、徐、赫醫師調查）	
濟南 二九二人（齊魯大學范醫師調查）	
廣州 四九五入（廣醫醫院周魏二醫師調查）	

再以成人死亡率說：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年 齡	每 千 人 中 死 亡 數	
	北 方	南 方
四十歲	十八人	二十四人
四十五歲	二十二	三十四人
五十歲	三十五人	五十五人
六十歲	四十五人	七十五人（其保險公司統計）

（以上見第六章西北建設與民族改造）

首都所在，一定吸引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將這些優秀份子集中到南方炎熱地帶，使其體格精神衰退，於國家方面將趨於衰弱，於民族方面將趨於退化。反之：建都西北則因氣候寒冷，集中於政治中心之優秀份子將永保其優秀品質，而發號施令之政府人員亦可終年精神振作，不趨萎靡，而可使國家強盛久長。這是建都西北第一個理由。

(二) 從歷史上看建都西北者常能利用其地理地位，以建都之勢控制全國，得西北則曷，失西北則亡。

秦以陝西爲根據地兼併六國。漢高祖以陝西爲根據地，戰敗楚霸王。晉以陝西爲根據地而滅吳蜀。隋唐以陝西爲根據地而統一全國。趙宋棄西北而都汴梁與臨安，遂弱而亡。元之攻金從遼夏入甘肅，下陝西，與宋夾攻，金乃亡，元之滅宋，自陝入川，而復順江而下。李自成，張獻忠皆陝西發難，於是天下靡爛，明朝因之而亡。吳三桂，洪秀全不能掌握西北，於是失敗。(以上見第三章陝西之軍事價值)。

這些都是歷史的事實，所以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陝西方輿紀要序中說：「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爲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其實這話中並沒有什麼神秘理由。據張先生的分析不外由於地勢和人力兩原因：陝西地勢乃高屋建瓴，從上向下，是順自然之斜面，故不論勳力人力，皆是順勢推動，用力小而成效大，發難弱而影響廣。又：「川地人民之呼吸」

循環，運動，消化，排洩，神經等等系統皆比平原居民來得特殊與發達。……新陳代謝之作用，亦比平原人民快捷。……平原人民體內之紅血輪，每立方公分是五百萬個，但海拔四千公尺，便增至七百萬個。此因高地空氣較稀薄，生理上為應付需要，增加紅血輪以提供更多運輸氧氣達到體內各部」。（均見第四章西安建都與民族復興）以優越之人民，踞建都之形勢，於是乃易控制全國。這兩點的所以造成，全由於高和冷兩個條件。這是第二個理由。

（三）建都西安地位適中，易除反側，統一可鞏固。南京、北平、重慶、廣州，均偏於一角，於邊疆（尤其西北）有鞭長莫及之嘆。西安地點較為適中，全國各地均可顧及，如有叛亂亦易平定。（見前言）這是第三理由。

（四）為求建國之得掩護，必須先由陸而後海濱，先上游而後下游。建都西北，則可免情感上不知不覺的安而忘危，蹈「大上海市中心」的覆轍。

當我國力未充，空防未固之時，重工業之建設，首先以集中於腹地為宜。此種常識已

爲有識者所公認，似不成問題。但如不建都西北而建都於東南，則人類之愚，當有出於意料者，或將使人昏迷神智而作最糊塗之蠢事。謂予不信，一二八之役，上海市市長身當其衝，創鉅痛深，自應有最深刻之印象。乃不數年間，即在其主持下，以數千萬資財於毫無掩蔽之下，建所謂「市中心區」於當年激戰之江灣。八一三戰起，全作炮灰。此種現象，完全由於將重心置於濱海的緣故。建都西北則可自然而將國防工業中心建設創立於腹地。這是第四個理由。（見第七章西安建都與國防建設）

（五）建都西北則可吸引全國人力財力，解決建設西北問題。

『建都之根據地在西北』。換言之，建國之着手點在西北，而建國之重心亦應在西北。今日開發西北之呼聲高唱入雲，其重要性已爲全國所公認。然而成績並不可觀，如僅止如此，將終鮮成效，但若建都西北，由中央政府直接指導，則全國人才物力集中於此，成績必將突飛猛進，而建國之基礎可定。這是第五個理由。（見第八章西安建都與西北開發）

(六)建都西北可使民族問題更複雜之西，因中央直接指導而解決。

過去西北漢回仇殺，屢次變亂，多由於：(一)官吏無人監督指導，貪婪殘酷，逼人民造反，(二)外人之嗾使。(三)種族宗教不同易起誤會。(四)國內大亂，如建都西北則官吏之監督指導嚴，不至再有過去「天高皇帝遠」之病，而外人挑唆之可能亦必減少。更因大量移民與普及教育，則種族與宗教之成見可漸減低。又因建都西北則國勢必強(參看上諸條)大亂之局亦可免，則民族問題當可妥善協調。這是第六個理由。(見第十一章西安建都與民族感情)

(七)建都西北可以全國力量應付未來之國際形勢。蒙古、新疆亦得以鎮壓。這是第七個理由。(見第十二章西安建都與邊疆安危)

根據以上七個理由，他主張建都西安。

二 錢穆先生的主張——建都長安而以北平為陪都

錢穆先生的「戰後新首都問題」(見思想與時代第十七期)一文很可以補足張先生的

意見，今簡述如下：

「大抵一個國家的規模與精神，有時取順勢，而有時取逆勢。有時守靜態，而有時則取動態。取順勢守靜態則爲『嬰』的時代，取逆勢守動態，則爲進取的時代。中國的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山脈河流，全從西北趨向東南，氣候則西北寒冷東南和煦，物產則西北苦瘠東南豐饒。因此中國人的東南發展，常在一種順境狀態下完成之，而不免帶有一種退嬰之象。中國人之西北發展，則在一種逆境動態下面完成之，而亦有一種進取之勢」。

以此觀察二千年來的首都，則發現建都西北之漢唐等多爲進取的，而建都東南之晉宋等多爲退嬰的。如經分析來說，建都西北，所以造成進取精神，由於：

(一) 軍事上處於邊疆，不能不提心吊膽的奮鬥。

(二) 文化上居於邊區，本燦落後，不能不遷各地人民來，用人工硬造出新文化，所以異人並起，日進有功。

(三) 地形上西北傾於東南，山脈河流全向東南貫注。一切風氣土物，都削於西北而

積於東南，所以如不用人力來逆流推動，則東南常有沉澱壅滯之患，而西北則有寒荒絀落之象。建都西北，則東南人物經濟不斷向西北輸送，於是乃可以血脈流通，要不然，則西北人物經濟羸趨東南，必成半邊麻痺狀況。

(四) 社會上中國向來是農業社會，安定而統一，建都西北則由於自然環境不夠，一切不能不用人工自外接濟，於是不知不覺的形成複雜的動蕩性，這樣可以和農業文化的安定統一相得益彰，剛柔相濟。

(五) 首都所在如人頭腦，放在清新寒冷的地方，則自然精神抖擻，放在溫暖安全的地方，則自然緩緩滯呆了。吾人從高向下，從冷就熱，從曠大處向狹小處，常有一種舒服安隱之感，反之，從低向高，由暖向冷，從狹處入曠處，則易覺有一種奮進邁上之意。倘使中國像一個人，他朝向西北是上進，轉向東南是後進。東南有享用，西北却只有磨練，東南有引誘，西北却只有打擊。東南資保養，西北則只有奮鬥。如果都隨場帶流，則江都，當然只有了了了。

(六)國防上，中國歷來大敵外患在北不在南，無論是西北或東北，總是踴高障下，佔着大地面來掩蓋小地面。以往如此，最近的將來依然如此，人類的大戰爭仍將在大陸上展開，中國是大陸國，將來工農配合，決不怕海上的封鎖，在這民族思潮橫溢的時代，仗着幾十條船艦，運載少數軍隊，要想亡我家，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將來要緊的，還是北方國防線，這就不得不用首都來鎮壓邊防。

他的結論是新中國應建都長安，而以北平為陪都。

三 王芸生先生戰前的主張——建都北平

民二十四年秋冬間王芸生先生看到北方的紛亂局面，中央力量之薄弱，外侮之侵逼，乃憤而作到北方來一文，主張建都北平，載於國聞週報。原文已不在手頭，記得大意是說：首都所在，即全國力量所注，所以應當放在問題最多威脅最大的地方，如此才能激起全國力量集中應付此問題，抵抗這威脅。否則只圖眼前的苟且偷安，把都城放在遠處，則問題無人過問，威脅無人解除，終將這一地區糊塗塗送。唇亡齒寒，一步步的進逼，一步

的削奪，結果則躲在遠處的都城也終將不保。並例舉永樂帝之都燕，乃用以鎮壓北邊外族的威脅，遂使終明之亡，外族猶賴吳三桂之引導方能入主。當時間題在東北，他所以主張建都北平。

但三年前我曾得着他一信。說他現在的主張變了，不過認爲討論戰後首都問題還太早，所以他並沒有詳述他的新主張。

四 黃宗羲先生的主張——建都金陵

明季待訪錄中有建都一篇，主張都金陵，原文如下：

「或問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國祚中危，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玄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陝。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誠使有意而形勢無所阻當。李賊之圍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說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或曰自永樂都燕歷十有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始謀之不善乎？

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爲事，不以失天下爲事者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遊人關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而日以失天下爲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於輸輓，大河之金錢糜於河道，皆都燕之爲害也。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寇之亂煙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饑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饑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匱饑，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歸納此文要旨，主張都金陵的理由約爲：（一）便於逃難，（二）金陵受威脅小，（三）吳會爲人才所集，他處生聚教訓則太費時間，（四）吳會爲天下財富所在，不能不

由中央政府自行看守之。

五 顧炎武先生的主張 建都關中

亭林文集卷六有一篇 勢論，認為天下形勝首 襄陽、襄陽，天下之吭，得之則可制天下。但其晚年走的地方多了，主張似乎也變了，一方面自己卜居華陰，待機而動。一方面在言論上也確定了建都關中的主張。他致黃宗羲書說：

『建都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見明夷待訪錄 代序顧寧人書）

可惜僅見此一句，沒有詳細發揮其主張。檢其日知錄，天下華國利源齊，亭林文集，亭林隨筆中都不曾提及。

六 總理的主張——陸都蘭州、海都南京

對於建都的主張 總理並沒有專著說明，所以關於他這主張的理由，只好從揣度得之，我希望下面的說明不致有太大的錯誤：

(一) 認爲當時的都城北京，帝王官僚氣太重，建都於此，易使政府流於腐化專制。陳英士致黃克強書中曾敘述民國元年：

「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二則民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爲兩代所都，帝王癡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瀾。必使失所憑藉，方足錘鋤專制遺孽。遷地爲良，庶可蕩滌一般瑕穢耳。……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爲適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按此書總理特附錄之於孫文學說第六章能知必能行後，自然是同意這說法的。

(二) 認爲北京受帝國主義的壓力太大。自從辛丑和約以後，大沽口的砲臺折毀，自海口入北京之通道，許設防，列強並得長期駐兵。東交民巷的砲口直指新華宮（當時總統府），外交團無形成一種太上政府，國指氣使，而在砲口下，中國政府自不得不聽命是從。所以要打破外人所加給我們的枷鎖，不能不首先將中央政府從帝國主義砲口下移出來，到一個稍能自立的地方去了。能說的話，做該做的事。

以上兩點是消極的而不能都北平的理由。

(三) 南京的形勢不好，又是掃蕩胡元，克復漢土的民英雄朱元璋復國的根據地，巍巍的明孝陵正象徵着民族魂，所以總理特別愛好南京，在他的實業計劃裏說：

「南京爲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統一處，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長江下遊，兩岸最豐富區域之中心，雖現在已殘破荒涼，人口仍有一百萬之四分之一以上。且曾爲多種工業之原產地。其中絲綢特著。卽在今日，最上等之綾及天鵝絨，尙在此製出。當乎長江流域東區富源，得有正當開發之時，南京將來之發達，未可限量也。」（見實業計劃第二計劃第三部建設內河商埠）而他自己逝世後，也就選定了葬在南京。

(四) 今後海洋的重要，日益加深。數百萬華僑散居的南洋，更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從長久處看，中國總有一天要參與海洋的活動，定都南京可以適應這個需要。

以上四點是積極方面建海都於南京的理由。

(五)但是中國的根本究竟在大陸上。不論是自立，或是立人，不能不先將根本紮穩。這需要在「最適中的地點」築建都以控制全國（包括新疆、西藏、蒙古、東三省），而最適於這條件的，是蘭州。

以上的一點是積極方面建陸都於蘭州的理由。

建國需要相常掩護，屋基必須首先鞏固，有蘭州則可以洽國；世界正義須樹立，弱小民族待援手，有南京則可以平天下。所以這海陸兩都是各有任務的，然而：「國始而後天下平」。

七 其他的主張——廣建陪都

除了以上各家說法外，其餘主張武漢，都洛陽，都重慶的，……都比較不重要。稍微特別一點的是張其昀先生主張廣建陪都：「國父建國方略實業計劃設計為鐵道十許線輻輳之焦點者：有武漢、廣州、重慶、西安、蘭州、多倫、東鎮（在松花江與嫩江之會口）諸地，按其形勢均有成爲陪都之資格。今後應時勢之需要，於西、重慶之外，允宜次第增設

陪都，或不必有陪都之名，而必須有陪都之實。如此合首都而言，全國應有八鎮，則國防計劃方爲振衣得領。於全國號令森嚴整齊之中，仍有分區負責脈絡貫通之效。以外衛邊疆，內輔首都，新陪都之意義其在斯乎？」（見思想與時代月刊第二期張其助：中央與地方均權制度）

八 結論——戰後應建都蘭州

不看了以上諸家的學說，比較短長，申述如下：

（一）反對建都蘭州的理由與其解答。

錢、黃、顧三位先生根本沒有提到蘭州，其所以不曾提到，在語氣間可以看出来，是因爲歷史上蘭州沒有建都過。張先生提到了，但認爲不如西安，因爲：

- 一、西北「際威會大，建都蘭州是一種危險，不如西安的安全。
- 二、在面積、交通、農業、水利上，蘭州都不如西安具備。
- 三、軍事險要蘭州不如西安。

四、歷史上未嘗建都蘭州（見第五章西安建都與中國富強）。

我們現在就拿這四點來作討論的基礎。

第一、我們要知道建都西北的主要精神是進取的，而不是退嬰的。到西北來是找艱難困苦的，不是求舒適安全的。錢先生說得很清楚，漢高祖定都長安時，『匈奴河南王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唐太宗時，甚至『突厥正強，我鉄騎直到渭水之北岸。唐太宗匆忙中輕騎簡從，與之隔水而盟』。正因為西北威脅大，我們更應該面對着他，而不當逃避。自然，如果反問我為什麼不建都迪化、伊犁，那當然是因為還有別的條件不具備緣故。而且事實上如果由於建都蘭州而控制住新疆，則蘭州距西北邊境的距離約與距海南島者相等，我們方嫌其太遠，怕甚麼呢？總之我們將重工業建在腹地，正如飛機師沒有飛機時下防空洞一樣。我們不能說飛機師有與敵機作戰的勇氣就不該下防空洞，也不能因為下了防空洞就減低了駕駛機作戰的勇氣。這兩者似乎是矛盾的，而其實是調和的。

第二、誠然，就眼前看起來，不論是交通，農業，水利，蘭州都不如西安。但是我得提醒張先生，要論這些，不論那一點西安在眼前都遠趕不上南京。我們既然以超越這些小事的遠大觀由贊成建都西北而不建都南京，則因蘭州一時交通，農業，水利上的不如西安，能成爲其不合建都的理由嗎？而且正相反，恰正爲着有這種事實，我們才更應該建都蘭州。錢先生說得好：『洛陽素稱中原，關中僻在西戎，板屋之詩，黍稷之詠，其社會之蕭索，文教之簡陋，自不能與洛陽相擬。故東都教化屬於自生，而西京文物則出於人造。』

正以此故，西漢異人並起，常得額外之才』（見戰後新首都問題）張君俊先生也說過：『須知大西北建設，不是少數喊口號的寶貝所能推動的工作，反是整個國家所應經營的最基本，最扼要，最緊急的工作。因爲這個原故，要加緊促成西北之建設，所以我們主張運用政治的手腕』（見第八章西安建都與西北開發）他所謂的政治手腕，就是建都。正因現在蘭州不如西安好，所以我們要用人造『人造』來求異人並起。正因爲蘭州更需要加緊建設，所以更需黑政治手腕——建都。錢先生很慨然於東漢之僅敢建都洛陽。『未嘗非願借社會

物力運輸之艱難，並造就一般東方人的觀念，然而卻種下了半身偏枯乃至疲癯不健的癥候。……魏晉以下，中國人精力物力，更日萎靡。已再無此大氣魄西都長安，他們僅能運糧於洛陽而止。……依中土之地與天氣，東南移則順，西北移則逆。……」（見戰後新首都問題）衡以「逆運動則運取」之原則，當然蘭州比西安更合條件得多。如果今日我們再「願惜社會物力運輸之艱難，並造就一般東方人的觀念」，而逗留於西安，恐怕將來血脈（人才經濟）流通亦將有疲瘁不健的癥候。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不要再讓千百年後的兒孫感嘆吧！

至於面積，則新都會的擴展當然不必限於舊日城關，更可以在山水環繞的地區中建或縱橫百里的大都峽，蘭州又何必怕不能擴展？這不成理由。

第三、軍事險要的問題很難說，如果一心一意只想著鑽進險箱裏去，則一樑有人能開鑽，電火，把你從箱裏挖出來。如果不捨棄這以精銳而只嬰嬰於退守，則馬其諾防線般堅固不攻，難道還記得不濟嗎？張先生說許多自關中興起的英雄，可是甘二關河，

秦始皇以之併六國，而孺子嬰不能保阿房宮，唐太宗藉之取天下，而明皇不免入四川。則以一種進攻的姿態奉全民之力量於蘭州或者鞏逗留於特山河自固之西安反更有益。而且如果一定要用第三個調兒，說明一處地方的重要性，則『蘭州青山帶河，西控河西走鄜，扼秦疆中亞之喉，東峙六盤險，踞秦、晉、魯、豫之脊，南迤玉樹，徠藏青藏印之遠人；北出蒙疆，收東北俄邊之寶貨』。比起：『東擁潼關，西據大散關，南控武關，北有蕭關，南擁長城，左帶黃河。』（見張書第四章西安建都與民族復興）團團圍住，亟亟於關門自守的西安來，正可見出蘭州之偉大處。錢先生分國家爲二類：一類是單式的自然國家，一類是複式的人文國家。所謂自然國家者，是以自然的疆界環繞着他們自然的民族，如近代西歐的民族國家。無論其科學物質方面文化演進程度如何高深，論其國家組成，依然屬於此類。故英格蘭與愛爾蘭始終不能凝合爲一。『所謂人文國家的意義，正指其國家之創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復爲自然的地形與民族之隔閡所限。若中國人不能進到人文國家的階段，則如陝西一省，所謂關中四塞，沃野千里，東封函谷，西阻隴坂，南抵秦

嶽，北屏河套，正可長爲一個自然單式的國家。……中國人的文化演進，……論政治人文則中國人之偉大表現，舉世莫匹，中國自秦以來，早爲一個人文複式的國家』（見戰後新首都問題）就人文複式的國家如中國者說來，當然需要一個向外延伸如蘭州的首都，比一個四面固封的更多些。我們不應該爲河西二千里的平坦地勢發愁，說敵人容易從這裏進來，我們正應當爲這二千里的坦途高興，因爲這是天賜給我們的走廊，使我們可以更容易的控制西域。謀國的上策是禦敵於國境之外，其次也當禦之於門，說非得在首都附近守險不可，則在此空軍昌盛時代，可謂策之下下策。說老實話，這次我們非出死力經營新疆不可，西北的國防線在伊犁、塔城，決不在猩猩峽以東！我們要慶幸河西的坦途，便利了我們的進軍，而不應當縮到六盤山以東，以退嬰的姿態來『應付』新疆問題。須知不出全力治新疆，而自以爲寶雞天永間的崑山可以固守，則新疆不得保，河西交通之利盡予他人，西安是仍舊處於飛機彈雨之下的。我們的生命線在新疆，而爭此生命線之最要着爲建都蘭州。這樣我們的全力才能盡萃於此。

第四、歷史是人創的，情勢變了，當然可以另創新局，如果一定要以古非今，那第一
次建都西安又有什麼根據呢？

從以上四點看，可以說反對建都蘭州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二) 建都蘭州的理由：

甲、用以上各家的建都主張來衡量蘭州。

一、張君俊先生建都西安的理由，每一點都說明蘭州更勝於西安。

(1) 建都北方寒冷之地，工作效率高，民族素質可不退化。

西安在北緯三十四度，蘭州在北緯三十六度，蘭州較北。

氣	候	西	安	蘭	州
一	月	負〇・六度	負六・九度		
七	月	二八・三度	三二・八度		

(據地理教育一卷三期竺可楨：中國度溫表)

蘭州較冷。

(2) 建都於高地者由於地勢優，人民健，乃能控制全國。西安在海拔一千公尺之下，蘭州在千公尺之上，蘭州較高。

(3) 建都西安地位適中，易除反側。蘭州地位更適中。

(4) 爲求建國之得掩護，必須先內陸，而後海濱，先上游，而後下游。蘭州居西安上游，較西安更爲內陸。

(5) 建都西北則可吸引全國人力財力，解決建設西北問題。西安尙屬西北外圍，蘭州方爲西北重心。

(6) 建都西北可使民族問題最複雜之西北，因中央直接督導而解決。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陝西民族問題單篇，甘肅以西以北，方為民族問題發生地，故蘭州較西安為適宜。且解決民族問題最根本之方法為移民雜居，通婚以混合血統，普及國民教育。但如不建都蘭州，以人力作逆流之推動，人民終將滯留於關中以東富庶舒適之地。

(7) 建設西北可以鎮制蒙古新疆。

蘭州在位置地勢上均較西安更合適。

二、以錢穆先生建都西安的理由說：蘭州也較勝於西安：

(1) 軍事上居於邊疆，不能不提心吊膽的奮鬥。

蘭州較西安更近西陲，更需警覺。

(2) 文化上落後用人工硬造出新文化，乃能異人並起，日進有功。蘭州在文化上更落後。

(3) 地形上西北高，東南低，須以人力逆流推動，乃可能使血脈人才經濟流通。蘭州較西安高，更可發揮逆流作用。

(4) 自然環境不夠，一切自外接濟，乃形成複雜的動蕩性。蘭州較西安環境更不

(5) 首都在清冷處優於在溫暖處，在高處優於在低處。

蘭州較西安清冷，也較高。

(6) 鎮壓北方來的威脅，充實邊防。

蘭州更近邊防，發揮作用更大。

三、以王芸生先生建都北平的理由作衡量標準。

首都應放在問題最多，威脅最大的地方。將來西北問題最多，威脅最大。所以蘭州較適於建都。

四、以黃宗羲先生建都金陵的理由作衡量標準。

(1) 便於逃難。我們不需要這種失敗主義的看法。

(2) 受威脅小。我們應面向威脅。

主張建都黃河流域各地之言論

(3) 人才所聚。我們要推動人才的逆流移動，以免停滯。

(4) 中央政府當自守財富區，我們的政府要守國境而不守財富。

五、衛以總理的主張：

(1) 首都應脫離官僚腐化惡勢力。

蘭州比較最樸實單純。

(2) 不受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

蘭州沒有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

(3) 地方形勢。

蘭州也是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之形勝地。

(4) 控制海洋（但須先確立根據於大陸）。

蘭州爲鞏固大陸根本之要區。

(5) 地點適中，控制全國。蘭州最適中。

以上證明以蘭州作戰後首都較優於任何其他都市。

乙、蘭州之特色。今更引張其昀先生「陸都蘭州」(見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大公報)一文，正面說蘭州之特色，以便使大家不致局局於過去平津京滬時代深種的狹小地理觀念，而能放大眼光，燭照全局。

一、大陸中心。在中國之版圖上，求一疆域之中心，四至八到道里維均者，即爲蘭州。(幾何中心在涼州，蘭州爲接近中心之大都市)。實業計劃中東方大港至塔城線大鐵道，全長約三千英里，而蘭州適居中程。其上方爲西北區域。漢唐經營西域，以敦煌爲門戶，其堂奧則在蘭州，今日恢復中亞大陸歷史上之繁榮，仍當以蘭州爲根據地。

二、半壁瓊紐。自黑龍江之瑣瑣畫一線至華南之騰衝，將全國斜剖爲二，此二部份之人口密度乃大相懸殊，本部與東部三省共二十一省，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四十三，人口則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七。其他西北邊陲七省，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五十七，人口則僅佔百分之三。以氣候言，東南半壁爲濕潤，西北爲燥國。以水道言，前者爲外流區域，後者爲內流

區域。以人民生活言，前者重農耕，爲居國；後者重游牧，爲行國，就面積言。兩者相差無幾。就人口言，兩者相差達三十倍以上。中國地理上最顯著之現象，莫過於濕潤與燥，居國與行國之相對性。當求其圓滿調和。蘭州居兩大半壁之樞紐，然則中國言地本政治 (Geo-politik) 者必當以蘭州爲掌握重心之最大據點。

三、水利濶藪。蘭州附近，富於水利，泉流奔湊，如在水鄉。黃河峽谷，險灘林立，在在可建水電，實可爲電化農業，工業，城市之示範區。而黃河通船，亦以蘭州至寧夏，綏遠爲最著，如能平炸險灘。水運亦可改善。總之，目前地並不瘠，民乃真貧，轉貧爲富之機，自雲力水開始。

四、林牧寶庫。西北爲中國之澳洲，畜牧之發展無限量。祁連山等處，長林豐草，均爲著名之林區，荷造伐有道，材木不可勝用。

五、織造巨鎮。西寧甘州之羊毛集中於此，產豐而質柔韌，拉力綿堅，著聞國際。昔日阜蘭之絨，溫厚光勻，已稱佳產，今後改良技術，將成亞洲羊毛業最大之中心。

六、石油總站。陝北石油儲量較寡，巴蜀油礦尚未成功。蘭州將以擁有新疆油礦，視於東亞，成爲石油供應之總站。而河西水滄發現煤礦，蘭州一帶更將爲重工業區。

七、鐵道動脈。實業計劃規定蘭州爲國內鐵道網八大中心之一，可通全國各地。對外則出塔城伊犁，與蘇聯土西鐵路相接，將來必成遠東東西最大動脈。另一支線由中亞經伊朗伊拉克至地中海，復南行經埃及直達好望角。數千年古道必將復興，而局面之大超越漢唐。蘭州輻輳中心，繁盛前途，殊難限量。

八、貿易焦點。青之出產彙聚蘭州已爲目前事實，待至國際路通，全國物資之吞吐，半由於此，『金城』（蘭州古名）之譽，寧讓『金山』！

九、民族會堂。蘭州以西，漢回蒙藏雜居，悉是中華民族子孫。富之教之，與時俱進。唐代之盛，亦由塞外諸族之血融合中原舊族之中，兩柯相接，乃成異果。將來邊疆各地充分發展，移民日衆，通婚極盛，必認爲民族生命煥發新輝，而蘭州爲我全民族之大會堂。

有以上特色之蘭州，作爲戰後新都，尤無愧色。所以戰後應建都蘭州！

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寫完於西安長青室。

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一六號

第二組 主張建都長江流域之言論

己 主都南京者

二十 讓我們還都南京

李旭旦

首先得聲明我不是南京人，在南京也沒有地產和房屋，所以我主張還都南京，決不是以私人利益爲出發點。我到過北平，也到過武漢，在南京住過六年，也許因爲居留時間較久的原故，對南京有一些感情，但南京天氣，冬冷夏熱，冬天冰雪連日，夏天濕熱悶人，我也不太喜歡。可是我很脚健，最喜郊遊，南京城郊各地，我都走過，當我登謁 總理陵墓，爬上紫金山巔的時候，極目所視，氣魄雄偉，這種印象，常常縈迴在我的心頭。南京形勢，長江環繞於西，幕府山纏互於北，鍾山峙於東，雨花台隱於南。當中的一塊寬平弘衍

的平原，秦淮河玄武湖左右映帶，城郭巍巍，如巨人臥地。張其昀先生說：「南京有高山、有平原、有深水，三種天工，鍾毓一處，世界各國之首都，誠未見其倫」。我覺得南京一地的形勢，實為我國偉大錦繡山河的縮影。

南京有這樣一個雄偉的形勢，又加上戰前多年大規模的建設，無論在天工人工方面，都臻於極境。所以在抗戰以前，到過南京的人，幾乎多少總對它發生些好感。二十六年，首都失守，官民撤退時，那戀戀不捨的情緒，我們應還沒忘記。抗戰六載，勝利在望，國民堅信收復失土，凱旋返都的一日必將來臨，南京實已成為國民心理上最後勝利的目的地。試想，我們能有一天還都南京，重謁總理陵墓，在城北中山路上造起幾座雄巍的凱旋門，讓我們驅車穿馳數過，將是一件怎樣快意的事。

最近數月來，國都位置成了問題，國內賢達，紛紛立言，大都主張棄遷。或言武漢，或言北平，或言西安，甚或言長春，而很少人提起還都南京的話，一若南京已注定是被遺棄的了。南京無辜，我們為什麼要遺棄它？我們且慢論武漢怎樣好，北平怎樣好，西安怎

樣好，甚至於長着怎樣好（因為每個大城市總有它的一些好處，要不然，它就根本不會發展成一個城市了）。我們先要指出南京有什麼不好。假使南京確是不好，我們當然主張遷都，假使南京沒有什麼不好，我們主張首都重地，不應驟漸的隨便變換。從最近報章上討論首都位置的文章內，搜集歸納起來，反對重都南京的理由，大致有下列五點，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理由能不能成立？

一說南京是一個不祥之域。在歷史上過去苟弄偏安之局，決不奠都金陵，如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及太平天國，都是短命的朝代，立國時期最多一百多年，少至十餘年。因此指出「南京建都，不僅不能鞏固國本，反為禍亂之階」。我以為這是倒因為果之論。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及太平天國之速亡，實緣民風萎靡，禍亂自尋所致，決非南京有罪。明初建都金陵，卒奠定明代三百年江山，可作反證。這次抗戰，首都淪陷較早，實由人事未盡，不是南京地點本身的錯誤，而終能長期抵抗，向勝利之途邁進，倒不如說還是戰前建都南京，人傑地靈，南北團結一致，民氣振作的原故。所以凡百事體，

應當先把因果弄明白，不能隨便下斷語。

二說南京不易防守，故不宜建都，此點我最不贊成，依新戰略原則，凡交通便利之地，易於進攻，亦不利於防守，如無堅甲利兵，天下沒有一個地點是可以堅守的，新式武器已能克服任何地形上之阻礙。一地之易於防守與否，不在其地形勢之優劣，而在守土之武器與兵力的強弱。二十六年南京的失陷，非由於它的形勢不好（實際上在世界各大城市中要找一個像南京這樣形勢雄偉的地方，已是不可多得的了。）而是由於那時軍力不足，這是大家所公認不諱的。若是今日西安未陷敵手，是由於西安易於防守的厚故，更爲有識者所不能輕信。交通便利之地既不利的於防守；那末，如求安全起見，只有把首都設在偏僻阻塞的地方了。這斷然沒有這個道理。新戰術上已沒有純粹的防守，欲求固守，必先進攻，所謂以攻爲守，以進爲退，才能克敵制勝。首都之條件在乎交通便利，不在河山阻塞之「天地奧區」，致置身於自絕之境。或曰：南京「四通八達水路得勢，棄手可破」。以見其「無險可守」的缺點，我以爲南京的四通八達，真是建都的最優良條件。至於一

地安全可守，則根本就不存在險難的問題。

三說南京偏處東南，對於西北西南東北邊疆有鞭長莫及之感，而主張把首都設於陝土之中心。我對於開發邊疆的願望與熱誠，素不敢後人，但若是說爲了要開發邊疆就要把國都搬到靠近邊疆的地方去，我認爲絕對沒有這個需要。美國建都華盛頓，後來逐漸向西擴展，以達太平洋彼岸，沒聽說美國把國都移設落磯山中，蘇聯以莫斯科爲首都，近年從事西伯利亞設經，也沒把國都遷到烏拉山畔去。我們今日要建設西北，就一定得首都遷到西安去嗎？又國家的中心地點，決不是指面積的幾何中心而言，應該是一國的人口財富交通文化的重心。根據顧頡剛先生的研究，我國的總人口，農戶、都市、高等教育、耕地、田賦、交通、等中心，大致位於武漢南京之間長江以北的地方，這樣說來，南京並不『偏處東南』，而是比北平西安更靠近些全國的重心點哩！假使定要以國土的幾何中心作國都所在地，那末，埃及和利比亞的首都必須位於沙漠中，巴西的都城就得在叢林中建設了。

四說南京處東南繁富之區，人民優秀，不利民族健康；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一般說

來，我國北方人民體格高大，南方則較短小，但短小的不一定是病夫，浙閩粵諸省人民，短小而不失其精悍，且近代生存競爭，鬥智而不鬥力，東南人民既具秉質優秀，生活於繁富之地理環境中，則東南自爲全國精華之所在。論者曰：「戰後如仍建都南京，政府有意無意之間，必又側重東南之發展，是沿海城市，又重整旗鼓，而在最短期中，東南又將爲我經濟重心……。」又曰：「東南之繁榮，不是民族之福」。（見張君俊：戰後首都問題，載九月七日大公報）我國以農立國，東南各省氣候溫暖，平戶廣衍，農產富饒，因之人口衆多、水陸交通便捷，亦利於工業之發展。東南之爲全國經濟重心，正是地理環境優良之必然結果，無法改變，更不必擔憂。我們正應愛護比精華部份，重整旗鼓，善用其財富，以給養全國，斷無因其過分富庶，反有鄙棄之想。今如移都西北，置東南之優秀人民與經濟重心於不顧，豈非自速衰亡之道。戰前我們建都南京，努力經營東南各省，尙且不能使之勿陷敵手，戰後我們如遷都西北，從前門到後堂，沿海各省勢將更形忽視，正將爲外敵所求之不得的事，那就決非我國民族前途之福了。

五說南京氣候不佳，夏熱而濕，不及北方之優越；我國各大城市，除昆明四時如春外，都是冬冷夏熱，並無太大的差別。北平西安不勝春風沙之苦，武漢夏日溫度之高，且過於南京。此點理由既不重要，也不充分。

總觀上述，反對南京遷都之五條理由，都難以成立。換句話說，南京之立為國都，非特沒有什麼缺點，反而有它特殊的優點。我們認為南京無非，將來凱旋東歸，就應遷至皇上的還都南京。

抗戰六載有餘，我國最大的收獲，即為自信心之增強與失敗心理的根除。勝利不容有折扣，凱歌之日，我國將成為太平洋西岸之盟主，躋於世界四強之列，自無疑義。我們正應自覺國際地位之重要，立足於太平洋上。以與世界列強相周旋，共奠永久和平之基。此為我國家及國民應盡之責職，不容推諉，也無法逃避。我們斷不可在完全勝利之後，反畏首畏尾，轉以示弱，以自縮於貝殼之中。

失敗主義不容再行存在。戰後我國應為國際上重要之一員。孤立主義與閉關政策，已

爲政治上之陳舊名辭。我們慎勿忘中國在新時代所處之地位，對於遠東大局之命運應有積極進取的主動精神。

未來中國的前途，在求海權之建立。誠然，我國目前毫無海軍之可言，而建立一強健之海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我們知道此次戰事的結束，暴日的海上勢力，必須澈底擊破，則自勝利獲得之日起，至少在十數年中，東方海上的威脅，可以不致存在。我們就應利用這寶貴的時日，與英美合作，建立我國在太平洋上之海權，以奠萬世之業。南洋與東北是我國民族之兩大出路，要經營南洋與東北，則以海上之聯繫爲最重要，也最爲便捷。我國以陸國而兼海國，故我來日的建國大業，一方注重在大陸的開發，一方又應注重海外的發展；所以我敢說，中國將來如不能立足於太平洋上，就不能立足於世界。

南京居揚子江三角州之頂端，以河港而兼海港，既不孤懸海上，也不與海洋相隔離；足以統攝海陸之防務，可使我國的國防建設，海陸並重，得以均衡發展。南京地居東北與南洋的中間，將來開發東北和移殖南洋，如巨人之兩手，可收兼籌並顧之效。即以國際形

勢說，其與美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海運航程相等，在世界地圖上，確居於優越的地位。

X
張其時先生審察地理形勢，闡發總理遺教，力主建都南京之論。他在論建都一文中（致饒經先生書，思想與時代第五期），詳解實業計劃中之種種設施，確以南京爲我國交通建設之重點。如以南京爲首都，杭州灣兩岸便成爲首都之外郭，以實業計劃中之東方大港爲國際貿易門戶，而以上海及象山港爲左右夾輔，形勢天成。象山港以舟山羣島爲屏障，港灣深藏，可作最優秀的海空軍及潛水艇根據地，來保衛國都；上海居揚子江口，爲新工業的發祥地，位置仍極重要，中以太湖財富之巨，來培養國本，可說是得各種地利之長。

國都之地位，應兼顧國內與國外，欲求國威之確立與國防之安全，應具有大無畏進取之精神。張其時先生嘗言：「首都之地位實爲一切國防計劃之先決問題，歷史上國都之位，置恆與敵人進攻之方向針鋒相對，且位於國防線之內，所以然者，即所以建立國威，而不

欲示弱於敵人」。又曰：「古時南京建都，內以長江爲控扼，外以淮甸爲藩籬。今日之南京，以舟山羣島爲第一道防線，杭州灣爲第二道防線，古時防禦之目標，爲南下之鐵騎，今之目標爲東來之戰艦。若仍以南渡偏安之舊說，以衡量民國之新首都，可謂時代錯誤」。再曰：「中央政府所在之首都，其最重要之意義，不在物質而在精神，即屹立於門庭重地，而表示大無畏的精神」。我們對於張先生的偉論謔言，真是十分欽贊。惜自去載張先生被派赴美講學，國內立言無人，若使張先生仍在國內，我知先生必將大聲疾呼，爲南京作有力的辯護也。

根據近代政治地理學的一般原理，國家的首都位置，一應求積極性國防之安全，二應位於一國精華所在之中心，三應其地能代表一國之地理特性，四應海陸並顧，策應國際局勢。以衡我們情形，南京實爲建都之首選。

或有人說 建都東南，我海軍落伍，整頓不易，海防堪虞。但我國如欲立足於世界，非儘速建立海軍不可。海軍思想，尤須極力發揚。抗戰期間，僑胞之熱烈報國，與新

本軍蓬勃之朝氣，均足爲戰後重整海防的基礎；若在心理上先示弱於人，則全部建設計劃，均將擱淺，非特首都非安全之區，沿海各地更是門洞開，毫無掩蔽，而大江流域已集工商儉萃之事業，亦將爲人作嫁，敵人之據奪有如囊中取物，所謂建國大業乃不得不退讓於深山，自縮於三峽以內，造成鎖閉狀態，甯有如此道理！

所以爲了泯除失敗心理，建立海國思想，正國際視聽，維護東亞盟主地位，並充實戰術之勝利與建國事業計，我堅決主張：讓我們遠徂南京！

新中華十二月號

二十一 戰後國都問題

雷海宗

近來各方人士都很注意戰後國都的問題。西安，北平，武漢，都有人主張作爲新國的所在地，甚至有人想遷往長春。認爲南京可以繼續作爲首都的人甚少。論者所舉的理由雖有種種，但詳細玩味，似乎都着重在國防一點，國都是人類開化以來的一個政治現象，

主張建都長江流域之言論

二二九〇

過去似乎尚無對此作過系統的研究。我們如果從歷史上推敲，對於今日的問題或容易得一個踏實的結論。

過去人類史上的名都，多為歷史的產物，最少在當初並無特殊具體的作用。巴黎為法國的首都，因為一千年前法國的許多封建諸侯選了以巴黎為首府的一個同僚為國王。當時如果另一個人被選舉，後世的法國首都就必不在巴黎，由此點言，巴黎的首都地位是出於歷史上的一個偶然事件，絕非一個必然事件。柏林為德意志的首都，因為最後統一德國的是以柏林為中心的普魯士。中古時代與近代初期屢次的統一機會都去實現，任何一次如果實現，首都必不在柏林。橫跨兩洋的北美合衆國，首都偏在大西洋岸的華盛頓，實為美國開國時的十三州都在大西洋岸。至於最後勘定今日華府的地址，完全是政黨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由地勢言，華府絕無任何優於其他地址的特點。我們如果不談最近四年所發生的變局，法德美三國都是近代西洋的標準強國，但三國首都的地位各自不同。其中只有巴黎可說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國防的中心。一九四〇年巴黎不保之後，整個法國立

列士崩瓦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至於柏林，它是德國的政治中樞，都是沒有問題的。但就經濟，文化，國防各方面言，柏林雖也相當的重要，却絕無巴黎在法國的地位。至於華盛頓在美國，就又另成一格。我們只能說華府是美國的政治中心。美國的經濟中心在紐約與芝加哥，文化中心在紐約，國防可說根本沒有中心，而是散佈在國內國外許多地點的。但沒有一個人敢說美國不是近代化的國家，或說美國不統一，美國也無人夢想到要另建新都。

中國在先秦列國並立的時代，列國的首都也多有歷史的關係。魯國立國前後將近八百年，首都始終在曲阜。齊國除短期的例外，首都未離臨淄。楚國由春秋初期起即建都於郢（湖北江陵），到戰國晚期郢都被秦人奪佔，不能恢復，楚始東遷。對於當時建都的背景，我們今日已不詳知。但將近千年的期間，國內，國外，政治經濟的局勢，文化的情形，變化必多，而首都始終不變，可見也必是歷史的傳統使然，並無特殊的具體理由。由上面舉出的西方列強與先秦列國的例，我們可以知道首都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國防問題，

也可說不是單純的任何問題。

至於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之後的二千年間，建都的確成了問題，已不再似從前那樣的以歷史傳統為準。一個原因大概是國家太大，不似以前列國並立時那樣容易照顧。小如瓊士的國家，首都在何地點都無關係，但大如漢唐的帝國，似乎絕無將首都建在廣州之理。國家愈大，國防愈難，所以首都的所在地開始以國防為轉移。由秦統一起將近千年的期間，中國的外患總在西北，匈奴，柔然，突厥的威脅都自正北與西北襲來，其他方面雖也有問題，但不似西北的嚴重，秦本為西北的國家，統一中國後，很自然的仍以自己的首都為天下的首都，秦都咸陽，西漢所都的長安也離咸陽甚近。秦漢盛初對匈奴都有就近監視，攻擊，征服的能力。當時交通不便，國家最大的武力不能離危險地帶太遠，以免有事時措手不及。秦以下的太平時期，武力最後都操在皇帝之手，所以也必須在靠近重要邊防的地方建都。東漢建都洛陽，大為失策。因為建都中原，心理上容易看，今日的山西陝西之地為邊遠之區，聽任西北的胡人蠶食鯨吞。晉代的五胡亂華二者是終久不可避免的，但

東漢的放棄長安最少是增加胡人內便利的一種因素。此後中國大亂數百年，到隋唐方才統一，首都又建在長安。隋的發祥於長安只是偶然的事，兩朝的建都西北是受了國防需要的驅使。

隋唐以後，大局開始發生變化。由安祿山起，以今日的北平為中心的所謂河北之地日益強盛。關中前此總能控制關東，但為此舊的平衡難再維持，以河北為中心的關東之地漸有壓倒一千年來控制關中之地的趨勢。唐亡之後，五個控制北方的小朝代。歷史上所謂五代，都建都在洛陽或開封。從此之後，長安永遠未再作為統一中國的首都。這個大變局的原因，在乎大地上氣質的變化。沙漠地帶的範圍，有時擴大或縮小，唐以上的西北邊外雖然荒涼，似乎並非今日的完全沙漠狀態，水草之地較多，可以維持一個強大游牧民族。與此相關的，關中之地也是古來有名的肥土，「關中之地，沃野千里」是戰國至漢唐的標準形容名句。但此種說法，在宋以下就不再聽說了。西北愈益枯乾，邊外全成沙漠，連關中也感受沙漠的威脅，漸漸呈顯今日的貧瘠狀態。中國自古以來的不知護山造林，當然更會

助了關中的半沙漠化。漢唐時的關中爲天下人文的薈萃之區，雖然肥沃，當地的出產也不夠分配，一定要靠關東的漕運來維持。但在交通不便時若要以天下各地維持一個首都所在的半沙漠地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內部的趨勢已使長安不能再作首都。加以西北邊外已無強大的敵人，所以中國也就無需再在西北建都。相形之下，東北邊外的敵人反倒強大起來，因爲東北并未受沙漠的浸蝕，所以按理講來，首都應當建在東北重地的北平，五代時的建都中原乃是苟安之局。可惜就在此時中國把北平喪給契丹。後來宋統一中國。也無力收復，只得仍建都在開封。但開封太偏內地，所以宋就又建大名府（河北大名）爲重鎮，稱爲北京。後來元明清三代，除了明初的短期間外，都建都北平，因爲北平是東北邊防的理想樞紐。

秦漢時代經濟文化的重心都在北方，是無問題的。到唐代南北已有趨於平衡之勢。北宋以下，經濟文化的發展，南方日愈重要，北方日趨落伍，但因國防的關係，首都始終不得不在北方。可見在各方面不能兼顧時，只有以國防爲先。或者有人要問，只在國防要地

設防即可，何必一定把首都設在此種地帶？這也是歷史與時代的問題。在先秦的中國與今日的西洋，一國的首都是否在國防區域，的確無大關係，因為列國並立之下，各國內部都完全統一，都是「近代化」的國家，中央對於全國可以隨意安排與指揮，在對外的關係上絕不受地方的阻礙。但一個大的文化區，一旦成爲大一統的帝國，就很快的喪失近代性，羅馬在未統一地中海世界時，是與他國競爭的一個十足近代的國家。羅馬帝國一經成立，帝國本身始終未能近代化，連羅馬自己也很快的喪失了近代性。戰國七雄都是在任何方面能達到標準的近代國家，秦併六國之後，關中的秦仍屬近代。秦亡漢興，整個的天下都要失了近代性，必須最大的武力操在皇帝手中，天下方能安定，統一已不再是當然的事，而是一部靠武力維持的事。天下既大，交通又不太便利，假定首都不在邊防要地，就有兩個可能的結果。一是天下的重兵遠在內地，邊防空虛，邊地甚至內地的一部就要被胡人侵入或佔領，天下呈現分裂的局面，正統的中國偏安一隅。東漢都洛陽，引起胡人進入塞內。最後到晉時而整個中原淪喪。北宋不能在北平建都，最後使女真猖獗，佔領中原。這兩個例

都屬於此類。第二種可能的結果，就是首都在內地而邊防另委武人帶重兵負責，這在已經喪失近代性的國家，必引起武人專橫甚至篡竊的危險。唐的時期，天下重心已移東北，而當時的人不明此理。未能設法應付，以致河北三鎮跋扈搗亂，最後篡位的朱溫也是一部以河北為背景的。明太祖建都南京，北平的重地由燕王鎮守，結果是到下一代燕王奪位，等位成功後就又改都北京。這兩都是屬於第二類的例。這兩種發展都是未能真正統一的大帝國內的現象。至於真正近代化的國家就不會有此問題。美國並不特別小於中國，但絕不因首都在大西洋岸，而太平洋岸的國防發生問題，太平洋岸各州中也絕不會因而有人出來要打倒華盛頓或在西方另設中央。反之，在今日的陸空的普通狀態之下，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專由國防方面言。首都所在地已無關係。今日的世界，時間已被無線電消滅，空閒已被轟炸機克服，最大的國家如美國或中國的，也與瑞士或比利時無大分別。一國只要已上軌道，已近代化，首都無論設在何地，都可應付裕如。如果不能達到近代的標準，首都無論在何地，國家都有隨時滅亡的危險。並且講到中國將來可能的未來威脅，今日也難

定它來臨的方向。事既如此，我們今日討論國都問題，似乎當把完全根據舊日情勢的看放棄，第一個大前提，我們須要假定戰後的中國可以很快的達到十足近代化的標準。這個前提如果不能成立，一切的問題都無從談起。這點成立後，首都就不再成爲嚴重的問題。但有兩件事似乎值得我們注意。

一是食糧問題。首都與首都附近當然是一個大的食糧消費區。交通無論如何發達，地取糧總比遠路運糧經濟多多。除一言難盡的長春建議不論外，就食糧的供濟講，南京與武漢當然遠較北平與西安爲便利。長江流域是中國最富的糧產區，北平不能比擬，西安更不足道了。

第二個問題值得考慮的是交通。今日的交通分海陸空三方面。任何我們能夠想像的建都地點，當然由陸空兩方面與全國各地可以交通。同時也是由空中可與海外交通的。但海的方面我們應當特別顧到，首都所在地最好是能通海的。無論空運如何的發達，我們很難想像海運會變爲無足輕重的因素。到今日爲止，空運最貴，陸運其次，海運最爲便宜，

這種情形將來恐怕不會改變。首都在沿海地點，對國內尚無直接的重大關係，但關係國際的交通甚大。假定不幸我們將來仍須對外作戰，戰事有利不必說，如臨時失利，而首都近海，必可增加政府與國人對於海洋的警覺性，拚死使海路不要全斷，仍可與友邦在海上交通，接濟運輸都較便利。我們此次抗戰最大的苦腦，就是整個海岸線的喪失。中國將來無論能否成爲一個海上的強國，但再作戰時海上的交通線是最重要的生命線，當無疑間。尤其是假定我們近代化的事業尙未完成時而世界大戰再起，海上的交通線更是我們生死所繫的路線，由此點言，南京與武漢也優於北平西安，兩地都循長江而連大海。北平雖然近海，但是通海。至於西安，在今日的世界各國，無論大小，沒有一個濱海的國家的首都都是如此遠隔海洋的。

至於在南京與武漢之間，並無多大的選擇。就歷史言，南京曾爲前代的首都，武漢連比較的資格都沒有。但這是小事。就地位言，武漢在舊日所謂中國本部的中心，南京似嫌太偏。但這也是末節。南京在中國的地位並不偏於華府在美國的地位。就海路言，南京較

爲近海，地點便於武漢。但在江水最淺時，武漢仍通江輪，所以此點也無大關係，事實上，將來南京與武漢，無論西北向陸或東南向海，都是我們國防的兩個樞紐，大概也是無可置疑的。事既如此，主張放棄南京的說法似乎並無可以成立的理由。與其東張西望，另建首都，何不仍舊保留秦淮河上的名城？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

二十一 戰後國都的選擇

陳正祥

一 人言人殊的候選國都

抗戰快勝利了，戰後的中國將是嶄新而富強，於是大家熱烈地討論着戰後國都問題，報章和雜誌，時常刊載這類文字。有人主張國都應在全國疆域的中心，因爲非但最爲安全而且便於照顧四方；有人主張國都應在國防的前線，因爲迎敵勝於避敵，而迎敵的根本辦法，莫如將國都放在前線。隨時防敵來犯；有人主張國都應在氣候寒冷的地方，因爲世界

主張建都長江流域之言論

上疆國的首都均在北三十三度以北；有人主張國都應在比較窮苦的地方，因為東南一帶太富庶了，不足以培養樸樸的風氣？有人主張國都應在富有歷史傳統的古城，因為迷信「史力」，覺得非定都古色古香的古城，中國便永遠無法恢復昔日曾經有過的繁榮；有人主張國都應在便利開發邊疆的區域；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積極開發邊疆的決心！有人主張國都應在離海較遠的地方，因為中國沒有健全海軍，無法保衛沿海各省。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被提出的候選國都，計有南京、北平、武漢；西安、蘭州；重慶、長春、九江、長沙、等十多個城市。

綜合各人的主張，顯然可以看出三種對立的現象，第一種是國都南方論和國都北方論的對立，例如南京和北平，武漢和西安；第二種是國都沿海論和國都內地論的對立，例如南京和武漢，北平和西安；第三種是國都安全論和國都要塞論的對立，例如西安和長春，各人所提出的候選國都，均有他們所持的一套理論。

二 選民們所持的各種理論

主張論都應在全國疆域中心的人，他們認為西安和蘭州最適宜建都，因為這兩個城市比較最接近全國疆域的幾個中心，到邊全國每一部分，距離幾何相等，四面八方容易照顧，而且從各方侵入的敵人，又不致立刻波及國都，但是我們應該明白，一國的疆域中心並不等於地理中心，地理中心是人口、財富、交通和文化等的焦點，當然適宜於建都；而疆域中心則無關重要，假設一國家定要建都在疆域中心，那末埃及便只得放棄尼羅河下游精華所寄的開羅，到荒涼的沙漠中去另找新都了。至於距離的相與否，在原始驛運時代，固然值得考慮，但在交通發達的今日，業已失去了意義。

國都和國防不宜混為一談，而且現代化的國家，國都位置和國防建設也無多大關係，因為目前對峙的戰爭利器，已可克服任何地形障礙，如無堅甲利兵，普天之下便沒有能永久防守的地方。有人愛引古書，說西安必「關中四塞，形勢險要」其實古代匈奴突厥一再侵擾關中，關中四塞對於刀、弓箭何塞不行，何況傘上滿天，無須預慮遠處而來的今日？又說什麼「居高臨下，高屋建瓴」，其實西安位於渭河谷地，海拔僅有國一六公尺，

對於全國，更不知如何居高，怎樣臨下？國民能努力，則危地可安，人謀不臧。則險峻何用，方與紀要的作者顧祖禹尙且知道：「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關，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却六國而有餘，迨秦末也，拒盜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關，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關而成都不能保也」，爲什麼作了現代的人反缺少這點頭腦！

氣候和民族發展有相當關係，但是氣候的優劣，却不能一概拿緯度高低來比較，有人翻一翻世界地圖，看見列強的國都全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北，三十三度以南統是弱國或殖民地，於是便說爲了中華民族的前途，非將國都搬回三十三度以北不可，其實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大陸的東西兩岸，因爲地理環境不同，同緯的氣候也絕不一致，就拿西歐和東亞爲例，西歐因受山脈走向，海岸分佈，以及盛行西風和北大西洋暖流之賜，終年風調雨順，溫度較差甚小，東亞則屬季風氣候，夏季均較同緯度地帶爲熱，冬季可均較同緯度地帶爲冷，每年雨量前多寡，又變幻無常；即使同在東亞季風區域以內，氣候也有差別，日本羣島所處的緯度和我黃河流域相當，但氣候却和長江流域類似，因之希聲不懂氣候的人，

切勿隨便亂用公式。如只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原因，而僅以緯度的高低分強弱，那末加拿大應該強於美國，北極大陸又強於加拿大，一個民族捷足先登佔領了北極，豈不是便可統治世界了嗎？

錯讀歷史和亂用公式是一樣危險，有人只記得我國古代的都城多在北方。而不知道今日我國的重心已達到東南，有些人更顛倒因果，認為建都南方的朝代一定衰微，殊不知偏安原是國勢衰微的結果，並非國勢衰微的原因，同樣的，建都邊陲只是國力強盛的結果，却不是國力強盛的原因。雖然，祖國悠久的歷史應該尊重，民族祖先的發祥地也值得紀念，但是我們可千萬不能開倒車，因為進取是優秀民族的天性，能競爭的民族才配生存，當一個前進的民族發現了並開闢了最好的土地以後，便不願意重返那困苦艱難的故鄉，若因心血來潮，偶發思古的幽情，而放棄辛苦經營的新田園，非但違背世界潮流，且有負於民族祖先銳意深求發展的期望。

開發邊疆是國策的一部，並不是國策的全部，有人聽說當局要積極開發西北，即以便

利開發西北爲理由而主張定都西安，我們暫不提西北可能開發的程度，而中國需要開發的地方難道就只有西北嗎？戰後滿目瘡痍，東南何嘗不要重建？中原何嘗不要復興？西南草萊初闢，東北資源豐富，又那一處不要開發？並且開發邊疆，也不一定都要建都邊疆，美國開發西部並沒有將國都從華盛頓遷到舊金山，蘇聯開發西伯利亞，也不會聽說要遷都啊。富庶和繁榮是優越地理環境的必然結果，而簡樸的民風却屬環境艱苦的民族，中國目前已經夠樸了。爲什麼還有人主張要建都在比較更窮苦的地方？

中國沒有健全的海軍。原來已是一種最大的不幸，海洋競爭的時代依然擺在眼前，爲什麼還有人不想迎頭趕上而甘心沒落，我國的海岸綫，若合島嶼計算，實遠較陸地邊界爲長，而精華之區又集中在沿海各省，海上失了保障，國都固然可退入內地，但試問沿海廣大的土地，二萬萬的居民，無限的漁鹽菜鹽之利，大多數的工業都市貿易商港和文化中心，也可以全部跟着搬家嗎？

三 國都的位置和建都的條件

選擇國都，一方面固然要有現代的眼光，同時也不妨參攷古今中外國都選擇的實例，讓我們重溫一下本國歷史，便可知在正常富強的朝代，國都總是定在人烟最密，物產最富，交通最便，文化最盛的區域，也就是所謂地理中心，地理中心有移動，國都即隨之移動，中華民族的發展從西北趨向東南，地理中心也從西北轉到東南，因之國都也便從西北逐漸移至東南了。至於當政治腐敗國威不振的時候，國都的位置則每受外族壓力的影響，換言之，就爲了避免外力的威脅，不得不放棄原來的政治樞紐，而遷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遷移距離的遠近和外來壓力的大小成正比，周室的東遷，晉朝的偏安，宋代的南渡，卽爲其例。但這些只是衰弱的不正常的狀態；再如在異族鬥爭的結局中，戰勝民族常常喜歡將國都定於足以鎮懾被征服者的地方，若戰勝者是少數民族，既不願困守牠固有的據點，又不敢深入被征服者的腹地，因此每將國都放在內外兼顧進退兩可的所在，元代及清朝的定都北平，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古代的定都北平，也只可算是一種例外，不能視爲中國地理中心移向東北的論證。

外國的情形，大概可以歸納爲兩類，其一如某國的領土不太廣闊不太散漫，同時全國的自然條件和人文因素都平均發展。爲了四面兼顧便於統治，國都的位置常在疆域的中心，波蘭的定都華沙，西班牙的定都馬德里，便屬此例；其二如某國領土廣大，地形複雜，一半是肥美富饒的平原和邱陵，一半是荒涼窮困的沙漠和高地，則國都的位置便不能定於疆域中心，而只得偏於人煙稠密，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文化發達的地方，華盛頓的偏於美國東北，莫斯科的偏於蘇聯的西方，便是其例。

此外國勢的興替和政策的取捨也可以改變國都的位置，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尙屬閉關自守的狀態，原係定都西京，但後來因欲向海上尋求出路，便將國都從內地的西京建到海濱的東京了，這是海洋國家應有的驚醒。帝俄本來定莫斯科，英的彼得大帝要開闢門戶，準備從事海權的角逐，便突然將國都建至芬蘭海峽的聖彼得堡，但以後知道海上競爭的無望，又將國都搬回莫斯科了，這也是大陸國家應有的覺悟。

經過這一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三個要點來決定國都的位置，第一在正當而有爲的時

代，國都位置應該和民族重心符合；第二在領土廣大地形複雜東部繁榮，西部荒涼的國家，國都位置應該偏于東邊；第三在既據大陸而又臨海洋的國家，國都位置應在能夠兼顧海洋活動和大陸開發的地帶，因之國都位置的大區域便不難決定了。

國都位置的大區域即經決定，那末便可在此區域中再選一個條件最完備的城市，一個理想的國都，應該具備：（1）地位適中，（2）交通便利，（3）人烟稠密，（4）經濟富裕，（5）文化發達，（6）食糧充足，（7）給水方便，（8）比較安全，（9）氣候優良，（10）歷史悠久等十項條件，但是要找這樣十全十美的城市，實際上非常困難，我們選擇國都，只能就輕重之間，比較條件的主要或次要，而決定條件的取捨，又必須根據一國的國情。

四 中國的國情及其戰後應取的姿態

也就

中國幅員廣大，據有大陸而復臨海洋，既是大陸國家，又是海洋國家，總的發展，可海可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進一步檢討中國的地理環境，便不難看出精華所在地偏

於近海各省，中華民族的重心從西北內陸移向東面沿海，也屬無可諱言的事實，本文因為篇幅所限，不能且不必列舉數字佐證，穩健一點估計，中國應是六分海洋四分大陸的國家。

發展

近年以來，航空事業雖有驚人成就，而將來也必更更爲發達，但飛機的運輸力量究竟有限，決不能和海運相提並論，至少今後的數百年間，將仍是海上競賽的世界，戰後的中國如不能插足太平洋上，前途依舊不堪設想，爲了民族的前途，海國精神必須趕快提倡，爲了保護國家的精華，更不可不排除萬難而建設海軍，否則沿海門戶洞開，一切已有的建設事業，也將爲人作嫁。

南洋和東北是中華民族的兩大出路，南洋有一千萬的華僑，素有小中華之稱，華僑對祖國的貢獻太大了，他們的生命財產需要保障，再不容我們忽視了；東北資源豐富，實是我國的寶庫，戰後應需積極開發，要經營東北和南洋，自以海上的聯繫爲便捷，如果不發展航海事業，這個聯繫便不可能，如果沒有海軍作後盾，航海事業也沒有保障。

抗戰的勝利不容有折扣，日本的海權必須完全摧毀，台灣琉球和澎湖列島都要收回，那時我國已是東亞的盟主，躋於四強之列，立足於太平洋上面和世界各國周旋，共同擔當世界永久和平的重任，我們應以戰勝國的姿態，大無畏的精神，進行建國的偉業，用六分力量從事海上活動，四分力量繼續開發大陸，豈可在光榮勝利之後，反而喪首沒尾，讓邊陲地帶弱於人，以致自取衰亡。

五 戰後仍應定都南京

依據上述的理由，作者認為我們戰後仍應定都南京，因為只有定都南京，對內可以促進經濟建設，對外可以適應世界潮流，而且南京又具備許多優越的條件，可以建設成爲一個最現代化的國都。

(1) 南京接近全國的地理中心，換言之，也就是接近全國人口，財富，交通，文化等的中心，可以控制全國的人力和物力，所謂「東臨海，南枕江，西控吳越，北扼秦晉」，不僅不承認是南京適宜建都的重要憑藉。

主張建都長江流域之言論

(2) 南京位于長江下游，以通海而無海濱，既不暴露于海濱，也不和洋隔絕，最足以統制海陸防務，更使我國的國防建設海陸並重，而能夠均衡發展。

(3) 南京地居南洋和東北的中間，既不偏南，並不偏北，將來開發東北和移遷南洋，惟行軍即可收捷籌並顧之效，且其他適當陸運的輻輳點和遠近航運的出發點，海陸交通均甚便利。

(4) 孫中山先生所擬實施計劃中的各種設施，確以南京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重心，南京對於實施計劃中的三大世界港，也有極重要之地位，在南京附近，有東方大港可為國際貿易的門戶，上海可為工業大中心，象山港可為海軍據點，江陰可為江防要點。

(5) 南京有大江有高山，有平原，三種天賦，鐵礦三處，長江環于西，幕嶺山脈于北，鎮江峙于東，雨花台障于南，其間則是一片空地，秦淮河玄武湖左右映帶。對於現代化國都的佈置非常便利，綜觀世界各國的國都，條件少有南京這樣具備的。

我國領土廣大，事實上確有設立若干陪都的必要，據作者的意見，北平可定為東北陪

都，爲經營東北的大本營，廣州定爲東南陪都，兼管移舉南洋事宜，重慶爲西南陪都，担任繼續建設西南之責，蘭州爲西北陪都，主持開發西北的大計，和首都南京合成振衣得領的形勢。

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央大學

文化先鋒第三卷第五期

二十三 三民主義觀點下的戰後國都問題之解決

葉青

最近我見到了幾篇討論戰後國都問題的文章，卽丘良任之「論建都」，張君俊之「戰後首都問題」，陳爾壽之「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大公報記者之「戰後國都宜在北方」，黃孝養之「勝利不容有折扣戰後應建都北平」，胡秋原之「長春建都論」，紀文達之「戰後國都問題比較」，雷壘公之「論國都」等八篇。除末篇發表於十月三至四日的「掃蕩報」外全均發表於九月內的「天公報」。又除末篇未提出國都地點外，全均提出有國都地點，計主張北平者三人，主張西安者二人，主張長春者一人，主張武漢者一人。

我對後任建都問題的意見，於這八人的主張，只贊成以武漢爲國都之說的陳爾壽先生。但祇除主張武漢外，亦主張南京。我以爲現在的或後的國都問題，只是「一個南京與武漢問題」。惟有這兩個地方纔有供我們選擇國都的資格，選由呢？祇爲充足。但在陳述我意見以前，必須把其它意見批評一下。因爲其它意見如果能夠成立，那我的意見就無提議的必要了。我底意見之提出，根本在其它意見之不能成立上。

首先我們從甯鑑公先生說起。他並未提出國都地點。但他有一個原則，即主張以國防爲決定國都的標準。他說：「一國有一國之防，斯一國有一國之國都，」因此他把國都分爲「政治上之國都」和「戰略上之國都」二大類。所謂政治上之國都，即以和平立國或中立立國來決定國都底位置。所謂戰略上之國都，則有「攻勢的國都」，「攻勢的國都」，「攻勢的國都」三類。總之，我對應根據「國防政策」來決定個都地點。

其實，這原則是不動的。國都爲國家統治權之所由寄託和發出，以便於統治全國爲主，非爲便於國防而設，且不限於國防一方面。甯先生不是說過「國都在政治、經濟、文

化而方面，本身所佔有之位置，非常顯明嗎？既然「非常顯明」，我們就不應只注意於國時一方面。

其次我們拿「大公報」記者來說。他在該報社評上主張戰後應以北平爲首都。變成之者有黃孝資與紀文達二先生。但在討論方面只有「大公報」記者說出一點，而且明確。所以我們以他的意見作主張北平一級底代表。他說：「我們的戰後外交是從海洋上接受英美的資本與技術，在大陸上與蘇聯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關係國受危的國防觀點上看，我們應發軍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陸上。所以我們的首都應該建在北方」。他引王船山之言，以爲「首都的位置應該近於邊防」。而且他以為「中原各朝化的歷史事實，除都北方的享國較久，建都南方的享國就較短。……因爲南方較富，政府常在財富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奢麗，派糧課稅就較繁重，國家艱難，民生疾苦，皆不爲感覺其切，就會出亂子，反之，政府若設在北方較貧之區，其施政標準就較樸實，賦比斂知道艱難辛苦，而致節洽，就自然國祚綿長」。那歷所謂北方究何所指？北平。「北平」雖然長中國的

神經中樞，既當東北西北的大陸要領，也不遠於海洋，天然就是中華民國的首都。」

這些意見都是錯誤的。國都非爲外交而設，「由……外交上看」是不對的。國都無論在那裏，皆能辦外交。國防應注重，但沒有要國都靠近邊疆纔能注重的理由。蘇聯西方防德，應遷都斯摩稜斯克；東方防日，豈不又應遷都海參威？說「國家分裂時，鄰近邊疆的割據勢力，因對外忠誠感覺密切，自然悉心策禦」。這與現在的事實不合。東三省原奉系和山東底韓復榘，即可作爲證明。中國歷史上建都北方享國久和建都南方享國短的理由，絕非地區貧富施政樸奢的關係。反之，歷史上建都北方，實皆富饒地區，西安卽是一例。說「北平天然就是中國的神經中樞」，「天然就是中華民國的首都」，而僅以其「既當東北西北的大陸要領，也不遠於海洋」爲理由，未免有些脆弱。因爲當東部中部的大陸要領也不遠於海洋的南京，不同樣「天然就是中國的神經中樞」，「天然就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嗎？所以「大公報」記者主張建都北平的理由，很不充足，而且根本不能成立。

再次我們聽胡秋原領事說。他以爲「假使我們決定今後國都地點，我們便要問：

誰是我國根本的敵人，而什麼地方具有建設我們國防的優越條件。這答案非常明白：我們現在和將來的根本敵人是日本，我們國家的生命線是東北，站在國防觀點，我們的國防應在長春」。這是「迎敵」之道。「且使日本知道神京在此，汝不得正視」，同時，也「必須新中國的政治中心在那裏，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將日寇所播散的妖氛毒氣掃除乾淨」。還有，「長春在中山先生實業計劃中西接西北鐵路系統，南通北平路及北方大港，在地運位置上恰恰是中國的華盛頓，這是長春適於建都的經濟理由。」

這裏，我們看出建都長春的基本理由是國防二字。很可詫異的是。胡先生既認定「國都是一政治問題」，而又把它作單純的國防問題——軍事問題看。確實，國都是一政治問題，我們只能以政治觀點來解決它。國父說：「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衆人之力量便是政權」。所以國都是政治底中心，政權底所在，自以能夠統治全國爲宜。辦到這點，自然合於國防需要。而國防亦是以能夠統治全國爲基礎的。否則不能夠統治全國，有何國防可言？國防是無法單從其本身上獲得解決的。

說要建都，近敵人總是迎敵之道，未免缺乏根據。世上會有因國都靠近敵人就不遷都的嗎？我們看見美國當日本進攻中國佔領安南控備暹羅而威到太平洋上的威脅，沒有看見美國遷都舊金山甚至夏威夷以迎敵日本的事。而「使日本知道神京在此汝不得正視」底話，顯然是一種符籙作用，好比人家門上貼的「姜太公在此邪鬼莫入」一樣。法之國都靠近德國，會有何種符籙作用？那不過便於德國之攻入而已。今不講求國防，而僅以國都作盾牌，決無補於國防。至於說要國都在長春，我們才能很快地將妖氛毒素除盡，顯然是用牛刀來割雞。而且好像國都不在長春，我們就不知道或無方法很快地將妖氛毒素除盡似的。這顯然是沒出息的表示，失掉自信力的表示。如此還能建國，這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嗎？談到長春在國父實業計劃中的地位，那就應知它於遠不及南京武漢等在國父實業計劃中的地位。胡先生利用國父實業計劃以作建都長春的理由，實為胡先生曲解國父實業計劃之表示，亦胡先生不懂得國父實業計劃在建都問題上的意義表示。總之，建都長春論是十分錯誤的見解。

又次我們拿丘良任先生來說。他以為「首都爲一國的神經中樞所在，於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交通上均須佔有優越地位，才能居中馭外，長治久安」。這是對的。但他以西安爲合乎這些條件，就不對了。他說：「西安爲歷史最久的都城，襟山帶水，規模宏闊，戰後定都，最合理想」。他更列舉「西安適合建都的條件」出來，即：「（一）當全國之中心」；「（二）據天地之輿區」；「（三）據交通之樞紐」；「（四）係農業之沃壤」；「（五）爲工業之據點」；「（六）具都市之規模」；「（七）有「史力」之作用」。那末「西安適宜戰後建都」是明白的了。

但是丘先生對於西安的估計。並爲不盡。陳爾壽先生曾指出了三點，我還要加上四點，證明其七個條件之不能成立。說西安「當全國之中心」，從戰後台灣收復說來，自然是對。但此爲地理觀點而非政治觀點。當一國之發展失其平衡時，政治中心與地理中心領土之幾何中心不能相應。國都當全國之中心就屬政治而言。英之倫敦和美之華盛頓。如是證明。如此，則西安就不當全國之中心了。難道國都還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地理問題嗎？說

西安「建天地之奧區」自有理由。但「西賦」所說，合於古而不合於今，當武器進步到有飛機、大炮、坦克車的時代，地形要失掉價值。如以地形險要而言，則重慶優於西安。顧炎武底「關中」士非無兵非兵之語，亦合於古而不合於今。勿論其它，單以人口而言，陝西省不足一千萬（「國民政府年鑑」），而四川則四千一百萬（同）有餘。那一省在這次抗戰中出的官兵多，應是不須統計即知道的吧。這樣，我們還能說西安建天地奧區嗎？顯然不能。說西安「把交通之樞紐」理由甚薄弱。陳爾壽先生言：「若論交通，則武漢較諸西安，條件更為優越」，航空居於中心，鐵路縱貫南北，長江橫流東西。這些都遠非西安所及。所以我們根本不能以西安為交通之樞紐為言。說西安「係農業之沃壤」，亦是合於古而不合於今的話。縱然今有很好的水利，亦抹煞全國農業生產之事業（陳爾壽）太甚。陳爾壽先生指出陝西小麥不足全國產量百分之四（民二十六年）；我則指出其不及湖北、湖南、四川任何一省遠甚（「國民政府年鑑」）。稻比湖北、四川是不用說的（同）。棉與四川等，不及湖北殊多（同）。所以我們同樣根本不能以西安係農業之沃壤

爲言。說西安「爲工業之據點」，是可以的，陝西產棉，西安能發達紡織業；產煤及石油，亦能發達其它工業。但「距離產中心甚遠，及無廉價之水運轉輸」，「希望亦屬有限」（陳爾壽）。總之，西安在爲工業之據點上遠不及武漢、上海、廣州、天津等地。現在然，將來亦然。說西安「具都市規模」，很對。但武漢、南京、北平、上海、廣州等，曾有一地未具都市之規模嗎？恐怕還有勝過西安的呢！說西安有「史力」之作用，自然有理由。但「今昔時代不相同」（陳爾壽），可爲過去之國都「未必可爲現在之國都。即在過去亦不盡都西安，而多所改變。由於時代不同，我們都應「有創造歷史新頁之抱負。封建大陸國之思想，已在長安北平埋葬。共和革命之精神，乃係武漢創生。以起這革命之地立爲國都，則「史力」何等新鮮充沛」（同）！南京亦有此地位和價值。而且「史力」應就整個歷史而言，全部文化而言，不限於「歷史名城」那一點，所以西安有「史力」之作角一事，不足爲建都理由。總括看來，丘先生底西安建都論不能成立的。

最後我們聽張君俊先生來說。他以爲他「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才提出這個「國後首

都問題」，而不敢苟同一腔的推論」，說「南京將仍爲正統的首都」。他反對南京的理
 由，第一在它不是一個「極端安全的地方」。守南京須守淮河武昌等處，「根據史蹟，即
 知南京不易防守」。『過去有非偏安之局，決不奠都南京』。將來就有海軍，亦易遭受空
 襲，况「敵人空軍羽江而上」甚爲容易呢？並且「南京地理位置偏於東南」，「對於政令
 之執行」有不便處。進一步說，「南京在北緯三十二度，放氣候常熱而濕」。此種南方氣
 候，乃民族生理健康之大敵。我們若要提高民族素質，而使體力體力得到均衡發展，就應
 離開南京而遷都北方。方符合民族生物學的原理」。『我們把地圖打開一看，世界一切富
 民強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北方；一切不富而民不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南方』。

所以我們必須定都北方纔是。同時還應有如次的條件：

- (一) 居高臨下，控制全國；
- (二) 地點適中，易行政令；
- (三) 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 (四) 難守國際陸軍威脅；
- (五) 不感國際海軍威脅；
- (六) 便於防空，不畏轟炸；
- (七) 一勞永逸，不再遷都；
- (八) 便於掩護全國建設；
- (九) 提高民族自強氣節；
- (十) 有調和民族感情之作用；

要于「」促成民族生理之歐化。以上各點，皆為歐後首都應具的條件。在候一項，皆不宜
六條首飾。全國昇純以上各條件歸地點，恐怕僅有西安了。

這種「解很難成立。謂都不提民族生物學的問題，而是政治學的問題，它屬於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是用不着的。科學雖可貴，都有一定的適用範圍。超過範圍則不僅無益，亦
且有害。民族生物學只可談民族生理一類事，不該談國都一類事。說「南方氣候乃民族生
理適應之大敵」那末建都北方就絕無除此大敵嗎？不往國都而仍留南方之二萬萬五千萬
人，就無須使「智力體力得到均發展屬嗎？」張先生說「東南愈繁榮，全國優秀人力愈
向東南移動，……優秀民衆生理的退化亦愈大」。但是他又深知東南甚或南方各省自漢朝
到民國人物日多，超過北方，而北方六省則在國時期中人物日少，遠遜南方那種事實。他
到底解釋以為是北方人因外侮、內戰、饑饉而南遷，以致南方民族品質優，北方民族品質劣
而歸緣故。這不把東南乃至南方不會引起優秀民衆生理的退化和北方亦不會引起拙劣民衆生
理之退化之事，與以釋嗎？從國富民強的民族及其都城皆在北方之說，也就不能成立

了。若然，則北方人何至有因外侮而南遷的事？如謂此外侮來自更北之方，則西北利亞何以被征服？加拿大何以變成殖民地？愛斯基摩人何以又未富強？就是先生所說的以代林羅格為首都城的德意志，在七八十年前，不是長期困貧民窮及被征服嗎？」若謂國不富民不強的民族及其都城皆在南方，則何解於斐先生所舉的伊朗，阿富汗、阿利伯、埃及等國在柏古和中古之曾建立強大帝國的事實呢？由緯度和氣候造成的地理觀點，根本不足以說明歷史底變化。均理史觀是錯誤的。現在且進而批評張先生馬離開南京遷都西安之論。守舊景固須守淮河，武昌尤其上海等地，守西安可不太守原，洛陽等地嗎？南京不易防守，西安又豈易防守嗎？日本此次陷南京而未陷西安，果是南京不易防守而西安易防守之證明嗎？南京固易受空襲，西安又能否免於空襲嗎？有海軍亦不離都南京，則英國何以又不離開倫敦羅都內地？過去冀都南京為偏安之局，今日未必相同？我們可以忘去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反而完成中國統一之大業的事實？此由足見南京在地理上雖偏於東南，在政治上却是居於中心，有統治全國的作用。東三省亦未嘗以遠於南京之故而不易戰。至於遷都西安

事之條件，多不能成立。說西安「居高臨下」，乃過去之論。北伐由廣州打到北平，統
一全國，藉此地論打破了。戰事安「地點適中」，乃地理觀點，非政治上之適中，而電報，
電話，全線發達，鐵路，輪船等交通工具，不把地點適中之說粉碎了嗎？美國不支加哥而都
德，必「一橋地」易行政令，說西安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形勢，「昔爲然，於今
則否」全線抗戰，軍事上，惟重慶足以當之。至於「不受國際陸軍威脅」，「不感國際海軍威
脅」，「固於防穴不畏炸彈」，「一勞永逸不再遷都」等四點，西安亦不及重慶。國民政府
遷都重慶，固全遷都西安，卽是有力以證明。「便於掩護全國建設」一事，西安亦不及重慶。
「救濟之困難」與「自氣節」，不是都問題而是歷史教育問題。理由則已說過。「調和
民族感情」作用」，乃繫於民族感，舉國都無異。「促進民族生理之改造」，則誠
如陳壽壽先生所說，應從改良營養和提提倡體育入手。如就氣候言，西安有大陸氣候底性
質，而「風沙乾燥之苦」已甚明顯（陳壽壽）亦不得謂爲良好。而以此改造民族生理，前
已證明其誤，不用多說。總之，南京未可離開，西安未可建都，張先生底見解是錯誤的。

且說現在我把我們所見到的建都問題中的謬論，一一批評過了。總括地說幾句，回都問題不是軍事問題、國防問題、外交問題、歷史問題、地理問題、民族生物問題，而是現實的政治問題，應從統治全國而後軍事、國防、外交、歷史、地理、民族生物等觀點出發之北平建都人類之作用。因此，從軍事、國防、外交、歷史、地理、民族生物等觀點出發之北平建都論、長春建都論和西安建都論，都不能成立。其一致反對南京建都之說，亦不能成立。他們所說的長春、北平、西安，遠不及南京建都之具有建都條件。中國現在，尤其抗戰以後，建都問題只是南京與武漢底選擇問題，絕非其他地點問題。依我看來，南京又優於武漢。建都問題仍以南京為宜。

爲甚麼呢？我有種種理由說明其故，不是沒有理由的。

首先我以建都問題是建都問題之一點，應爲定論。中國需要三民主義，故以建都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爲當前任務。一建都之以三民主義政治思想爲政治理想。那末此新中國底

國都問題應以三民主義爲原則來解決纔是。未有在三民主義政治思想支配下的政治問題應以三民主義爲原則來解決的道理。也只有依照三民主義定出的國都纔是理想的國都，纔合於三民主義新中國底需要。如果三民主義新中國底國都不合於三民主義，豈非此三民主義新中國之一憾事嗎？建國不能違背三民主義，建都又豈能置三民主義於不顧？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三民主義者尤其應該注意纔對。

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依照三民主義決定國都，就是依照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決定國都。

民族主義底基本意義在於民族國家底要求和建立。民族國家含有獨立國家和統一國家的意思。民族之要求和建立獨立國家，不是民族中各份子及其所佔各地方有同樣的覺悟與力量，而只是某些份子及某些地方。此等份子即爲獨立國家之人的中心；此等地方即爲獨立國家之地的中心。而這些中心就是獨立國家能够建立的所在，實爲獨立國家底基礎。國都必奠定於這些中心纔能統治全國。如此，則排除滿清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之以南方爲

中心，便復顯然。前者，起義武漢，定都（臨時政府所在地）南京，而滿清即爲之顛覆。後者則發動於廣州和上海，而武漢九江收回英租界，南京收回海關部份權利（提高稅率），宣布廢除治外法權，又南京與武漢重慶相繼爲抗日戰爭之根據，閩粵湘粵桂川黔滇等省先後所供給的人力物力至爲巨大。這不可以表明獨立國家底中心在南方因而閩都亦應在南方嗎？至於民族之要求和建立統一國家，亦不是民族中各份子及其所佔各地方有同樣的覺悟與力量，而只是某些份子及某些地方。此等份子即爲統一國家之人的中心；此等地方即爲統一國家之地的中心。而這些中心是統一國家能夠建立的所在，實爲統一國家底基礎。閩都必定是這些中心極能統治全國。如此，則消滅割據完成統一的運動之以南方爲中心，便很顯然，辛亥以後，以北方爲中心的袁世凱之統一，只是曇花一現。吳佩孚，則不過軍閥野心而已，此外亦不少其人，無須一一。然而全皆失敗。但是以南方爲中心的國民政府之統一，則獲得成功。始則北伐勝利，消滅了北洋軍閥；繼而由南京出發，消滅了封建的，「民主的」，「蘇維埃的」種種割據勢力。這不可以表明統一國家底

中心在南方，因而兩都亦應在南方嗎？還有民族主義看重民族文化。顧父在「民族主義」演講中即是如此。民族文化底發展不平衡，所以有其中心地帶。此中心地帶，文化發達，人物繁多。有以研究歷代人物底分佈來發現中國文化中心底所在。這裏，我以張君俊底「歷代各省人物消長比較表」爲根據。此表在其「中國民族之改造」一書底第二十八頁上，是爲節省篇幅不錄。我們看此表，可真由前漢至民國，北方秦冀晉豫魯齊六省之人物由多而少，南方蘇浙皖豫鄂川湘閩粵桂黔滇十二省之人物由少而多。在清代，北六省共產人物一三三六名，而南之蘇一省却獨產一三三三名，浙亦七一七名。在民國，北六省共產人物四八五名，而蘇獨產六〇〇名，浙亦五二二名。這不表明文化中心在南方而尤在東南之一舉嗎？所以幾十年的文化運動，如翻譯，介紹，批評，出版等，無不始於南方又盛於南方。國都應在文化中心方和統治一國之基礎，力量和作用。世界各國底事實可作證明。倫敦、巴黎、羅馬、柏林、莫斯科，不是英法德蘇俄文化中心嗎？所以中國底國都應在南方。這樣看來，民族主義無論就民族國家或民族文化說，均都的結論，便是如此。

「民權主義底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有了政治力量，人民便能管理政事。

國父說：「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所以民權主義是看重人民的，以人民為國家之主人的。國父因此在「民權主義」講演中從民開始。他說：「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甚麼是民」。確實，不知道甚麼是民，又如何知道甚麼是民權呢？而「書經」上的「民為邦本」，「天視自我民視」一類話，「孟子」上的「民為貴」，「君為輕」一類話，國父均以為是中國有民權思想的證明。如此，則民權國家之應以人民為基礎，便很顯然。從而人民愈密集的地方，愈有基礎作用。很對，民權國家不應以地曠人稀的地方作基礎。這樣，在全國人口共四萬萬六千七百多萬內，占有二萬萬八千三百萬的南方（均據「國民政府年鑑」），便算是人民密集的地方了，它比北方多一萬萬，而南方人口最集中地方是由蘇浙閩粵贛皖鄂湘川所構成的地帶，其中有二萬萬四千二百萬之多，佔全國人口底過半數。可見南方尤豈東南是中國這個民權國家底基礎了。其實，不僅從數量上說如此，從質量上說亦如此。民權主義以建立民權國家為主。而南方人民首先有民權國家底

覺悟。他們起來爲民權國家而奮鬥的人數最多。其品類亦甚繁，有學生、華僑、新軍、會黨。起義多在南方，次數亦多，地域亦廣。而武昌發難，全國響應；南京攻下，革命成功，這可見南方不僅有要求民權國家的意識，而且有建立民權國家的力量。那末民權國家底基礎便在南方了。因此，統治此民權國家之全國的中心，亦非南方莫屬。把國都定在南方，那是能夠統治全國的。依照民權主義決定國都的結論，便是如此。

民生主義底民生，意味着食衣住行。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三講上明白說民生底需要爲食衣住行四種。在「建國大綱」第二條上亦明白把民生解作「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而「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爲原則，第三講爲食，第四講爲衣，未完之第五六兩講爲住和行。於是民生之意味着食衣住行便成定論了。食衣住行從生產來，經過分配而後纔入於消費過程。所以「國父」說：「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此生產和分配即構成經濟。所謂「經濟學之概說，千端萬緒，分類周詳，要不外生產分配二事」（國父），即可作爲證明。這樣，民生主義

就是經濟思想，須從生產分配着手了。以言乎生產，在農業，是南方勝過北方。稻、茶、蔗、絲、麻等即是如此。綿、然、惟麥、豆、皮、毛稍遜。在鑛業，就煤、鐵、石油說，當然北多於南；就銅、錫、銻、鎳說，則可謂爲南之特產。在工業，若合外商，官辦，民營而言，絕對是南優於北。舉凡紡織、絲綢、電氣、造船、機器、兵工、火柴、烟草、食糖、麵粉、瓷器、夏布、造紙、肥皂等等，莫不皆然。因此，在商業，就對外輸出和國內貿易等言，亦皆南優於北。而與鑛鑛工商有關的金銀，公司與交通如輪船、汽車、電報、航空等，亦無不南優於北。那末南不爲生產底中心區了嗎？以言乎分配，在思想上，由本國發生者（民生主義）和由外國輸入者（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皆盛於南方。而由本國發生者，則成爲了建國原則之一。在實踐上，如黨之興起和農工之運動，是以南方爲根據的。而中國國民黨則且獲得成功，永居領導地位，掌握中國命運。總之，民生主義所要求的生產之發達和分配之合理，因而它所達到的民生之滿足，要在南方纔有其基礎。這就是說中國底經濟中心在於南方。民生國家要以南方爲支柱，纔有統治全國的力量。依照

民生主義決定國都的結論，便是如此。

總括地說，民族主義指出民族運動和文化運動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族國家之中心在南方；民權主義指出民權運動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權國家之中心在南方；民生主義指出民生運動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生國家之中心在南方。從而南方就是民族、文化、政治、經濟底中心，亦即國家底中心了。三民主義國家不能不以這些中心為根據。如此，它底統治全國不但容易，而且建設全國亦如建造房屋之有地盤然。確實，三民主義國家是不能離開三民主義運動底中心的。反之，三民主義運動底中心即為三民主義國家底中心。所以戰後國都問題依照三民主義來解決，那末，都就應該在南方了。捨中心而往邊緣，即捨文化、政治、經濟之中心而往文化、政治、經濟之邊緣，則三民主義以及國家都如魚失水，無所憑依。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要統治全國必於其中心。捨朝市而到窮鄉僻壤，從何爭得名利？捨中心而到邊隅曠曠之地，又從何統治全國？

這樣看來，三民主義運動底中心就不在北方了。因而三民主義國家底首都也就不應在北方。

方了。這是很自然的結論。當然，這並不是說北方毫無三民主義運動，因而就爲三民主義國家所輕視。否，它是有的，且應予重視。不過它所有的，在量上和質上都遠不及南方。因此它就沒有中心底地位。其應受重視的，在於北方，因而東北和西北，都爲三民主義建國所需要。這就不但「建國基礎在西北」（丘良任引語）底話是正確的，我們亦可說建國基礎在東北呢！但重視是一回事，國家對於它底領土，就是沙漠和海灘亦加重視，然而要把領土對於國家的效能區別一下，則又是一回事。進一步說，在建設上的重要是一回事，但可否作建設之根據則又是一回事，已否有很多建設因而能否爲國家之中心同樣又是一回事。中心就事實而言，就統治全國之便利而言。所以說三民主義運動底中心不在北方，因而三民主義國家底首都不應在北方，係就一方面而言，並無輕視北方之意。明白這一切，我們當然可以說，依照三民主義，國都不應建於北方而應建於南方了。那些主張國都不應建於南方而應建於北方之說，顯然忽視三民主義，沒有依照三民主義來解決戰後國都問題。

但是，三民主義合於中國需要，已成定論。所以我們應該依照三民主義來解決戰後國都問題，這不僅合於邏輯底需要，也縱合於中國底需要。那末我們以為國都應在南方之主張，就是戰後國都問題之正確的解決了。戰前，中國固須實現三民主義，應建都南方；戰後，中國尤須而且正好實現三民主義，更應建都南方。這是一定的道理。

我們根據三民主義以為中國底中心在南方，所以國都應在南方；也許要被人看作是有成見的主張，沒有客觀的事實作證明吧。而那些以國都應在北方為言的，常常訴諸歷史。以為歷史指明國都應在北方而不應在南方。現在我們亦要訴諸歷史，從中得出戰後國都應在南方而不應在北方的結論來。

關於中國歷史，我在二十四年四月出版「研究與批判」創刊號中發表的「中國歷史底動向」一文，說得明白。現在我想使中級引一些出來。

「原來中國底歷史，其發端於黃河流域，即由現今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底一小部份所組成的地帶」。我們漢族是比夷狄戎蠻等人「首先」到農業經濟的，而那個地

帶肥沃遂成爲它發展的基址。「農業發達，生產剩餘，便有了商品，於是農業產出商業來……商業底發達又與工業以刺激」，附屬於農業和商業的手工業遂日益獨立，「日益進步」。（「中國歷史底動向」）。因此那個地帶就成爲了中國底經濟中心，觀於齊桓晉文（及其後）之盛威和最久的稱霸以及秦穆楚莊之向中原爭霸等事，可知那個地帶又成爲中國底政治中心了。而西周底文物和春秋戰國底學術思想之燦然大備，更證明那個地帶之成爲中國底文化中心。這種中心底意義簡直使那個地帶獲得「中國」之名。所謂「中國」，不是居於天下中心之國的意思嗎？這種情形，就到戰國時代，亦復如此。齊宣王之欲「蒞中國」，「朝秦楚」而「撫四夷」孟子之謂「南蠻缺舌之人」，「北學於中國」，卽是很好的證明。

這個中心底力量，尤其文化，是要向外擴張或蔓延的。但「東邊是海，西邊和北邊都不宜農」，（「中國歷史底動向」），且有阻礙。南邊素受影響，並且與交通。而「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又均肥沃。於是向外蔓延就成了向南蔓延」。（「但土地底肥沃在農業支配

其生產時變成了經濟的因子。而且對於農業底發展有決定的作用。因此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逐漸媲美黃河流域。商業和工業亦復如此。手工業還有超過之處。所謂蘇廣雜貨，是馳名全國的。（阿）。這種發展過程，由於秦之完成統一和設置郡縣，把南方與北方同視，漢之封宗室於南方，並有賢吏底治理（如文翁治蜀），以及吳蜀之建國，東晉之南渡，南北之統治，宋室之南遷，而逐漸完成。從而南方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化上的發達，也走到相當地步，幾乎可以媲美北方了。觀於吳蜀之抗魏，南朝之抗北朝，南方人物自漢以來之日益繁多，而可益信其然。

但北方底中心地位並未動搖。秦雖把中國擴大，概置爲郡縣，但仍都於北方。楚漢相爭亦在北方。漢勝遂有天下，建都北方，所有南方底割據和叛亂皆被削平。晉滅南方之吳蜀，完成統一，仍都北方。隋亦起北方滅南朝而統一中國，唐亦起北方平南亂而統一中國，皆定都北方。宋同樣起北方同樣平南亂完成統一，定都北方。元亦然。中國歷史從古到元皆以北方爲中心。爭天下者，即爭統治全國者，皆起北征南，完成統一，定都於北。

從來有託南征北。獲得統治全國之權者。而定都於南的，皆不得志於北方，或不得勝於北。則成爲偏安之局。那些不明白這種道理的人，往往以爲歷史上建都北方或「歷史上建都西安，是由國防的觀點出發的」（胡秋原），顯然錯誤。其以歷史建都北方爲「居高臨下」者，亦屬皮相之見。

但南方底發展，特別是由秦至元，日益增進。到元底末年，却呈出勝過北方之勢。它曾一時取得了中心底地位。明太祖起於南方，一戰勝南方諸國，便造成奄有天下之局。其後出師北伐，元及其將領以及其它割據勢力皆敗亡或投降，及用兵西南，更獲成功。太祖於是統一中國，建都南方。但此中心地位尙未確定和鞏固，所以成祖遷都北方，滿清亦由取於北方而覆明室，滅南明，擊滇南之三藩，統治中國，定都北方。到滿清中葉，歐洲工業革命後的近代工商業，發展及於中國。它「渡海而東。臨海又較近歐洲的南方，獲得着外來的助力，走上工業革命底道路。廣東尤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勢，首先成爲中國近代工商業底巢穴」。由此沿海而北，遇着長江。長江在輪船時代最便交通。因而兩岸底

工商業就繁昌起來。」（「中國歷史底動向」）。其後續沿海北上者，直到渤海沿岸。但長江流域以南有經濟中心底地位。並且由於歐洲文化之隨其工商業以輸入，這個地帶遂開風氣之先，文化發達。五四時代底文化運動雖開展於北平底五四運動，然居領導地位的「新青年」實出版南方，且為南方人所主辦。就是北平底五四運動，亦受「新青年」底影響，可以多數南方學生為基礎的。所以南方實為中國底文化中心。

一「這就表明了幾十年底新運動為甚麼起於南方，為甚麼為南方人所領導，為甚麼南方產生革命家甚至革命羣衆，廣東為甚麼成爲了革命根據地」（前文）。的確，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成立於南方，辛亥前的十餘次革命，亦皆發生於南方。其實，不止革命爲然，就是維新和立憲亦莫不皆然。戊戌變法雖在北方，實以其為王朝所在地之故。而發起和領導這個運動的有翁、梁、啓超、及六君子中的多數人，則皆為南方人。蘇浙閩預備立憲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湖南憲政公會、廣東自治會等，以要求立憲爲事，造成國會請願運動。以後各省諮議局代表集於上海。組織國會請願同志，連續爲三次之請願，卒有種痘

預備立憲期限的上議。而革命之事終於辛亥告厥成功。中國由帝制變為民國，定都南京。從此一結束了數千年以北方為中心的君主政治，展開後此之新紀元。這是由南方起事掃平北方清廷並定都南力的第一次。後來袁世凱改都北方，並以北洋力量解散國民黨，罷免其數省都督，派兵進駐南方各省，恢復帝制。而南方底討袁運動，由癸丑至丙辰，日趨發展，卒至顛覆袁世凱，恢復共和。這是由南方起事掃平北方洪憲的第二次。以後，以北方為根據的軍人，繼續破壞共和。既毀約法，又行南征，且夢想統治全國，有所謂「武力統一」者。南方又起來反對。由護法而北伐，卒田統一廣東而克復長江而開兵北平。並使東三省易幟，全國皆掛青天白日旗。北洋軍閥失敗，國民政府遷都南京。這是由南方起事掃平北方軍閥又定都南方的第三次。不久，南北各省，除東南一隅外，出現新舊割據勢力。有封建的，「民主」的，「蘇維埃」的種種。它們隨時另組政府，到處另組政府，以反對中央，破壞統一。國民政府四出征討，或間年一次，或一年一次。或連年不絕。尤以對北用兵之次數為多，戰爭亦烈。然而結果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至統一全國。這是南方起

事補平北方割據乃至別方割據的第四次。於是「從來中國歷史底支配都是由北而南的，現在却變成由南而北了。代替南征的「北伐」，很有時代意義。」（「中國歷史底動向」）。歷史變化了。

這個變化，就是「中國底中心，所謂中原者，從此換了地方」（同）。它由北方變成南方了。這在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軍事上無不如此。因之這些方面底「人物，乃至整個社會底領袖份子，大半都是南方人。這在朱君毅底「民國十五年內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民黨代理人物之地理的分布」和褚紹唐底「當代我國名人之地理分布」內，表現得很明瞭。（同）。而中國中心在南方一點，抗戰尤足以有力的證明。九一八以後而黑吉遼熱失，七七後未久而冀察晉綏魯豫又失，外蒙未參加抗戰，結果支持抗戰六七年之久而還可勝利可言的，除閩陝甘甯青新出有若干力量外全由南方負責。抗戰中的建國，情形亦復如此。這不把南方之能對內統治對外抵抗一點表明了嗎？其爲中國底中心或基礎，確是千真萬實，而不可動搖。

中國歷史底發展和動向證實了三民主義的建都南方論之合理。此論真是戰後國都問題正當的解決。那不懂中國歷史底發展和動向的人，還說「我們若以爲中國歷史尙有可以借鑑之處，則以後之首都」却應離開南方而遷往北方，特別是其中的西安。（張君俊）。

他不知道我們借鑑歷史是借鑑整個歷史，不是借鑑其中定都西安之一事。而我們所借鑑的歷史，是變化的，並非一成不變。因而有時代底更迭。如此它是一成不變的，則過去定都北方，現在亦可定都北方。然而其如歷史底變化何！所以把歷史看作一成不變的樣子去借鑑它，顯然違反歷史，不懂歷史。因此，說「過去苟非偏安之局，決不奠都金陵」，因而現在「也不該建都南京」（張君俊），如果建都南京，亦必造成偏安之局，同樣是違反歷史，不懂歷史的話。過去爲偏安之局者，現在不會爲偏安之局。彼一時，此一時，形勢已非，何能一概而論？現在中國底中心在南方，國都亦應在南方。這是統治全國的要求。

三民主義確立着的國父，深知此理。他底三民主義觀點，使他提出定都南方的主張。因此他不知不覺地把握着了中國歷史底發展和動向，明白中國底中心在於南方。現在我們

要把他底主張研究一下。

關於民國建都問題。國父主張在南京。當着民國元年他被選爲臨時大總統時，即籌臨時政府設於南京。爲甚麼呢？因爲他深知南京在革命中的地位之重要。他說：「武漢軍舉，……天下響應」，蓋「吾黨之士……不約而同，各自爲戰，不數月而十五省光復矣。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禮。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萬幸之大局因以益振。」這就是說，在辛亥革命中，武漢很重要，上海尤重要，南京則上接武漢而下鄰上海，故最重要，成爲革命底中心。民國政府是革命政府，應設於南京。他在清帝退位，南北統一，行將離職以讓位於袁世凱時，爲文祭明太祖，一以報告漢家之光復，一以陳明後人繼承他「廓清中土」之「復光大義」，以慰其「在天之靈」（國父）感這件事看來，則他之主張定都南京，亦含有恢復明太祖舊觀的意思。那末主張定都南京一事，不可說是中底中心到元末而移至南方或南方發展到元末而獲得中心地位之再度認識。

嗎？國父把握着了中國歷史底發展。所以他主張定都南京，是很正確的。

還要知道。國父對於這個主張甚爲堅持。在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時，他毅然讓位給袁世凱以免再起戰爭。但他堅決主張政府應在南京，袁世凱須來南京就職。他說：「如果大家一定要和平解決，讓袁世凱做個總統，固然也很好，但我們應該叫袁世凱到南京就職就職。因爲北方，尤其北京，是幾百年來帝制派的中心，舊官僚的淵藪。不離開北京的總統，民主國家的精神是決不能表現出來的。」那時，他給人一個電報上說：「十五日參議院於本總統及內閣總理解職後即選定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仍以南京爲臨時地點，須其親來接任」。他直接致袁世凱電有云：「今所急需者，但以新民國暫時中央機關之所在，繫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墟社尙存之感。則燕京舊值爲閭邑，寧府首建爲新都，非特公之與文，必表同意於國民，卽凡南北主張共和，秉首於舊日腐敗官僚政治之羣公，寧有間焉？」這是國父對於建都主張南方面而不主張北方，主張南京而不主張北京的鐵證。

「至竟在擇把權應讓由參議一事，僅說『北方，尤其北京，是幾百年來舊制派的中心，舊官僚的淵藪』，可見北派是君主政治底中心而非民權主義底中心了。當時所推倒的帝制派和舊官僚，是滿清王朝及舊制。那末他那些話底言外之意，就以爲南方是民族壓迫底中心而非民權主義底中心了。這樣，在相反方面，豈不等說南方是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底中心嗎？在北方中的北京，尤其是一帝制派的中心，舊官僚的淵藪」。民國而建都於此，即是「任天下憤廟宮未改之嫌」，「使官僚有城社尙存之憾」。非「主張共和」者所應爾。所以「不離開北京的範圍，民主國家的精神是決不能表現出來的。」那末「參府首建爲新都」，豈不表明南京之爲民權主義底中心嗎？誠然。而「國父底祭掃明太祖，又豈不表明南京之爲民族主義底中心嗎？當時主張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同盟會，又主張民族主義。辛亥革命爲同盟會所領導，及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那末爲革命中心的南京，就是三民主義底中心了。所以「國父主張建都南京，是依照三民主義而又適合三民主義的意見。」這裏要說的，是「國父對於北京感北存，深惡痛絕。彷彿有只要離開北京任何地方皆

無不可之意。民國元年袁世凱被選爲臨時大總統後遷主建都北平，不肯來南京就職。當時湯壽潛和平統一的革命黨人竟讓了步。國父亦只得聽之。但他辭職後往游北平時，仍堅持其舊日的主張，認遷都爲不可緩。報載他底談話，說他「極主張遷都，其地點或在南京，或在武昌，或在開封均可。謂北京乃民國首都，而東交民巷乃有大砲數尊，安置於各要隘，殊與國體大有損害。且北京乃前清舊都，一般腐敗人物，如社鼠城狐，業已根深蒂固，於改良政治頗多掣肘。又以地勢衝之，北京地點偏於東北，當此羣滿多事之秋，每易爲外人所挾制。故遷都問題實爲目前之急務。」同時，他在北京參議院講演，即以遷都爲題。他說：「以地勢論，北京本可爲中國首都。……無如庚子後，國權喪失，形勢一變。南據險要，蕩然平夷，甚至……外人居留，特殊區域，砲台高聳，兵隊環集，是無異限於外人勢力包圍之中。……況都城地點。北鄰兩大強國，……一旦有變，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北京內外受困。如此，可知時勢不同，斷難拘守舊說。」遷都到何地去呢？他說：「至於地點，則長安、太原、武昌、南京，無處不可。春間武昌南京之爭，皆不成問題。」

我非謂武昌離海較遠，即可圖存。……不過目前要擇一離外人稍遠免於就近受縛如北京之地者，俾得便於自由練兵，從容活動耳。」

這些話，第一表明 國父反對建都北平。其理由要不外北平反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即與三民主義背道而馳之點。至於 國父提出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數地，好像北方底長安、開封、太原亦可建都者。其實，證以前引「北方……是幾百年來帝制渡的中心，舊官僚的淵藪」那句話，則長安、開封、太原不過堅主離開北平的讓步之而已。觀於他在南京時堅主建都南京而發信其然。至於武昌底提出，尤其「我非謂武昌距離較遠即可圖存」底話，好像 國父主張建都武昌似的。其實這也是「彼善於此」之意，言武昌總比北平好。還有， 國父提出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又謂其「均可」，或「無處不可」，似乎對於國都沒有主張一樣。實則這是他在北方的謙遜表示，故以商確態度對人，非真沒有主張也。否則三四個月前在南京的堅主建都南京便不可解釋了。至於在南京致袁世凱電中謂「異日久定之都會，地點之所宜，俟大局既奠，決之正式國論，今日勿預

話也云云，乃亦表示對建都無成見，很可商榷之意。老實說，國父是主張建都南京的。前節不已有詳細的徵引和論究嗎？

假如真是國父只以南京爲臨時都，於將來之正式國都並無意見，建都武昌亦可，那我們應該怎樣呢？這豈不可以遷出西安，長春乃至北平來嗎？試以北平而論，由孫元迄今三十二年，帝制派早絕，舊官僚早無，戰後不平等條約全廢，一日本失敗而蘇聯和平，國父反對建都北平的理由完全不存了，這當可回都北平。是的。但北平之非三民主義中心和革命中心固而非中國中心也則顯然如鏡。北方亦然。所以西安、長春、開封、太原俱不待言。於是把北方與南方比，則南方之優越性立見。它爲三民主義中心和革命中心因而爲中國中心，確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所以就說要我們來決定，也只能在南京與武昌或武漢兩個地方中選擇其一。

或者有人要說戰後中國形勢要發生變化吧。那時從頭建設，爲甚麼不可注意北方？且北方資源豐富，大可建設爲新動源中心。進一步說，應先建設北方，然後建設南

方必先建設上游，然後建設下游」（張君俊）：「先建設內地，然後建設沿海。那時，上海、漢口、青島、天津、北京、濟南、長沙、重慶、成都、西安、蘭州、昆明、南寧、曲江、蘭州所分散。」（丘良任）。於是南方，尤其東南，就不再是中國底中心了。這樣，又怎能說戰後國都只能在武漢與南京選擇？又怎能說建都南方為戰後國都問題之正確的解決呢？中國底歷史是變化的呀！

「不錯，戰後中國形勢有變化。因而歷史也要變化的。但這個變化是不是曾把中國底中心移回北方呢？否。中國底中心之由北方移到南方，還沒有好久。既然中國底中心在北方，由黃河迄濟南有幾千年之久。而南面有種種優於北方的所在，所以中國底中心在南方最少亦應有幾千年之久。歷史底變化乃時代底推移，不像說話那樣快。建設固可以人力控制，由我們決定程序。但我們底決定絕非純憑主觀，而不根據事實。須知建設固是目的意識性的，却亦有其自然生長底基礎。城市為人工所造成，但乃順其自然生長性而造成者。任意造成城市的事，根本不曾有過。試以四川之「場」而論，我眼見憑人工所建之無幾，一失敗的事情，非常之多。同樣，已成功的「場」。有歷史的「場」，無法使其消散或削弱。

就用飛機狂炸城市，亦不能使城市毀滅，重慶經過兩年狂炸，又竭力設法疏散，但是房屋就炸毀燒壞很多，而人總不肯走。旋炸旋修，旋燒旋建，只有暫時的削弱，毫無根本的消散。城市有不可毀滅性在。明乎此，再從上海及其四週觀察一下，則上海之不能分散，而且還要更為發達，乃屬鐵的事實。其理由稍後說明，不必即論。

這裏，我們要說的，是前述人們之所謂建設，係就經濟而言，自然也是側重經濟的。亦僅有如此的建設纔能使中國底中心發生變化。民生不是民族和民權底基礎，亦即文化和政治底基礎嗎？這樣，我們便應知戰後建設是以國父底實業計劃為根據之一點。中國以三民主義立國，要成為三民主義新中國，自非實行國父底實業計劃不可。這是已經確定而且十分確定的事。

實業計劃是民生主義的傑作，凡六部，亦即六個計劃，從中國底領土上觀察，前三計劃為分論，後三計劃為總論。所謂分論是各地底個別計劃，所謂總論是全國底綜合計劃。在分論方面，顯然把中國分為三個區域。第一個是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即包括蒙古新疆青

海北部及東北等地。第二個是長江流域，可以包括青海南部及西藏。第三個是珠江流域，當然包括雲南貴州在內。現在我們把這三個區域中的實業計劃作一簡單的敘述。

在黃河流域，爲實業計劃底第一計劃。其中首先的事爲建築海港，計頭等港一個，位於青河澗河兩口之間，稱爲北方大港；二等港一個，卽營口；三等港三個，卽葫蘆島，黃河港和芝罘；漁業港五個，卽安東，海洋島，秦皇島，龍口和石島灣；此外還應加已故之港，如大連、天津、青島。其次的事應爲整治河流。計首是黃河，使能由河口通航到蘭州；次是渭河、汾河，「使於山陝兩省中爲可航之道」（「實業計劃」）；末是遼河，松花江、黑龍江，須改良其水系以便內地水路交通。又次的事爲開濬運河。卽整理舊運河，以便由天津通杭州；開鑿新運河，由天津過北方大港，再由松花江通遼河，以發展營口。又次的事方爲修造鐵路。此卽西北鐵路系統，實爲北方鐵路系統，其幹線由北方大港經多倫諾爾而庫倫而烏里雅蘇台而迪化，分達伊犁和于闐；還有由北方大港通西安和哈爾濱二線；至於由北方大港通東鎮之線，則與以東鎮爲中心之東北鐵路系統聯絡起來，而由北方

大轉運伊黎之線，可由多倫諾爾、庫倫、烏里雅蘇台、迪化、伊犁等地擴展西北鐵路系統，統貫即西北鐵路系統聯絡起來。更次要說的事爲移民蒙新。這是發達農業的要務。最後爲二開發礦山。即須大規模採掘蒙古之煤鐵，並從事冶鐵鍊鋼。這是第一個區域底建設梗概。

在長江流域，爲實業計劃底第二計劃。其中首先的事亦爲建築海港。計有頭港二個，次稱東方大港：一是計劃港，位於杭州灣中乍浦岬與澉浦岬之間，改良該地近海淺灘，開水路，俾與長江上游交通，開濬運河以通上海和杭州；二是上海，位於原處，惟須整治長江和黃浦江及蘇州河，俾成宏大的深水港。前爲海港，後爲一內地市場與製造中心，如英國孟遮斯打之於利物浦，日本大阪之於神戶，東京之於橫濱（「實業計劃」）那樣。此外計有二等港二個，即海州和福州；三等港三個，即寧波、溫州和廈門。漁業港六個，即新洋港、呂四港、長塗、石浦、福寧和湄州港，其次的事應爲設置內港，計有鎮江及其北岸、南京及浦口、蕪湖、安慶及其南岸、鄱陽港和武漢；此外還有須補說杭州、岳州、長沙、常德、沙市、宜昌、萬縣和重慶。又次的事，整治河流。一是長江乃就由河口至漢口

之航洋船線而言：一是淮河，三是江南水路系統，四是鄱陽系統，五是漢水，六是洞庭系統，七是長江上游，皆就內河航運而言；八是甌江，通温州及其以上，九是閩江下段整治，上段改良，期收航洋內航之二效。又次的事，開濬運河，即北運河與南運河，以及前述計劃港之新運河。又次的事應為修造鐵路，一是中央鐵路系統，以斜貫形式將東方大港海州、福州、南京、漢口、重慶等地聯絡起來，西達于闐和哈密等地；一是東南鐵路系統，亦以斜貫和橫貫形式，將來東方大港與温州、福州、廈門、宜昌、常德、武昌、南京等地聯絡為一蛛網；一是高原鐵路系統，亦以斜貫和橫貫以及縱貫形式將拉薩、西康、青海、于闐、成都、敘府等地聯絡起來。最後的事為創建土廠。長江沿岸富於土敏土原料。而築港、修街、建堤皆需用它，故宜遍設土敏土廠於沿岸以資供應。這是第二個區域底建設梗概。

在珠江流域，為實業計劃底第三計劃。其中首先的事同樣為建築海港，計有頭等港一個，稱南方大港，即今之廣州，惟須改良其通海水路，擴大城市地面，俾成一宏大海港。

二等港一個，即欽州；二等港三個，即汕頭、電白和海口；漁業港四個，即汕尾、西河口、海安和榆林港。其次的事應為設置內港，即三水、梧州、南甯。又次的事為整浚河流。一是廣州河汊，由通西江北江之三水達於海口，並與東江相連；二是西江，期於大輪可至梧州小輪可至南甯，小船可西至瀘邊，北至黔邊；三是北江，期於通航至韶州；四是東江，期於通航到惠州及其以上，「至極近於此東江流域煤鐵鑛田而後已」；（「實業計劃」）五是龍門江，濬深以達欽州之城。又次的事為開濬運河。一是西江支流桂江的興安運河；一是廣州通江門新運河；一是匯流路通海州小河的新運河。又次的事為修造鐵路，即西南鐵路系統，以南方大港之廣州為起點，採橫貫和縱貫形式通至欽州，思第，大理，並又經由梧州，桂林，貴州達於重慶，成都，瀘州。最後的事為創立船廠。中國「至少須有航行海外及沿岸商船一千萬噸」（同），此外還有內河淺水船及漁船，如此「必須自設備其船廠」於內河及海岸商埠（同），這當然可以分設於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這是第三個區域底建設梗概。

以上三個區流域，即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其中建設為實業計劃底前三計劃。這是已經說過的。不過我底敘述略合研究性質和分析意味，所以有若干變通處。列舉說來，即一有將附入第三計劃珠江流域之海岸築港分別入三個流域的事；二有將三個計劃中未說及之沿海，沿江已成和能成的商港分別補列於三個流域的事；三有第一第二兩計劃中明白列出運河，將第三計劃中的亦明白列出，並以運河與河流不同而在三個流域中一自列成項的事；四有因第一第三兩計劃中有北方鐵路系統（原名西北鐵路系統），和西南鐵路系統遂將第四計劃中之東北，西北，（即「擴張西北鐵路系統」）中央，東南，高原五鐵路系統分別列入第一計劃黃河流域和第二計劃長江流域的事。凡此種種皆根據實業計劃內容和事業而作，以期整齊，並便明白三個流域或三個區域底設計畫。這是應聲明的一點。

實業計劃底後三計劃，是從事項上分為鐵路，工業，鑛業三類的。這在地域上則帶全國性，即為三個區域之所同。如此，則附第三計畫中的海港，特別是二等三等及漁業港，

亦帶全國性。難道海岸這三個區域之所同有嗎？但我爲敘述各個區域底海港，已分別說

過，這裏只就後三計劃而言。不適時四計劃底鐵路，亦已分別說過。但在量上，長江珠江兩

區域占有四個鐵路系統，共四三九〇〇哩，黃河一區域爲三個，共三二〇〇〇哩（原爲二

五〇〇〇哩又七〇〇〇哩，疑味爲哩之誤，故改爲哩。）所以前者較後者爲優勝。其對於

農工商業底助長作用亦復如此。現在在第五第六兩計劃而言，即就工業鐵業而言。在工業

方面，糧食、衣服、居住、行動、印刷五種，是三個區域都有的。但以米、茶、蔗、棉、

絲、麻等，在長江和珠江區域多於黃河一區域之故；前兩區域底糧食和衣服兩種工業必

占優越地位。又以人口、海岸、河流、鐵路等在前兩區域多於後一區域之故。前兩區域底

居住、行動和印刷三種工業亦必占優勝地位。在鐵業方面，黃河一區域很多，尤其煤、鐵、石

油。但長江珠江兩區域亦不少，這在實業計劃中是隨處指出了的。例如，對長江區域則謂

「此邊分在中國爲農鐵產煤富之區」，對東南則謂「此地富於煤鐵礦產，而煤鐵尤多」；對

西則謂「有種種豐富之鐵礦」，如東江「上段所在皆有煤鐵礦田」，韶州爲「廣東北

高……煤鐵鑛之中心」，「四川雲南與揚子江一帶皆中國鋼產最盛之區」，「四川又有石
油鑛及自然煤氣（火井），均極豐富」。『雲南箇舊之錫鑛……以豐富見稱』，『廣西貴
州皆鑛產最豐之地』，最後總括地謂西南鐵路系統「諸線皆經過廣大且長之礦產地。其地
有世界上有用且高價之多種金屬。世界中無有如此地含有豐富之稀有金屬者，如鎳，如
銅、如錒、如銀、如金、如白金等等。同時又有甚普通而尤有用之金屬，如鋼、如鉄、如
鉛。而且每一區之中均有豐裕之煤」：對高原則謂西藏「除金產豐富外，尚有他種金屬，
黃銅尤多」。並且實業計劃又告訴我們：「沿海岸河岸各礦，交通既便，宜先開採，內地
次之。」如此，則長江珠江兩區域底鑛業，其發達不僅可與黃河一區域媲美，而且將先
之而美。其居優勢，則甚為明顯。這樣，長江「兩旁定成爲繁榮薈萃之區。而……轉瞬之
間變爲兩行相連之市鎮，東起海邊，南達漢口者，非甚奇異之事也」而東方大港中的計劃
港，則「發展至大如紐約的都會」了。

現在我們把實業計畫底分論和總論作一綜合觀察。這可看出三點來。第一是看東海

洋。事實即：(一)北方大港『在北方為最大商業之中樞』(「實業計畫」)，是冀魯豫晉陝甘遼察綏甯青蒙新之『出海通衢』(同)；東方大港包括計畫港和上海，『為中國中部一等海港』，『為其中央市場』(同)，是長江東西兩端南北兩岸之通海總口；南方大港廣州為『中國南部之商業中心』，又為『內河水運之中軸』，『海洋交通之樞紐』，(同)是瀕臨桂粵底海門戶。(二)三個區域底水路和鐵路皆分別匯集於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因此遂把三個區域底內陸一齊引向於海岸，皆有其通海道路。(三)中國海岸由北至南，共新開頭等港四個，二等港四個，三等港九個，漁業港十五個，『平均每海岸百英里而得一港』(同)。這樣，沿海底繁榮必然勝過內陸。第二是看重河流。事實即：(一)改良天然之河流如黃河、長江、珠江等，數目很多，工程很大，通航很長。(二)開鑿人為之河流，有舊河。有新運河，為數亦多。(三)增闢商業之都市於河流兩岸，利用水上交通以發達商業和工業。這裏應注意的是河流由支而幹皆入於海洋，因而將內陸引向海洋。第二是看重東部。事實即：(一)海洋與河流皆在東部，看重海洋與河流即是

看重東部。(二)沿海沿河之商港很多，西部內陸竟未計畫及此，可說沒有一個。(三)東部鐵路密而多，非西部可及，而西部底鐵路又將它引向東部，匯集於北方東方南方之大港。(四)由於前述種種，東部工商業之繁盛遠非西部所可望其項背；農業早已如此；鑛業亦已如此，且更將如此。

把前述實業計畫分論，總論及此二者底綜合觀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們可以看出實業計畫在地域上有兩點值得注意，而文甚為明顯者。第一，南方優於北方。南方包括長江和珠江兩個區域，北方包括黃河一個區域。如是則南方有三個頭等港，三個二等港，六個三等港，十個漁業港，北方只有一個頭等港，一個二等港，三個三等港，五個漁業港；南方有六個內港，北方沒有一個。這都是就實業計畫中擬議的而言。如就已有即由被動和自動開出的商埠來說，到一九二一年止，南方雖只有四十六個，北方却有四十九個，然而平均怕要北方兩個纔抵得上南方一個，並且像北方多數商埠那樣小的，南方可以開出數千百個而且很大的來，如咸都、衡陽、桂林、韶州等。所以商業之南方優於北方，是顯然

的。鐵路和農業、工業，前已指明爲南方優於北方。礦業亦部分如此。這就可見南方之爲中國底中心了。第二，東部優於西部。前面指明實業計畫看重海洋，看重河流，看重東部，就把這點表現得很明白。這裏無復另說甚麼。那末我們就可以斷言東部之爲中國底中心那一點了。這是對的。但所謂東部，從海岸言，北自安東，南至欽州，從河流言，東起上海，西達漢口，大致桂江湘江及平漢路以東的地面，都可說是。然而如此，這個東部底中心又安在呢？以南北言之，則仍是南方。而由上海到漢口的長江，適居其中。

這可見從那方面說，南方都是中國底中心了。依照實業計畫，它確實是中國底中心，卽全中國底中心。長江區域有海岸以聯絡黃河與珠江二區域；有南北運河與興安運河可以聯絡那二區域；有東方大港至塔城，庫倫，烏里雅蘇台二線，有南京至洛陽一線，有漢口至北方大港，黃河港，芝罘，西安四線，有重慶至西安，蘭州二線，有海州至濟南一線，以聯絡黃河一區域，已成浦口天津線和漢口北平線是不用想的；有東方大港至南方大港一海岸線，有東方大港至廣州一線，有廈門至廣州一線，有福州至桂林一線，有南京至

嘉慶、韶州二線，有重慶至廣州二線，有成都至廣州二線，以聯絡珠江一區域，已成的漢口廣州線和衡陽柳州線是不用說的。這裏，再加以高原鐵路系統底拉薩于蘭，拉薩蘭州，拉薩成都，敘府大理等線，整個中國都為鐵路所聯絡，有如一個蛛網。於是南方就不僅是把長江珠江二區域合而為一的地方，也與黃河一區域相連，又與西部高原相連了。那末說南方是中國底中心豈不很適當嗎？但依東部為中國中心之說，所謂南方實即是東南，而具體地意味着由漢口到上海之一地帶。

這樣，可知戰後依照實業計畫來建設，對於以三民主義觀點認出而為中國歷史發展所證明的中國中心在南方之主張，完全一致。它不僅未給與絲毫修改，而且反給與充分證明。實業計畫根本是三民主義底傑作，自當如此。從而國父主張建都南方之說，亦由他底實業計畫而更為確定。他在北平時的西安，太原，開封，真是對袁世凱等表示謙遜，商榷，無成見而然的。他又好像無所不可，沒有主張的樣子，亦是為了謙遜和商榷等之故。實業計畫把他底真實態度表示出來了。他是主張建都於南方的。

但是建都於南方底何處呢？國父固力主南京，然亦有可在武昌亦即武漢之意。這方面固是已引述過的。而從實業計畫看來，亦復如此。對於南京，實業計畫有很高的估價。它說：「南京爲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長江下游兩岸最豐富區域之中心。雖現在已殘破窮涼，人口仍有一百萬之四分一以上。且曾爲多種工業之原產地，其中絲綢特著。卽在今日，最上等之綉及天鵝絨，尙在此製出。當夫長江流域東區富源得有正當開發之時，南京將來之發達，未可限量也。」對於武漢，實業計畫亦有很高的估價。它說：「武漢者，指武昌漢陽漢口三市而言。此地實爲吾人溝通大洋計畫之頂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而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也。三市居民，數過百萬。如其稍有改進，則二三倍之決非難事。現在漢陽已有中國最大之鐵廠。而漢口亦多數新式工業。武昌則有大紗廠。而此外，漢口更爲中國中部西部之貿易中心，又爲中國茶之大市場。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四省及河南陝西甘肅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漢口以爲與世界

交通惟一之港。至於中國鐵路既經開發之日，則武漢將更形重要，確爲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爲武漢將來立計劃，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實業計畫對於城市濬埠之估價最系統又最完全者，莫過於南京與武漢。對於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雖稱其爲『世界商港』和『中國最大之都市』。却只從交通商業，工業上說，絲毫未含有可以建都之意。而被人指爲必須建都的西安，北平，長春，則在實業計畫中不備對之絨獸，而且毫無位置，連營口，海州，鎮江，安慶都不如。就國父說過的太原和開封。也是一樣。所以依照實業計畫，戰後國都的確只有在南京與武漢二地中選擇其一了。那末國都問題不是南京與武漢底問題嗎？

依照實業計畫，武漢位置適中；地方廣闊；人口衆多；大陸而可通海洋，爲水陸交通之中心；更爲商業工業之中心。陳壽先生從項上、人口、農戶、都市人口、高等教育、耕地、旱地、水田、田賦、鐵路、公路、內河輪航、鐵儲、鐵產、煤儲、煤產等統計上算定『豫皖鄂三省毗鄰地帶爲我國之地理中心區』（陳壽），因而主張以距此中心區近的

武漢爲國都，很有理由。但若依照實業計畫來看南京，則武漢所有者，南京大多有之。它同樣地廣方闊，除南京城外有米子洲和浦口，同樣人口衆多，國府定都以來，人口超過百萬，實業計畫實行了還增加，二三倍之是不難的。同樣可通海洋，且更爲近捷。同樣爲水陸交通之中心，而且米子洲設泊船塢，浦口爲「長江以北一切鐵路之大終點」（「實業計畫」）。同樣爲商業工業之中心，除南京本身外，浦口「爲長江與北省間鐵路載貨之大中心」（同），米子州將成「一工商業總匯之區」（同）。同樣爲距地理中心區近的都市，南京與皖毗鄰地帶並不比武漢遠好多。老實說，南京不及武漢的，只有位適中之一點。它稍偏於東方一些。

但是南京優於武漢之處，却有三點。第一，實業計畫對於南京有可定爲國都的明白表示。那就是前引的開始幾句。卽：「南京之中，爲都，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誠難覓此佳境也。」對於武漢，實業計畫只看作是交通，商業，工業底中心，卽其位置適中之意，

亦是爲此，並無定爲國都的表示。此可知國父底意思是偏於南京的了。爲二，南京與實業計畫中的東方大港，非常接近，且有水（長江）陸（滬寧線）之便；而鐵路，尤其海岸，又使它暢通北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以及沿海其它數十港的便利；同時又東近鎮江，西鄰蘇州安慶，稍西卽是武漢。因而南京實處於中國中心——南方和東部底中心，即處於中國底底中心。所以它有統治全國底地位和力量。武漢居於中國中心底西邊，與北東西諸大港及其它海港乃至長江下游各港，均較遙遠而欠暢通。這如何比得上南京呢？爲三，實業計畫看重海岸。近代國家亦爭取海口。事實上，海洋比大陸國易致富強，易於發展，易成文明國家。中國不能外於這種趨勢，應遵實業計畫底意旨而行。且它爲太平洋上的國家，太平洋上的大國家和重要國家，不能不視海洋，接近世界，展望東亞至歐美。這樣，南京底位置就很適中了。武漢爲大陸都市，距海洋較遠，它有使人注視西陲、北邊、南疆之勢。這顯然與實業計畫底意旨，近代國家底要求，中國地理底形勢背道而馳。因此它是不可定都的地方。

這裏，也許有人要提出一些理由來反對南京底國都資格吧。這些理由之值得討論的，即是說南京不是一個地點適中易行政令的地方；沒有「居高臨下控制全國」的形勢；缺乏「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優點；易受東方海陸空軍入侵的威脅；毫無「一勞永逸不再遷都」的好處；……其實，南京爲海河陸空交通之總匯，地點雖不當中國底幾何中心，亦易施行政令，與華盛頓和倫敦相同。瑪德里雖然適中，西班牙底統治並不堅強，反而內亂頻仍。國都必居高臨下方能控制全國之說，並不適於今日。西安安定都乃爲關中富庶和北方中心所使然。否則何解於洛陽與開封？又何解於太原之未被古人定爲國都？在交通便利武器進步的今日，居下仰高亦能控制全國。而國都要有進可以攻之勢，端在交通便利武器進步二事上努力纔行；要有退可以守之勢，端在防禦工事軍備力量二事上努力纔行。並且戰爭總以遠征於外或戰於國境之外爲得計。國防不應在國境之邊而應在國境之外。英以萊茵爲防線，美以歐洲和檀島關島菲律賓爲防線，是很好的範。能够這樣，敵國海陸空軍底威脅便沒有了。美即如此。英有海軍，有海岸，僅受空軍威脅。但其空軍一強，所受便少。

反而威脅德國了。戰後的中國不應該像戰前一樣，海軍無，空軍少，陸軍之新式武器。戰後有相當長期的和平，要實行實業計畫，總裁以為實業計畫就是國防計畫，應有強大而新式的海陸空軍。如此就防於國外，戰於國內了，南京怎會受東方敵國海陸空軍入侵的威脅呢？那末將來一旦發生戰爭，南京就會像倫敦和華盛頓那樣安定了。它是「勞永逸不再遷都的地方。我們不要把戰後實現了實業計畫的情形看成與戰前一樣吧。我們要努力，要有信心，不必預存失敗主義之想。國父說：『圖存則能自強。如不自強，即遷至成都，賊亦能往。』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

如此，建都南京就是有利而無害的了。讓我重說一句，建都南京是戰後國都問題之正確的解決。抗戰獲得了勝利，我們原毫不遲疑地當重慶遷回南京。這是三民主義底新中國底都城，有時代的意義。

用三民主義觀點來解決戰後國都問題，便是如此。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

二十四 我們應當建都南京

王康

近來報紙上對於戰後建都的問題，討論得頗爲熱烈，有的人主張在北平，有的人主張在蘭州或西安，對於還都金陵，竟無人提起，這真是一件怪有趣的事。

主張建都北平的人說，國都應該接近國防綫，使主政的人時時刻刻受外患的刺激，不致苟且偷安貽誤國家大事，這話在原則上並不錯。但某報的社論裏似乎說過假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九一八及今日的流血抗戰或可以避免。建都在北平既可以消滅日寇侵略中國的野心，那末，由此類推，建都在瀋陽，恐怕連朝鮮台灣都可以收復。這樣如意的算盤都不知道打，撫今追昔，豈不是要愧悔交迸？

主張建都蘭州或西安的人所持的理由是國都應該在一國國境的中央，我國的蘭州，或西安恰恰合於這個條件，因爲中央政府在一國領土的中央，可以控制四面八方，不致顧此失彼，鞭長莫及。這理由實在是既科學而又動聽。

假如我們翻開一下現代的世界地圖，却不幸得後，許多國後都沒有遵守這個原則，大多數國家都只是偏處一隅，而在國境的中央，以世界上最富強的美國來說，牠的國都不在中原的堪薩斯而在東北角的華盛頓，紫金由的美國人民翹首京華，和我國迪化的同胞東望南京一樣地遙遠；倫敦在不列顛島的東南角，巴黎在法蘭西的極北邊，柏林也偏處於德國全境的東北，南美巴西的國都里約熱內盧更是可笑，竟掛在整個國土的邊緣，僅僅西班牙的馬德里還差強人意，是居全國的中央，但西班牙在歐洲却相當落後。由這些眼前的事實，我們可以證明國家的強弱與國都是否在國境的中心似乎沒有多大的關係。

地理教科書告訴我們：世界各國國都的所在地差不多都是物產最豐富，氣候最適宜，交通最便利，風物最秀麗，文化最優美的區域。這倒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式。拿這個尺度來量量我國現有的都市，我覺得只有南京才夠資格。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有先見之明，在生前即主張於此。就是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來說，南京的資格此北平更古老得多。在古代北平還是一個無名的邊防軍事據點時，南京已是龍盤虎踞，氣魄雄偉的帝都。

再從國防的觀點上看，我們戰後的國都也應該建在南京。我國近百年來的外患，除俄國是從大陸上入侵以外，其餘的都來自海洋。假如甲午之役，我國的艦隊沒有永沉海底，日寇能飛渡朝鮮海峽嗎？現在雖是科學戰爭的時代，但致勝的關鍵，還是在控制海洋。我們在戰後如果要控制海洋，保護至鴨綠江至東沙羣島的綿長海岸線。那末國都應建在近海的南京。

在開發大西北的口號高唱入雲的今日，我主張還都南京，恐怕有人要誤爲我僅重海洋，輕視大陸。其實我的意思並不如此。我們知道開發西北是一種艱鉅的工作，非短期所能完成，假如要求開發工作進行順利，必須使海疆安全，大們鞏固，所以在抗戰結束以後，一面固然要努力開發西北。一面更要重建海軍，掩護沿海及國際的資本，技術，人才大量西移，負指揮調度全責的中央政府，應該在海岸線附近，才能指揮靈活，調度裕如。長江三角洲上的南京，在全國海岸線的中心點，可以北控鴨綠江，南到海南島，是從海洋進入大陸的咽喉，是大陸出海洋的門戶。

上海的租界收回以後，南京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她可以用政治的力量來掌握這個遠東最大的都市，使這個都市所含有的現代文化的精華，分派到全國偏僻的鄉村城鎮，增進全國人民的幸福。

我國自然地勢上的一大特點，是四大河流分得既勻稱，又適中。尤其是長江從國境的中部流出，南有粵江，北有黑龍江與黃河的羣衛，使全國最肥沃的土地，最豐富的物產，最稠密的人口相依爲命，創造偉大的歷史。長江是我國的大動脈，而南京又在大動脈的尖端，是中華民國天造地設的神經中樞，是上帝替我們安排好了的國都所在地！

新中國的將來，是海洋與大陸並重，我們的任務是將活潑進取的「海洋精神」，輸進大陸，再將穩重沉着的「大陸氣概」帶往沿海，執行這一任務的司令塔，不論就那一方面來說，只有南京才當之而無愧。因此。我們應當遊都南京！

（載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之國防週報第七卷第四期）

庚主都武漢者

二十五 戰後我國國都武漢

煥胡庸

國都位置不外兩種：一爲處於比較中央之地位，一爲處於比較偏僻之地位。以通常而論，國都之所在，自以處於比較中央之位置較爲適宜，因其居中策外，應付可以裕如也。惟徵各國情形，其國都位置比較偏僻者例亦甚多，如英之倫敦，美之華盛頓，以及帝俄之聖彼得堡，皆其顯例也。

我國之國都，歷代頗有變動，秦漢以來，西安、洛陽、開封、北平、南京等地，均曾先後定爲國都。秦起來於西北，故建都於咸陽；漢唐因之，是爲古代建都最久之地點。元起於東北，故以燕京爲國都，明清因之，爲近代建都最久之地點。

試就我國今日情勢論之：蘭州誠爲全國版圖之中心，然我國西北比較貧瘠，東南比較

富腴。試就人口之分布言，蘭州西北之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二；蘭州東南之人口，乃佔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八。即以西安而言，其西北之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五；其東南之人口乃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此種人口分布之不勻，其主要原因，實受地理上自然條件之限制，過去如此，未來亦大致如此，因地域上之中心，不必定爲人口財富之中心；此言建都者不可不注意也。

北平地位比較接近於東北，遼、吉、黑、熱四省之人口幾四千萬，約當全國人口之百分之十；北平之經濟地位，誠稍優於蘭州、西安，然就人口財富而論，仍非全國之中。

我國之主要經濟區域，除東北四省而外，實在內地十八省。武漢三鎮，爲內地十八省之地域中心，亦爲全國人口財富之中心；又以居於長江中游，海輪可以直達，實陸都而兼海都之利。河南舊有中州之稱，故洛陽、開封，過去均曾定爲國都；然有珠江流域開發以來，兩湖實居內河之中，武漢陸都之利超於南京，海都之利高於汴、洛，南下粵京可以經營南洋，西出滇緬可以通達印度，武漢地位之優越，國內任何地點所不及也。

英國之國都在倫敦。倫敦之地位偏於國境之東南，則以其地位接近歐陸；再則亦以英國人文經濟之重心，固結集於英格蘭也。

法國之國都在巴黎，其地位較偏於北部，亦以巴黎盆地爲全國財富所集中之故。

美利堅之國都最偏於邊緣，然就美國之地理論之，西部情形比較荒涼，一切人文經濟之中心實仍集居於東部；華盛頓雖非全地城上之中心，然仍不失爲全國財富之中心也。

帝俄時代彼得大帝爲便利吸收西方文化起見，建都於波羅的海邊緣之聖彼得堡；其地位至爲偏僻，且與經濟富庶之區域相距太遠，因此共產革命以後，仍遷都於舊京莫斯科。莫斯科之地位，約居歐俄之中，然非全部蘇聯之中也。由此可見一國之國都，不必定在地域之中心。而必須位於人文給濟之中心。

戰後我國之國都，武漢實爲各地首選；提綱挈領，堪爲全國之領導，以絕對地位論武漢，雖非全國之中；以人文財富論武漢，實居全國之中也。我國版圖遼闊，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如爲積極開發邊疆之故，酌量增設陪都，亦事之可行者，蘭州定爲西京，可作

經營西北之根據；瀋陽定爲東京，可作經營東北之根據；廣州定爲南京，可作經營南洋之根據；他如南京、北平、西安、重慶，均因接近中樞，戰後無須另設陪都，反致紛歧也。

(新華二期)

二十六 國都位置與地理中心

陳爾壽

當茲抗戰勝利在望之際，建國大計亟待決定，而後國都位置之選擇，關係尤屬重要，此邦畿首善之區，襟領萬方，其地位之優劣，影響至鉅，故不得不慎重考慮，參加研討。本月五日丘良任先生在大公報發表「論建都」一文，主張我國戰後首都應置于西安，列舉六大優點，以爲根據，本月七日張君俊先生又發表「戰後首都問題」一文，係以民生物學之立場，認爲南京不宜建都，主張建都北方，以提高民族素質，筆者頗以地理學立場，一論我國戰後首都之位置。

南京爲中國之首都，因偏東海，以西安爲中國之國都，豈不太偏西北？丘良任先生所

稱西安「當全國之中心」，在疆土的幾何位置上，西安較諸南京，北平，武漢，重慶諸大城市，固距離武威（我國之幾何中心）較近，但不知西安距離我國自然與人文綜合之地理中心則已遠。立國之要素，非僅土地一項，而人口，經濟，國防，交通等要素均極重要。觀乎華盛頓，倫敦，莫斯科不居于該疆域之中央，固無害其強盛統一之道；西班牙之瑪德里，居于幾何中心，而內亂頻仍。由此可知，國家興衰，與首都位置是否在國土中心，並無關係，太史公曰：「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六，」秦漢都西安，是居於富中心，而非土地中心甚明。

欲論一國之經濟建設與國防形勢，必先了解全國之基本地理事實，方不致空言無着。我國海疆長一萬九千公里（合島嶼計算），陸疆長一萬五千里，境內地形參差，氣候不一，人口物產之分佈亦有極大之差異，因此地理中心與幾何中心自難合一。近二十年來美國與蘇聯之地理學者，對於各該國基本地理要素之中心分研究極詳，特創地理中心（Cent. of Gravity）之說，介紹于世。其注係將全國小區域之統計數字，用數學方法分類計算其中

心，繪於圖上，觀其分佈區域，用作政治經濟建設之參攷。時代不同，其中心移動之趨向，亦可一目了然。筆者近一年來亦曾將中國之地理資料研究計算，獲得如下之結果：（曾在本年七月中國地理學會年會中提出報告）

（一）疆土：根據曾世英先生之推算，全國面積為一一·一七三·五五八方公里，其中心在甘肅省武威縣屬，約當北緯三七度五八分，東經一〇三度一二分。

（二）總人口：根據民國二十七年內政部全國各省分縣之統計，總人口為四七一·一四五·七六三人，其中心在鄂北禮山縣與黃安縣之間，約當北緯三十一度三十分十八秒，東經一一四度三〇分二秒。

（三）農戶：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全國二十六省農戶之統計數字，農戶總數為六〇·〇四五·七〇〇戶，其中心係在河南省經扶縣，約當北緯三一度三七分，東經一一四度五八分。（因缺青海西康兩省之農戶數字，該兩省已非正規農業區域，農戶甚少，影響中心之位置無多，雖缺亦不妨。）

(四) 都市人口：根據沈汝生先生所著中國都市之分佈，(地理學報四卷)，全國人口在五萬以上之都市共一九三個，計有三一·九二五·六五〇人。其中中心在安徽廬江縣境，約當東經一一七度一〇分，北緯三二度二〇分。

(五) 高等教育：根據全國第一次教育年鑑，當民國二十年時，全國各大學專科在校之學生教員人數計共五〇，二二四人，其中中心在安徽六安縣境，約當東經一一六度一分，北緯三二度。(今日此中心點必移向西面。)

(六) 總耕地：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全國二十六省之耕地數字(缺青康兩省)總數為八·一八四·九四七·〇〇〇畝。其中中心在河南太康縣境，約當東經一一五度五分三二秒，北緯三四度三分三〇秒。

(七) 旱地：根據資料同上，全國二十六省旱地面積為六·一五三·二七五·〇〇〇畝，其中中心在山東冠縣，約當東經一一五度三〇分一五秒，北緯三五度三分四秒，此一點間接可代表雜糧麥類之產量中心。

(八) 水田：根據資料同上，全國水田面積爲二・〇三一・六七二・〇〇〇畝，中心在湖南臨湘縣境，約當北緯二九度三六分三六秒，東經一一三度三四分，此點可代表稻米產量中心。

(九) 田賦：根據財政年鑑及二十六年四川建設統計提要之資料，全國各省田賦以一・二一・六三〇・〇〇〇元計算，其中中心在河南固始縣境，約當北緯三一度五六分七秒，東經一一五度五六分二五秒。

(十) 鐵路：根據二十六年全國工程紀錄數及日本帝國主義與東三省二書之資料，在抗戰以前，全國已成鐵路約二〇・八二一八里，其中中心在河北省大沽口以東之渤海內，約當北緯三九度，東經一一八度。

(十一) 公路：根據二十六年全國工程紀錄統計，抗戰前已通車路線，全國共長一一〇，九五二公里，其中中心在河南省泌陽縣境，約當北緯三二度五〇分，東經一一三度五〇分。

(十二) 內河輪航：根據中華民國析類分省圖之全國內河航路一覽表，全國可通輪船之航路，共長四二，二四九里，其中中心在安徽相城縣以南，約當北緯三〇度五五分，東經一一六度四〇分。

(十三) 鐵儲：根據全國第五次礦業紀要，我國鐵儲共一，二七五，八一五，三〇二噸，其中中心在遼寧省鞍山附近，約當北緯四一度，東經一二三度，因該區鐵儲，即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也。

(十四) 鐵產：根據資料同上，抗戰以前，全國鐵產為二，二七五，〇三一噸，遼寧佔半數以上，今日該區產量必更多，故全國鐵產中心點亦在遼寧省鞍山區內。

(十五) 煤儲：全國煤儲量總共二四〇，八四七兆噸，其中中心在山西省離石縣境，約當北緯三七度三二分，東經一一一度二〇分。

(十六) 煤產：抗戰以前，全國煤之產量為三七，六五七，〇〇〇噸，其中中心在河北省開灤境內，約當東經一一八度四〇分，北緯三九度四五分。

其他森林，畜產，石油，因分縣小區域之統計資料不全，故未計算。

上述各項地理要素之中心，以人口，農戶，田賦，耕地爲我國立國之本，四項關係亦最密切，其中人口，農戶與田賦三中心之距離最近，皆在豫鄂皖三省邊境。我國農民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分佈區域，以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最爲主要。因此農戶中心較總人口中心略偏東北，頗爲合理。田賦可表示土地之富力，其中中心在總耕地與水田之間，此即表示稻米區之富力遠厚於旱作區，高等教育人口之中心，略可見人才之偏向。由上述諸中心分佈之區域觀之，江淮之間，豫皖鄂三省毗鄰地帶乃爲我國之地理中心區。至若重工業中心區則非遼寧河北與山西莫屬。鐵路與路之中心，可因人爲之努力，使之移動。在交通尙在建設中之我國，其位置每年必有變動，故價值較低。我國具有作爲戰後首都之諸大城市，如南京，西安，北平，武漢，重慶。距離上述各中心之遠近若何，茲作表如後，以便比較。（距離單位爲公里）

中心名稱	南	京	武	漢	西	安	北	平	重	慶
------	---	---	---	---	---	---	---	---	---	---

疆土	一・八〇〇	一・五〇〇	七〇〇	一・三〇〇	一・〇〇〇
總人口	四〇〇	一〇〇	六五〇	一・〇〇〇	八〇〇
農民戶口	三八〇	一二〇	六五〇	九五〇	八二〇
都市人口	二二〇	二八〇	八〇〇	九五〇	一・〇〇〇
高教人口	二五〇	三〇〇	八〇〇	九〇〇	一・〇〇〇
總耕地	四二〇	四〇〇	五五〇	六五〇	九〇〇
旱地	六〇〇	七〇〇	六五〇	四〇〇	一・三五〇
水田	六〇〇	一〇〇	七〇〇	一・二〇〇	六五〇
田賦	三〇〇	二五〇	七〇〇	九〇〇	九五〇
鐵路	八〇〇	一・〇〇〇	九五〇	一五〇	一・五〇〇
公路	五五〇	三〇〇	四八〇	八五〇	七五〇
內河輪航	二五〇	一〇〇	八五〇	九五〇	一・〇〇〇

煤 產	八〇〇	一・一〇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	一・六〇〇
煤 儲	九〇〇	八〇〇	四五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鐵產鐵儲	一・〇五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〇	五八〇	二・三〇〇
平均數	六一四	五七〇	七五一	七六六	一・一〇〇

由上表之平均數字觀之，此五大都市對於出任戰後國都之價值，優劣立見。距離我國地理中心最近之都市，乃係武漢，而非西安也。丘良任先生以西安爲「天地之奧區」，故選之爲首都，並引西都賦爲證，殊不知西都賦時代之刀矛劍戟與石炮雲梯，並非二十世紀戰爭中之利器。吾人今日建設國防，應以重工業爲基礎，未來的四素乃事鑿，飛機，大砲，坦克，具此國防，則我國任何城池皆爲「天地奧區。」張君俊先生懾於此次抗戰南京陷落之速、途畏海洋，而倡大陸安全論，殊不知陸疆不固之時，高原之上，戰車坦克亦可滾滾而來，飛機空襲更無遮攔，漢時兵威強盛，故能逐匈奴於大漠之外，宋明武備不修，則亡於北方之強敵，豈非歷史之殷鑒乎？若不積極於全國國防工業之建設，而思覓一「居高

臨下，不受國海陸軍之威脅，便於空防之地」，則世無此地有之。則八千八百公尺之埃非爾士峯頂，或可「一勞永逸」。當此建都之初，應具大無畏精神，若心懷畏懼，何能「提高民族自尊氣節」？

至於「民族生理之改造」，董時進先生提倡多畜乳牛，改良食物，確是的論。惟中國發展乳牛業 (Dairy Farming) 之區域，仍在東南，不在西北。不諳農業地理者或怪之。世界中乳牛業著名之美國東北區。丹麥。荷蘭。紐西蘭。澳洲東南角，年雨量皆在五〇公厘以上。此因乳牛所需為潤綠之長草，非若我國西北乾燥區之短草，乾燥區宜牧羊，雖產乳酪，質不佳亦不豐，不足供東南半壁全國人口百分九十六之需要。他若魚類。二海產。雞。豬，亦無。筆者認為改進民新健康，一為改良營養，二曰提倡體育。縱使西安之空氣較南京。武漢為佳，則淮河以南二萬萬以上之人口又如何遷往西北以資享受。豈首都以外之「南方」同胞無須使「智力體力得均衡之發展」耶？

稱西安係農業之沃地，亦抹煞全國農業生產之事實。我國民主要食品為米麥兩種，

陝西除漢中盆地而外，幾無米產。關中平原雖有小麥生長並不豐富。據中農所民國二十六年全國小麥產量統計，陝西全省之小麥不足全國百分之四，二十四年產量較高，亦僅百分之五。六而已。西安年雨量爲五五二公厘，變率達百分之三十，遇有雨水失時之年，卽大饑，今水利振興，民生已漸改善，但欲與東南爭經濟重心，則無可能。宋都汴京，明清都燕京。尙須仰賴江淮之漕米，以資接濟，苟今後奠都西安，隴海，平漢。津浦諸鐵路必將爲之開運米專車矣。論工業建設，西安距鐵產中心甚遠，又無廉價之水運轉輸，雖近煤源，希望亦屬有限。

若論交通，則武漢較諸西安，條件更爲優越。論鐵路則平漢粵漢，北通東北寶庫，南下港粵商埠，不僅爲我國交通之骨幹，抑且爲我國經濟之動脈，將來實業建設計劃完成，更行漢口新洋港，漢口西安，漢口南京，漢口海州，漢口芝罘，漢口黃河港，武昌福州等七線由比輻射四出。論空運，武漢如以一千公里作飛行半徑，則北可及平津，南可達香港，東可至京滬，西可至成都，西北可及天水，西南可展南寧，若半徑增至一千五百公

里，則昆明，康定，蘭州，瀋陽，朝鮮，台灣皆在圈內。如以西安為航空中心，一千公里之半徑，西北可至武寧與青寧，東南則不能及上海與廣州，一千五百公里之半徑，北可及庫倫，南可及香港，但尙不能及台灣，新疆。兩者各有利弊，惟航空之差不過數小時，關係不大。輸水運，則武漢遠居優勢，長江浩瀚，一如長海，夏季洪水期中，萬噸商輪可泊城下，上通西南建設中心之重慶，下接全國最大商埠之上海，輪舟交織，貿易必盛，武漢兼具河港海港之地位，控鐵路之中心，無論開發西北，重建東北，控制東南，建設西南，無不便利，若與華僑第二故鄉之南洋互通聲息，亦不隔膜，以此建都，有何不宜？

西北歐西風帶之氣候與亞洲大陸季風區之氣候，基本因素根本不同，欲在緯度上比較四都位置之得失，毫無意義。倫敦柏林皆在北緯五十度以北，其氣候條件與同緯度中國黑龍江之呼瑪漠河豈可相提比論。羅馬位於北緯四十三度，屬於地中海氣候，一月溫度約為攝氏八度，七月溫度不過二十五度。同緯度中國之瀋陽，一月溫度為負十三度，七月溫度為二四·七度。在年較差上相差甚大。華盛頓位北緯三十九度，一月溫度為攝氏十度。七

月溫度爲廿三度，同緯度中國之北平，一月溫度爲負四·五度，七月爲二六·四度，兩者亦不相同。中國高緯度之地點，無西風暖流之調節，冬季自不免苦寒。倫敦，華盛頓皆屬海洋性氣候，又得暖流之賜，故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我國僅昆明堪相比。若論西安，則一月溫度爲攝氏負一，三度，最低可至負一四·三度，七月爲正二八度，最熱亦會至四五·二度。西安大陸性氣候之性質雖尙不嚴重，但風沙乾燥之苦，已甚明顯。漢口一月溫度爲三·九度，七月爲二八·八度，夏季較西安熱期爲長，亦係事實，但廬山在望，可以避暑，如欲以緯度地或氣候乾濕冷熱之條件，以定國都之位置，未免捨本逐末。

若論「史力」今昔時代不相同，漢唐偉業，吾中華子孫自當使之發揚光大。惟今日列強無不在爭海洋霸權，吾英勇男兒更固有創造歷史新頁之抱負。對建大陸帝國之思想，已在長安北平埋葬，共和之精神，乃係武漢創生。以建革命之獨立爲國都，則「史力」何等新鮮充沛。至於國都之建設，全在人爲，理想中新都之人口當在一千萬以上，氣象壯闊，建築宏富，不僅爲中國之首城，抑且爲世界最美之觀會焉。

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大報

二十七 論戰後新都

章丹楓

關於戰後建都的問題，近來頗爲國人所注意，曾經引起不少的討論。

首都是一國政治的、國防的、經濟的、乃至文化的重心所寄，當然應該慎重選擇。就軍事地理的原則上講，一國的首都，應該具備下列諸項條件：

第一、一國的首都，應位於國內交通便利的中心地點。首都好壞人身的頭腦，同時必須與各部分保持緊密的聯繫，因此必須位於國內交通便利的中心地點，俾能兼籌並顧，策應四方。原則上說，國家的鐵路公路交通、航空交通、天然河道交通，都應以首都爲其中心。我們倘持此項標準來衡量，那麼，蘇聯的首都莫斯科，德意志的首都柏林，法國的首都巴黎，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都是最合宜的。

第二、一國的首都，應接近國家經濟上最重要的區域。因為一國的政治，固然不能脫離經濟和財政，就是一國的國防，也必須具備經辦的基礎。在以前農業時代，各國首都，多位於農業上的中心區域之內，以便利用附近的人力，吸收四圍的財富，如楚漢相爭時，漢高祖就曾大得建都關中之利。（史記卷五三蕭相世家說：「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當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現在世界大勢，由農業時代漸進入商工業時代，首都位置，當然隨之有所變更，以求適應新的經濟環境。

第三、一國的首都，應有雄偉之地形，具戰略的價值。如德國的首都柏林，背山面海，控制東歐和西歐的交通；蘇聯的首都莫斯科和法國的首都巴黎，雖位於平原地帶，四週皆有崗陵環抱，利於攻守。這種險惡的地形，除了戰略上的價值以外，即在平時，亦足以養成人民崇高博大的精神。

二

其次，我們來看一看中國歷史上的建都位置。中國成爲真正統一的大帝國，從秦代起。秦以後，大一統的皇朝，有兩漢、西晉、隋、唐、宋、元、明、清。其中秦都咸陽，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西晉亦都洛陽，隋唐均都長安，宋都開封，元明清三代，皆定都北平。從我國歷史上的建都位置，自然可以看出，歷代的建都，必擇定一個地理上的中心點；而這種地理上的中心點，却又會隨時代而有變動的，變動的原因，大約以經濟和軍事爲主。隋唐以前，中國的國家經濟基礎，建立在渭河流域和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上，所以長安洛陽，建都爲宜；唐宋以後，我國東部諸地，日益開發，經濟文化，日趨發展，政治中心，便也隨之東移。軍事方面，漢唐之間，西北方的匈奴和突厥，最爲外患，建都長安洛陽，較便應付西北邊患；五代以降，形勢一變，東北諸族，代起稱雄，所以我國政治上的首都，便也逐步東移，由長安而開封，由開封而北平了。

這些歷史上的首都中，長安和北平，可稱「兩大」。此外，還有南京，三國時曾爲孫吳所都，東晉及南朝諸國，亦先後都此，明初也會經一度都此，後與長安北平相匹。

我們現在對此歷史上的三大名都，分別加以評述：

其一、長安 長安位於陝西中部渭河流域。河流域，古代農業頗發達，人口亦甚繁多，構成長安建都的經濟基礎。而又一水橫流，羣山四抱，東有潼關之險，南有終南太白諸山之阻，西枕隴阪，北抱山河，形勢十分險要，足以控制西北，籠罩中原。從前陸路交通時代，長安南通漢中巴蜀，西通河西西域，北達朔漠，東北可沿汾河河谷通華北，正東可沿黃河主流通中原，東南可沿濟水直達長江流域，成爲全國交通中心。所以在從前，長安是最能滿足建都條件的。難怪顧祖禹氏要說：「兼則建都者當何如，曰，法成周而紹漢唐，吾知其必在關中矣」。

其二 北平 北平位於我國東部大平原的極北，交通雖也方便，究較長安爲偏。元清兩代，一來興自北陲，定都北平，可以兼顧塞外，特別是兼顧到東北。北平作爲首都，在經濟條件上是能夠具備的，因爲北平控制着中國最富庶的東部平原。至其形勢，北枕燕山，西倚太行，東瀕渤海，南帶河淮，也可稱得十分險要；但北平比起長安來，不如長安來得

隱蔽，是其缺點。

其三、南京 南京位於長江下游，只有經濟上的條件，勝於北平長安，對國外的海上交通，也較長安北平爲便。此外，論交通，與南京偏處東南，不能顧到西北西南以及東北諸地；論險要，南京附近雖有一些丘陵，但其形勢，遠比不上長安和北平，而且南京距海過近，沿海稍起風波，南京卽感動盪，以上兩點，是南京最重大的缺點。

三

趙節節之所述，我國戰後新都，似乎以西安爲最適宜了，然而不然。

說到戰後建都問題，應該先認清戰後我們國家幾個遠矚方針的趨向。從大勢觀察，戰後的中國，一定要向兩個方向努力，就是：（一）在經濟上，加緊完成工業化；但同時對於改進農業，也不能偏廢。（二）在政治上，加緊完成民主化，切實實施憲政。（三）在對外關係上，新中國要大量利用外資，吸收外國人材，來發展國家經濟；同時對於西方文化，也要繼續吸收。（四）在國防上，中國當然推行和平外交，但對國防，自亦不能忽

視。以上四點，是戰後新中國的發展方向，首都既為國家首腦所寄，則其位置，必求其能與上述諸點，互相配合。所以戰後的新都，不但須為全國現代化的交通系統之中心，更須一面顧到中國的工業區域，一面顧到中國的農業區域；從吸收西方文化，利用外資上來說，這個新都，不能離海太遠；但就國防要點而論，這個新都，又不能離海太近，不能太暴露。由此衡量，則西安、北平、和南京、各有缺點。西安戰略形勢固然安全，但離海遠，現在化的交通不發達，附近工業的發展也有限；南京和北平，都離海太近，在軍事上無安全感，而且偏於西北和西南的建設，兼顧不到。

就現時的形勢論，比較最能滿足建都諸條件，且能配合戰後新中國發展方向的，只有武漢。簡單的說，武漢的優點，有：

(一) 在位置上，位於國家最重要的區域之中，且為中國現代化的交通系統之中心。武漢可以藉鐵路通達四方：向北，平漢鐵路可以通達東北或西北，向南，粵漢鐵路直抵廣州香港，並且可由鐵路轉達東南或西南。而中國的長大動脈長江，也流經武漢，直

下上海。所以武漢雖比較位於腹地，却仍可吞吐海洋，有交通國外之便利，而可免瀕海暴露之缺點。

(二) 武漢是中國經濟的心臟，並且可以兼顧到工業和農業。長江中下游，本是中國最富的農業區域，盛產米棉；而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北方的黃淮平原，南方的廣東平原，武漢也都能呼應到。新中國的礦業工業，將來勢必遍布西北西南，不僅限於東部而已，武漢也足以為其中樞，且武漢四圍，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工業區域。

(三) 中國的地形，西境多山，而東部平坦，武漢正好位於兩者之間，雄險要，兼而有之。武漢西枕荆山巫山，東北有大別山為之屏障，東南有幕阜山脈為其阻障，雖較西安開朗，但亦有險可守，不似北平南京的暴露。

(四) 武漢三鎮，本身形勢，優美宏壯，漢口宜於商業，漢陽宜於工業，武昌則為天然的政治區，辛亥革命，建造民國，原由武昌起義，以此作為新中國的首都，實正適宜。

最後，願再附述一點，以勉國人。首都問題，似重而實不重。國民努力，則危地可安；人謀不臧，則險峻何用？顧祖禹氏有言：「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却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故設險以得人爲本，操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這幾句話，真是金石至言，我們討論建都問題時，更應該常常銘記不忘。

新中華十二期

辛主都長沙者

二十八 關於戰後建都問題

劉炳黎

關於戰後首都，建設何處，有多朋友曾發表了若干偉論，作者以三、四年春夏在南方未及一一細讀，歸來後祇讀到關於首都建設一兩三篇文章，但心中頗有些作癢，故作長沙建都論，以就教於當局及關心此問題的朋友。

長沙雖不是如西安、洛陽、北平、南京等處一樣為古帝王之名都，但在春秋戰國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已居重要的地位，楚之能與當時中原諸侯相抗衡，其大半原因是楚有湘荆一帶之故。屈原憤楚懷王之無道，不惜葬身於距長沙甚近的汨羅江，在歷史上是亮節高風的，到如今龍舟競渡的故事，全國人民在蒲節時爭相扮演。賈生長沙痛哭為歷史美談。往後各朝，南方楚地常以長沙為中心而演出許多歷史的盛事。長沙雖小，但却與楚地相配。

合而增光。在中國歷史上，雖然長沙不及西安、洛陽、北平、南京等處之有名，但亦僅居此等地方之次，而繼續不已地表現其人類地靈之足蹟。

作者觀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在地域上是如此變遷的：大約在三千年前左右，中國文化是以西安爲中心而發展的；往後延至黃河中下流域，當時黃河流域的文化且延及河之南北與山之東西，總之，一千年至三千年前的中國文化是以黃河流域爲中心的文化；雖然晉室東渡曾一度將北方文化移至南方，但南方文化仍不及北方文化之盛，直至隋闢運河，北方文化方大量由運河流至南方，唐宋盛時以黃河流域爲中心；宋室南渡大量地將文化移至南方；此後南方文物之興盛不讓可與美北方，而且有時過之；當元之世，中原文化無甚可言；明祖遷都於金陵，並非懼北方蠻夷之進攻，乃是表現南方文化的興盛；清以滿人入主中原，其定都北京乃是必然的事實，然近數百年以來，南方的文化顯然地勝過了北方；海禁宏開以後，因爲海洋運輸的方便，珠江流域文化異軍突起，故國父在過去五十年，能以廣府一隅之地抗清室全國之師；太平天國，起自桂林，曾左中興湘中，國父起自廣州，

近百年來的中國大事是以長江中上游和珠江流域爲中心的，這就很顯然地說明了，歷史上的中國文化近世以來漸漸由長江下游轉到長江中上游與珠江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歷代以來的文化，是先由黃河流域轉到長江流域下游，然後由長門流域下游轉到長江流域中上游和珠江流域的。長江流域中上游和珠江流域正是現在的雲貴川湘鄂粵桂一帶，這也就是如今大後方抗戰根據地的西南。西南是如今中國文化的活躍地；如其沒有這個活躍地，中國連地理上的名辭也將成爲問題；因爲有這個活躍地，所以能抗日帝國主義的橫蠻之師，到如今中國血戰七年不惟不弱，而且愈打愈強且爲世界四強之一，人傑地靈或文化所鍾，實有莫大的關係。

現在政府和人民均甚倡開發西北論。而且進而英勇實行，這當然是高瞻遠矚爲國爲民的宏謀碩劃。但以西北地面的遼闊，人口的稀少以及交通的困難而言，若欲在短期內由開發西北而期望在文化上有助於國家，則幾乎爲不可能的事實。所以有許多專家估計，開發西北在短期內是不能有所獲得的。反之，若是開發西南，則所獲必小，所獲必多，而且

爲期甚短。我們在這里並不是不贊成開發西北，乃是說開發西北在短期內其利國利民的程度不如開發西南之大。政府和人民如能變營業下，最好是一面開發西北，一面也開發西南。中國西南部到如今有些地方還是個處女地帶。作者今年旅行西南數省，看到西南各省有重山濯濯，貨棄於地，真是難過。比如湘西、川南、川東、川西、黔東、桂南、粵北、滇西這些地區，若是開發起來，再增加五倍以上的人口也儘吸收得了。如今中國的西北，固然是滿目荒涼，甚至千里無人煙；但如今中國的西南，也是貨棄於地，有物可獲。在如今，我們不能談開發東北與東南，而且除東北尚有礦業待開闢外，東南文弱之鄉的穀米絲綢等物早已開闢殆盡了。東南富庶甲全國，東南文物甲全國，東南人才亦甲全國。美麗的錦繡的東南河山與文物人才，早已爲國之大用了。依作者之見，因爲文化漸向西南流轉，在近代的中國，西南地理上之有助於國家是不待言的。所以我們應該重視西南在今日國家的重要性。

二

對全國看，長沙是大西南的前方，由長沙劃一線到廣州、南京、貴陽、重慶，差不多是同其長度，而由貴陽引伸到昆明與重慶引伸成都與雅安之間，亦可同其長度，這樣，長沙可以代表西南各都市而垂拱於全國。武漢在長沙的近前，由武漢劃一線到全國各大都市差不多是同等長度，則由長沙牽引武漢控制全國，在地理上可謂為適中。本來講都城，在今日交通之便，不限定要在適中的地點，如美之華盛頓，英之倫敦，即是其例。但我們不能不注重有重要性的地帶的控制。美之都於華盛頓是為和美之東部有重要性之故；英之都於倫敦，亦為着倫敦附近有重要性之故；凡古今中外各國的都城，無不建築在重要地區的紐帶之上，都是為的控制和運用重要地區之故。我們如其不否認西南地區在今日中國的重要性，那末我們便應將都城擺在這個重要地區的紐帶之上。而長沙適是這個重要地區的紐帶點，所以我們主張戰後的首都建設在長沙。

由長沙出廣州海口，因有粵漢路之通車，不過十數小時可達；由長沙走桂越，因有粵漢與湘桂路，亦不過十數小時可達，倘若將來鐵路暢通，則至廣州海口也不過再加數

小時而已；由黔桂路至貴陽，不過再加十數小時，且將來湘黔路通，則由長沙至湘潭、至貴陽，不過十餘時可達；由湘西至重慶，若有鐵路不過十數小時可達；再由重慶至成都雅安與由貴陽至昆明，若由鐵路，亦不過數小時至十數小時。上述這些地帶，有些地方已有鐵路可通，就是鐵路未通的地帶，公路往來亦甚便利，今日大後方各種運輸除西北和東南少數僻壤外，多賴這些公路與鐵路。至若由長沙經浙贛路走浙、贛、閩、由長沙走武漢順流而下東達皖蘇以出海口，北走豫、魯、燕、晉、陝、甘等地，均爲時甚短。總之，長沙亦若漢口而握全國交通之樞紐，但漢口地理上的弱點則爲長沙所無。

長沙居湘江之濱，湘水清漪，可見「印石」。市區位於湘江之東，可作商業區；水陸洲在湘江之中，爲一風景地帶；岳麓山在江之西，雖高聳江邊，但其下之平原甚廣，可作大規模的政治區，江之上下游可分布工業區；文化區，住宅區，則可遍布於山椒水涯之間而樂於山水之美。市區房屋雖經一火，但因已陸續新建，若稍加添置，即可容數百餘萬人之用。由岳麓與市區四方開展，雖可達到一萬人口。亦可有容足之地。

論氣候，因長沙山岳兼平原地區，故夏天的悶熱不及漢口，而却有似南京，冬季之寒，遠不及北平與西北，雖不用火爐，可過嚴冬，至春秋二季氣候之溫和與陽光之明媚，祇有江南可以媲美，迥非北地所能企及；而氣候之乾燥則不及北平，其潤溼又不若江南湖沼地。在全中國而言，除非昆明、成都、上海等處氣候之宜人有過長沙，其他各地不患風沙便患酷暑嚴寒，均不如長沙之春秋佳日。在長沙除夏季有一月左右的時間其溫度恆達九十度有時防礙工作而外，其他各時均適宜於用體力與腦力。有人謂北平較宜於工作，實則盛寒盛暑尤其刮大風沙時，其妨害工作之效率真難以計算。

有人謂在北平有北戴河等地可避暑。但南岳氣候之清涼凡住過南岳者均能領略，作者今夏在南岳雖是盛熱時猶感覺未帶棉被之苦，由長沙走雞公山，走牯嶺，走莫干山，走黃山，走雲貴高地，均不甚遠。但避暑不是每個人的行爲，所以不應該視爲建都的條件之

「洞庭熟，天下足，」這句流行於中部中國的諺語，可說爲三湘富庶之寫真。經過幾次的湘北大捷，本年夏間的國際糧食會議以及敵人的若干次的廣播，我們當可明瞭洞庭區是今日後方的糧食倉庫，目前前方幾個戰區以及後方有些省份均賴洞庭區的糧食以爲大宗。敵人近幾次在湘北挑燃烽火，與其說是軍事的或政治的，毋寧說是經濟的，幾度的湘北會戰，的確給我們的經濟擾亂不少。我們最近在常德不僅爲軍事與政治而戰，而且爲保衛大後方的糧食倉庫而戰。因有洞庭區的糧食，雖在長沙增加一千萬人口，也可以取之不達，用之不竭。長沙位於洞庭區的南部，由岳州與常德至長沙的運輸水路直達不過一日左右的途程。除米以外，棉之出產在洞庭區亦甚豐富，湘布之製造是洞庭區所供給的棉花，現在後方各省多以爲必需品。總之，米棉二項，雖在長沙增加一千萬人口，在洞庭區可以取給。米棉二項是衣食的大宗，若米棉可以取給，則衣食二項可以無憂。

有人謂若在北平建都可以取給附近的鐵炭。如以鐵炭爲工業之用，則在產區建築工廠而就近取給至爲便利。我們主張建都長沙，並不是要將長沙建爲標準的或中心的工業區。

若真正講工業的建設，當以距離首都稍遠之地爲好，一則如萬一再有戰爭時可以免除空襲之危險，二則若如倫敦一樣終日籠罩烟霧之下，於住民衛生也是問題。我們在戰後自應考慮工業建設問題，但不必與首都建設相提並論，好像非在首都建設大工業區不可。至於與長沙相配的應有工業的建設以及住民所需要之鉄炭等則大冶萍鄉等地便可以取給，而這些地方距長沙並不甚遠，可由水陸兩途運輸而來。

據湖南方物志所載：湖南各地所產的金、銀、銅、鉄、錫、鎳、鋁、炭等礦甚多，尤以錫礦爲世界所注意。在湖南境內所產的動植物，甲於內地各省。洞庭湖和湘資沅澧四水及其波瀾湖沼所產的魚類，眞要使北方及西南各省人士吃驚，就是較之東南各省也多。俗稱洞庭爲「魚米之鄉」，也就是說明湖南魚與米豐富之意。安化的茶爲國際茶業所注意，現在中茶公司設專廠在安化製造。菓實等物亦產量豐富，雖屬不夠，但由嶺南熱帶地輸入較之在北方便得多。木材是湖南的大宗出產，無齡建築大量房屋和工業之用，均屬足夠。在湘東一帶的荒田甚少，就湖南湘西的大山亦多茂林常。長沙附近小山岳所

產的樹林草木，尤足夠居首都家居與煮火之用。至紙與鞭爆等產，尤爲湖南的特產，其量甚豐。

飲水在西安頗成問題，但在長沙可不成問題。湘江水源上自興安下接洞庭，儲水之富不待言宜，就是數千萬人之用水也不能減少洞庭的狂波。俗謂「水性使人通」，在長沙可以看見清秀的湘江，稍遠可以看見烟波萬頃渺無涯際的洞庭。高聳的岳麓山與潯澈的湘江相配，足以顯映山岳豪邁江河秀俊之氣，這種氣像是武漢。南京、西安、北平等地所不能有的；雖然北平的雄偉與西安的廣大有過長沙，然而無江水薰陶居民聰秀之氣；雖然南京與武漢可以看到大江的狂流與山岳或遠或近突起之雄，但山水相映成趣，則未曾有。長沙市區雖覺小巧，但若在岳麓建築政治區，則登高一望固然氣像萬千，就是平疇千里也可以怡然自適。長沙可有上述四都市之長而去其短。

四

長沙上連南岳，下接洞庭，五岳五湖，各居其一。「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

越」；「下和武漢接，上與巴渝通」；凡這些話都可爲長沙軍事地理的寫著。南岳高聳，不僅爲五岳名山之一，而且在抗戰時期，顯示其爲東南軍事活動的指揮台，東南戰事重要時，領袖往往到南岳主持指揮，抗戰以來的南岳會議在軍事上是佔有重要位置的。數年以來在長岳地區，岳麓山爲指揮官以幕阜山脈縱擒之所的有名的三次湘北會戰，不僅使敵人看到湘北軍民的勇敢，而且使敵人看到長沙的銅牆鐵壁，不可侵犯。最近以常德爲中心的兩次會戰，常德雖一度失去，但又奪回，足見湘沅的壯氣足以使敵人膽怯。六年來，敵人累次想由幕阜與洞庭佔領長沙，但結果給幕阜與洞庭擋駕了。幕阜與雄峯與洞庭的狂波，是捍衛長沙的屏障。依作者歷年遊歷各地曾到五岳之三，但見南岳仍是活躍與雄偉的。因南岳雖不高，却能吞雲吐霧。幕阜與洞庭因爲幾次戰爭的顯現，也很活躍與雄偉的。長沙位居在南岳幕阜與洞庭活躍雄偉山水之間，其爲活躍與雄偉固不待言。古人講軍事頗喜言氣勢，講國事亦嘗言氣勢，長沙氣勢之雄，在這次戰爭上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我認爲長沙是如今大後方西南活躍地的樞紐。一個國都是應該建築在活躍地的樞紐地帶的。

有人以爲北平近郊有大平原，適宜於練兵。殊不知大軍不能在京畿附近訓練。因爲京畿是全國繁華之地和政治中心，軍事習染華國無鬥志，而國政治亦必受其政治變化。所以從來歷史凡在京畿練兵者，常因驕奢淫逸，兵不能用，且其整頓軍門而果使國家與之偕亡者。大軍固應守在邊疆，且應守在邊疆。習於其地，練於其地，對於其地的情形容易了解，因而一旦作戰可以發生大力量。我們如其建都於北平，便不應守在北平。最少海軍應守在渤海以東，陸軍應守在遼寧以北，大河以南，戈壁以西。我們如其建都於南京，便不應該守在南京，最少海軍應守在東海以東，陸軍應守在會稽以南，淮海以北。我們如其在長沙建都，則海軍守在東嶺各海，陸軍北守，關外和蒙古，西守新疆西藏。南守越南緬甸。國軍守在四夷，練在四夷。這樣，長沙附近可不必練兵了。若要練拱衛京畿和調軍模範的軍隊，則以岳麓以西大平原的開曠，尤其衡寶之間山岳連平原的大自然以及洞庭之濱的湖沼廣闊的地帶。雖是數百萬的軍隊，可以展開。何況以湘中之富庶，雖是在一個縣內也可以擺布數萬至十數萬的大軍，這在北方和西南貧瘠省區很難辦到。所

以從屬在軍機練兵，長沙附近是有適合於練兵的條件的。

作者以爲中國以後的國防地帶不是沿海或沿江一帶，而是北自戈壁尙經晉、陝、豫、鄂、蜀、湘、黔、桂一脈相連的山岳地帶。這樣地帶的中心線雖然有敵人七年來的猛攻，到如今還把握在我們的手中。這條地帶是我們的生命線。因爲我們尙把握住這條生命線，所以我們的國家還是活的，且是強的，不惟敵人用盡力量不能置我們於死地，而且我們且一躍躋爲四強之一。我們當然要在活躍的生命線上建築起我們的國防。長沙處在這條生命線的邊緣，與這條生命線相隔不遠，而與這條生命線緊相聯繫，也可以說是這條生命線的一部份或其凸出的地帶。西安處在這條生活線邊緣之內，也如長沙一樣與這條生命線有直接的聯繫。至於南京或北平則遠離這條生命線，武漢雖亦與之相聯但却不如長沙之接近而有力量。我們的國都不應建築在國防線的聯繫地帶嗎？

如以爲現代的國防不能離開工業，或現代的工業也不能離開國防，那末就在國防地帶的邊緣擇水陸及交通方便或原料豐富的地區建築分散的工業區也是合理。所以在這個高原

國防地帶的邊緣。我們主張建立若干分散的工業區。

我們的國防地帶雖建築在內地的高原，但我們仍應守在黑龍江、松花江、渤海、黃海、東海、南海、越南、緬甸、西藏、新疆、蒙古等地。我們的國防地帶在全國之中，我們的首都在國防地的聯繫地帶。鎮住中央，戰在四方，爲戰之道，亦爲立國之道。首都如在長沙，便能鎮住中區，而戰守皆便。

因洞庭湖的淤塞，且上下兩方出口入口之處甚小，海軍船舶不易進入，但若深鑿，商船往來却甚方便，故長沙可免海軍之擾而有水上兩旅之便。岳麓高山，雖不若重慶石壁之雄立，但却便於防空。故長沙除便於陸軍戰守之外，尙可便於海空之防備。至以湘中平原爲空軍訓練場所，則尤適合。總之，長沙是海陸空軍戰守皆宜的地區。

五

據人種學者研究，中國北方人的體力較南方人爲高，但智力則略低；東南人的智力又較勝於西南人；西南人的智力雖不及東南人，但體力則過之。所以西南人的智力與體力適

居全國人的中點。並且西南人也許有些，苗裔等族的血裔，所以身體雖小却健壯。在軍事上講，中制西南人較宜於空軍，北方人較宜於陸軍，東南人自應宜於海軍，在學術方面講，西南人較宜於科學技術，北方人較宜於哲學思考，東南人較宜於文學描寫。西南人的繁殖雖不及東南，但有過於北方。自太平天亂而後，西南人從軍的甚多；在百年以前，湘淮兩軍雄視中國，現在，北方的魯豫與西南方的湘桂均是練兵之區。由於這些人種兵源條件，我們也有理由主張將國都建設在西南樞紐地帶的長沙。

歷史上往往有寒心之事而使人氣衰。我們因然不同情於重喪失地而目睹已失河山爲敵人所踐踏而心寒氣喪之感情主義者，但思古之幽情與對踐踏之殘害往往使人由憧憬而惆悵。我們不久要走到淪陷區中，難免不發生噬嗑之感。我們固應親臨失地尋復讐仇，但我們有志不難伸舒，難免不向後返顧；若是返顧一易受傷。有時我們在新的地帶容易發生新的興趣。蘇聯不是由於彼得堡而建都於莫斯科，是欲由莫斯科得新發展而免去彼得堡的暮氣。我以爲戰後的法國，不應該再建都在巴黎，原因是巴黎所給予法國人的印象太不

好了。戰後新中國當另具新氣象與新氣派，這種氣派不是古典的長安風或洛陽風，不是中世的北京風，不是戰前的南京風，而是戰後新型的西南風，這個西南風就以長沙爲代表。

在古代戰爭常有置之死地而後生之事實，但是現代科學戰爭則不注重這個事實。現在英美運用科學與技術力量來消滅敵人的勢力，人力的犧牲比較少。政治也如軍事一樣，我們也不必採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式。所以以前有人主張在長春建都，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論調，這種論調是否適宜於科學技術一時無法提高的目前中國頗是問題。西安、南京、武漢等地建都曾有人論及，我也不必在此反對，因爲這非本文的任務，但在這篇文章內也已約略說出比較的意思了。

歷來大政治家主張「爲政在人」及「爲政以德」。如果國家的政治得「人」而且得「德」則國都無論在何處都可以，不過在地理交通與國防地帶要特予注意罷了。若不以「人」與「德」，則以近日科學戰爭一日千里的進步，任何地方都可受敵人的襲擊，所以我們一面主張都城擇地而建，一面尤主張注重人才科學與道德。「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國都的地點並不能影響國家的興亡，有之不過便於戰事的攻守與政治之指揮而已。

我們希望因「人」與「德」與「科學技術」而興盛；如其要我選擇以爲何地建都較便於萬一再有敵人進襲之攻守與國內政治指揮之下，則我首先選擇長沙而不選擇南京、北平，武漢與西安。我想長沙當永遠不會給敵軍攻入，就是敵人再由湘北各地進攻，我們也得要將他們打退。我想，過渡漫長的戰時而且打退敵人的數次進攻之後，長沙仍穩在國軍手中，則長沙適宜於築戰後新都之人傑地靈條件又何必要我這枝秃筆來描寫呢。（續完）

三十三年元月九十兩日掃蕩報

第三組 主張建都松花江流域之言論

壬 主張建都長春者

二十九 長春建都論

胡秋原

關於建都問題的討論，本擬告一段落，茲得胡秋原先生「長春建都論」一文，氣甚壯，意亦新穎可喜，故樂爲之轉載。作者函編者云：「頃閱貴報社評，主張北平，弟意此是退一步辦法，但輿說遠一點，才能折衷到北平也。」（編者）

勝利在望，戰後種種問題，均宜事先籌畫；其中國都誠爲重要問題之一。邇來討論戰後國都地點者甚多，而南京之不宜建都，似爲有識者之公言（至于辛亥後中山先生之主張建都南京，主要爲杜絕北京之腐化勢力），可以不論。至于建議，則有西安，武漢，洛

陽，蘭州，北平，長沙諸說。而所持理由，主要爲地理之中心。歷史的故都，交通經濟文化之中心，地勢之險要，乃至氣候之適宜等等。我以爲這都不足爲建都之必要條件。國都是一政治問題，是一國防問題。我們必須由戰後國防安全之需要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由中國未來立國之根本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所謂地理中心，歷史名城等等，都是次要問題，而且大多是已失考慮價值的。

所請已失考慮價值者，即是因爲在未來世界技術狀況之下，一切都得重新估定價值。例如，在過去驛運時代，一國國都誠然要在一國中央，以便宜於控制全國。假使如此，我們無妨用平面幾何學，在地圖上求一個中心點。但在今日火車輪船的條件之下，地理的中心已不是幾何學的中心，也不是重要的事。至于空運發達以後，任何一地都是中心，因爲遠近的差別縮小了。倫敦華盛頓之所在雖不是英美之心，却無疑其能控制全國。其次，地勢之險要，在今天也不是重視。在弓箭時代，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地。但尙且我能在寇亦能往。大砲坦克時代，情勢已大不同。到了空軍發達，世界更無可稱險要之地。有人研究

戰後國都，談到好不好掘防空洞。但我想，如果將來我們還要靠防空洞保險，實不成話說；而據說現在炸彈有重八噸者，則將來十噸二十噸也不稀奇。如人類將無戰爭，我們無所用其險要，如果還有戰爭，則在十噸二十噸炸彈之下，縱有桂林重慶天造地設之防空洞，亦不足以保證安全。至於氣象氣候之類，根本不值一提。假使這是建都條件，寒帶熱帶不應有國家了。

交通經濟中心，有連帶關係。大凡經濟的中心，一定是交通的要道。這是值得考慮的條件，但不是根本的條件。因為一個政治中心可以造成交通便利，但亦不一定要十分四通八達。華盛頓莫斯科乃至柏林，都不是交通和經濟中心。而大凡交通中心，也一定與形勢險要的條件多少矛盾。

至于歷史上屢為國都的事實，固不應有拘束現在的效力，但我們還要研究我們祖宗過去建都於是的原因。例如西安在歷史上建都最久，但並非因其為地理中心，或形勢險要，乃至氣候之適宜。所謂「居高臨下勢若建瓴」云云，也只是文人揣測之詞。歷史上建都西

安，是由國防的觀點出發的。第一，在古代，中國的威脅來自北都和西部，如匈奴突厥回紇之類。我們的祖先一定要在西安建都，以便鎮壓潛在的敵人。因此有爲之世，如西周秦漢隋唐，都在西安建都，而東遷南渡，大抵由于希望避免威脅，於是終奄奄而至于亡。

第二，古代關中最高富庶，太史公說，「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我們應師古八定都西安之意，但應根據形勢的變遷，選擇新的國防重地。說到這裏，我覺得明成祖之遷都北京，實有絕大遠見。（他對內政策不談，而對外則不能否認其遠略）。他之遷都北京，實在於鎮壓金元之捲土重來，因為宋元以後，中國民族的威脅，引其來源已由西北移到東北；而在海運大遠以後，西安亦不復是財富之區了。

假使我們要決定今後國都地點，我們便要問：誰是我國的根本敵人，而什麼地方具有建設我們國防的優越條件。

這答案非常明白：我們現在和將來的根本敵人是日本，我們國家的生命線是東北，站在國防的觀點，我們的國都（至少在戰後數十年內）應在長春。今日之長春，就是古時之

長安。長春是我們的國防重鎮，正如長安是周秦漢唐的國防重鎮。

這關係中國民族生存和立國的根本問題，我們一點也不含糊的。

我常說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就是抗日，日本是中國生存的根本威脅。除了日本以外，中國並無第二敵國，進一步說，解決了日本問題，其他問題均可迎刃而解，而中國亦不復畏懼任何侵略。分析這理由，需要一本專書。我只想指出二點：一。世界上國家雖多，但除日本外，沒有一國是以滅亡八國為根本政策的。二。中國近代一切禍亂，均以日本侵略為禍根，其他國家縱有不友誼行為，沒有日本，是不能單獨發生作用的。所以，此次抗戰不是單單始於七七，亦不始於九一八，且不始於五三和五七，而是明治維新以來，即日本主張征韓之日就註定的宿命戰爭。中日這兩個國家只有兩條路，一是戰爭，二是合作。所以此次抗戰即說為中日合作而戰，亦非過言。但怎樣才能達到中日合作的目的呢？第一。要中國充分富強，第二。要日本更生，成為民主的日本。但日本民主化，實不容過份樂觀。所以我們只能倚賴自己的富強，而不能倚賴日本之民主化。我們不要求日本土地，但

不能不要求對日安全。

有人以爲此次日本戰敗以後，即不足爲患。這是極危險的想法。此次抗戰，日本必敗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必須嚴重告我國人，一個現代國家是很容易復興的。只要看看第一次歐戰以後的德國。如日本未經徹底改造完畢，日本帝國主義是可能復起的；而他經過此次經驗和教訓，一日捲土重來，必比今日惡百倍。所以今日之寇不足畏，而將來日本實可慮。所以，今天我們的口號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而戰後的國策應是安全第一，防日第一。

既然日本是我們的根本敵人，我們對付的方法不外二途，一是避敵，二是迎敵。從來迎敵勝于避敵，而迎敵的根本辦法，即莫如將我們的國家放在我們的生命綫上，放在東北，放在東北中心點的長春，使我們雷霆萬鈞之力在此，以便充分應付未來日本一切的動作，且使日本知道，神京在此，汝不得正視。這是長春建都的根本理由。

然如果長春是一個突出的前哨站，也不適於國都。但中國最富的區域，誰也知道是東

北四省。關外之地雖不過全國十分之一，而言則確有十分之六。我國現代立國資源的寶庫，第一是東北，第二是西北，必須鞏固東北，中國經濟建國才有完成的可能。長春、中山先生實業計劃中西接西北鐵路系統，南連北寧及北方大港，在地環位置上，恰恰是一個中國的華盛頓。這是建都於建都的經濟理由。

還有一個不可輕視的理由，九一八剛過一週，大家記得，東北淪陷十二年。可憐東北十二歲以下的孩子，生下來就沒有看見故國的旌旗。而在日寇奴化教育之下，二十左右的青年，都被日寇強迫學日語，自稱所謂「滿洲國」的人民！而日寇除了奸擄燒殺以外，在東北做了長期的毒化工作。這雖不消滅東北青年的愛國心，但日奸的腥羶，必須相當時間才能洗滌。必須新中國的政洽中心在那裏，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將日寇所播散的妖氛毒素掃除乾淨。而東北的女兒，在祖國最親切的懷抱中得到應有的撫慰。

今年九一八的十二週年紀念日，蔣委員長在參政會中重申收復東北失地的一貫政策，而參政會全體亦同申此神聖決心。收復東北是抗戰四目的，建國的條件，也是未來國家安

全的保障。假使我們能決定戰後建都長春，不獨使全國的意志更能集中，全世界將更能明白中國的堅決意志，而關外的父老兄弟，亦必更能歡欣鼓舞，在國軍反攻之日，表現偉大的力量。

我們不僅要使青天白日的旗幟永遠飄揚于白山黑水之間，並且要在那裏建築中國新的長城，使日本永遠不敢正視，永保華夏之安寧！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公報

癸 主都遼寧或東北其他地方者

三十選都商兌

谷春帆

近來報上迭有討論戰後國都地點之文字，西安，武漢，南京，重慶，北平，均有人主張。我之所見，迥異乎是。我以為戰後國都地點當在松遼平原，或即為遼寧，不得已始可及北平。陪都地點當在成都或重慶。遼寧之說，似極可怪，請申論之。

主張武漢西安之理由，往往以為地點在全國之中。但選國都並非畫圖案，並非取一中心作圖圈，要畫得均勻，中心之說，無非以為由此地到四疆距離相仿，時間相仿，故主張中心之理由，實在即係交通關係。但自有飛機電訊以後，交通情形業已大變，相距數千里，在飛機不過數小時的航程，在電流更只幾秒鐘的傳遞。若論中央政令傳佈，消息送達，人物往來，偏東偏西之國都，與中心地點之國都，實無多大差異。

又有以歷史經驗爲主張根據，以爲龍蟠虎踞，襟山帶河，金城湯池之固，高屋建瓴之勢。這些說法，實在係講地理形勢，其靠不住更不用說。他們往往引用讀史古輿紀要，但秦都關中而亡，周漢都之則興，顧祖禹不是不曉得。何況新的戰術，新的機械，早已完全變更了地理形勢，現在立體戰爭，海陸空三軍聯合行動，坦克與飛機衝堅陷陣之力，已非舊日的地理形勢所能防阻。只看克里特島輕易被德軍傘兵佔去；班泰雷利亞島可以被美機炸到投降；阿圖與吉斯卡兩島不算不險，而日寇竟無法可守。英倫海峽，一衣帶水，海疆千里，而雙方均難登陸。可知現代國防是用武力來防的，而不靠着形勢。形勢之說，即使不至全無關係，亦遠不如歷史上之重要。

一個國家立國必有根本政策，必有其根本姿態。國都之選，應當將這種根本政策、根本姿態，充分明朗表示出來。在朝野上下，口口聲聲說要工業化，要以工業建國，何以選擇國都，而不論及工業化的關係？中樞要靠工業化立國，要依工業的姿態發展，因此其國都必在一個工業區域的中心。以首善地位，集全國人才精力，領導工業化建設，這是建

都的明朗作風。地點適中與偏，並無關係。俄國是急圖以工業建國的，如德格勒與莫斯科，均在西偏疆界上工業區內，未嘗將國都移建烏拉爾山頂或葉尼塞上游。英國是海商國，建都在海口倫敦，未嘗到中部的去。要成功一個工業區域，要有鐵，有煤，有石油，有大量發電的水源，有大量製酸製酸的可能。全國有此資格的，只有東北與西南兩區，而東北尤勝於西南。因為資源動員，要以可動的資源作數。深藏地底一時無在利用的資源，只好不算。東北已經日寇多年經營，其動員的程度，亦即其工業化的程度，遠勝於西南。華北有煤，有鐵，有製酸製酸可能，而無水源，無石油。西北只有石油，其他均不豐。南京武漢一帶連石油也沒有，更無成爲重工業中心之理。將來地質探勘，或有新發現，眼前的工業資源，則以東北爲最勝。

一個國都所在之區域，要一個各種產產具備的自給區域。完全自給，當然不可能，但至少應自給到相當程度，在國防上可以抵得住長期饑饉而不致崩潰。所以國都區域，不獨要工業區，也要是大農業區，使人民在衣食方面可以支持得住。同時也要人口殷富，民智

較高的地方，則在長期戰爭中，可以源源有優良人力供給。從這點上說，西安是絕對不
宜的。假使我們從南京退出，不到重慶，而到西安，說不定局面已經不同。我們不可以爲
日寇未進潼關，遂以爲天險可恃，我們碰到了巴蛇吞象的日寇，他自己無力進攻，不是潼
關限得住敵人。假使敵人是更凶悍的，更近代化的，他何嘗不可北渡河西，南徑商苑，更
以大兵西附秦隴之背，率兵奪潼關之隘，則渭河平原四面包圍。其中糧食不足，人口不
多，既無煤鐵，復無工礦，以何禦敵？以何持久？就農業生產來說，南京武漢成都皆好，
東北華北也不壞。就人口數量來說，其他各地人口數量已太密，東北較少。建都以後，首
善之區，人文自蒼，非但數量可以增多，品質亦可提高。戰前調查東北之人，已以爲東北
人口品質似優於內地。一個新開發的地方，必然吸收多量優秀人口，可以毫無疑問，自比
人口密度已高的各地爲優。

大公報社評，提出王船山的話，以爲遠統不如近防。從國防觀點說，此言甚是。但北
平與東三省，不在一個地理區域內。歷史上關內關外之傳統觀念甚深，以前建都北平時

關外均棄而不營，也未嘗收到近防關外之效。從北平來經營東三省，實在仍是遠統，而不是近防。遠近兩個字用得容易誤會。我們不如改作外統與內營。若從遠近說，北平之去東三省，自比西安南京等等爲近；若從內外說，却同樣是在外。中國將來之國際糾紛，雖有多方，而主要定是東三省。以東三省的工業基礎與資源，如被別人佔去，定將掩蓋中國，使中國守不住華北。若東三省與華北盡被別人佔去，中國單靠西南，很難大發威工業，而東南各省也將難守，結果或削爲小國，或淪爲農業國，永久伺候別個工業國，因此，東三省是中國立國必爭之地。中國國防的第一線，便在東三省。國家要以全力來鞏固這條國防線。要明確表示這種決心。要使這種決心能有效發揮，政府不能不自己站在最前線，自己走到虎穴裏去。要到內裏去，不能在外邊。一個積極勇猛建國的國家，是不能退縮的。歷史上站上前線建國的國家，往往是站得住的國家。漢之長安，最遭匈奴；唐之長安，屢陷吐蕃；明之北平，實近俺答；皆屢失屢建。北宋躲在開封而弱，南宋遠避臨安而亡。決心建國，沒有退縮畏葸的餘地。從這一點說，東北與西南雖均爲工業中心，但東北是積極

前進的國都，而西南是退縮苟安的國都。西南有一好處，在縱深防禦上，西南是最安全的區域。Sir Halford Mackinder以Heartland的觀念說明經濟與國防，均有一個中心區域。西南可以夠得上一個中心區域。其工業資源，農產，人口，均足敷建都條件；但只是一個關門自了的局面，一瀾消極拒守的局面，建為陪都，可以補東北之不足。萬一東北不守，長期抗戰的中國，當可以拒守西南。籍地理的縱深防禦，以謀中興。但絕不宜開頭即建為國都。這樣，非但東三省難以恢復，華北恐怕也難守得住，怕不是自棄自絕。

東北有優良的海港，鐵路較多，國際交通亦便，貨物往來甚易。這些條件，是南京北平所有，西安重慶武漢所無，而東北有之。在工業，在資源，在農產，在人文，種種方面，別區有其一，未必，其二，而東北兼備之。在國防方面，東北在所必爭，而又突處前線。如其對於東北建都有躊躇顧慮者，定係從國防安全上出發。國防上必爭東北，人人可以承認。因其必爭，而將國都送入虎穴，縱使外統內營說得有理，普通人不免有苟安畏縮心理。其實這種畏縮心理，還是跟了舊時地理形勢，舊時戰術守備而來。我已說過，現代

國防重在武力，尤重在隨時可以動員的重工業與資源。地理形勢，所關甚鮮。如其沒有制空權，則東北可以被炸，北平南京乃至西安重慶何處不被炸？如其沒有制海權，則旅大可以登陸，津沽滄滬亦何地不可登陸？如其陸軍守不住，則東北可以被取，神州禹穴亦何地不可被敵？只要有制空制海及陸軍守禦之力，則英倫三島攻不進；馬爾他孤懸一島，也攻不進；史達林格勒列寧格勒經年長圍，也攻不進。從前的國防在德不在力，現在的國防在力不在地。並且即從地勢上說，東北也並非孤懸，並非與關內缺乏聯繫，並非十分危險。這一點可以再說詳細些，以釋疑懼。

攻入松遼平原的敵人，可謂從幾方面來。北方是蘇聯，是盟國，當可無慮。且由中蘇邊界到達寧，相距甚遠，可以說已有縱深防禦之地理。東面是朝鮮，戰後朝鮮獨立，正是爲中國屏障。日寇從朝鮮進東三省，北路過吉林，南路趨新賓州安東，而南路最近，均只一條鐵路。中間是長白山。除非朝鮮爲敵人佔據，敵陸軍不能猝入我境。所以朝鮮是中國第一道外圍防線。上次甲午中日之戰，中國失機不守朝鮮。以後萬一再有中日戰爭，或有

此趨勢，中國必不可放過。如其日軍有一人在朝鮮陸，中國必幫助朝鮮驅出之。所以中國與朝鮮，須得訂立長期攻守同盟。既有朝鮮同盟，則東三省有了外圍防線。這方面亦可以有縱深防禦之利。於是敵人之主要通路便趨重海路。從濟州島及朝鮮半島尖角至山東半島，海面約寬四〇〇哩，是中國黃海海防第一道門戶。退一步，從朝鮮之仁川至青島三二五哩，至煙台二七〇哩，是第二門戶。從朝鮮之鎮南浦至旅順，從旅順至登萊海岸，一爲一七〇哩，一爲九〇哩，是第三門戶。此三門不守，而後敵軍方可近陸。從旅大登陸趨遼甯，與從遼沽登陸趨北平，後者之距離尙較近。故黃海之三戶不守，則都北平與都遼甯，共受威脅。不則守住三門，遼甯之安，非特同於北平，更遠勝於南京。以近代海空軍守禦技術言，以潛艇佈雷黃海三戶，固非困難。德國之海軍人皆知其遠遜於英國，但守住波羅的海北海的入口，英艦亦無法攻入。日本最近軍港佐世保，距旅順約六〇〇哩，距膠州灣約五〇〇哩，地勢之利，利於守方。至於空中距離，則彼此相同。彼可來炸我，亦可往炸我，武漢南京之距台灣，均比遼寧北平之距日爲近。反正彼此均在轟炸航程以內，五十步百步，

無甚出入

或言以爲北平、南京萬一不守，退往西安重慶最易，遼寧後退較難。其實不盡然。南京有長江航運，退往川誠方便。由北平經西安至平漢隴海一路，或由正太同滿經山西一路，否則出口亦去歸途。由遼甯退關內，原有北寧鐵路。日寇既已接通的，有大通，錦州，錦州，遼北平。與北寧路幾於平行，而在內地，支路又達熱河赤峯。所以萬一遼甯不守，必須撤退，就有兩三條路可入關，並不比北平爲困難。並且無論從北平抑遼甯西撤，皆賴鐵路，總不能如南京撤退之將大小什物一齊帶走。政府在今時已準備下萬不得已的陪都，在西南，如遼甯十分緊張之時，行政大員，儘可乘飛機直達西南，主要僚屬可乘車撤退，其他人員，儘可留守堅拒。只看列強格切莫科之堅守，便可見得。一個國家，立國抗賊，只要堅令不墜，統御有人，便不可單從安全遷避上着想，雖有守住東三省，才固守住華北，才儘保得全中國。撤退之計，可不必打算。

所以

我以爲建都東北，有種種理由。如其東北不歸趙壁，財次之當都北平，都北平

不是爲了北平。而是爲了恢復東北，爲了將來遷都東北。北平之外，自噴而下。南京與北平，實際交通不便，但太近上海，風氣不好，國際交通之利，而有四顧受敵之弊。西南，西北，是自退守之局，萬不可取。西南尙存國防工業基礎，西北竟無以立國。一個興積極國防工業化的國家，應當以東北爲建都中心區。有此積極前進之北平，後西南陪都，方可成爲萬一準備之退步。至於東北是否必定遼寧，西南是否重慶抑成都，倒可不拘。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公報

附 歷代建都議

一 西漢之建都議

漢高祖滅楚，即帝位於汜水之陽，因齊王田橫尙在海中，恐後爲亂，建都洛陽，後來田橫自刎，天下大定，經君臣會商，遂西都長安其經過如下：

齊人寧敬戍隴西過洛陽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后稷封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秦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餘戰，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

秦之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天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信滎緱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甲輓天下，一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制之，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也。」上卽呂車駕西都長安。」

卷十一漢紀三

一一 東漢之遷都議

東漢光武帝，光復漢業後，建都洛陽，至獻帝時，董卓專權亂政，關東起兵討卓，卓

懼，遂有遷都之議。

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遠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縱言，彭曰：「移都改國，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民皆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殿焚燒，民靡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爛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造器數千所，並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夫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倉海。」彭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願公慮焉。」卓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彭等，因從後言曰：「相國豈樂此耶？由直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彭曰：「計君危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

也」。議罷。

後漢書卷八十四楊彭傳。

三 吳之徙都議

晉太始元年冬，因西陵營步聞之請，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陸凱上疏曰：……「又武昌土地質危險而瘠確，非土都安區養民之處，船泊則沉爛，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惑或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去居而此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晉太始三年十二月，吳主遂還都建業。

四 晉代之遷都議及其反對論

甲 周禮議遷壽春

晉武帝嘗 魏，仍都洛陽。因八王之亂，匈奴人劉淵叛於離石，遂號漢，都平陽，屢寇出兵洛陽，淵死，其弟劉曜繼立，流民王如燾南以附漢，勢甚熾，洛陽孤危，時汝南成安人周馥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乃於永嘉四年，建策迎春懷帝都壽春，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議上書曰：

「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儲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澗，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命惟傷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瀕，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望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甲卒三萬，率迎良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到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荀臨共

平河朔，臣等數以濟南路，遷都頌寇，其計遂得，皇與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候主路，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年」。

晉書卷六十一周馥傳

乙 王導反對遷都豫章

晉懷愍二帝，相繼被虜，晉元帝即位江左，都建康，傳至成帝，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豫章，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

「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帝王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饒移都，苟弘衛所，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以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矣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

丙

桓溫請移都洛陽

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

晉元帝東遷江左，都建康，中原淪陷，相繼割據者有前趙，後趙，前燕，前涼，成代六國。穆宗時，大將桓溫於滅成後，率軍北上伐秦。至灊上，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三輔皆降，晉穆宗永和十二年，溫復北伐，收復洛陽，遂上疏請移都洛陽，脩復園陵，疏曰：

「巴蜀既平，逆胡稍滅，時來之實既至，休養之慶顯著，而人寧乖遠，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荒蕪，所以泥塗悲憤，痛心於既往者也。伏維陛下，聖乾坤自然之姿，誕羲皇玄朗之謨，鳳樓外游，龍樓皇極，時時陵替，備徹天聽，人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行毒羅，混綱四術，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無餘，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躊躇無悔，况辰極既迴，衆星斯殞，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舞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迪貴於無滯，明

哲衛於應繼，斫如石馬，所以成務，若乃滄溟既徙，而鵬翼不舉，永清聖德，而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善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時越，螻蛄以結龍申之會，潛蟻以俟風雲之期，蓋重祀所鍾，天理勝而然也，而喪亂逾五十餘載，先舊泯沒，後來童幼，班荆暖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寔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乏周回，然攝官承乏，屬當責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桑之務，盡二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由文武兼宜，信順交暢，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法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經濟之功，此事雖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罪之罪也，襄裳赴鑊，其言如齋，詔曰：「在昔

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

（晉書九十八卷桓溫傳）

丁 孫綽反對遷都

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之，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動懼，雖並如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濟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概，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勝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詔以義，平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彼奔有所也，三祚未革，中宗龍馭，非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

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編成遺戩，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靈駭，同懷疑懼者，豈不以反考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踞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殮之飯，田宅不可服役，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風之鄉，出安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國之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可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遷養以待，使遷不可勝，祇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遷

者矣，一朝廷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許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濬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選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嗟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寇滅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不件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晉書綽傳

五 元魏遷都洛陽之始末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奮於明堂右個，使太常卿王謨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尙書任城王澄曰：「陛下棄葦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帝厲聲曰：「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未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具，但國家與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難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

宅中士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變故，必將驚優，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詭爲？」帝曰：「任誠吾之子房也。」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尙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嚴勸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聞內徒，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地，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

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卽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苦隱心而言，榮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卽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程璜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鹿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恆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尙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而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聖人之知，未

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此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不遷乎？」羣臣不敢復言。……冬十月戊申，魏王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十一月魏主至洛陽。（通鑑記事本末魏遷洛陽。）

六 梁羣臣建都之爭議

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慄御史中丞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州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析之曰：「東人勸東，恐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

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君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宜亦安之。卒從僧佑等議。（資治通鑑梁記二十一）

七 隋之遷都議

隋文帝代周，仍都長安，開皇二年太史奏云當有遷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李德乃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墜夫南渡，有一世而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賊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日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從豺狼，不叛不侵，百

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靈，內翦羣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履箕穎之志，始順內外之蹟，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治與陰陽合德，覆育其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讓經綬，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以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洲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郡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噤默。」

上素嫌臺城制度迤小，又宮內多鬼祿，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是奏狀，意之，至是省穰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請此則可矣。遂

開皇二年夏六月作新都於龍首山、三年春三月遷于新都。

八 後晉遷都議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適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資治通鑑後晉紀二

九 宋代之建都議

甲、太祖時代

宋太祖周而有天下，仍都汴京。嘗欲遷都洛陽，因太宗及李懷忠之勸阻，未能果

行，其議如下：

帝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嬪議西幸，起居郎李符陳八難，帝不從，既畢祀事，尙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閒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至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虛兵，皆在大梁，棍木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帝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要。帝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非它，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帝不答。王出，帝顧左右曰：「晉土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續資治通鑑宋紀卷八〕

乙真宗時代

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必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諺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

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瀘州。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亂傳）

丙、高宗時代

靖康元年，金兵二次圍汴京，執徽欽二帝北去，高宗卽位南京（今河南歸德）金兵復入寇，帝航海避之，待金兵退去，乃復淮南，定都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當此國家存亡攸關時期，高宗羣臣對建都問題議論之繁，我國史上，鮮出其右，分述於後：

（一）未南幸以前

1 反對南遷者：

康王卽位，親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飛傳）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

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固成解體，未論聖懷」。宋史紀事本末宗澤守汴。

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

同上

2 主張仍都汴京者：

丙辰張所爲尙書兵部員外郎，所案視陵寢還，上疏略云：「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不知誰爲此謀者？京師重城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省闈百司皆在。居之足以控制河東河北根本之地，以臣計之，實有五利：寧宗廟，休陵寢一也。慰安人之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議有急于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陛下不爲，臣知此時延別無長策，不過緩急之際，于南渡雖云渡江，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大江亦不足恃。徒使人心先離，中原先亂耳。爲近之計，允宜圖任宰相，協謀其力，經營朔方，鼓勵河北忠憤之人，使人自爲戰，則疆敵可摧，土宇可保，京師可奠枕而都矣」。

續資治通鑑宋紀九十八。

喻汝礪爲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見帝，復命爲郎，汝礪因對：「近聞遷都之議，臣以爲敵可避，都不可遷。汴都都天下根本，舍汴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于敵矣。夫以諸葛亮之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溫者，蓋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蜀然一方，安足以當其疆，大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

同上

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

宋史記事本末宗澤守汴。

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

3 主張都關中長安者：

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又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連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

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綱傳上）

康王卽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

（宋史三百六十四卷，韓世忠傳）

4 主張以公安爲行闕者

趙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莫出此」。

（宋史卷三百六十趙鼎傳）

5 主張巡幸建康者

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爲上南陽次之建康爲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爲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許景衡傳)

(二) 既經南幸以後

1 主張西幸巴蜀者：

和州防禦使馬攢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驛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南遷定都

2 主張巡幸漢中者：

建炎三年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

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適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張浚經略關陝）

3 主張建都建康者：

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之資，以圖恢復」。

宋史紀事本末

上幸建康，呂頤浩張俊叫議將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時方澤俊爲宣巡巡置使，身任陝蜀，守蜀諫議大夫滕康曾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張守節傳）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

言，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其力。」於是帝一意遠隔安，不復防淮矣。

宋史紀事本末南邊建都

中書舍人劉瑛言：「當今之要，在籌邊機。愛日力爲急。自金王歸，已再驗時，陛下中興，已就數月矣。而六路踣蹙，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世有欲圖關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列於外，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可水戰，金陵天險，南據大江，可以固守，東面久安，財力富強，足以待敵。」又衛尉少卿衛敏言：建康古帝都，望詔東幸，徐圖北向，爲萬全之策。

中興小紀卷二

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驛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奉天下形勢圖言，謂關中爲去，今以東南形

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鑿與宋復舊都，莫若以於建康府權宜駐蹕，

夫高宗下詔，「宋史卷三百五十九李綱傳下」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勢勝，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
實次注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偏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
能以驛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

千乘書德。

宋史紀事本末

（八年）戒戎，帝議遷臨安，張守節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
經通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庶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勩之苦，民立恐
用有頽穢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同上

丁、孝宗時代

高宗初臨安，傳至孝宗，復有以遷都建康爲請者，其著者一爲廬陵胡銓一爲婺州陳

（孝宗卽位）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鬥，不益其吭背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益之附之地，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紆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胡銓傳）

諫亮於淳熙五年正月丁巳，詣闕上書有曰：

「……夫吳獨天地之偏氣，僂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僂以閩巷之，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假以其家入京師，而自厭其土，故僂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岳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借口，庶廢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靡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

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園矣，一陳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乘麻蕪菜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天下不銀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振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凋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逼也。設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竊焉三曰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嚔生，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鄒艾辛祐皆以其地稱名，又有餘年，而晉氏痛被，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舉諸國，奉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運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秦盜出沒於其間，而彼禍尤極，以迄于今，雖

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共不可由此而進，議者咸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舉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陞革倏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陋，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帥，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者，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陳亮傳

十 明代之建都議

甲 太祖時代

附歷代建都議

明太祖略地至妙山，（馮）用借勝來歸，其是親信，太祖從容詢天下大計，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人出征伐，信仁義於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明史卷一百二十九馮勝傳

初，帝將營中都，劉基曰：「臨濠帝鄉，非建都地也。」既，帝召諸老臣問建都事，或曰，關口（疑爲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中，汴梁爲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梁，實周漢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京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爲中都，何如？」皆曰「善」。癸卯，以臨濠爲中都。

明紀太祖紀三

初，帝營中都，御史胡子祺上言：「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

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秦漢遷之然嵩邱非有殺凶終南之阻，瀘河伊洛，非有涇渭灃澇之確，夫隸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

明紀太祖紀六

乙 成祖時代

明成祖興靖難之師，得有天下，仍都金陵。元之後裔撻靼瓦剌兩部，雄據塞外，時侵明疆。永樂八年，成祖親征撻靼部阿魯台，十二年復親征瓦剌部之馬哈木。即不親征之時，亦忙於備禦布置。居燕京之時較多，住金陵之時反少，於是已有遷都之議。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壬寅設文武等臣議。營建北京，議曰：「北京，陛下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會也。比年巡幸，萬國來同，民物阜成，嘉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重於勞民，延緩至今，惟宗社大計，宜申興辦。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營

聽之反，天實啓之，乞早敕所司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業。以從之。

明紀成 紀二

永樂十八年九月丁亥，詔自明年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十一月戊辰，以遷都詔天下。十九年正月，遷都北京，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翰林院侍講兼左中書樞密上疏請還都南京，其疏曰：

陛下肇建北京，焦勞坐懸，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完宮闈，食其耗費，儲，工作之大，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視出畝，以事力作，猶且徵求無藝，官吏徵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木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歸之他所，大青一斤，值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一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道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若綠土匠估計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羸徒，監令方議，廬舍填，孤兒寡婦，哭泣斗號，倉皇暴露，莫適所適，鴻徒前定人

又低頭令其徙，至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容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又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以養活之計，遽取苛求，初無限意，而有司奉之，惟恐不及，間有廉強自守，不辱于謁者，輒肆譏毀，動以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賄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豈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諫求如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諸臣，發命令，古所謂明堂也，而尖首及焉，非禮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有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震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特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着大赦，法司執滯舊條，當赦而何復拘繫。並乞重加滌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廉職，拔簡賢才，申行薦舉，職吏蠹政者，嚴罪黜之，所以保全宗社無窮之基，莫大於此者，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

時言者多斥時政，且爭言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帝於是怒殺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久而後定，非輕舉也。」

明紀成祖紀三

丙 英宗時代

英宗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英宗從王振之言率師親征，師潰于土木，羣臣遂有南遷之議。

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郕王監國，命諸臣議戰守，侍講徐瑄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

明史卷二百七十 謙傳

胡濙曰：「文皇帝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汝之計也。陳循亦持不可，（南遷）英安遂叱羣，令扶出。猛眼踰過左掖門，江淵入迎問之，猛曰：「以吾諫南遷不合也。」淵遂入，極陳固守之策，英安入告太后，勸郕任于謙，遣巡守，議遂定。

丁 思宗時代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詔徵天下兵勳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邊及東宮監撫南京，上覽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勿復多言！」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甲申之變

李自成及其部議兵所向附

（明崇禎十六年，流寇李自成已據河南湖北十餘郡，自稱新順王）集牛金星等議兵所向，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謂下金陵斷燕都糧道，從事願君恩曰：「金陵屬下流，事難濟，失之緩，直取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勢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

明史卷二百九李自成傳

十一 清太祖之遷都議

清太祖起兵叛明，初居興京（遼寧新賓）明天啓元年二月敗明師，盡下遼河以東地，遂遷都遼陽，天啓五年三月復遷都瀋陽，在每次遷都之前，清太祖均有議論。

遼陽既定努兒哈赤召問貝勒大臣曰：「天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乎？抑仍還我都城乎？」衆皆以還都對，努兒哈赤曰：「天之所重，在土地人民，若我兵一還，則遼陽必復爲敵有，棄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乃明國及朝鮮蒙古接壤之地，天既與我，即宜居之」。遂定議遷都遼陽。

清代通史

（天啓五年三月）太祖曰：「不然，瀋陽形勢之地，西征阻室，自都爾兩渡遼，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從渾河慈子河上流，伐

在順澤而下，以此治宮室，供煩擾，不可勝用，時而出獵，山無獸多，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我籌之熟矣。」

清朝全史

太平天國之建都城

天王既克武昌，有衆五十萬，船數萬艘，與楊秀清等議所向，或言據武昌爲都城，遣兵道襄樊，北伐中原，或言金陵天府，饒財富宜踞爲根本，徐圖進取，楊秀清主之，遂決遷都金陵。

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卷之一天王本紀

克復武昌，有衆五十萬，船數萬艘，軍聲大振，天王君羣臣議所向。秀清曰：「金陵天府，饒富財，宜踞爲根本，徐圖進取，遂棄武昌，悉衆東下。太平二年正月克安慶，三月克金陵，羣臣復議定都，秀清欲自留金陵守，復說天王曰：『河南居天下之中，古東漢也，進可以窺燕，退可以據武昌，入滇蜀立都便，天王將自將道潘安北伐，有舟千餘，老

與唯天王諫曰：「河南水少，稻無糧，敵困不能救，不如金陵民富食足，城高池深，有長江之險。」天王聽之，遂定金陵爲天京。

前書卷之十二東王楊秀清傳

錢江上天王書

「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亮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四伐，不務中原寸土，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爲京都。」

中國近世秘史

十二 明清名儒對建都之言論

甲 論建都

黃宗羲

咸問建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
漢國勢中危，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玄宗幸蜀。吐蕃之難，代宗幸陝，朱泚之亂，德宗

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而行之，勢無所阻，當李賊之圍京城也。太宗亦欲南下，而孤怒絕北，音耗不通，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必自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

或曰：「自永樂都燕，歷有十四代，豈可以一代之失，遂議如謀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爲事，不以失天下爲事者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闖入，崇禎間，京城受圍，上下精於寇，至好以失天下爲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輸餉，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皆都燕之爲害也。」

或曰：「有王者起，將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闢闢，人烟叢盛，吳楚方脫蠻夷之鬪，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遠，又經流寇之亂，燼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

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隱匿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隱匿，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隱匿！昔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明夷傳訪錄

乙 論陝西形勢

顧炎武

秦人慕經學，重儒士，持清議，實地邦所少，而華陰官穀關阿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易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弊入山守險，不過一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亦肩建都之便。

顧亭人

丙 中國地論大勢論

顧啓超

黃河流域建都表

代

都

今地

河系

三皇

太昊羲氏 陳 河南陳州府 在蔡河之岸（蔡河發源入黃河）

炎帝神農氏 曲阜 山東兗州府 在泗水之南洙水之北

黃帝 涿鹿 冀州 在滹沱河右岸巨馬河澗而入自河然後古

少昊金天氏 窮桑 山東兗州府 在泗水附近

颶 高陽氏 帝岳 直隸大名府 黃河石金堤附近

五帝

帝嚳高辛氏 亳 河南河南府 在伊水之北伊水入洛洛入河

帝堯陶唐氏 平陽 山西平陽府 在汾河左岸平水之北

帝舜有虞氏 蒲坂 山西蒲州府 瀋納之旁

夏代 安邑 山西解州府 在永河上旁

三代

殷代 亳 河南歸德府 在黃河楊子江之間淤河之南

周代 洛陽 河南河南府 洛水之北即其左岸

秦 咸陽 陝西西安府 渭水之北即其左岸

附歷代建都證

漢

西漢 長安 陝西西安府 渭水之南即其右岸

東漢 洛陽 見上（凡見上者則缺之下同）

魏（三國之一） 鄴 河南彰德府

西晉 洛陽

後魏 洛陽 孝文帝自代徙都之

北齊 鄴 北齊承東魏之舊

後周 長安 後周承西魏之舊

隋 長安 文帝都長安煬帝遷洛陽

唐 長安 其末葉爲後梁所劫遷於洛陽

後梁 汴 河南開封府 黃河幹流之南即其右岸

後唐 洛陽

後晉 汴

五代

後漢 汴
後周 汴

宋 汴

金 北京汴

元 大都

即汴京也

明 北京 直隸順天府

北京雖非黃河流域然其延緣于此河系之平原上也明永樂遷

清 北京 直隸順天府

由此觀之，歷代帝王定鼎，其在黃河流域者最占多數，固由所蘊所受使然。亦因對於北狄，取保守之勢，非據北方而不足以爲拒也。而其據於此者，爲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宏遠，其屬勢常壯闊，其氣魄常磅礴英譎，有俊鶴盤雲，橫絕湖漢之概。

揚子江流域國都表

代 都 今地 河流

附歷代建都議

學 產業 南 揚子江幹流之南即其右岸

東晉 建康

宋 建康

齊 建康

梁 建康

陳 建康

南宋 臨安 浙江杭州府

臨安在錢塘江口然實延緣于揚子江之河系也高宗始遷揚州繼定都於此

明 臨天府 江蘇江寧府

即南京太祖初都之成祖遷於北京末葉嗣王復都之

由此觀之，建都於揚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創業或繼統之君，苟安

且夕者安也。其為外界之現象之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綺麗，其局勢常清穩，其氣魄

常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慢舞之概。

此外不依此兩河流域以立國，而其歷史稍有可觀者，則有蜀之成都府、四川成都府也。蜀本據長江之上游亦可強國之揚子江流域。後魏之平城，今山西大同，其國祚年代稍短，或地位稍偏，於政治歷史無甚關係。漢初則有若南越周之在廣東，凡八十五年，閩越無諸之在福建，凡九十五年。皆不在兩流域內。兩晉則有若劉淵之在山西，（黃河流域）趙石勒燕慕容皝之在山西（黃河流域）秦苻堅後秦姚萇之在長安，（黃河流域）南燕之在山東，（黃河流域）諸涼之在甘肅，（不在兩流域內）唐高祖有若吳揚行密之在淮南，（揚子江流域）凡四十九年，蜀王德孟知祥之在四川，（揚子江流域）前後凡六十四年，楚馬殷之在湖南，（準揚子江流域）凡五十五年，閩王審知之在福建，（不入兩流域內）凡四十九年，吳越錢鏐之在江浙，（準揚子江流域）凡八十四年，南唐李昪之在廣東，（不入兩流域內）凡七十年，近世則有若太平洪秀全之在金陵，（揚子江流域）凡十一年，合前兩系統之，數千年王霸之國都，其在黃河流域者，十六。在揚子江流域者二，得姓十。其準黃河流域者，一。（北京）得四姓，其準揚子江流域者

二、（賈都陳安勛南）得姓六，其不在兩流域內者五。得姓七。數千年政治都會，略具於
是矣。觀其發達之大勢，東周以前，南方未始建國也。春秋建國之後，而楚吳越始強，其
力足與北方諸國相埒。及於漢末，而竊據者率起於北。及於唐宋，而竊據者多起於南。此
一兩地勢力平均之一消息也，今請以五大都氣運久暫，列爲一表以求其原因結果。

一 長安 黃河流域 凡九百七十年

二 洛陽 黃河流域 凡八百四十五年

三 汴京 黃河流域 凡二百五年

四 燕京 準黃河流域 凡七百十八年日迄今

五 金陵 揚子江流域 凡三百六十六年

北方宅都時代，而南方無他郡者，垂二千餘年，其南方宅都時代，而北方無他郡者，
僅明太祖建文共三十五年耳，然則雖謂政治之中心點，常在黃河流域可也。至同一黃河流
域，而其勢力自西而趨於東者，則亦有故，黃族初發軔於崑崙之墟，次第東下，至黃帝闢

頤已復達黃河下流，而爲洪水所苦，不得不復新而邑於山陝之高土，及夏禹成第一次統一之業，文武周公成第二次統一之業，秦政成第三次統一之業，而皆起自黃河上游，積千餘年之精英，而黃河上游遂爲全國之北辰，仁人君子之所經營，梟雄桀黠之所攬奪，莫不在於此土，取精多，用物宏，故至唐而猶極盛焉。東北方之燕，自古以來，不足爲中原之輕重久矣，故自隋以前，其地只能如蜀閩南奧，以僻陋在遠，不爲羣雄之所見爭，當擾攘之世，常自立數十年以待勘定焉耳，試徵其歷史，北燕在春秋時最稱弱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七雄之時，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餘歲，不稱守也。然則幽燕，非能自立之地也。（戰策蘇秦說趙土曰：趙北有燕，燕國小而，不足畏也。又蘇土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亂七，而燕處弱焉，又奉陽君曰：燕國也弱，莫不如齊，西不如趙，云云外此尙多，漢書齊世家引之）及楚漢之交，趙三武臣爲燕軍所得，趙所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尙易燕，燕以兩王，燕易矣，其在東漢，彭越以漁陽致，卽時夷滅，其在三國，公孫淵據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增補元路部續

四九

三、關於「國語」

五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建都問題論集

生料紙本全一册定價國幣三元九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 獨立出版社資料室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三四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負責清校者 孟香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850B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圖字一六四三號



F22739

~~212419~~

101 / 3 - 2